

CH
BS
630
AD1

漫

圣经背景 (简体字版)

作者：亚当斯

翻译：萧维元

责任编辑：曹建达

美术设计：钟颖思

出版兼发行：浸信会出版社 (国际) 有限公司

香港九龙太子道西三二二号

电话：(852) 2336-0161

传真：(852) 2336-4186

电邮：bappress@hotmail.com

网址：www.bappress.org

印刷：海洋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人：萧恩松

© 2004 浸信会出版社 (国际) 有限公司

2004年4月初版 (简体字版)

编号：DO044X

国际书号：962-933-332-5

版权所有

香港印刷

Biblical Backgrounds (Simplified Chinese Script Version)

Author: James McKee Adams

Translator: Wayne Wei-Yuan Siao

Editor-in-charge: Cho Kin Tat

Designer: Banjomen Chung

Published & Distributed by: Chinese Baptist Press (International) Limited

322 Prince Edward Road West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 2336-0161

Fax: (852) 2336-4186

e-mail: bappress@hotmail.com

http://www.bappress.org

Printer: Ocean Printing Co., Ltd.

Executive Director: Anselm Siao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under the title of

Biblical Backgrounds © Copyright 1934 Broadman Press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Broadman Press

© 2004 Chinese Baptist Press (International) Limited

First Edition: April 2004

Code No.: DO044X

ISBN: 962-933-332-5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Hong Kong

初版自序

本书的宗旨，是要把新旧约圣经里的叙述和它史地背景当中的相互关系，表明出来。这些关系的研讨，对圣经的明慧了解，有特殊的助力。这个课题，再也没有人视为无足轻重的了，这是值得欣慰的。近年来科学考察的最大贡献，在于它强调了圣经导论，为研究圣经者不可或缺的先修科之一。这个结论是健全的。这就是说，除非我们对圣经地理、圣经语文、圣经理史，和圣经考古学有所了解，我们就无法懂得和欣赏圣经的真正内容。本书就是要对上述首次要件有所贡献的一种尝试，所以要讨论到圣经中的各个国家，而对于圣经史实的逐步开展有特别关系的地区，更加注意。

本书讨论圣经背景所采取的步骤，相当特别，既不是历史的，也不是编年的，乃是以圣经中的主要地区为课题，按着救赎运动的逐步实现，从古代亚伯拉罕和以色列开始，直到罗马帝国中的主耶稣和使徒们，一一予以讨论的。

严格地说来，地理背景乃是一种自然格局，就是人类各种因素凑在一起去把环境与人生的各种关系形成一幅图画格局。这样看来，圣经地理便成为圣经的现实背景，其中一切的叙述，若不与原始的情况配合在一起去看，就无法有个充分的了解。一座埃及的金字塔，若在纽约、罗马，或伊士坦堡看来，也许是美丽的，但唯有在埃及看来，才是自然的。把一座埃及的纪念碑搬到外国去欣赏，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同样，不理睬圣经背景就想去明白圣经，也是事倍功半的，虽然圣经的属灵宝藏，不受时空的限制，并有施之四海而皆准的特性。可见，在解释与应用之前，必须先有了解。主耶稣的失羊之喻，好牧人之喻，和其他无与伦比的教训，都出于一定的东方背景。只有我们明白祂的意思的时候，祂的一切教训，才能显出那么长阔高深的意义。这是不在话下的了。研读圣经其他任何部分的时候，这个原则都是一样的。

圣经是一部由东方环境所形成的书，所以我们必须到东方去才能得着它的全部意义。

本书乃是笔者十年来搜集原始资料，阅读参考资料，加以深思熟虑之后的成果，所以对于一切帮助过他的友人，都深怀感谢。

亚当斯

1933年9月9日

第二版自序

本书自初版印行以来，深受各地圣经学者的赞许，至感欣慰。第二版的内容，大体上跟初版的一样，只根据最近的资料，加以必要的订正而已。不过，第十二章是加进去的，所有与主耶稣和使徒们有关的地方，都予以讨论了，这是要感谢伯虻持门印书馆的衷诚合作的。（节译）

亚当斯

1938年6月1日

范序

亚当斯博士(Dr. James Mckee Adams)，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是基督教世界中多年来一位伟大的圣经考古学家。他先从惠福利斯特大学(Wake Forest College)获得文学学士及文学硕士学位，然后再入高萨神学院(Crozer Theological Seminary)及宾夕凡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研究院求深造两年。他曾在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及马里兰州(Maryland)两处担任浸信会教会牧师。其后又进入肯塔基州(Kentucky)路易斯维尔城(Louisville)的南方浸信会神学院(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再求深造。他于1920年获得神学硕士学位。从1920至1922年，他又在研究院中研究系统神学。至1924年，该神学院聘请他担任圣经导论教授。当他任教授时，有很显著的成就。可惜他竟于1945年9月17日突然去世。1929年，他曾在该神学院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新约为其主修科目。

从1928至1929年，亚当斯博士利用其安息年，往近东特别研究圣经历史、地理及考古学上的背景。其后他又用了好几个夏季，偕同一班对该题目有兴趣的学者，旅行欧州及近东各国，广泛搜集圣地的研究资料。

他的大作《圣经背景》，已被美国各大学及神学院广泛使用。各读者越来越欣赏亚当斯博士在圣经导论学科中的伟大贡献。从1951年，我在香港浸信联合会的神学院任教以来，均采用亚当斯博士的大作为教本。我因深感此书为一本最完备的圣经导论教科书，故坦诚向东方各大学及神学院介绍。

亚当斯博士离世与主同在之后，美南浸信会便损失了一位可敬可爱的学者。我很幸运，过去曾有机会列于亚当斯博士门墙之下。如今又有机会为我已故师长的大著作序，深感无上荣幸。

范得胜

目 录

自序 5

范序 7

导论：圣经世界综览 13

第一章 米所波大米——两河流域 21

 地理的描述

 早期的定居者和定居地

 亚伯拉罕与迦勒底的吾珥

第二章 亚兰——过渡的地 37

 亚兰那哈林的地理特征

 亚兰那哈林的早期居民

第三章 迦南——应许之地 57

 地理位置

 所包括的地方

 迦南的交通大路

 迦南中央位置的重要意义

第四章 埃及——为奴之地 75

 尼罗河系统

 尼罗河三角洲

 政治区分

 天然屏障

 尼罗河流域的文化

 埃及和旧约圣经

第五章 旷野——避难与流荡之地 95

 书珥的旷野

 西乃地区

 巴兰、寻的旷野

 以东和西珥山的边境

第六章 迦南地理综览 113

 海滨平原

 皮德梦特或示非拉

 西部高原

 约旦河谷

 东部高原

 以斯得仑平原

 捏革比，或称南地

第七章 征服与定居于迦南 151

 一个有组织的运动

 作为军事基地的吉甲

 南征的战役

 以色列人所扩增的领土

 北伐的战役

 未征服的土地

 分地与定居

第八章 王国时代 183

 士师时代的以色列地

 扫罗为王之时的国土

 大卫和所罗门的王国

 北国

 南国

△
△
△
△
10

第九章 被掳与归回 209

- 北国被掳去亚述
- 南国被掳去巴比伦
- 逃往埃及作难民
- 巴勒斯坦的景况
- 在波斯的治下归回

第十章 希腊化的东方 229

- 波斯帝国的瓦解
- 多利买和西流古时代

第十一章 希律时代的巴勒斯坦 241

- 作为希腊罗马一邦的巴勒斯坦
- 希律王国的地理概况
- 低加坡里

第十二章 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的巴勒斯坦地名 259

- 论福音书和旧约圣经所同有的巴勒斯坦地名
- 论使徒行传和旧约圣经所同有的巴勒斯坦地名
- 福音书与使徒行传中较为新近的城邑
- 论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的地名

第十三章 耶路撒冷 285

- 耶路撒冷的城墙
- 圣殿
- 卫城区
- 耶路撒冷城中的圣迹

第十四章 小亚细亚 —— 进入欧洲的桥梁 311

- 地理特征
- 东方与西方的关联
- 保罗所接触过的重要城邑

第十五章 希腊罗马时代的大城 329

- 亚历山太
- 大数
- 彼得拉
- 叙利亚的安提阿
- 以弗所
- 腓立比
- 帖撒罗尼迦
- 雅典
- 哥林多
- 罗马

附录：地图 359

- 图一 亚伯拉罕旅程图 * 359
- 图二 巴勒斯坦图 * 360
- 图三 巴勒斯坦 —— 约书亚战役图 * 361
- 图四 巴勒斯坦 —— 非利士与商路图 * 362
- 图五 巴勒斯坦 —— 十二支派分布图 * 363
- 图六 巴勒斯坦外力侵入图 * 364
- 图七 巴勒斯坦 —— 大卫与所罗门的国 * 365
- 图八 主前 931 年南北分裂图 * 366
- 图九 耶路撒冷 —— 大卫与所罗门王之城 * 367
- 图十 耶路撒冷 —— 由希西家至大希律时代 * 368
- 图十一 被掳时期 * 369
- 图十二 归回后的犹太地区 * 370
- 图十三 希腊化的东方 * 371
- 图十四 福音书及使徒行传时代的巴勒斯坦 * 372
- 图十五 由大希律至提多时代的耶路撒冷 * 373
- 图十六 保罗第一次传道旅程 * 374
- 图十七 保罗第二次传道旅程 * 375
- 图十八 保罗第三次及第四次传道旅程 * 376
- 图十九 启示录的七间教会 * 377

△
△
△
11

△
△
△
△
10

△
△
11

第九章 被掳与归回 209

北国被掳去亚述
南国被掳去巴比伦
逃往埃及作难民
巴勒斯坦的景况
在波斯的治下归回

第十章 希腊化的东方 229

波斯帝国的瓦解
多利买和西流古时代

第十一章 希律时代的巴勒斯坦 241

作为希腊罗马一邦的巴勒斯坦
希律王国的地理概况
低加坡里

第十二章 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的巴勒斯坦地名 259

论福音书和旧约圣经所同有的巴勒斯坦地名
论使徒行传和旧约圣经所同有的巴勒斯坦地名
福音书与使徒行传中较为新近的城邑
论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的地名

第十三章 耶路撒冷 285

耶路撒冷的城墙
圣殿
卫城区
耶路撒冷城中的圣迹

第十四章 小亚细亚 —— 进入欧洲的桥梁 311

地理特征
东方与西方的关联
保罗所接触过的重要城邑
启示录中的各教会

第十五章 希腊罗马时代的大城 329

亚历山太
大数
彼得拉
叙利亚的安提阿
以弗所
腓立比
帖撒罗尼迦
雅典
哥林多
罗马

附录：地图 359

- 图一 亚伯拉罕旅程图 * 359
- 图二 巴勒斯坦图 * 360
- 图三 巴勒斯坦 —— 约书亚战役图 * 361
- 图四 巴勒斯坦 —— 非利士与商路图 * 362
- 图五 巴勒斯坦 —— 十二支派分布图 * 363
- 图六 巴勒斯坦外力侵入图 * 364
- 图七 巴勒斯坦 —— 大卫与所罗门的国 * 365
- 图八 主前 931 年南北分裂图 * 366
- 图九 耶路撒冷 —— 大卫与所罗门王之城 * 367
- 图十 耶路撒冷 —— 由希西家至大希律时代 * 368
- 图十一 被掳时期 * 369
- 图十二 归回后的犹太地区 * 370
- 图十三 希腊化的东方 * 371
- 图十四 福音书及使徒行传时代的巴勒斯坦 * 372
- 图十五 由大希律至提多时代的耶路撒冷 * 373
- 图十六 保罗第一次传道旅程 * 374
- 图十七 保罗第二次传道旅程 * 375
- 图十八 保罗第三次及第四次传道旅程 * 376
- 图十九 启示录的七间教会 * 377

导论

圣经世界综览

祂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徒十七 26）

中古时代的制图师，受着神学争辩的影响多于地理知识的指引，往往把世界画成一个大圈子，而以迦南地的耶路撒冷作它的中心。这种幼稚的幻想，是今日的圣经学者所坚决抛弃的。不过，这个观念，骤眼看来虽似幼稚，若从世局大事实进程的观点看来，却是得着惊人的例证的。在另一方面，假如这个制图师所绘制的地图是以圣经世界为限的话，特别是以那些和救赎运动的开始与高潮有关的地区为限的话，他的中心点倒是相当正确的。半径1500哩而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一个圆圈，不止会包括了新旧约圣经中的每一个主要国家在内，还包括了一块从来不与以色列人发生关系的广大地区。这个圆圈的西部，包括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而东部会包括迦勒底(Chaldea)、波斯(Persia)、米提亚(Media)，和锡西厄(Scythia)。在南部会有阿拉伯半岛的全部和埃提阿伯(Ethiopia，编按：现称埃塞俄比亚)的所有未知地带。

同样，在这圆圈的北部，会包括希伯来王国时代的人所不知道的地区，因为希伯来人的地平线在黑海和小亚细亚赫人(Hittites)的腹地中就已消失了。但若把这个圆圈缩小一点的话，许多意义重大的各种关系倒会出现。例如，雅典城对耶路撒冷的距离，就不比迦勒底之吾珥对圣城的距离为远；底比斯(Thebes)与巴比伦(Babylon)两城，对耶路撒冷有差不多相同的距离；尼罗

河畔的孟斐斯(Memphis)和奥朗底(Orontes)畔的哈马(Hamath)，都不过离大卫之城300哩罢了，而在差不多相同距离的西部，屹立着亚历山太城(Alexandria)就是亚历山大大帝所建立作为三大陆光荣中心的大城。作为黑门山(Mt. Hermon)给叙利亚沙漠的礼物的大马色(Damascus)，这沙漠的沃壤名城，在耶路撒冷的东北160哩，是探察东方线索的起点和终点。

最后，在相同的圆圈范围内，又包括了埃及的歌珊地(Goshen)西乃半岛的巴兰(Faran)和以扫后裔在西珥山(Mt. Scir)所建的细拉城(Sela)。这一切地理关系的重大意义，并不在乎罗马或大马色的远近，乃在乎这广大地区中一种统一的维系：就是地的四点，不论它们所代表的文化差异多大，都以迦南的荣耀耶路撒冷为中心。因此，以耶路撒冷为「全地之喜乐」的诗人，并没有作出盲目的夸口，而先知们以炫人的词藻，描写万王到锡安来分享它的光明与法律时的伟大行列，就是预示这地的中心形势和它所予世界以决定性的影响的。

不过，这一个综览的宗旨，却不在于把耶路撒冷和迦南刻划成为人所共知的圣经世界的地理中心(虽然我们在下文会多多论及这一个要点)，乃在乎依照圣经各国各地在救赎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次序，逐个予以提说罢了。这样看来，迦南在圣经的陈说中，并不站在前景，乃是一个旅程所要达到的目的地。不错，在这一切前进的过程中，锡安山是它的高峰，但是，从编年的背景看来，它都是迦勒底之吾珥的远景。本来，亚伯拉罕大可以在四十五天之内，就由巴比伦赶到伯利恒，但若循着应许之路跑来，这样的一个旅程倒需要两千年的时间了。我们采取了这较后的方法，为的是要叫我们能够熟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即神的选民，在各处的停留站和种种的经验，就是构成圣经背景的重要部分的。并且，这一种的研讨方法，一方面能将旧约的人、地的观念，活

现出来；一方面也把新约时代以整个罗马帝国为地平线的扩展，予以思考。

换言之，这里所讨论的圣经地理，是跟行动区域之扩大而扩大的，直到整个圣经世界都成为行动的范围去实现神的旨意。现在，假使我们把这个旨意的历史起源回溯到希伯来人之祖亚伯拉罕那里去的话，我们的综览，就必须以他的故乡迦勒底的吾珥为起点，然后从那里向西扫视，而把每一个重要的圣经国家都包括在内。

所以，我们现在就与亚伯拉罕站在迦勒底吾珥的丘陵上举目观看圣经世界的四周了。向东望去，在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流域沃壤的那边，有波斯一带的乾燥荒野，和扎格罗山(Zagros)的高原部分；在东南方，有波斯湾的波涛，就是吾珥人称为下海(Lower Sea)的；在西南方有阿拉伯半岛的高原，就是一切闪族人民的祖家；在西方，从吾珥的郊外开始，就有一大片的叙利亚、阿拉伯沙漠，这是比众山和众海更难相处和更不可恃的沙漠。假如我们追随一队往西去的骆驼商队的踪迹而横过这些不毛之地的话，我们就到达外约旦(Transjordan)的高原，这是水量充足，土地肥美的地方。在这里，可以远望约旦河流域和犹太山地，直到日落之处的地中海岸。

吾珥之北，是地球上最肥沃土地之一，就是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这地比埃及广大，可与迦南媲美，当「你往琐珥(Zoar)去」的时候；而琐珥就是耶和华的园子。这两河之间的整块地方，称为米所波大米(Mesopotamia)，但在亚伯拉罕之时，却是分为苏末尔(Sumer)、阿卡得(Akkad)，和亚兰(Aram)三部的。米所波大米之东北，是米提亚(Media)高原；正北是亚米尼亚陶鲁斯(Armenian Taurus)山区，而再北一点的，就是一些与圣经世界无甚关系的地方了。当我们经过米所波大米这一区域而稍向西北行之时，可以到达亚美尼亚人、米丹人(Mit-annians)、赫人

(Hittites)，和亚摩利人的地方，最后，突向南转，就到达迦南，和尼罗河王国埃及了。

由迦勒底的吾珥到埃及门槛的这一悠长地带，人们称为肥沃月湾(Fertile Crescent)。人类生命与文明的起源，就在这月湾的某个地方，这样相信，是极有理由的。这虽不是亚伯拉罕世界的全部，也是它的中心。在肥沃月湾两端即两河流域与尼罗河下游盆地之间，公路是畅通的，所以，由商业、旅行、与战事而兴起的交通，也是永不间断的。由吾珥往尼罗河三角洲的路线若是经过哈兰(Haran)、亚勒坡(Aleppo)、大马色(Damascus)，和耶路撒冷，这样的路程，较为安全。开荒时代的日子，早已过去了。现在，我们晓得，当亚伯拉罕起程往西方去，到达叙利亚(Syria)，迦南(Canaan)，和埃及(Egypt)时，他只是这条古道的一个较晚的旅客而已。

但圣经的世界，是逐渐扩大的。为这伟大族长的后裔所保留的，不止是他所寄居与选择的那地，还有应许之应验，就是地更广而人更众的一个较大的世界。不错，在希伯来人的背景中，他们所有的，仍然是那古代的东方，他们的发源地，历经巴比伦人，亚述人(Assyrians)，米提波斯人，和希腊人(Greeks)所占有；在约旦河的那边，有亚扪人(Ammonites)和摩押人(Moabites)的地方；在耶路撒冷之南，有以东(Edom)和米甸(Midian)的山寨；而西南方的埃及，乃是他们触景伤情之地。无论如何，以色列人从来就不单以东方(Orient)作为他们使命的目标。先知们所常常转向的，乃是西方(West)，海中的众海岛，和外邦列国的边境。可是，这广大的未被征服之地，一向都是一块广大而未知之所，直到应许中的真以色列(the true Israel of Promise)，就是亚伯拉罕的遗留，众先知，和耶稣，步入了外邦世界之中，而他们的地平线，也跟着扩大起来。

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热情于世界使命的完成，就看罗马帝国为他们眼前布道的对象。他们的传道人沿着罗马帝国的现成交通线，以耶路撒冷和安提阿为起点，向小亚细亚、马其顿、希腊，和地中海众海岛进发。这范围广大的传道活动虽可能伸展到西班牙，它的顶点，却以达到当时世界的政治首都罗马为目标。可见，我们到了罗马，或直布罗陀海峡(Straits of Gibraltar)，就是到了圣经世界的西部边境了。在我们面前的，是广阔的大西洋，在我们背后的，是汪洋的地中海。地中海的沿岸，都有圣经的背景，而神的国，就是在这个背景中产生，也在其中得着初步胜利的。

论到在经度中的位置，圣经世界的主要国家，都在东经 55 度到西经 5 度之间，就是由波斯高原到直布罗陀海峡。

讲到纬度的位置，这一地理区域，是在北纬 20 度至 45 度之间。若就它在三大陆的位置来说，圣经的地理背景，只限于非洲北部，亚洲西部，和欧洲的南部罢了。旧约世界的地平线，是以如下的五大海和湾为界的：黑海、里海、波斯湾、红海，而以地中海的东岸为中心。在另一方面，新约的世界，不止包括了这整个近东(Near East)部分的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与小亚细亚，并向西伸展，以致透过了马其顿、希腊、意大利，因而把居比路、革哩底、撒摩特拉(Samothracia)、罗得(Rhodes)、米利大(Melita)，和拔摩(Patmos)等海岛都接触到了。再从大河的位置讲，旧约的世界，是沿着如下七条历史的水道进展的：埃及的尼罗河、迦南的约旦河、叙利亚的利安特河(Leontes)、奥朗底河(Orontes)和亚板那河(Abana)，与米所波大米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新约的世界，却只以三条重要的河流为特征：约旦河，就是见证基督教运动之起源的；奥朗底河，就是见证它的扩展的；底伯河(Tiber)，就是见证它在第一世纪中的高潮的。

最后，在旧约背景中的大城市，有迦勒底的吾珥、巴比伦、尼尼微(Nineveh)、苏萨(Susa)、哈兰(Haran)、迦基米施(Carchemish)、哈马(Hamath)、大马色(Damascus)、推罗(Tyre)、西顿(Sidon)、耶路撒冷、孟斐斯、底比斯，和许多其他重要的地方。新约圣经固然采纳了这些古城的一部分，却有它自己一大批文化远较优越的城市，作为商业、社会、宗教，和教育的中心。这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太(Alexandria)、叙利亚的安提阿(Antioch)、大数(Tarsus)、以弗所(Ephesus)、士每拿(Smyrna)、非拉铁非(Philadelphia)、别迦摩(Pergamum)、特罗亚(Troas)、腓立比(Philippi)、暗妃坡里(Amphipolis)、帖撒罗尼迦(Thessalonica)、雅典(Athens)、哥林多(Corinth)，和罗马(Rome)。这些地方，不过是随手拈来罢了。整个罗马帝国，委实是布满了不少繁盛的城市，就是表现希腊罗马文明的伟大成就的。

现在，在描述这些圣经背景的时候，我们的宗旨，并不在于把那些与圣经故事有偶然关系的地方，细说一遍，乃是从地理环境的大处着眼，把主要的国家叙述出来，而这些国家的地平线，又是跟着救赎运动的进展而逐步扩大的。所以，按照这个进展的次序，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米所波大米的中部和南部，就是提到希伯来人在这运动之始的关系。在米所波大米的上部，我们与亚伯拉罕一同寄居在亚兰那哈林(Aram Naharaim)。这是亚兰人、米丹人、赫人，和亚摩利人的祖家，而他们的领土，乃是由两河流域伸展到地中海岸去的。沿着旧世界的踪迹继续下去，我们的行程就转向南方，经过黎巴嫩谷与安替黎巴嫩山脉一带，到达迦南的门户大马色。在我们第一次讨论应许之地迦南的时候，我们会强调它在圣经世界中所居的地理中心位置，并由这关系而来的重要结果。由迦南，我们下到为奴之地的埃及。很快地会把出埃及的地理背景，由过红海到西乃山，在加低斯·巴尼亚

(Kadesh-Barnea)的停留，及抵达约旦河外摩押平原的情形，一一予以讨论。在这个时候，我们再详细检讨迦南的风土的地形特征，包括沿海平原，示非拉(Shephelah)，西部高原，南地，约旦河流域，东部高原，和以斯得仑平原(Plain of Esdraelon)。这些地区一经说明清楚，我们就讨论希伯来人对迦南的进攻，征服，与定居等事了。

跟着来的两章，是论及希伯来王国及民族被掳的背景的。关于由旧约过渡新约的事，我们会论及希腊化的东方，和希律时代的巴勒斯坦。在这里，由于新约时代的耶路撒冷在新约圣经中的重要性，我们就把它重建起来。最后的一章，论及使徒传道扩展时代中不断发生变化的各处地方，就是他们以小亚细亚为桥梁，进入欧洲，又号召了整个罗马帝国的希腊与罗马各大城市，把基督教永久建立起来之时所经验到的。我们盼望，在这样的一个综览中，不会把重要的东西漏掉，相反地，本书整部的写作，都望能构成一个圣经背景，好叫读者能本着一个新的亮光和新的了解，去洞悉新旧约圣经中的一切陈述。

第一章

米所波大米——两河流域

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所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徒七2-3)

对于每一位研究圣经的人，米所波大米是一个极饶兴味的地方。这名称是「众河之间」的意思，希腊人和罗马人就用它来指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连同亚美尼亚陶鲁斯山麓以至波斯湾的一片土地而言。有关米所波大米的最早纪录，都表示这地的最北部，实起自马秀山(Masius)，而在新约的文献中，它都包括了巴比伦尼亚(Babylonia)与迦勒底的吾珥。从地理的观点看来，这地方实可分作南、中、北三部，即称为苏末尔、阿卡得，和亚兰三区的。不过，我们在这里，对这三个名称的作用，无意予以重视，因为一些别的普遍而合宜的名称，已经给人们用来述说这些特殊地区了。在另一方面，这整个地域，实是组成圣经背景的重要部分之一，这倒是值得注意的。由于它与圣经内容发展的上半部分，十分接近，米所波大米无疑地有权宣称自己为万有之始的地方，它所处的地位，是十分优越的。

近代科学界的意见，颇倾向于以米所波大米盆地为文化进展的最早发源地。他们认为，「世界没有任何其他的地方，比它更容易被推论为具有人类文化起始的各种条件。这个起点，是在巴比伦尼亚的中心地带，不在它的南部，这样的假定，是必要的。」¹ 鲁宾逊(Robinson)认为，「家畜之驯养与畜牧生活之起

源，在世界各地，也许是各自独立发生的。但一些著名的人类学者却坚决相信，农民的定居生活，却起源于米所波大米这大河流域的东部。人们所知最早的定居之所，是在苏萨(Susa)，而波斯湾之北的地，是苏末尔人或比他们更早的一些人所耕种的，这倒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虽然有些学者宣称，真正文明的最早发源地是在埃及，我们所有的证据却都表明，其中一些最重要特征，乃是从亚洲方面借来的。」² 肯德(Kent)纯全从物质条件的观点看去，也有相同的意见：「一种温和而给人以活力的气候，每年由大河泛滥冲积而成的肥美土壤，和那从西部沙漠而来的保护，实予一种活文明的发展以最优厚的条件，而这文明即使不比埃及为早，也不会比它为迟啊。」³ 关于米所波大米和埃及那一处较为远古的问题，学术界的意见，已有显著的改变，就是趋向于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一带为更远古和更重要的所在，这倒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在过去十年中，学者们在迦勒底的吾珥所获得的惊人发现，也充分证实这一种的转变为正确，并鼓励人们去希冀人类文化摇篮在这附近地区的发现。

现在，我们撇开关乎人类起源地的各种理论不谈，单在这里指出，把人类文化的起源，连系于一个河流众多的地方和一种对于原始情况有利的环境里，在这件事上，创世记的记载和近代学者的意见，实际上是相符的。一般的学术界都承认，以我们现在所知的关于圣经的世界而论，米所波大米要比任何其他地区，都更能符合那个描述。但是，关于这件事的最后一句话，也许是永远不会写下来的了。在另一方面，关乎米所波大米的另一论及起源的事，已经有了公认的定案了：这就是说，米所波大米是希伯来之祖亚伯拉罕的故乡，因为我们确切知道，他住过米所波大米的两端，先在迦勒底的吾珥，后在北部的哈兰，又知道他后来从哈兰，向应许之地进发。⁴ 我们根本因为这个开始和其中的远

大结果，就要进一步去研讨米所波大米的一般特征并它与邻近各区的关系。

地理的描述

米所波大米的地理位置，大体上可说是在北纬30度至38度和东经38度至48度之间。从北部往下看，这地区是顺着它两大河的纡曲水道而向东南方伸展的。在形式上，米所波大米很像一个楔，夹在西边的叙利阿拉伯沙漠和东边的扎格罗山麓之间，它的顶部正在陶鲁斯山和马秀山山岭之南，而其锐点却落在波斯湾之上，长600哩，宽300哩，面积约共18000方哩。今天，面积约140000方哩的伊拉克(Iraq)，大约与古代的米所波大米同样广阔，只是它的北部现在已并入土耳其了。今天，它那可耕地面积的百分比已经很小了，但在古代，差不多整个区域都从事于农业。现在的可耕地，只限于两河的沿岸部分，其余的都是乾燥或半沙漠地带。不过，这种情形，决不是无可改变的，因为米所波大米中部和南部的地势，是稍微倾斜的，就是从幼发拉底河那边，斜向底格里斯河这边，因此，大规模的灌溉计划，得以施行。下文就会提到，从前有一个时期，米所波大米的运河网很完备，它的遗迹，到今天仍可看到。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说，它的可耕地，实可与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或尼罗河三角洲即世界最肥美的土壤媲美。当然，这是因为米所波大米的名称与生命是由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两大水道而来的。

幼发拉底这名字，是「生产丰盛」的意思。它的水源，起自亚美尼亚陶鲁斯山脉之北，流起来迂回曲折，全长1780哩，把米所波大米的肥美平原都灌溉了，然后流入今日巴示拉(Pasra)港口之南的波斯湾里。幼发拉底河的巴比伦名字，叫做「普拉都」(Purattu)，反映阿拉伯文中的「尔发拉得」(El-Frat)。在另一方面，底格里斯河的水道是直流的，由亚美尼亚陶鲁斯山之南麓流

来，到流入波斯湾之前才与幼发拉底河合流，全长1060哩。它的名字，是「箭」的意思。近代的阿拉伯人，称底格里斯河为「以得地拉」(Eb-Dijla)。两河的合流处，在干挪城(Korna)附近，由这里开始，就称为「舌得尔阿拉伯」，就是「伟大的阿拉伯河」的意思。

两河的水由高地往下流的时候，挟带了不少的冲积土沉淀在下海的上游。在早期的地质时代中，波斯湾是深入在两河流域之内的。「现在，波斯湾头每年的积土，约有90呎；试用五千五百年的时间来算一算，就知两河流域这一端填上的积土，是如何的快了。」⁵ 这些沉淀物，在幼发拉底河的，北上可追溯到「亚哈瓦」(Ahava)，在底格里斯河的，可追溯到「森马拉」(Samarah)。据估计，最古的海岸线，是在伊里都(Eridu)、吾珥(Ur)，与拉撒(Larsa)附近。这些城市的丘陵，就在离岸100哩至150哩的内地。假如这个海岸线的决定是准确的话，那么，在亚伯拉罕的时代，迦勒底的吾珥，也许是一个港口呢。同样，这古代海岸线之说的接受，也可证实地质学上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在古代，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是在巴示拉之上一百多哩的地方，分别流入波斯湾。

可见，米所波大米之所以是这两河的产品，犹如埃及是尼罗河所给的赏赐那样。整个区域的土地都是非常肥美的，虽然现在耕种中的地，只有从前的一小部分罢了。实际上，它与美国南部所处的纬度没有两样，其天然资源之丰富，是无可估计的。米所波大米区域的每年沉淀物虽只不过10吋高，比起乔治亚州和卡罗来纳州(Georgia and the Carolinas)的60吋和巴勒斯坦(Palestine)的25吋为少，但鉴于实施灌溉的各种可能性，这个缺憾，并不严重。在很早的时候，这里的居民已能随意使用水力，并藉着一个运河系统，把米所波大米变成肥沃月湾中一个最有吸

引力的地区了。邻邦的人民，一直在觊觎着米所波大米这个花园。好战而冒险的部落，从阿拉伯半岛、亚述、米提和波斯高原等地下来，不是征服它便是统治它。

早期的定居者和定居地

现在一般的考古学者都主张，米所波大米下游区域的文明，约在主前五千或六千年时开始了。这个文化发表的初期资料，虽是不可多得，近年来的发现，却使到主前四千年和五千年一部分的情况，大见光明。学者们假定，在这之前约有一千年的期间，人类的文化已经在这里逐步进展了。「这早期的历史，既没有文字的记载，考古学上的资料，也没有什么可资参考之处；地理和民族学所提供的只是一些暗示，还没有什么事实，其余的东西，也只能从稍后时代中一连串的事件去加以推论而已。」⁶ 例如，很清楚的一件事是，假如下米所波大米的文化高峰在主前三千五百年左右就已达到，那么，在这个日子之前，他们必定先有一个相当悠久的发展时代。我们现在手头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人类文化在这个区域甚为古远之说是对的。

显然地，下米所波大米的最古居民是闪族人。许多人都相信，这些人的发源地，在阿拉伯的东部或西南部。⁷ 亚布沙琳(Abu Sharaim)废墟的出土物都表明，从前这些闪族人与其他的初期居民，实有密切的关系。其后，苏末尔人来了，在米所波大米的人世舞台上成为主角，就取代了这些原始居民的地位了。从民族学上讲，这一批新来的移民，大概就是突雷尼语人(Turanian)，是半游牧民族，也是亚洲西部和欧洲雅利安人(Aryan)和闪族人的先驱。不过，这也全是猜想罢了。在体格上，苏末尔人实有蒙古利亚人(Mongolian)和印欧人(Indo-European)的特征，而从语言方面看来，他们所讲的，却是一种与高加索语有关连的话。他们的文字是楔形的，也许是他们的一种发明。虽然这种文字的起源，

通常是归功于初期的巴比伦人和亚述人那里去。⁸

在另一方面，苏末尔人的发源地，仍然无人知晓。亚述学者(Assyriologist)却认为苏末尔人的祖家是散处各地的，而认他们是从以栏(Elam)和乌拉(Ural)高原而来之说，是最流行的看法。最后，虽然我们采用了「苏末尔人」这个名称，究竟它的意义怎样，学者们还没有一致的讲法；有些人是用「阿卡得人」(Akkadian)这个名称去指同一的人来讲。有人以为，关于波斯湾沿岸的这些居民，若灵逊(Rawlinson)是第一个采用「阿卡得人」一词的人，而俄柏得(Oppert)是采用「苏末尔人」一词的人。有的时候，人们也采「苏末尔阿卡得人」这个复合名词去表示这两种人的密切关系，这就是说，苏末尔人在南，阿卡得人在北，都是一个民族的两支。不过，根据近年来乌理(Wooley)研究这两支人的结论，这个说法，是要放弃的，因为原始的阿卡得人，显然是闪族人，而苏末尔人却是另外的一种人。⁹ 这个看法，足以解释所有的事实，自是通行的。

不过，我们虽作这样的结论，仍然无需否认这两族人之间的任何关系，因为，他们之间的密切联系，是很明显的，虽然这种联系，也许只是后来的发展。例如，随斯(Sayce)就曾叫过我们注意远古相传的这样的一句话说：「往往有人君兴起，征服了巴比伦尼亚的南部和北部，便宣布自己为『苏末尔与阿卡得之王』。」¹⁰ 例如，以利亚古(Eri-Aku)(即以拉沙(Ellasar)王亚略)，¹¹ 便是以这个帝号自称的一个人。我们要明白，假如这个称号是以历史发展的实事为根据而没有地理或政治合一以外的含义的话，便是完全正确的。埃及也有相似的发展。在那里，在统治者的治下，往往有上埃及这个双重王国，因为种族的要素是双方都相同的，虽然埃及与米所波大米的整个局面，未必尽同。但若将种族的倚赖撇开不谈，则上下埃及的情形，便与上下米所波大米，即苏末尔

与阿卡得，是相同的了。不过，在苏末尔人与闪族人之间密切的地理与政治关系以外，另外还有关系重大的一点。经过了时代的转移，民族间的混合便发生，那数量远较巨大的闪族，便逐渐取代了显著的苏末尔族。

在另一方面，以苏末尔为代表的较强的文化要素，却在这种混合的过程中留存下来，不止限制了闪族的文化，也在历代中丰盛了整个米所波大米的文化。苏末尔也很可能透过希伯来人的传递，在好几方面，触摸到近代的世界。

苏末尔人智慧高超，从事于下米所波大米的发展，也不遗余力。不论他们的发源地是乌拉山也好，是伊兰高原也好，他们原初是一种游牧民族，所以对于广大的农业经营，没有专长。米所波大米固然富有畜牧生活的机会，它却特别适宜于农业的发展。但大规模的农业经营，要受到两大困难所阻碍：一方面是雨量不充足，不能保证农作的成功；一方面是下游三角洲地带，每年被两河泛滥以后成为没有出路的湖沼或低湿之地。要影响雨量，实无可能，苏末尔人便同时向控制洪水和实施灌溉两方面下手。早期的米所波大米人，并没有面临到埃及人所面临到的同样问题，就是尼罗河泛滥以后，跟着来一个缺水时期，因为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水量，是长年充足的。因此，苏末尔人便从事于大规模的开发运河来解决问题，结果，三角洲的湖沼和低湿地带着疏导，而且较高的乾地也变成出产丰富的土壤了。运河事业的起始与发展，是苏末尔人的功劳，但它的完成，却是早期巴比伦人的事。

今天，人人固然看见米所波大米的大部分是不毛之地，可是，这个情形，并不一定就与它在古代苏末尔人和巴比伦人手下那种极为肥美的状况恰恰相反的。实际上，今日的地土，比古代更为肥沃呢。近代的伊拉克(Iraq)，面积约有十四万方哩，人口约

三百万。从前有一个时期，这同样的一块地，在苏末尔人和巴比伦人巧妙的灌溉和耕种下，竟支持了二千万人的生活呢。所有后来进到这个米所波大米东园里来的闪族人和雅利安人，无不从早期苏末尔人的智慧、远见和忠实的劳苦中，得着美满的收获。「在苏末尔人实施运河系统以前，下巴比伦尼亚约有一半的地方，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是不能住人的，所以，当时的人口，大概十分稀少。但当他们一旦控制了两河以后，人口就迅速增加了。在罕摩拉比(Khammurabi)治下，政通人和，商业繁盛，人口大增，而在新巴比伦帝国时代，全国的人口，尤为稠密。到巴比伦不再成为世界的中央市场时，它的人口便减少了；后来，在阿拉伯人治下，运河系统破坏了，全国变成沙漠了，而大部分地方的人口也就大减了。」¹²

最后，苏末尔人的一种政治观念，也许就是一千五百年后希腊人所完成的城邦(City-state)观念的先驱。这就是说，苏末尔人在米所波大米南部的许多居留地，其始都是各自独立的社区。这些自治城邦之存在，迅速发展，和其后的消灭，都可以根据地理上的理由，予以充分的解释。在苏末尔人初来时，波斯湾沿岸各地的地理状况，实在不适合于任何中央政府的建立。湖沼与低湿地之存在，相当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的河口支流地带，使全国成为四分五裂的状态。一个中心之建立，固足以推进全体的一切利益，也足以开发邻地的经济，而交通线之建立，当然是可能的。不过，一切的交接，都没有什么必要性，因此，联邦也没有组成。后来，苏末尔人的运河事业既日有进境，地理上的障碍就逐渐除去，而共同和更大的活动也发生了。与这进步的活动并驾齐驱的，是有能的君主要向有关的城邦操权，最后，就在整个区域内，建立王国。这就是米所波大米所发生的事。

在旧约的早期记载中，也有这个过程的暗示。¹³我们不打算

在这里把这些城市作任何详细的叙述了，只将一些较古和较得人重视的居留地略提一下，想是很有兴味的：以利都(Eridu)，是海湾最南部的一座城，也通常被认为是苏末尔文化的起点；迦勒底的吾珥，亚伯拉罕的故乡，是圣经所屡次提及的；¹⁴以力克(Erech)在吾珥之西北40哩左右；¹⁵拉撒(Larsa)，其王亚略(Arioch)，圣经说，是与基大老玛(Chedorlaomer)侵略迦南之事有关的；¹⁶阿卡得，位置虽还不能确定，却是基士名王撒珥根(Sargon)的京都，而撒珥根就是把苏末尔人征服过来，统治他们的全部城邑的；¹⁷巴别(Babel)，或作神之门，还未能切实确定在什么地方，虽然巴别就是巴比伦的看法是很有可能的。¹⁸巴别在示拿(Shinar)平原，¹⁹而示拿一词，在发音学上，就是苏末尔。除了这些以外，还有许多其他苏末尔人的城邑，它们的古名和位置，都发现了；也有许多尚未认出的丘陵，也许就是圣经里的城邑呢。实际上，我们是正在开始把南米所波大米重建起来啊。这一带有不少的丘陵，其中的每一个都可能就代表了古代的一座名城。

苏末尔之北，是闪族的阿卡得人之地。他们的许多文化中心，历代以来，都与苏末尔人竞争，而他们的王，最后胜过了苏末尔人的国。这些苏末尔人和阿卡得人的坚强据点的名单，我们无庸予以加添了。上文所提过的，已足以表明，在米所波大米的南部和中部，闪族的阿卡得人和苏末尔人，互作种族上与文化上的斗争，结果，苏末尔人被吸收了，也消灭了，虽然他们所作的文化贡献，仍然留存。不过，这个斗争，非到苏末尔人的城邦政治(尤其是基士、以力克，吾珥等)已经有了一段悠长的历史以后，并不休止，而这些城邦的起源，又可以追溯到米所波大米文化初启之时。关于武理(Wooley)近日在吾珥作考古发掘取得的各项伟大的证据，我们无法予以详尽的叙述，虽然这些证据，很足以说明这些早期的苏末尔人对现代米所波大米人的生活 and 思想，

有怎样切实的影响。每一个研究旧约背景的人，都会欢迎进一步的考查与亮光之来临的。不过，迦勒底的吾珥，却无论如何也值得我们略加解释，因为它是亚伯拉罕之城，而这城的日常生活如何，当然对他是很有关系的。

亚伯拉罕与迦勒底的吾珥

巴比伦的早期纪录，都以吾珥为一座远古的城。建城的日期已无可考了，虽然近代考古发掘的发现，认为它的发展在主前3500年已达到高峰，而在这高峰之前，必有一段悠久的进步时期。²⁰ 武理认为，吾珥的第一个朝代，从主前3100年开始，经过了177年之久。可是，在吾珥所发见的最早的坟墓，都比第一朝代之始还早了四百年，又比埃及的第一朝代早几百年。由于我们没有绝对对照的史迹年表，所有这些古代的日子都要按照一种升降率去计算才对。但我们要在这里指出的最重要之点，乃是说，苏末尔文化在吾珥的最古证据，都表明它的最优美处，虽然统治吾珥的那三个朝代，十分显赫。吾珥的第二个朝代，有四个王，一共统治了108年之久。第三个朝代起自主前2278年，以吾珥南姆(Ur-Nammu)为创始者和最特出的代表，而终于主前2170年的伊比先(Ebi-Sin)。

在这个差不多一千年的期间，吾珥的命运，全以它与邻邦的军事斗争结果如何为转移。最后，吾珥在这一千年的大部分时期中，是听命于基士、以利克，和阿卡得等强邦。但在吾珥南姆的治下，苏末尔的文化复兴了，为期虽短，却有极大的成就。现在，是吾珥统治以拦，阿卡得和巴比伦的时候了。不过，其后不久，苏末尔、阿卡得，和巴比伦互争雄长的结果，大家都弄得筋疲力倦，以致以拦人坐收统一之利。这事的发生，约在主前2170年。以拦人统治了吾珥、拉撒、摄帕(Sippar)，和巴比伦。大概就

是在这个时候，以以拦王基大老玛为首的盟军，便进攻迦南。这正是以拦在南米所波大米声势显赫至暗拉非(Amraphel)，即伟大的罕摩拉比(Hammurabi)也服在征服者的权下的时候。²¹ 这一次侵略的结果，是基大老玛给亚伯拉罕在大马色附近所击溃，²² 以拦在米所波大米的地位惨落，而暗拉非便乘机推倒外族的统治，建立了第一个闪族人的巴比伦王朝。

这一点的各项结论，可说是影响深远的。特饶兴趣的一项，乃是说，希伯来人亚伯拉罕，不止是与米所波大米的统治者同夥，又是米所波大米最优美文化的实际参与者²³。在另一方面，读者当记取，苏末尔人的文化，实比亚伯拉罕早了2000年，即从主前4000年至2000年。可见，当他由迦勒底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把苏末尔人的整个文化遗传承受过来，又有神所应许的一个伟大民族的光荣摆在前头了。所以，前人所描绘的一幅图像，就是以亚伯拉罕为一贝都因酋长(Bedouin Sheikh)，在阿拉伯沙漠的边境安营为内容的图像，就不再是今天的圣经学者所能了解了。假如亚伯拉罕果有其人的话，他故乡的城就必对于他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前瞻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亚伯拉罕决不是不受苏末尔文化优点所沾染的人，也决不是受着他本城吾珥南姆山岗上月神崇拜的撩人处所迷惑的人。实际上，在他一切的旅途和停留中，那里的文化都追随着他，但是，吾珥的宗教要素，因他早已有另外一位神和另外一个国的缘故，遭受到他的撇弃了。

「值得注意的一件事乃是，希伯来人的传说，欢喜把他们起源的记忆，与罕摩拉比的年代连在一起。因此，我们自然要去检视当地关于罕摩拉比在位时的纪录，连同它的法律在内，为的是要对于亚伯拉罕诞生和长大地的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²⁴ 但若我们要进一步去了解希伯来人背景的话，我们还要作其他的事。在米所波大米这个区域所发表的文化，是向各方面传播出去

而成为万国之所有的。巴比伦的版图既日渐扩张，它的文化势力也跟着日有进展，便在许多方面，影响了北米所波大米，叙利亚和迦南等地的文化。因此，当亚伯拉罕本着他那属灵的使命而离开迦勒底之吾珥的时候，他并不是往一个与他早年的文化环境大异其趣的国度里去。「他所熟习的法律和礼仪，他在吾珥的学校中所学晓的文字与文学，他在迦勒底和哈兰所懂得的宗教信仰，他都在迦南地重新找着。他所到之地，到处都有巴比伦的商人、军人，和官员，并且，他也随时得闻他诞生地所通行的语言。巴比伦文学与文字之西渐，叫迦南地的人认识了巴比伦文，而这种知识，已反映在巴勒斯坦的一些地名上了。亚伯拉罕甚至并没有逃出巴比伦政府的管制以外呢。」²⁵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下文回来再述。

我们在这里所要强调的，一方面是迦勒底的吾珥与亚伯拉罕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是巴比伦与迦南的密切关系。现在，这种关系是完全澄清的，而考古发掘的结果，也不断地予以证实了。「这一点实在也可以从创世记的记载中，特别是关于基大老玛武功的那一段得来，但它是与近代历史家先入为主的意见相反的，因此就在他的脑海中永远没有一定的印象。这是近代学者圆释楔形文字给研究旧约的人所带来的许多益处之一，叫我们对亚伯拉罕迁徙的故事，有个新的和前所未有的了解。原来亚伯拉罕决不是一个流荡于未知之地的和混在外人的风俗与文化中的人。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他要跑那条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路；为什么他能在迦南的居民中与别人结盟；为什么他懂得他们的语言，并能参与他们的社交生活了。」²⁶

最后，亚伯拉罕原来的种族关系与他所负的无上使命有什么重大关连的问题，现在也清楚了。连结于亚伯拉罕和他后裔身上的，不止是一句切实的陈述，说他们要被带进一大势力圈中，还

有一句特别应许他们要负起普世使命的话。我们立即受鼓励去认定这些远古的种族关系，在某方面必然是能把这个崇高的任务负担起来的。亚伯拉罕所从出的苏末尔背景，提供了一个多采多姿的舞台，就是大部分为一种非闪族人所创造的环境。就在这样的气氛中，这个伟大的闪族人接受到他那普世服务的使命和呼召：「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²⁷现在，人们对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印象，觉得他是一个有英雄气概的人；他从来就不辜负他所看见的伟大服务异象，因他固执着他的湛深信念，对于他在人世间所扮演的非常角色，也具有绝大的保证。」²⁸这个信念，常为特殊的境遇所证实，也为希伯来人所共享，又是他们拿来展望他们民族如何伟大和国际地位如何崇高的根据。

希伯来人一方面知道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一方面也晓得迦南不是他们的祖家，就特别注重他们自己与别的民族在人种志上的关联。²⁹这样的一种感觉，竟与一种具有强列的民族特殊感的人混在一起，事属非常，自可易见；实际上，这确是恩典的各种奥秘之一，藉此，人类就因为整体的缘故，得以安全地和仁慈地蒙保守在一个共同利益的圈子中。可见，亚伯拉罕的背景和蒙召，是多么广泛和多么有意义：「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所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³⁰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那里去」呢。³¹

△

△

△

△

△

△

△

34

第一章 注释

- 1 *A New Standard Bible Dictionary*, "Babylonia," p. 89.
- 2 Robinson, *Palestine in General History*, p. 4.
- 3 Kent, *Biblical Geography and History*, p. 5.
- 4 创十一 31, 十二 5。「希伯来」一词虽然是在亚伯兰到了迦南之后才首先指着他说说的(创十四 13), 这一词也许与他离开米所波大米一事有些关系。它的解释是不明的。也许, 它的原意可作「过来」, 或「由远处来」解, 以亚伯兰的情形看来, 这词是指一个由幼发拉底河那边米所波大米迁移过来的人而言。
- 5 Price, *The Monuments and the Old Testament*, p. 29。参见 Baikie, *Lands and People of the Bible*, p. 77 据 Baikie 估计, 每年的沉淀物有 72 呎之多。
- 6 Wooley, *The Sumerians*, p. 19f.
- 7 Barton, *Archaeology and the Bible*, pp. 535-543; Garstang, *The Hittite Empire*, pp. 35-36; King, *Legends of Babylon and Egypt*, p. 137.
- 8 「亚哈得人是闪族人, 在最早的时候, 说的是纯粹的闪族语。有些历史家认为, 在苏末尔人入米所波大米之前, 先由闪族人占有了整个地区, 而苏末尔人乃是战胜了闪族人才占有这地的。这些理论上的闪族人到底熟识不熟识文字的写作, 无人知晓, 不过, 北米所波大米的阿卡得人, 采用了苏末尔人所发明的楔形文字, 并且使用了至少有三千年之久, 而闪族人又是到过北部去的, 这倒是一件确实的事。」(见 E. A. Wallis Budge, *Babylonian Life and History*, p. 14.)
- 9 Wooley, *The Sumerians*, pp. 1-61.
- 10 Sayce, *Patriarchal Palestine*, p. 47.
- 11 创十四 1。
- 12 E. A. Wallis Budge, *Babylonian Life and History*, p. 12.
- 13 创十四 1 及以下。
- 14 创十一 28、31, 十五 7; 尼九 7 等。
- 15 创十 10。
- 16 创十四 1。
- 17 创十 10。
- 18 创十 10。
- 19 创十一 2。
- 20 Wooley, *The Sumerians*, p. 26, 44, 174, 182, 184。又参见 *Dead Towns and Living Men, and Excavations at Ur*.
- 21 创十四 1 及以下。
- 22 创十四 14-15。
- 23 Knight, *Nile and Jordan*, p. 129f; Budge, *Babylonian Life and History*, p. 33f; Baikie, *Lands and Peoples of the Bible*, p. 93, and Sampey, *Syllabus for Old Testament Study*, pp. 306-307.
- 24 Johns, *Relations between the Laws of the Babylonians and the Laws of the Hebrew People*, p. 4.
- 25 Sayce, *Patriarchal Palestine*, p. 145.
- 26 同上, 页 155。
- 27 创十二 3。
- 28 罗四 1-22。
- 29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iblical Encyclopedia*, Article "Israel," p. 1513.
- 30 徒七 2-3。
- 31 来十一 8。

35

第二章

亚兰——过渡的地

出了迦勒底的吾珥，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创十一31下）

当亚伯拉罕和他那一批迦勒底的移民来到亚兰那哈林的时候，他们并不是来到一个遥远的地方；他们所经过的旅程，极其量也不过600哩罢了。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把他们活动的根据地，由原来的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是仍然住在祖国和自己的民中的。在政治上，他们的地位，也没有改变，因为巴比伦第一个朝代的版图，是包括北米所波大米、叙利亚、克利叙利亚，和迦南在内的；在地理上，他们仍住在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之内，而他们在往哈兰去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渡过幼发拉底河倒是个疑问呢！在种族上，他们是在闪族弟兄当中，他们都是闪的后裔，而这些闪人早已在几百年前迁徙到亚兰来的了；在宗教上，哈兰是巴比伦人崇拜月神辛(Sin)的一大中心，其重要性仅次于吾珥；¹在语言上，他们所说的话，实际与他们的新邻舍相同。从社会的观点看来，迦勒底人在亚兰这地方所遇见的，是古代苏末尔的风土人情，就是由巴比伦人所保存下来的。哈兰一词，「在迦勒底的古语中，是『路』的意思，历代以来，巴比伦的军队和商人，在往地中海去的路上，都要在那里歇足的。」²因此，它是南巴比伦尼亚与迦南地之间的中站。在这里，亚伯拉罕开始他那大约二十年之久的寄居生活。³

亚兰，或作亚兰那哈林的确实位置，不容易界说，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指定的面积，乃是因为这个名词，有好几个不同的用法，因而暗示它所包括的地方比通常为多。⁴有许多人认为它所包括的，是幼发拉底河两岸相当多的土地，而西边又比东边大。随斯认为「圣经中的亚兰那哈林就是象形文中的那连那(Nahrina)，也就是本地刻铭中的米丹尼(Mitanni)。米丹尼的首都，是在幼发拉底河的东岸，离迦基米施(Carchemish)不远，但那哈林，或『两河』，却多指幼发拉底河与奥朗底河而不指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而言。」⁵另外又有人以两河为幼发拉底河和迦布河，而迦布河乃是从马秀山麓流来横过巴比伦与哈兰之间的地方的。不过，这名词本来就指那著名的两河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而言。当然，埃及文的「那连那」是指亚伯拉罕之后五百年幼发拉底河西部的地方而言，也是全有可能的。但这却不能证实旧约亚伯拉罕时代的那哈林与它为同一的地方。埃及人对底格里斯河一无所知也许是事实呢。

在另一方面，任何最早提到亚兰的话究竟是否指着西部而言，也是一个疑问。我们所最先看见的，显然是一句关于人种志学上的话，虽然它的上下文也许有地理上的含义。⁶亚伯拉罕的仆人奉命往拿鹤的城去为以撒找寻妻子，就在记叙这事的陈述中，有好几点却指明亚兰倒是在幼发拉底河之东的地方。他奉命往亚伯拉罕的本国、本族和本乡去为以撒物色妻子。⁷圣经一再指明这地是在亚兰那哈林和拿鹤的城那里。⁸现在，拿鹤的城究竟在那里，是不难决定的。创世记十一章31-32节清楚表明他拉和拿鹤的将来之家是在哈兰。创世记二十四章15和29节也叙述拿鹤家人的居地。此外，三十一章29节又确实指出这城是在幼发拉底河的东边。这段经文讲及雅各、利亚，和拉结，从拉班家中逃出来，据说，雅各「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行

去。」这就是说，他们一行，渡过幼发拉底河而西往。据此，哈兰，即他拉、拿鹤，彼士利和拉班之城，是在幼发拉底之东的亚兰那哈林的地方。我们称这整个区域，到底格里斯河为止，为北米所波大米，这也就是指旧约的亚兰那哈林而言。士师记的作者叙述古珊·利萨田(Cushan-rishathaim)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时，也用亚兰和亚兰那哈林来指米所波大米的这一段地方，可见他是支持这个见解的。⁹当巴兰受摩押人之召时，他也说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¹⁰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这一段地方，又称为巴旦·亚兰。¹¹

我们既考查了如上的经文，就知所谓亚兰、亚兰那哈林，或巴旦·亚兰，其始是指米所波大米的上部而言，即由陶鲁斯马修山脉之南起，到迦布河上的那200哩地方。我们认定这是亚伯拉罕等族长时代（即主前2000年至1800年）初期史实的所在地。到了后来，在埃及、赫梯、巴比伦、亚述、亚兰，和波斯的统治时期，亚兰才包括幼发拉底河东的整个区域，并由幼发拉底河以至地中海的叙利亚全部。不过，直到这时代的中段，即主前1600至1000年时，亚兰的文化中心，才由哈兰移往西方，这是亚兰文化的显著代表大马色，领导亚兰文化几百年之久的时期。我们对亚兰有主要的兴趣，是因亚伯拉罕在此寄居了一个相当长的期间。他从迦勒底的吾珥出来往迦南去的时候，亚兰是他的第一个寄居地。他到达此地之后，便在这里寄居了大约二十年之久。这不只表明了他旅程的暂告中断，也表明希伯来人的先祖有亚兰人的背景。因此，我们要对这地方略加考查，先看一看它的地理特征，然后看一看在这族长时代中它的居民是哪些人。

亚兰那哈林的地理特征

北米所波大米的地理特征，可说与波斯湾入口处的情形没有什么相同。上文已经提过，这两河盆地的下部，是一种新形成的

三角洲，湖沼遍地，地势低湿，只较水平线略高一点而已。在太古地质时期，波斯湾虽伸入内地不过150哩左右，两河所作的泥土沉淀，至少也在旧海岸300哩之上。这些沉淀物，在幼发拉底河方面，可上溯到亚哈瓦，在底格里斯河方面，可上溯到森马拉，这就表明这样的一个三角洲之长，超过了450哩。这也就是称为苏末尔和阿卡得，即南部和中部米所波大米之所在地。它的特征，是土地肥美，灌溉方便。这也就是上文所提早期苏末尔，阿卡得和巴比伦各大城市繁兴之所在。

但北米所波大米的亚兰，却在两个重要的方面，与苏末尔和阿卡得大不相同。第一，它是两河流域的高原区域。我们这样说，为的是没有一个更好的名称。请注意「亚兰」一词，也许就是「高地」之意。从阿卡得向北行，地势是越来越高的，它的东西两边，却慢慢斜向两河河道的低地去。全区的一半，高出海平线328至984呎，而其余的一半，则高出984至1640呎，亚兰的主要城邑哈兰，位在这较高高原的边境，约高出地中海面1000呎。这里的地势，当然引不起人们从事于灌溉的工程，不过，在大体上，它的水量是充足的，所以它是肥美的。在另一方面，它那起伏的平原，一直延展到马修山和陶鲁斯山的山麓，倒是一个优美的牧场。此外，这些高地，又是中东各地侵入北米所波大米的游牧民族的乐园。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迦布河并这些河的支流沿岸，自古就已繁荣了人们的畜牧生活。从创世记的纪录中，我们知道这就是亚伯拉罕等族长们所过的生活。无论如何，圣经对亚兰的一切描述，都不外是以这些东方的伟大牧者和牧场为中心的。

亚兰那哈林的早期居民

讲到族长时代这地方的居民，我们认定，第一，他们的文化，是闪族文化，也非常古远。毕德治(Budge)认为，基士(Kish)

和亚甲德(Agade，就是阿卡得Akkad)，即亚兰之南的城邑，它的文化，比以利都和吾珥两地的苏末尔文化还要古老，并且，这显然又是闪族的文化。¹²很可能的一件事，是阿卡得人的居留地，向北推进，而亚兰文化，就是围绕着这些新的中心而发展的。现在我们知道，阿卡得人在撒珥根大帝(Sargon the Great)的领导下，征服了整个北米所波大米，把国界伸展到地中海去。¹³可是，讲到起源的问题，的确难以澄清，尤其是关于苏末尔人、赫梯人(或赫人)、米丹人，和非利士人的这个问题。幸而关于闪族人的远祖，学术界已有一致的意见，认为所有的闪族人都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然后，由阿拉伯半岛，不断地驰骋于肥沃月湾的每一个角落。假如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话，那么，苏末尔、阿卡得，和亚兰的闪族人就不止起源于阿拉伯高原的东部或西南部，并且是同一种族运动的各个要素了。况且，创世记有这样的一句话：「闪的儿子是……亚兰。」¹⁴可见，亚兰是闪族的世界，虽然这句话也可作地理上或人种志学上的解释，正如上文曾经提过的那样。跟着，从亚兰出来的，是一支特殊的闪族人，就是以亚兰人自称的那一支。所以，亚兰不止是一个多人杂居的地名；它实在与住在高原地方的闪族人有特殊的关系，而这些人也就是后世的亚兰人。

提到亚伯拉罕初期在亚兰那哈林的居留，说他是亚兰人对不对呢？我们要确实知道，以色列人把许多亚兰的关系连结到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身上，他们是毫无任何不屑之意的。¹⁵不错，亚伯拉罕是一个希伯来人，¹⁶可是，根据本尼(Burney)的看法，圣经究竟在什么地方特别说到他是一个亚兰人？¹⁷当然，这句肯定的陈述，要全看申命记里的那句话如何解释，因为在这里，每一个参加崇拜仪式的以色列人都受教导去如此说：「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¹⁸可见，假如这句话是特别指以色列十二支派之祖雅各说的，那么，我们对于他们的亚兰关系和以色列关

系，就有绝对的分辨标准了。在另一方面，亚伯拉罕也不一定是包在这种分类法之内的。我们要记取，雅各不是……称为希伯来人之祖，但这宣称却指亚伯拉罕而言。¹⁹基于我们在这里所作关于亚兰的发展经过，就是他拉与拿鹤两家在亚兰环境中保存了希伯来人的显著传统，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一个闪族的巴比伦人，一个亚兰人，又是一个希伯来人，这原是极可能而很合适的一件事。

不错，在族长时代以后，那存在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时代的亚兰人和希伯来人的密切关系，不复存在了。然而，这不过是一种比较的说法而已。当被掳的以色列人在他们的祖家再出现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和那些留在亚兰的族人那里的，彼此之间当然有密切的关系。后来，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竟丢弃了摩西与众先知的言语，把中部和北部米所波大米所流行的亚兰语带回来，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²⁰亚兰语竟超越了巴勒斯坦的希伯来语，留存到第一世纪时，仍为当地的通行语，也是耶稣、保罗，和十二使徒的母语。我们在这里所要强调的，不是把亚兰和迦南这两个极端连结起来的那两千年的时间，乃是说，这些年代，实组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运动。对希伯来人的生活而言，这个运动，开始于他拉、拿鹤，和亚伯拉罕到达亚兰的时候，而亚兰却是一个过渡的地方。

亚伯拉罕抵达亚兰以后，很可能与下列三种人发生接触，而这三种人通常都是被人忽略，像是在圣经背景中没有什么地位似的：第一，住在幼发拉底河东部几乎到达底格里斯河的米丹人；第二，国境由幼发拉底河伸展到地中海又由小亚细亚高原伸展到迦南的赫梯人；第三，早期的国境处在黎巴嫩山与安替黎巴嫩山间西部的亚摩利人。

米丹人

米丹人的区域，显然是与旧约的亚兰那哈林同样广阔的。²¹埃及忒得模西士三世(Thutmosis III)的纪录，表明他在登基的第三十三年(主前1468年)攻入北部叙利亚(Syria)，又说他与住在幼发拉底河东岸的那哈林人交战。这话所暗示的，是说，那哈林人就是米丹人。有些研究亚玛拿(Amarna)书信的人，认为米丹人所住的，是幼发拉底河东西两岸和迦基米施之北的地方。²²但是，根据巴尔顿(Barton)的研究，「我们取得的资料已表明，米丹人的地方，是在幼发拉底河之东。」²³这后者的看法，实与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亚兰那哈林在族长时代初期的事，更为吻合，虽然加斯当(Garstang)这样指出，「他们的领土，起自底格里斯河上的尼尼微城以至幼发拉底河上的迦基米施城，但有的时候也会越出这些疆界。」²⁴米丹人的首都在那里，无法确定，但是，「相信他们的首都在米所波大米的哈兰，即亚伯拉罕暂作居留的城，这是颇有理由的。」²⁵所以，关于米丹人的地理位置，我们大可以按照上述各方意见的趋向，定它在幼发拉底河的东部。

米丹人的起源既然如此模糊而后来的人也都忘记了他们，他们究竟是谁呢？很不幸的是，我们没有一个最后而确定的答案。在赫忒(Hatic)²⁶与赫梯文化的研究上有辉煌成绩因而对圣经的研究有丰富贡献的加斯当，断然主张米丹人决不是赫忒人(Hattians)，虽然他们与赫梯人很有关系。他说：「米所波大米平原的居民，是另一种人，受米丹的君主所统治，而米丹君主所操的语言，都是与雅利安语有关系的。」²⁷肯德同意这句颇为保守的话，却进一步说：「称为米丹的雅利安族，从北方南下，攫取了米所波大米平原，建立了一个强盛的王国。」²⁸不过，我们要表明，若说米丹人是雅利安人，则学者们还没有一致的同意，而对他们与赫梯人有某种关系的说法，也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因

为赫梯人的来由，也同样是一个未知之数。在另一方面，假如我们转向亚玛拿书信中米丹文的证据去查考，我们所得的结论是说，它既不是闪族语，也「与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古今语言毫不相同。」²⁹但考理(Cowley)却告诉我们说：「关于米丹的实际语文，我们所有的，只是条尔亚玛拿书信集中(Tell el-Amarna)的一封信，而这个，也已经过许多讨论了。最近的研究，是波克(Bork)所主持的，他认为其中的语文，属于高加索系(佐治亚系)。我们必须承认，骤眼看去，这语文与赫梯人的楔形文字，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³⁰不过，「这两种人的人名，却有许多共同的要素，可见，他们必有种族上或语言上的关系。」³¹这倒是一件清楚的事。加斯当经过一番细心的考查以后，就下判断说：「米丹与赫忒在某几方面是有亲属关系的，但我们仍然无法决定这种亲属关系的本质毕竟是怎样的。」³²我们必须记取，正如考理所暗示过的那样，这个文件是从贵族之手得来的：「米丹的统治阶段(即其中的许多名字所代表的)在语言上和种族上，都与芸芸众生的老百姓不同，而信中的文字，却偏是民众的文字。」³³这也是很有可能的。不过，所有的证据都很微弱，无法作个决定性的证明，所以随斯说，这个，也许是我们所永远不会知道了了。³⁴最后，何迦(Hogarth)很谨慎地作个如下的观察：「他们文化的本质和这文化所属的集团，一直都是不可知的了；从赫忒的文库看来，主前十五和十四世纪时，他们的统治者与人民可能是两个不同的种族，这个可能性，只有加深这事的黑暗而已。不过，赫忒的文件，却又表明这个国土与赫忒之间的政治关系，是久已存在的了。」³⁵

根据以上的综览，可知我们是在讨论着一个重要的民族，虽然关于他们的事，仍然无法得着结论。我们可能这样想，他们是从北方来的，占领了原属亚兰族的土地，或者，他们是这里较早的居

民，却被来自南方的闪族人所征服和排挤。无论如何，他们都与亚伯拉罕来到亚兰那哈林和暂居在那里的时代有明显关系的。

赫梯人

由亚兰过渡到迦南的事，又关涉到赫人势力与文化的情况。事实上，这种情况，是西部亚兰，即幼发拉底河与地中海之间南达黎巴嫩谷与北迦南一带之地所盛行的。我们的宗旨，不是要在这一把赫梯帝国的广大疆域，尤其是以波加兹刻伊(Boghaz-Koi)为地理和文化中心的小亚细亚高原，描述出来，只想把亚伯拉罕前进时所接触到的各国，作个概观罢了。赫梯故事之述说，固然饶有趣味，我们所注意的，也只限于它与圣经背景的关联而已。赫梯人与希伯来人有过重要的关系，在人类文化的进展上，也有过重要的贡献。³⁶

从远古以来叙利亚海岸的各大种族运动，已经留下了无数人种志上和人种学上极端难以解决的问题。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混合，产生了新的种族，叫人无法根据这些新种族的外貌，去认出原来的各个种族。结果，我们被迫去讨论的，与其说是原始的种族，毋宁说是后来的杂种。赫梯人的始源，便是这样无法归类的。关于赫梯人的始源，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能提得出一个大家同意的理论来。事实上，大量的赫梯文献，已在学者的手中，他们却还不能满意地读通它。这是最麻烦的一件事。³⁷现在，人们对于赫梯人之起源、语言、和宗教，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

巴尔顿说，「费城的穆勒尔(W. Max Muller)研究埃及碑文的结果，认为赫梯人是从西北方进入叙利亚的，而他们的主要力量，却在小亚细亚。」³⁸这个结论虽早在1891年时已经发表过，直到今天，仍没有被近日的考古发掘所修正，这倒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京革(King)认为，赫梯人的起源，要在那些从加帕多加

(Cappadocia)而来的移民中去找。³⁹「近年来有人暗示，这个种族，原来是从亚美尼亚或高加索的山岭那里来的。燕生(Jensen)主张前者，认为他们在石碑上的象形文字与近代的亚美尼亚文一样——却说不通。别的学者，如随斯等，则主张后者，即高加索。」⁴⁰考理(Cowley)也赞成这后一说。乃德(Knight)则十分相信赫梯人不是闪族人。⁴¹

又有人以为赫梯人的远祖是蒙古利亚种的一支，因为在相貌上，他们有些特征是暗示他们与东亚方面有关的。最后，假如巴尔顿认为希克索斯人(Hyksos)可能是赫梯人的猜想是对的话（又假定前者有切实的闪族血统），这样，后者也必定有一些闪族的关系了。经过了多年的苦心考查，顿坎(Duncan)才作这样的结论，说：「无疑地，埃及的希克索斯人，便是赫梯人，或与赫梯有极密切关系的人。」⁴²这些学者的见解，都有明显的倾向说，赫梯人是闪族人。旧约关于迦南地赫梯人的经文，都支持这个倾向。不过，下列的一个看法，也许可以把事情予以局部的澄清：一方面，赫梯的君王和统治者，虽然极力推进赫梯文化，却可能是出自闪族人，或者，在另一方面，这些人是「赫梯文化的产品却有闪族人的名字和语言。」⁴³毕竟，我们必要承认，文化或语言，都不是一个种族的绝对标记。关于赫梯人许多不确定的事，很可能是由于人们把一大堆种族志上的细节，挤在一个太小的圈子里，而这些细节，却又是没有什么民族上的意义的。在这件事上，那统一的因素，不是种族，而是文化。希腊人的文明，在两千年后，由亚历山大加以广布，因他想要各色人种有一种共同的文化，结果，全世界都随从了希腊人的典型而希腊化了。这是一个例证。同样，赫忒人以小亚细亚的波加兹刻伊为中心，建立了一种文化与一个国度；但是，在另一方面，所谓赫梯人，也许是指任何种族的人而言，只要他们的文化是赫梯帝国的文化便是，

虽然在种族上仍不是赫梯人。他们可能是闪族人、雅利安人、蒙古利亚人，但因他们都是赫梯同盟的一份子，他们也就参与赫梯的普世运动了。这个解释，对于迦南的情况倒很适合，因为在迦南的赫梯人和希伯来人，是很有来往的。我们的结论是说，原来的赫忒人，不是闪族人，倒很有雅利安人的背景，但在赫梯人中，其他的种族也包括在内。

赫梯人的盛世，可说是始自主前2000年，虽然我们手中的资料，还不足以编出一个不受反对的编年大纲。「我们在文献上最早提及赫梯人的记载，是在巴比伦的一个纪录上，其中有一句话说，『赫都(Khatau)国的人，扑向闪苏狄丹那(Shamsu-ditana)来。』闪苏狄丹那是巴比伦第一朝代最后的王。他的统治，结束于主前1934年。」⁴⁴在亚述的文献中，叙利亚和北部巴勒斯坦都称为赫梯之地，可见，这些地方都是赫梯帝国的重要部分。又可见，赫梯人在主前2000年时，已在叙利亚的海边，站稳了脚。真的，正如考理说过，「假如圣经所提到的亚伯拉罕时代在希伯仑的赫梯人的事真是发生在主前2000年的话，那就是他们有最大发展的极盛时代了。」⁴⁵赫梯帝国，除了它在小亚细亚的那一部份之外，与圣经背景有直接关系的，是它的中部（叙利亚）和南部，即迦南的北部。⁴⁶为叙述方便起见，我们可以说，它的北部在小亚细亚，而它的南端却在叙利亚和迦南。这南部的首都，是在奥朗底河边的加低斯(Kadesh)。这是今天提尔尼比民都(Tell Nebi Mindu)废墟的所在地(赫梯人称它为金沙Kinza)，埃及人称它为哥德施(Kodshe)。

加斯当认为，在加低斯出土的最早文化遗物，都表出一种非赫忒的文明，虽然这个考查，还未全部完成。「那些已完成的考查工作和本题目的文献都一致表明，这里有一个亚摩利或叙利亚的文化中心，就是非赫忒式的。无疑地，什比鲁刘马(Subbiluliuma)的存在

△
△
△
48

或在这里经过，会留下一点痕迹的；但是，只有在早期的地层提出了证据之时，才有可能去估计这城的本地文化——像夸德拿(Qatna)的那样——亏欠它与赫忒区域的接触多少，或与赫梯世界共享一种公共的文化多少。」⁴⁷

「紧接在加低斯之北的，另有赫梯文化的重要中心，如荷姆斯(Homs)，哈马(Hamath)，和里斯丹(Restani)。哈马后面的阿勒坡和它附近的地方，确是属于赫梯人的，因有碑文为证；它那古代的卫城，在赫梯人的军事学上，自然也是重要的。在阿勒坡的东北，有幼发拉底河上的迦基米施。这是赫梯文化的最后据点，也是它抵抗亚述入侵的有力中心。在幼发拉底河的那边，即亚兰的北部，还有其他繁盛的赫梯城邑呢。与这些势力雄厚的城邑很贴近的，是另外一批很重要的城邑，如洗诸里(Zenjirli)，马拉施(Ma-rash)，晏塔柏(Aintabb)，撒芝苟西(Sakje-Geuxi)等。每一座城，都保持了它自己独立的艺术、宗教，和社会组织，却都不失为赫梯文化圈里的一环。」⁴⁸

经过了黎巴嫩谷，赫梯文化最南的据点是在夏琐(Hazor, Tell El-Qedah)。这是迦南人的首都，在圣经关于约书亚和底波拉的叙述中，十分显著，也是同样深为埃及人和赫忒诸王所熟识的。」⁴⁹ 加斯当认为夏琐在赫梯人的发展史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将来的考古发掘，必会提供证据。⁵⁰ 赫梯文化的遗迹，已经从米吉多(Megiddo)、伯珊(Beth-shan)、提比哩亚(Tiberias)，和耶路撒冷等地出土。另外散见于巴勒斯坦各地的遗物，都表明赫梯人在他们所征服和选择的这个国度里，不是异客。⁵¹ 不过，这一切近代的发现所表明的要点，乃是说，它们与圣经的记载全符合的。⁵² 但是，一直以来，自由派的批评者都不以圣经的记载为意，只看它为神话式的传说。他们武断地说，赫梯人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古代的历史家既然没有提及赫梯人的事，而赫梯

△
△
△
49

人自己的纪录，又少之又少，只在旧约里偶然提及，这就足以证明，圣经的记载是不可靠的了。可是，圣经对于古代的赫梯人和那些与他们同时代的人，却是本着权威继续予以提及的。

最后，赫梯人在旧世界的大事上，也曾扮演过光荣的角色。早在主前第十四世纪，赫梯人已攻下了迦基米施作为边防据点。这在两河流域与尼罗河之间的关系上，很有军事上的重要性。他们在奥朗底河上的迦基米施和加低斯两地，击退了巴比伦、亚述，和埃及的进军，这就为着西方的文化，保存了小亚细亚。他们在亚洲西部的加低斯之战中(主前1288年)，粉碎了兰塞大帝(Rameses the Great)的权势，把他打败，遏止了他的前进；又藉着条约的缔订，使到他的军队不能超出迦南的北边而进入叙利亚。⁵³ 他们的商人、旅客、政府官员，和雇佣兵等，代表他们和平进入邻国，这就解释了圣经多次提到他们在迦南地的事实。不过，从约书亚征服迦南之时起，赫梯人都被看作是迦南居民之一，而迦南地是交给希伯来人的，这倒是一件不可忽视的事。⁵⁴ 显然地，他们在夏琐作了他们在迦南的最后抵抗，而约书亚便是在这里，米伦水边，把迦南的联军击败的。⁵⁵ 赫梯人在最后的挣扎中，在叙利亚的北部，在他们的古代据点里，保卫自己。主前1120年，提革拉昆列色一世(Tiglath-Pileser I)，把赫梯的联军击败，结果，埃及就承认他是叙利亚和北迦南的征服者。赫梯文明的仅存防地迦基米施最后曾竭力抵抗亚述的威胁，但终不能胜过撒珥根(Sargon)的铁腕，而在主前717年陷落。于是赫梯的盛世与文化，就埋在地下，等候后世的考古学家来使他们重见天日了。⁵⁶

亚摩利人

由亚兰过渡到迦南的时候，我们要思考到的第三种人，是亚摩利人。他们的阴影，在圣经背景的许多地方都见得到。他们实是旧约民族中最重要的。各方面学者都同意，他们的择居地

是亚目鲁(Amurru)，但关于他们的出源地，学者的意见却分歧了。亚摩利人的种族关联，从来就不像米丹人和赫梯人那样，无法叫人猜想得透；所有的圣经学者都同意，亚摩利人当中的各派，都是关系密切的，也是从纯粹的闪族人那里出来的。不过，关于这些人，学术界都有一个争持不决的问题，就是闪族文化最早发源地在那里的的问题。有些人认为，闪族人的祖家，无疑地是在阿拉伯半岛上，他们由此出发，向外扩张，就在主前 2500 年至 1400 年之间，影响了旧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另一方面，也有人有充分的理由去主张，闪族人的发源地，是在黎巴嫩与安替黎巴嫩区域的偏西部分。如下的几句清楚的陈述，就是表示这后者的观点：「埃及和希伯来早期历史都多次提及亚摩利人，这就足以表明这人种所发展的文明，相当古远而高尚。他们的发源地，似乎是叙利亚的中部，尤其是黎巴嫩和安替黎巴嫩山之间的那广阔而肥美的平原，就是奥朗底河上游所经过的地区。从地理的观点看来，这一带的地方，对于一种远古而璀璨的文明，是十分有利的，因它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极易耕种。两边的崇山峻岭，是它的天然屏障。不过，这也并不能阻止由阿拉伯而来的侵略者的骚扰，犹如亚摩利人的祖先，也从毗连的沙漠侵入来那样。」⁵⁷

这「毗连的沙漠」到底是指什么地方而言，是指一般人所认为最早的闪族发源地阿拉伯半岛呢，还是指叙利亚阿拉伯沙漠的边境呢，就不知如何确定了。也许，他的意思，是指后者而言，因为他(肯德)在鼓吹格里(Clay)对亚摩利人起源于西方的理论中，曾这样辩说过：「假如亚摩利文化的最早发源地是在中央叙利亚的话，亚摩利人后来在巴勒斯坦和地中海东岸其他地方出现的事实，就得着最满意的解释了。」⁵⁸ 不过，在这件事上，巴顿(Barton)的判断，倒最值得拥护，因为他答覆格里对亚摩利文化

起源于西亚的话，很有理由。⁵⁹「亚摩利人不是西方的闪族人，乃是东方闪族人。他们也不是阿卡得人，只与他们有密切关系而已。他们迁出阿拉伯的时间，较阿卡得人为迟。他们既不能大量向巴比伦尼亚进侵，便转向西方，侵占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那些在巴比伦尼亚的，把他们的文化，向西方的族人灌输，这就成为后世地中海东岸(Levantine)一带文化的基础。」⁶⁰

那么，这些西方的亚摩利人和那些在撒珥根(主前 2630 至 2595 年)领导下建立阿卡得王朝而有辉煌成就的长胜闪族人有什么关系？他们与显赫的罕摩拉比所代表的巴比伦第一闪族王朝又有什么关系？⁶¹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的意见，可说十分分歧。巴顿认为这两个朝代都是东闪族人建立的；格里则认为他们都是西闪族人；而武理却特别提到「巴比伦第一王朝的西部闪族人。」⁶²根据随斯的意见，「亚摩利」这个名称，是亚伯拉罕时代的巴比伦人所晓得的米所波大米、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所有西闪族人的名称，也似乎是这些人自称的名称。亚摩利语，是闪族语的一支，而这一支的著名代表，就是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即以赛亚所称的「迦南语」。⁶³不过，我们认为最重要而最有意味的，还是如下的一句话：「亚伯拉罕时代的巴比伦文献，屡次提及『亚摩利王』。他的首都，似乎是在哈兰，而在巴比伦帝国留存之内，他也承认巴比伦帝国的优越地位，巴比伦亚摩利王朝的建立者，大概是从哈兰来的，而这个王朝，就是罕摩拉比或称暗拉非其人者所隶属的。」⁶⁴

旧约圣经的历史书，尤其是那些记载以色列人征服和定居于迦南的经卷，也屡次提到亚摩利人。他们的居地，即亚摩利人的山地，是在迦南的中部和外约旦尼亚的东部高原。⁶⁵「当埃及第十八朝代的法老王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为埃及的省分时，『亚摩利』这个名称，是限指迦南的山地居民并特指与日后巴勒斯坦北

部接壤的区域而言。这就是特勒亚玛拿碑记时代亚摩利权势的中心地点。这也是这两个民族抢夺叙利亚，埃及和赫梯最后决胜的所在。」⁶⁶

52 所以，从各方面看来，亚摩利人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实在黎巴嫩与安替黎巴嫩的山谷中。亚摩利的王族，与当时的列强都有接触，是享有政治上的某种重要性的。主前1400年的赫忒大君什比鲁刘马毫不迟疑地与他们订立条约，使他们加入了赫梯同盟(Hittite Federation)。⁶⁷虽然我们仍未能把亚摩利的国界定出来，它的疆域总不外是省姆斯、哈马，阿勒坡等丘陵所在的内地，和幼发拉底河与大马色之间的其他地区。真的，「亚摩利人占领阿勒坡的时间，大可以定在主前2700年了。」⁶⁸巴勒斯坦革撒的出土古物都表明，亚摩利人的势力，就是在这个时候伸展到南方来的。⁶⁹他们于主前2500年到达迦南，便大事建筑设防据点，这就是一千年后希伯来人的探子所报告的那些有坚墙的城邑。⁷⁰在大体上，亚摩利人也许没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去把那些在迦南的非闪族人赶走，虽然经过了时间的淘汰，最后留存下来的只有闪族人。结果，只剩下了迦南地的那「七族」人，就是抵抗希伯来人的入侵的。这些亚摩利人中的大部分，无疑是被在迦南的以色列人所吸收了。在黎巴嫩区域，同样的经验也清楚地临到别人身上。赫梯人既雄霸了整个叙利亚，亚摩利人也就服在他们的权下，但在文化上，他们仍能在赫梯帝国中坚持多时。在这个过程中，种族的特征自然日渐减少，甚至完全消失，但是，亚摩利人种却在亚兰各民族的新结合中，重新出现。这些人的主要活动地区，就是大马色。

我们的结论是说，我们限于目前的知识，实在无法决定这一切民族的地理疆界，和他们重叠文化的起始期。不过，时地的准确性，仍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求的。假如本章的讨论已经表明，

在亚伯拉罕离开哈兰之前的背景中，许多历史上的伟大民族已经非常活跃，而他们的存在，也已从被人遗忘和埋在地下的碑文中得着新鲜的证实，那么，我们的目的便已达到了。我们已经在亚兰那哈林找到古代的亚兰人和米丹人；在幼发拉底河之西，找到赫梯人和他们向南北两方伸展的蓬勃王国；又在黎巴嫩与安替黎巴嫩的山谷中，找着亚摩利人和他们那发源自阿拉伯的高尚文化。在政治上讲，赫梯人征服了这地，便统治了这地许多年；但在文化上讲，亚摩利人是占上风的。在地中海东岸的各城市中，这些古人的近代代表仍然可以见得到，在近东的所有沙漠地域中，流荡的亚兰人，即阿拉伯半岛上永远流浪的游牧民族，仍然踏在他们祖先的无尽旧路上。这样，亚伯拉罕乃是本着单纯的信心，提起坚忍的脚步，由过渡之地的亚兰起程，经过赫梯人和亚摩利人的坚固据点，进入应许之地去。

第二章 注释

- 1 King, *Legends of Babylonia and Egypt*, p. 16f.
- 2 Sayce, *Patriarchal Palestine*, p. 143.
- 3 创十二4。
- 4 Kraeling, *Aram and Israel*, p. 24.
- 5 Sayce, *Patriarchal Palestine*, p. 74.
- 6 创十22。
- 7 创二十四4、40。
- 8 创二十四10。
- 9 士三8、10。
- 10 民二十二5、二十三7；另见创二十九1；何十二12。
- 11 创二十五20、二十八6-7、三十一18、三十五9、四十六15。
- 12 Budge, *Babylonian Life and History*, p. 11, 14.
- 13 同上，页24。
- 14 创十22。
- 15 创二十四4、15、二十五20等。
- 16 创十四13。
- 17 Burney, *Israel's Settlement in Canaan*, p. 76f.
- 18 申二十六5。
- 19 尼九7-8；赛五十一2；约八39；罗九7等。
- 20 参尼八1-8。
- 21 Sayce, *Patriarchal Palestine*, p. 93.
- 22 这是指1887年在埃及厄得特尔 Et Tel 所发现的特勒亚玛拿书信集而言。这些书信，实是巴勒斯坦和近东各地埃及的附庸国对法老王所作的官式报告书。所用的文字，是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就是当时的通用文字。它们所代表的时代，大约是主前1450至1375年。
- 23 Barton, *Archaeology and the Bible*, p. 73.
- 24 Garstang, *The Hittite Empire*, p. 35.
- 25 Barton, *Archaeology and the Bible*, p. 83.
- 26 这里所用的赫忒 Hattic 一词，是指赫梯人 Hittite 的前身而言。这后者的原居地是在小亚细亚的加帕多家地区 Cappadocian district。
- 27 Garstang, *The Hittite Empire*, p. 34f.
- 28 Kent, *Biblical Geography and History*, p. 3.

- 29 Sayce, *Patriarchal Palestine*, p. 74.
- 30 Cowley, *The Hittites*, p. 41.
- 31 同上 p. 40f.
- 32 Garstang, *The Hittite Empire*, p. 317.
- 33 Cowley, *The Hittites*, p. 41.
- 34 Sayce, *Patriarchal Palestine*, p. 74f.
- 35 Hogarth, *Kings of the Hittites*, p. 41.
- 36 现在，有关赫梯人的参考图书，可说是很多的了。其中，尤以 Sayce 的著作，最饶兴趣。他是赫梯研究的先进者。别的学者，虽在他之后，也极有贡献；Sayce, *Empires of the East; The Hittites*; Hall, *Ancient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 Hogarth, *Kings of the Hittites*; Garstang, *The Land of the Hittites: The Hittite Empire*; Hogarth and Wooley, *Excavations at Jerablus*; Puchstein and Winckler, *Excavations at Boghaz-Koi*; Cowley, *The Hittites*, and Barton, *Archaeology and the Bible*, Chapter III.
- 37 Cowley, *The Hittites*, pp. 48-90.
- 38 Barton, *Archaeology and the Bible*, p. 73.
- 39 King, *Legends of Babylon and Egypt*, p. 14.
- 40 Cowley, *The Hittites*, p. 24.
- 41 Knight, *Nile and Jordan*, p. 99.
- 42 Duncan, *The Accuracy of the Old Testament*, p. 36f.
- 43 Hogarth, *Kings of the Hittites*, p. 3, 4f.
- 44 Barton, *Archaeology and the Bible*, p. 81.
- 45 Cowley, *The Hittites*, p. 20.
- 46 Per contra, 见 Hogarth, *Kings of the Hittites*, p. 2f.
- 47 Garstang, *The Hittite Empire*, p. 326.
- 48 同上，页298。
- 49 同上，页328。
- 50 同上。
- 51 若要知道这些证据的总说，可参见 Garstang, *The Hittite Empire*, pp. 328-335.
- 52 创十五20、二十五9、四十九30、五十13；出三8、17、十三5、二十三28、三十四11；申七1、二十17；书一4、三10、十二3；士三5；撒下十一6；王上九20；尼九8；结十六3、45等。
- 53 这是现存的最古的外国条约，一部分是从波加兹刻伊(Boghaz-Koi)的档案中得来的。
- 54 书一4等。
- 55 书十一1-14。

56 在下一世纪中，迦基米施屡次作了亚述的附庸国，也是北叙利亚赫梯同盟之一员。这同盟乃是在这个地区支撑赫梯的早期盛世的。由于它与埃及的尼哥法老结盟，迦基米施就于主前605年尼哥给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在城门口打败了之后，全城尽毁。阿勒坡之东北50哩幼发拉底河西岸的丘陵耶拉拔勒斯 Jerablus 就是这个古城的遗迹。

57 Kent, *Biblical Geography and History*, p. 90f.

58 同上，页91。

59 Clay, *Amurru, the Home of the Northern Semites: The Empire of the Amorites: A Hebrew Deluge Story in Cuneiform: The Origin of the Biblical Traditions*. 巴尔顿对这些著作见解的答覆，可以在如下的书报中找到：*Archaeology and the Bible*, Appendix, pp. 535-543,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XLV, 1925. 后者是一篇较为专门的讨论。

60 Barton, *Archaeology and the Bible*, p. 543.

61 Wooley, *The Sumerians*, pp. 73-81, 100-114, 180-182.

62 同上，页180。另参 Barton, *Archaeology and the Bible*, p. 539.

63 Sayce, *Patriarchal Palestine*, p. 246.

64 同上。

65 创十四7、13；民十三29，二十一21-31；申三8-10；书十6等；参 Diver, *Modern Research as Illustrating the Bible*, p. 36.

66 Sayce, *Patriarchal Palestine*, p. 247f.

67 Garstang, *The Hittite Empire*, p. 332.

68 Bartın, *Archaeology and the Bible*, p. 539.

69 Kent, *Biblical Geography and History*, p. 88f; Barton, *Archaeology and the Bible*, p. 98f; Macalister, *Bible Sidelights from the Mound of Gezer*.

70 民十三28。

第三章

迦南——应许之地

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迦勒底的吾珥，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革迦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尼九7-8）

地理位置

从地理位置讲，迦南地实际上是在两河流域盆地与尼罗河的中间。¹ 在某一个意义上说，迦南是在旧世界的中心，而这个旧世界就是以巴比伦、埃及，和赫梯等强盛的帝国为代表的。迦南实在是他们侵略战役所必经的通道，又是他们实施政治与军事策略所必取的目的物。它那南北两端的边境，实在是设防的外围据点，把敌对邻邦的疆界划明出来的；而它那东西两边的界限，却以沙漠与海洋为屏障。把埃及和米所波大米两块肥沃土地连结起来的国际大道，就是从它中央的高原和海滨的平原通过的。可见，迦南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地方。对于古代世界的大事，它不止不是处在不闻不问的地位，而且是常常首当其冲的。那些住在这一块最小之地的人民，实与亚洲、非洲，和欧洲等地的利害，有分不开的关系；他们的国家实在是世界各大文化与列强互争长短中的一块缓冲地。² 诚言，迦南一切政治、宗教，和经济史中不断的变化，都主要与这个战略中心的地理位置有关。说它是无人

地带的意义，不过是说，它是兵家必争之地吧了。它的中立，对于那些互争长短的霸主们是毫无意义的。最早的纪录，尤其是那些从早期巴比伦时代和特勒亚玛拿时代出来的纪录，都提到迦南是外国势力所操纵的一条可怜虫，是常常遭受侵略的。迦南东受叙利亚和阿拉伯沙漠的遮蔽，西临大海，南北又有强邻压境，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去侵略别人的。结果，迦南的地位，从来就没有安稳过，它的史册，充满了可怖的战争和战争的风声，不是说这个，便是说那个东方的暴君，快要闯进来大肆抢掠了。

可是，这地方的故事，不止是一个边疆的故事就完了；它最常述说的，乃是一个民族的宗教经验，而这个民族的心怀，却集中在一个应许之上。迦南在世界大局中的重要性，其始并不在于它与雄霸一方的帝国有那些不平等的接触，而在于神在迦勒底的吾珥对亚伯拉罕所作的一句话：「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³ 自此以后，由于神的这句话，迦南便被认为是「应许之地」了。⁴ 它由此而来的重大关系，与它原来在古代政局中所处的微不足道的地位，便有天渊之别。因此，迦南以后的历史，从合宜的角度看去，乃是一种宗教发展的记载，就是从希伯来人亚伯拉罕无上使命的充分实现而来的。在这里，我们虽不打算详述这个纪录中的各大事件，我们认识迦南为亚伯拉罕至基督时代各大事件发生的舞台，却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因为，根据圣经的记载，神给亚伯拉罕的保证，是集中在一块未名之地而最终必会成就。亚伯拉罕所预见的迦南，可说与他的后裔在加低斯·巴尼亚的旷野所看见的迦南，完全不同，因为他们所见的，是「流奶与蜜之地」，⁵ 而他的远景，不过是一块无名的应许之地吧了。⁶ 可是，它是真实的，也是有吸引力的。亚伯拉罕从来就不本着一颗残缺的信心去看神的应许，也从来就不本着不信之心，对着神的应许，踌躇不决。⁷ 神既向

他提出保证，他就接受过来，作为已经得着这地那样。⁸ 因此，亚伯拉罕在迦勒底的吾珥接受神的领导时，他就已切切实实地从事于一项伟举，有一个一定的追求，也有一个确实的目标了。作为一个伟大信心的进程看来，他旅程的刚毅勇敢和深远后果是无可比拟的。于是，「他们就到了迦南地。」⁹

所包括的地方

亚伯拉罕时代的迦南地，实际上与今天的巴勒斯坦差不多一样广阔。理想上，迦南地是从埃及河¹⁰ 伸展到「哈马之入口处」，¹¹ 和到达幼发拉底大河的那块地，¹² 可是，实际上，这样广阔的地，从来就没有成为以色列人的版图，除了在大卫和所罗门的短促统治期内。严格地说来，迦南地的边界是这样的：西界由利安特河至尼罗河的地中海；东界自黑门山至死海的约旦河河谷；北至加利利的高原；南到以加低斯·巴尼亚绿洲为中心的南地。今天的外约旦，并不是亚伯拉罕的迦南的一部分，虽然创世记有暗示说这地终必落在以色列人的统治中。¹³ 在这里，请注意，我们的圣经，从来就没有提及亚伯拉罕曾经到过「约旦河外的日出之地」。不错，他的后裔得着一个较大的产业，可是，对于亚伯拉罕，迦南不过是由但到别示巴，又由约旦河到大海的一狭长地带而已。这就是圣经一再提及的关于以色列人所征服与占有的应许之地。¹⁴

迦南的交通大路

亚伯拉罕由迦勒底的吾珥往亚兰人的哈兰城去的道路，乃是沿着幼发拉底河的国际大道上走的。¹⁵ 从远古时代起，它早已是东方和西方的主要交通线了。他从哈兰往迦南去的旅程，大概也是沿着这条古旧商道的西部延展，经过上文所提过的赫梯大城迦基米施去的。今天，由迦基米施开始往南去的道路，大体上也与

古代商队所走的方向相同，是要经过阿勒坡、哈马、荷姆斯，和大马色的。我们当然无法十分肯定地说亚伯拉罕是依照这个次序经过了这些城邑(创世记只详述他到了迦南以后的事)，但是，我们这样猜想，也有高度或然性的。¹⁶今天的公路，仍然跟那古代的路线走。那些城邑，不止在亚伯拉罕时代已经存在，而且，大多数又是赫梯文化的代表，虽然赫梯文化的主要中心，是在小亚细亚的波加兹刻伊。¹⁷从人们无法回忆得起的时候开始，阿勒坡，这个叙利亚和北部米所波大米的大门，就已经是许多骆驼商队路线的中心点了。哈马和荷姆斯的许多古陵，都在厉色睨视着喧闹的人群，像是不愿把他们自己历代的秘密给人发掘出来似的。由阿勒坡和「哈马口」，那些一再出现的传说与地界，都叫人想起亚伯拉罕由米所波大米往迦南去的旅程中所发生的各项事件。他经过了黎巴嫩与安替黎巴嫩之间绮丽的奥朗底河流域和利安特河上游，沿着亚板那河迂回曲折的河道直往现存最古的城大马色去之时，在夸特那(Qatna)，金沙(Kinza)(即加低斯Kadesh)，巴力碧(Baalbek)，亚便那(Abina)等地安营。这些情形，你差不多都可以眼见。圣经提到亚伯拉罕的管家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他在神应许赐以撒和以撒诞生之前，是亚伯拉罕家业的合法继承人。可见亚伯拉罕在大马色有过相当多的接触。¹⁸无论如何，他的旅程必包括大马色在内，因为东方和西方所有公路，都是以叙利亚沙漠中的这个奇妙绿洲为起点和终点的。

由大马色往埃及去的主要商路，要经过加利利的北部。这路在米伦湖(Merom，即Huleh湖)之南2哩横过约旦河，经过夏琐偏西的部分，然后从这里分向北加利利的四方伸展，特别向西南方去，直入以斯得仑平原和耶斯列谷。¹⁹在这里，约念(Jokneam)、以布林(Ibleam)、丹那治(Taanach)，和米吉多(Megiddo)等伟大的迦南堡垒，都历历在目，像是要与那些入侵迦南内地和沿海平原

的侵略者搏斗似的。如果读者参看附图²⁰，就知这些城堡在截击敌军的进展上是处在如何重要的军事位置上了。这条大路离开以斯得仑平原后，便经过多坍(Dothan)、撒马利亚、示剑、伯特利、耶路撒冷、希伯仑，和别示巴，而走直道。这条透过迦南中部高原的中心而由示剑开始的支路，必定是亚伯拉罕在异地寄居的日子中所跑过的。²¹他下尼罗河王国去的路，也就是由别示巴经过酷热的舒珥(Shur)沙漠和旷野往歌珊花园牧场去的那条路。²²

与这国际交通线有同等古老性的，是另外一条由埃及往米所波大米去的大路。这路由添沙湖(Timsah)旁的接合点出发，经过舒珥旷野的西北部，就在迦萨与非利士人的陆路接合。从这里，它沿着地中海的东岸，直达迦密山麓，然后突然转向西北，从米吉多进入以斯得仑平原。由以斯得仑起程的路线，可以打从上文所提过的国际大道前往，就是经由夏琐，横过加利利，直达大马色和东方。不过，在米吉多却有一条支路是回到沿海的路上走的，这路经过亚柯的海滨平原，就直达推罗、西顿、布律达(Beirut)、铎河隘(Dog River)、特里波里、荷姆斯、哈马，和阿勒坡。

从东方到迦南的道路，其重要性，也不在这些国际交通线之下。从大马色开始，有一条与叙利亚和阿拉伯沙漠边境平行的古道，这就是今天的希贾兹路(Hejaz Route)，就是以回教的圣地麦加(Mecca)为终点的。这著名的公路，有两条横过约旦河而进入迦南的支路。其一，北路，约在拉摩米斯帕(Ramoth-Mizpeh)之北5哩就由干线分出，经过亚比拉(Abila)、加大拉(Gadara)、伯巴拉(Beth-barah)、伯珊(Beth-shan)，而达示剑(Shechem)；其二，中路，或经由格拉沙(Gerasa)，或经由拉巴亚捫(Rabbath-Ammon)到埃斯索(Es-Salt)那偏南一点的路，然后横过约旦福特(Jordan Ford)而到耶利哥。另外，还有微小一点的路，都是与这些干线相接的。我们在这里也提一提那条王者大道，就是浪漫名字与联想

的道路。它由东方经过马安(Maran)，彼特拉(Petra)，加低斯·巴尼亚，在添沙湖与那国际大道连接起来，然后经过舒珥地，直达尼罗河流域。²³贯通任何一国的干线，也有这个名称。最后，由马安到阿卡巴湾(Gulf of Akabah)，然后横过巴兰旷野的，是把阿拉伯和埃及连接起来的东方古道。

迦南中央位置的重要意义

从以上的总览看来，可知迦南实在是古代世界主要商路的接驳站。迦南的居中位置和它给四境居民的开放，使它成为各个大河流域盆地之间的中站，叫它无法避免与东方各地的大量接触。许多学者，已经多次尝试过，要把它的这个军略位置，予以适当的表明了。它恰好是在古代世界两大之间，便立即成为埃及与巴比伦两大文化的通道与会合地。²⁴它是「其他民族文化的大路」、「世界的堤路」、「港口」、「牧场」、「万国的战场」、「一块脱俗而有极好机会的地方」，以及是把旧约世界各处极端之地连结起来的「桥梁」。²⁵也许，「陆桥」一词，是人们最常用来叙述迦南在旧世界中的各种接触的，可是，它显然很有语病。当然，各国的军队、商队、移民，和侵略者，都利用过迦南为一种国际活动的桥梁，但是，假如这是它的唯一作用的话，它的历史就会完全改观了。它与外人的关系，实在不是偶然的，乃是无可避免的，在族长时代中，迦南维持了与巴比伦人、亚摩利人、赫梯人、埃及人，和亚兰人的重要联系，却在其后的世代中，给亚述、波斯，和马其顿等强国所侵占。在它不平等斗争的最后阶段中，它又被罗马的铁蹄所蹂躏。但是，它的对外关系，从来就不是被动的。当强邻压境之时，迦南也不是扮演着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反之它被卷入世界大局的漩涡里，真的，这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地，与圣经的世界实在有密切的关系，以致它永远不能置身

于万国扰攘的局势之外。这一点，十分重要，兹将迦南地理位置的主要结果，分五项说明如下：

宗教方面的重要性

迦南地处古代世界的中心，很早就成为人类各种繁杂宗教观念的熔炉，但是，这些观念，却是建基于人性的弱点之上的。没有一个教派，对商业与罪恶的结合发生过一点点的怀疑。巴力、亚斯她录、亚施林(Asherim)、偶像、邱坛，和青翠树，都表现了宗教腐化的最卑劣处，而对人类的需要，却毫无助益。现在，学术界都一致承认，自以色列人定居于迦南以来，这样的卑劣宗教，对以色列人之神的道德与属灵观念，实是一个挑战。它所引起的危机，是无法叙述得尽的。这实在是亚伯拉罕后裔的伦理观念与亚摩利人之间的殊死斗争。可是，在约书亚领导以色列人进取迦南之前600年，关于亚摩利人的罪恶和耶和华复仇时以色列人所担任的角色，亚伯拉罕早已受到警告了。鉴于这样的前事，我们读创世记的这一句话时，就会觉得它是很有意义的了：「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²⁶

政治上不独立

迦南既地处中央，就一方面成为繁杂宗教观念的熔炉，一方面也牵涉到它的政治地位。迦南既受到列强的蹂躏，它就从来不曾享受过一段长期的自立。它的位置，使它在大部分的政治活动，不外是一个属国的活动。甚至在以色列人征服迦南之前的悠久期间，迦南也是受治于外国的，所有行使治权的大官，都以远方主子的利益为前提。虽然埃及人对它的企图可以追踪到更早的时代，忒得模西士却是在赶走了希克索斯人之后(主前1580年)便开始向它用兵，要把它收在法老王的政治权下。他的战绩，虽使

他远达幼发拉底河，他的主要企图，却是要打击赫梯人，因为赫梯人主管了迦南的大部分地土，给埃及安全的一大威胁。²⁷ 后来，忒得模西士三世(主前1479年)确实把闪族人在迦南的势力打垮了，就以迦南为埃及的一省，从特勒亚玛拿的书信集里(主前1400年左右)，我们晓得埃及是当时迦南的主人，虽然它的声威是给亚门何塔四世(Amenhotep IV, 主前1392-1376)的统治所动摇了，因为他在宗教方面的新玩意，是以他在外国的属地为代价的。埃及对迦南的管制，后来由席地一世(Seti I)和兰塞二世(Rameses II, 主前1292至1225)所恢复，但后者对赫梯人的进攻，却受挫于奥朗底河的加低斯上(主前1288年)。这一次的战争，实是赫梯与埃及的一场大战，结果，迦南被划分为赫梯王国的南部疆界，同时也是埃及的北部边疆。以色列人就是在这两大强国衰微的年间，才能集中力量在迦南把希伯来王国建立起来。

除此以外，迦南也另有其他的外国势力。不管哈巴鲁(Habiru)的问题怎样，特勒亚玛拿书信集所反映出来的情势是说，在这里，有一个政治上依附埃及而文化上依附巴比伦的国。亚玛拿书信集是用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写成的。这个事实表明，巴比伦的声誉，还没有完全成为过去。笔者第一次看见巴比伦在迦南的活动，是从创世记来的。它提到外国人的入侵和亚伯拉罕拯救罗得的经过。这就介绍我们认识了暗非拉。他就是巴比伦的伟大颁布法律者汉摩拉比呢。²⁸

埃及势力在迦南的衰退，是逐渐发生的。我们不要以为哈巴鲁的入侵(即使他们是约书亚所领导的希伯来人)已把埃及的主权永久推翻了。在米聂他(Merneptah)的治下，埃及仍然占有迦南。他是兰塞二世的承继人，曾夸称「巴勒斯坦要为埃及的缘故而成为寡妇」的。²⁹ 不过，埃及在第十九朝代时的势力，尤其是在兰塞二世和米聂他在位时的势力，大部分是限于米吉多、丹那治、

和伯珊等几个古迦南的堡垒，而不在于以色列人所征服而日后成为希伯来文化中心的那些城市罢了。

从犹大和以色列的列王时代起，迦南就不断地与外国的王朝发生接触，成为他们贪婪和帝国主义的目的物。旧约圣经生动地刻划了亚述王撒幔以色列如何行动，又如何接受耶户的贡献；³⁰ 提到提革拉昆列色(即普耳 Pul)；³¹ 撒耳根如何围困与攻取撒马利亚；³² 西拿基立的入侵与覆亡；³³ 埃及的法老尼哥如何攻击迦基米施和约西亚王如何在以斯得仑平原战死；³⁴ 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如何围困和毁灭耶路撒冷。³⁵ 犹太人从巴比伦归回，在犹太安顿了余民之后，世局对迦南的影响，依然如故。亚历山大大帝的入侵，是迦南历史上关系重大的事件之一。³⁶ 他的后继人多利买与西流古把迦南再沦为战场。迦南是埃及和叙利亚这两个希腊化国家间的缓冲国，但始终是兵家所必争的地方。约瑟夫(Josephus)论及它的命运之时，说它像一艘饱经风浪的船，无时不被互争雄长的起伏朝代，荡来荡去。³⁷

诚言，迦南的居中位置，使到它的政治地位无法安定，以致它一直都在发生问题。但是，那些使到它在古代世界政局中成为各国争执所在的因素，在以后的世代中，也仍然是它的特征，就是当罗马人把它的统治权拿到手里的时候。东方世界的一切军队，都集中在迦南的边境，从事于抢夺迦南的斗争。我们相信，在这一切的抢夺史中，实有神的安排，而迦南的使命，也毕竟是要透过它的政治接触才得以完成的。

社会情况

迦南所居的中央位置，招致了从各方各处来的移民，使到它有一个相当复杂的人口。它的种族成分，确是众多的。人种的大混合，是无法避免的了。可见，小国的居民，比圣经世界中的任何其他国家都复杂，这倒是相当确实的事。不过，以我们现有的

△

△

知识而论，对于它的民族来源，我们仍然不能作个十分肯定的陈述。有人认为，根据麦柯里斯得(Macalister)在革撒发掘的结果，那里最早的居民，是主前3000年时的穴民而不是闪族人。³⁸经过相当的时间，这些土著就被另一族即闪族所吸收或驱逐。这闪族人或住在平原，或住在山间，或住在山谷中，是布满全国的。我们认为迦南人是那些住在低地的人(虽然他们后来不一定都住在这些地方)；亚摩利人是那些住在高地或高原的人；赫梯人是那些混血的北民，就是在主前2000年时渗入迦南而震动希伯仑一带居民的；³⁹耶布斯人是乌鲁撒林(Urusalim)的居民，他们也许是亚摩利人与赫梯人的混种。⁴⁰此外，在以色列人侵入前，圣经又多次提到如下三种人的名称：比利洗人、革迦撒人、和希未人。⁴¹这些「民族」与革撒的原居民不同。他们都是闪族人，讲同一的语言，而比他们更早的人，却都不是闪族人。入侵的希伯来人竟能与这些同族的闪族人讲话，倒是一件很有暗示性的事实。⁴²事实上，近代学者研究所得的一个显著结果，已经确实指出，希伯来人的语言和这些迦南「民族」的语言，是从一个共同的家族出来的。⁴³

以色列人于主前1400年进入迦南时，迦南的居民，除了上述的七族以外，还有一族，即非利士人，是各族人中最强的一族。他们住在非利士的沿海平原，在以革伦(Ekron)和迦萨之间。他们对迦南的一切事情，都有重要的和好几百年之久的影响。⁴⁴此外，还有一族，即以示剑为中心的撒马利亚人。这些人是主前722年撒马利亚沦陷后亚述人与以色列人混合的结果。虽然今天在那布鲁斯(Nablus)的撒马利亚人否认这种说法，但是，他们的起源，明明是与入口的亚述移民有某种关系的。无论如何，主前535至444年间归回的犹太人对他们的态度，是很不客气的，这是由于社会上和宗教上有分歧的缘故。⁴⁵他们是不受欢迎的被排

斥者，在纯粹的宗教观念或种族关系上，与耶和华之子民是毫不相干的。⁴⁶最后，迦南又给主前332年亚历山大对埃及作战的结果所深重地影响了。全国都深受希腊埃及和希腊叙利亚的势力所动荡着，成为这些当权者实施希腊化政策时的一个对象。马其顿在迦南本部和约旦河之东所建立的殖民地，大大地加速了这一种社会运动之进行，就是以建立希腊主义的文化在迦南为目的的。在约旦河之东的那些希腊城市，后来组成低加坡里(十城)同盟，它的主要目标，是反闪族主义。⁴⁷许多马其顿的军人，与迦南妇女通婚，结果，就形成了外约旦与加利利的那种四海一家的特征。这一切的宏大效果，我们会在下面的一章中详细论及。可见，在古代世界中心的迦南，西方与东方相遇了，也相冲突了。由这样种族复杂而来的社会，把迦南变成一个大世界的梗概，而它在其中又是一个那么重要的角色。

经济关系

迦南所处的中间位置，又使它与圣经世界的主要国家，发生重要的经济和商业关系。这样，它简直变成了亚洲和非洲两大洲的共同市场。革哩底(Crete)和居比路(Cyprus)等地中海的岛国，是它西部和西北部的商邻。迦南在商战上虽远远落在埃及和腓尼基之后，但在东方的经济关系上，它仍是一个作用重大的因素。不过，请记住，迦南是一个消费国，不是一个生产国，因为它一方面土地贫瘠，一方面矿产不丰。结果，它的出口货，微不足道，它的入口货却是可观的。腓尼基的商船，从俄斐(Ophir)和他施(Tarshish)把金和钱运来。纯粹本地出产的铜，在古代各国中是少见的，虽然居比路和腓尼基的居民，早就发现生产青铜(铜与锡的合金)的方法了。推罗人主要从西班牙把铁运进来，虽然铁也同样可以在黎巴嫩山中找到。⁴⁸在以色列的王国时代，推罗人的金工是极优越的，⁴⁹但早几百年前，非利士人已是用铁的能手了；

66

67

他们也许是以色列人在这方面的教师呢。⁵⁰ 锡和铅，也从西方输入，不过很少用在迦南地吧了。

在另一方面，假如迦南的金属和矿产贫乏，以致它的采矿工业不值一述的话，它在别的方面倒是有补偿的。现在先提一件事：它是一个畜牧至上的国家。对于游牧民族和他们的牲畜，这里的高原部分实在是一个乐园。在非利士、沙仑、亚柯、以斯得仑，和耶斯列谷，农业却有高度的发展。鉴于许多严重的缺点，这倒是一件很显著的事。这里的雨量是不充足的，所以农业和畜牧的利益，往往无法确定，困难重重。迦南是否一向都是像今天那样的乾燥，仍是一个疑问，不过，显然地，它的水源不足，又没有大量蓄水的设备，倒是事实。⁵¹「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⁵² 这里，一方面有叙利阿拉伯沙漠，另一方面有地中海，所以它的四季是呆板而单调的：它有的是冬季和夏季，雨季和旱季，湿度极高的贸易风和使人难受的沙漠热风。每年的十一月(甚至十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有初雨，冬雨和春雨。全期的雨量，平均不过廿二至廿四吋。其余的月分，实际上是旱的。可见，这样的不利情况，对迦南的农业和畜牧业影响极大。⁵³

在正常的情况下，迦南固然可以维持它本土的人口，但它从来就不打算做一个有所输出的国家。从迦密山到迦萨的海岸，找不到一个海舶合用的港口。今天，巴勒斯坦的主要商港是迦密山下的海法(Haifa)，可是，就是在这里，船只也没有保障。今天，政府当局已经花费了七百万元去改进海法的港口设备。在所罗门时代，所有的海舶都要在约帕这个古代的港口与浅滩相搏斗，因为他们，像今天的情形一样，是被迫才选择了这个最平静的海面

来卸货的。所罗门因有必要，才把阿卡巴湾的厄锡安吉巴(Ezion-Geber)建为港口，去应付东方的一切贸易。一千年后，大希律把约帕之北的凯撒利亚，加以建设，便在罗马时代，使它成为巴勒斯坦的主要海口。

迦南的经济生活既限于居民日常必需品的范围，就较为简单。它在手艺上固然具有一些特长，但从古代的出土物看来，它的国外贸易，也相当庞大。这些入口物品之存在，不止说明了它的工业落后，是由于原料与工人之不足，也表明迦南要倚赖邻邦，到了什么程度。它既是一块人人所要争取的中央地段，也是一个世界市场。巴勒斯坦考古发掘的结果，无时不揭示它这个经济上的倚赖性。从比较的观点看来，迦南的文化可说是与埃及、腓尼基，和米所波大米属同一的类型。前人认为迦南是文化的前哨，又以族长的时代为没有高等文化的时代。这些都是纯属猜想，已给考古发掘者的铲所丢弃了。所以，对迦南的正确看法，是与旧约圣经中所叙述的迦南，全都合符。这里的财富，不止是关乎土地与牲畜的，也是关乎金银宝石的。所以，当亚伯拉罕到达迦南之时，当地的文化，实在大可以与迦勒底的吾珥，他的祖家媲美。这是今天的考古队发掘吾珥的结果所证实的。⁵⁴

神的旨意

迦南既处在古代世界的中央，它的被造，便清楚与一个崇高的神旨有关；这就是说，它既与人有那么繁杂的接触，它就要有一种属灵的贡献，去决定世界史整个进程，叫它发出光采。选择地中海东岸这狭长地带的眼睛，是明察一切，把所有与它毗邻的国家与海岛，一览无遗的。从这个观点看来，迦南是不受限制的；对于一个以整个世界为范围和兴趣的伟大计划，它是预言性的。在宗教生活上，它是中心的，因为所有的东方教派，除了一个以外，都在它那里相遇而相并了；在政治接触上，它是中心

的，因为列国都在这里互争雄长；在社会风貌上，它是中心的，因为它是最好和最坏文化的大熔炉；在经济和商业的倚靠上，它是中心的，因它是邻邦物质侵略的目标；在一个较大的计划中，它也是中心的，因为各方面的利益都给带进了来去实现一个更崇高和更伟大的宗旨。我们认为它之所以被放置在一个中央的地位上，乃是因为以色列人负有一个中心使命的缘故，而以色列人乃是「特别属于耶和华的子民」。

真的，在以色列人窥探或征服迦南之前的好几百年，耶和华已经选上了它，并把它应许给亚伯拉罕作为他的永远产业了。可见，这个特殊地区之入选，在乎它有极大的潜力，能使以色列人的属灵使命成功。所以，它的地平线，不论在那一方面，都应该从它与耶和华的关系上看去。迦南的最大重要性，在于它是救赎运动达到最高峰的伟大场所。「因此，神把祂自己的选民安置在这狭长而孤立的地带里，把真神和福音的真义启示给他们，叫他们转而去传给万国万民知道，神的智慧如何，我们已经可以看见了。大概，在古代世界中，没有任何其他一个地点比得上迦南，可以把这种智识向全球各方面散布得那么广阔，那么恒常，而又那么历久不变的。」⁵⁵

第三章 注释

- 1 在这里，我们采用「迦南」一词，因它大概是这个地方的最古名称。不过，据斯密(Smith)的意见，这个名字「的起源，是难于确定的，也许是民族的名称，但是，说它有地理的关系，有「沉地」或「低地」的意思，更属可能。最初，它似乎是指腓尼基的海岸讲的，以别于其上的山地。但是，后来，它也指其他的低地如沙仑，约旦河流域而言，并且包括整个山地与低地区域讲了。」见Smith,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Holy Land*, p. 4f. 在特勒亚玛拿书信集中，也有迦南的名字，是指腓尼基沿海的地方而言，但是，后来埃及人却以迦南去指西叙利亚一带讲了。「巴勒斯坦」一词的起源，并不很古。希腊人用它「来指南叙利亚一带，包括犹太，以别于腓尼基和哥列叙利亚 Coele-Syria」。他们称这地为巴勒斯坦的叙利亚，后就简称它为巴拉斯坦 Palaistine。罗马人称它为巴勒斯坦那(Palestina)。在第二世纪时，它是一个省，但在后来却分成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巴勒斯坦那了。」见Smith，第4页。可见这两个名称都是外来的。「迦南」一词得自住在低地的迦南人，「巴勒斯坦」一词得自以色列人的世仇非利士人；起初，约旦河之东的地方，不算是迦南的一部分。见结四十七15-20。迦南的其他名称，都很有意义：「应许赐给的地」创十五18；申六10；「应许之地」来十一9；徒七5；「以色列之地」撒十三19；「希伯来人之地」创四十一5；「耶和华的圣山」赛十一9；「耶和华的殿宇」何九15；耶十二7；「圣地」亚二12。今天的犹太人都看它为纯全是以色列人之地。
- 2 参见 *Palestine in General History*, p. 3f.
- 3 创十二1及以下。另见创十一31；徒七2-4。
- 4 创十五18；申六10；来十一9。
- 5 民十四8。
- 6 徒七2-3；创十一31；十二1-4；十五1及以下；来十一8-10。
- 7 罗四19-20。
- 8 赛四十一8；约八39；罗四4；加三6；来十一8；雅二23。
- 9 创十二5。亚伯兰由米所波大米往南方去的旅程中，到达迦南地的示剑之时，便是到达应许之地了：「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创十二7。后来，当他由埃及回到伯特利的时候，神又吩咐他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创十三14-15。但是，一直要到神在希伯仑与他定了割礼之约又应许撒拉生儿子之后，迦南和应许之地，才成为同一的东西：「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创十七8。由于这个特别的宣布，迦南就被「希伯来人亚伯兰」创十四13的后裔切切实实地视为以色列之地了。
- 10 这不是尼罗河而是今天的窝底尔亚里施河，是在迦萨之南流入地中海的，见民数记三十五。约书亚记十三章3节的西曷河，也许就是窝底尔亚里施河。
- 11 民三十四8。
- 12 创十五18。

△

△

△

△

△

△

72

73

- 13 创十三14-15。
- 14 参见申一8；二29、三十二48-52；书一4；代上十六18等。
- 15 创十一31。哈兰一名，即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中途站」，是从苏末尔文的一个字得来的。这个字是「大路」的意思。参见 Sayce, *Patriarchal Palestine*, p. 64.
- 16 从哈兰出发的另外一条路，是经过幼发拉底河旁的拉加 Rakkah 往特摩 Tadmor 或作 palmyra 和大马色去的那一条。
- 17 Garstang, *The Hittite Empire* 一书，对赫梯文明及其势力，有详尽的讨论。请特别注意 317 至 335 页论及亚伯拉罕旅程的一段。
- 18 创十五2-4。
- 19 书十一1-3。
- 20 参见本章地图。
- 21 创十二6-10、十三1-4、14-18、十八1、二十一、二十二19。
- 22 创十二10。
- 23 民二十17、二十22；申二26-27。
- 24 Smith,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Holy Land*, p. 6.
- 25 同上，页3-7、11-12。
- 26 创十五16。
- 27 Robinson, *Palestine in General History*, p. 12f.
- 28 创十四1-12。另参十三8-11，巴比伦在迦南的主权，直到土师时代仍然存在。
- 29 Petrie, *History of Egypt*, iii, 108-113 论及著者在 1896 年在底比斯的这个重要发见。
- 30 Driver, *Modern Research as Illustrating the Bible*, pp. 16-17; Price, *The Monuments and the Old Testament*, pp. 282-285; Barton, *Archaeology and the Bible*, pp. 65, 418.
- 31 王下十五17-22；另参 Price, *Monuments*, pp. 286-297。
- 32 王下十七5-6，另参 Price, *Monuments*, pp. 298-302; Driver, *Modern Research as Illustrating the Bible*, p. 19f.
- 33 王下十八17 及以下，十九35-36；代下三十二21-22；赛三十七37-38；Driver, *Modern Research*, pp. 19-21.
- 34 王下二十三29-30；代下三十五20-24。
- 35 王下二十五1-21；代下三十六14-21；耶三十九1-8。
- 36 Abrahams, *Campaigns in Palestine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Lecture I, pp. 1-16.
- 37 Josephus, *Antiquities* XII, i, 1.
- 38 这些初民所作的洞穴，一直给他们使用了好几百年。在革撒，这些洞穴在主前 2000 年时，已经有人使用了。后来的人，也继续使用它们作为居所或坟墓等。阿拉伯彼特拉的山边，也布满了这些洞穴，都是以东的闪族前人和来人的巢穴。今天，巴勒斯坦、外约旦和彼特拉等地，仍然有穴居人。请参见下列各书：Driver, *Modern Research as Illustrating the Bible*, pp. 51-52, 54-56; Macalister, *Bible*

Side-Lights from the Mound of Gezer, p. 48f; *Palestine Exploration Fund Quarterly Statement*, 04, 113; 07, 186; 08, 213-218 etc.

- 39 赫梯人的问题，在第二章中已有讨论了。
- 40 参见以西结书十六章3节。这当然是指耶路撒冷而言，就是在大卫攻取它以前称为耶布斯的 Jebus。
- 41 希未人非常强盛。他们所占有的，是基遍、基非拉、比录、基列、耶琳高原区的城邑(书九17)。在军事上，这些都是离耶路撒冷不远的。有人说希未一词，只是一种叙述形容词即帐幕的居民之意，而不是一种民族的名词。这是不对的。随斯说，「希未人是村居民，不是城居民 *Patriarchal Palestine*, p. 44，认为他们住在北部，不是住在南部。但在约书亚进攻迦南之时，他们确是在耶路撒冷附近(见书九3-27，并显然是亚摩利同盟的一分子见书十1-11。在另一方面，在雅各的时代，他们也在示剑(创三十四2。约书亚记十一章1-5节，也记载他们在黑门山下米斯巴地的米伦湖附近。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7节说希未人在推罗附近，似是误以赫梯人为希未人。其实，迦南之南北两地，都有赫梯人，他们是另外的一族(出三8。比利洗人虽也被认为是乡村居民，却是暗昧不明的，无足轻重。有人认他们是迦南人所排挤出来的人。革迦撒人也同样暗昧。约书亚二十四章11节说他们住在耶利哥城之西的高原地区。
- 42 例如：书二1-21、九3-27；十七9-14、八13-17；十四5-20；撒下十七1-49、二十一7-12等经文。
- 43 Sayce, *Patriarchal Palestine*, pp. 212-217.
- 44 本书第七章对这些有趣而神秘的新客有详细的讨论。
- 45 Gaster, *The Tamaritans*, pp. 1-39.
- 46 拉四1-3、7-10；尼四1-6。
- 47 参见本书第十一章。
- 48 申四20、八9；王上八51；撒下八8；耶十一4。
- 49 王上七13 及以下。
- 50 赛十三19-22，另参见申十九5；撒下十三20、十七17；撒下十二31；王下六5；诗一〇五18；伯十九24；赛四十五2；耶十七1；摩一3等。
- 51 Huntington, *Palestine and Its Transformation*, pp. 249-282. 这一章是讨论古代巴勒斯坦的气候。
- 52 申十一10-11。
- 53 初雨(十一月至十二月，见申十一14；赛五十五10；耶五24；珥二23。冬雨十二月、正月、二月及春雨三、四月，见伯二十九23；箴十六15；耶三3；何六3；亚十一；雅五7。
- 54 参见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的这两篇论文(有插图的)，August, 1928, *Archaeology, the Mirror of the Ages*, by Leonard Woolley; January, 1930, *New Light on Ancient Ur*, by M. E. L. Mallowan.
- 55 Robinson, *Physical Geography of the Holy Land*, p. 405.

第四章

埃及——为奴之地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事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事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创十五13-14)

梵蒂岗宫(Vatican)从古代世界的遗迹中，抢救了和收集了不少的古物，其中有一件是以埃及与尼罗河为题材的，为亚历山太的一个无名雕刻家所作。这是一个巨人的雕像。在他的手臂上有一群快乐的孩子在玩耍。在他的手中有尼罗河流域的成熟果品。在他的前面，有那从南方来的满有沉淀物的洪水的波顶。蹲伏在这巨人之前的，是那代表埃及的男头狮身像，很有自信与满足的神气。这整个作品，形成了一种辉煌的象征，象征历代以来的埃及人，对赐生命给他们的大河，是如何的崇敬。从天然的观点看来，这也是与事实完全相符的，因为埃及就是尼罗河。¹假如这著名的水道是从法老之地除掉的话，在一个短短的期间，所有的生命就会停止下来，而整个区域，也会变成阿拉伯和利比亚沙漠的了。

真的，它那透过火一般的沙漠的昂藏水道，就是它在死亡线上给予生命和保存生命这个伟大功能的永恒象征。不过，埃及人科学研究的一件怪事却是，尼罗河与埃及虽有那么重要的关系，埃及的古代居民对于河水涨落的规律性从来就不去找寻解释。²可是，缺少科学研究，并不就指他们是漠不关心。只要河水依

旧，而河神哈庇(Hapi)不忘记把氾滥的季节带来，就够了。河水的氾滥，是善良的吉兆；而尼罗河的本身乃是神圣的。它的定期氾滥，是万民腾欢的事。每一年，报讯的人，由底比斯(Thebes)到阿华里斯(Avaris)，从南到北，都传报浪顶之来临，并唤起全民去参加「河变」(River Festival)的庆祝。³

尼罗河系统

密苏里密西西比河(Missouri-Mississippi)的系统，是愈近下游的地方，就愈多支流，大小不一。尼罗河的北截，却不是这样。它有1500英哩那么长的一截，只有深深的河床一条，所截的水，是从非洲的东北部和中央近赤道部分来的。尼罗河从亚特巴拉(Atbara)到开罗(Cairo)，简直是像一条天然的运河，没有支流，没有尾闾，除了那些人为的大渠以外。在苏丹(Sudan)里，许多小溪都流入尼罗河盆地中。它们是从西部和北部高原的水源流来的。尼罗河上游的三条主要支流，是巴卢河、蓝尼罗河，和亚特巴拉河，都发源于亚比西尼亚的高原。这伟大水道的北截两旁，由苏丹境内的萨哈拉和努比安起，以至中、下、埃及的利比亚和阿拉伯沙漠止，都是不毛之地，一片荒芜的。只有尼罗河流域的本身和濒地中海的三角洲是例外。雨水在埃及本部是极端稀少的。⁴因此，尼罗河的水量，在埃及境内，不会有额外的增加；它唯一的功能，是藉着氾滥，灌溉或渗入，把自己的水，尽可能地分散出去而已。

尼罗河的主要水源，是在赤道之南3度和东经30与35度之间的维多利亚尼亚萨湖(Victoria Nyanza)。这里的雨水，长年充足，所以湖水的供应，十分正常。从这宏大的蓄水池，尼罗河的水就得着恒常的供应，得以经常保持一定的水平。此外，还有其他与这湖相连的湖，作为蓄水的盆地，以供应尼罗河的水。⁵但是，假如它没有其他的来源，下埃及就永远不会有洪水氾滥的事

发生。所有从这些蓄水湖而来的水，实际上都是没有沉淀物的，略带灰青色，所以尼罗河的南半截，称为白尼罗河(White Nile)。

尼罗河经过苏丹继续向北流的时候，有三条主要的支流加入。其中的第一条巴罗(Baro)发源于亚底斯·亚巴巴(Addis Ababa)之西100哩的亚比西尼亚高原。这是三条支流中最小的一条，在尼罗河河水的变化上，起不了什么重大的作用。第二条支流，水流清澈的约有480哩，发源于亚比西尼亚高原的丹那湖(Tana Lake)地区。这河在高原区域，名叫亚拜(Abai)，但当它向西流过埃及和苏丹边境时，它就称为蓝尼罗河(Blue Nile)。这名称是由于氾滥时期的河水所显出的赤色而来。这两河的结合点，在迦探(Khartum)偏南的地方。第三条支流亚特巴拉的入口处，是在迦探之北100哩的地方。亚特巴拉河也发源于亚比西尼亚的高原地区，就是近亚底斯·亚巴巴发源地丹那湖的地方。在一年的大部分时期中，亚特巴拉河不过是一道乾旱的河床，但在亚比西尼亚高原的五月大量雨季(heavy May rains)中，河水涨过两岸，造成1800呎宽的河流。这样的水，充满着沉淀物，直向北部或下埃及流去，实行施肥和灌溉的任务。这里有自然界的补偿现象之一，因为亚比西尼亚的肥土(其中大部分是一年两造的)和它的树林、原野、大草原，与牧原的沃壤，使到一个经常受沙漠威胁的国家可以翻新它的泥土。希罗多德(Herodotus)说得好，「因为埃及乃是尼罗河的赐与」——实在说，它毕竟也是亚比西尼亚的赐与。

水流长年固定的白尼罗河，就是由蓝尼罗河和亚特巴拉河会合起来去造成伟大的尼罗河的，而尼罗河的本身，在流入地中海之前，大概总有1500哩那么长的地方是没有任何其他支流的。⁶在每一年的夏秋两季期间，亚比西尼亚的洪水，就经由这些支流，给白尼罗河以过量的水供，因而造成下游各地的氾滥现象。

这定期的氾滥，从六月开始，继续到七月下旬，水势愈来愈急。约在九月中旬，尼罗河的水位就很高了。这样约有一个月之久。后来的水，使到尼罗河水突增，达到顶线。⁷在十月内，河水最涨，整个流域，都给充满沉淀物的洪水所浸过。这些因洪水而冲积的沉淀物，不久便留在地上，使到地上的泥土，每年得以更新一次。⁸到十二月时，尼罗河水位回复旧观，而附河的泥土，也开始乾涸，准备撒种和收割的日子便来临了。⁹

尼罗河三角洲

尼罗河在开罗附近才开始像扇那样散开，它的水也就分由两条水道入海：一是罗塞特(Rosetta)，在亚历山太附近入海；一是达免他(Damietta)，在今天苏彝士运河的北端塞得港(Port Said)入海。除此以外，还有五条河湾，布满了下埃及区域。这一带的地方，称为三角洲，而开罗东北的歌珊地(Land of Goshen)，是其中最肥美土地之一。这整个三角洲区域，南北约有125哩，而最宽阔的地方，约有115哩。这地十分肥沃，其地质上的形成，却是很近代的。这三角洲向地中海延展出去的天然过程，与巴比伦和波斯湾之间产生米所波大米区域的过程，可说是毫无二致。¹⁰在远古时代，地中海的海岸线，原在今日的开罗城附近。这是尼罗河流域的实际起点。当时，没有什么所谓三角洲，只有一个浅水的港口。这港口却渐渐地给冲积的泥土所填满了。当时的尼罗河，也许比现今的大，也只有一个入海的河口。慢慢地，陆地开始出现了，经过相当的时日，便形成了整个三角洲，成为埃及国最肥沃的地区。这整个区域，就是由尼罗河冲积而成的，已经成为下埃及居民的乐园，也毕竟成为圣经世界的谷仓了。

政治区分

尼罗河除了这样为埃及制造沃土外，也大体上决定了古埃及

的南部疆界。在亚素安(Assuan)与迦探之间，共有六个瀑布，限制了水道交通的发展。埃及人也许是世界上第一个从事于行船和发展内河商业的民族。但是，他们向南方做买卖的时候，从来就不超越亚素安第一个瀑布以南的地方。把尼罗河的洪水稍稍激扬起来的暗礁，实是天然方面限止商业的有效障碍。同样，这第一个瀑布，也是埃及政治与社会一统的最南疆界。

所以，古代埃及的国土，就只在亚素安与三角洲之间的一条地带，长约675哩，它的肥美部分，则宽约2至30哩。它有两个中心：懦孚(Noph，即孟斐斯Memphis)和奴亚门(No-Amon，即底比斯Thebes)，二者轮流作二元王国(Dual-Kingdom)的京都。在旧约里，埃及称为米兹兰(Mizraim)，这是地分南北两段的意思。它的统治者称为法老(Pharaohs)，是「大厦」(The Great House)的意思。¹¹根据埃及一个宫廷史家马鄂托(Manetho)的意见，这两个王国的统一，早就开始了，而且，它一直继续到罗马于主前31年征服它的时候，都没有受到实际上的骚扰。当然，在近年来，它是没有分裂的，因为整个国土，都在一个统治之下，而以开罗为国都。

天然的屏障

尼罗河流域除具有这些特征外，在它侧面的那些区域，也构成了有效的屏障，可以抵挡东西两面敌人的入侵。利比亚和阿拉伯沙漠，实比海洋和山岭更为难渡。埃及的沙漠，就是它的屏障。除了来自利比亚人、努比亚人，和埃提阿伯人的突袭以外，埃及的危险，从来就不在尼罗河流域附近的区域里；它在东、西、南、三面的天然堡垒，差不多就是无法可以攻下的。在另一方面，它的弱点，都在北部，就是通往西乃半岛和迦南的门户。因此，历代的法老王，都不惜工本，在这一带大事设防(称为Migdols)去阻止来自亚洲的入侵敌军。¹²在这些堡垒的附近，设

有许多储粮城，或粮仓，一方面供应埃及守军的需要，一方面也作为埃及北伐军的根据地。所以，撇开这特殊的东北区域不谈，埃及在实际上是孤立的。这就是说，埃及人对于自己的问题和自己的发展，要自求解决。这个，他们做到了，直到第十八和十九朝代的时候，雄才伟略的君主，才领他们远离三角洲的地区去作战，最后，甚至到达幼发拉底河一带。忒得模西士三世，薛提一世(Seti I)和兰塞二世的帝国主义政策，都是成功地实现了的，却造成了一个不相连贯和叫它不胜负荷的版图。结果，这些战争都招致了埃及的零落。埃及帝国是呆笨的；保守疆土的军力，消耗了本国的大量人口。并且，这些侵略战引起了米所波大米方面统治者的报复，最后，使到埃及人腐化以至于国家破灭。

本书的宗旨，并不要把圣经世界这两极端地区即埃及与米所波大米之间的战争史，加以叙述，虽然这些战事对旧约记载的重要发展，是不容忽视的。不过，在这里，我们把埃及人在尼罗河流域的文化发展，从历史开始时起，到第十四朝代埃及受亚洲人统治时止，作个扼要的叙述，也就够了。这些亚洲的入侵者，是把当地的统治者推翻，建立自己的主权垂几百年之久的。就是在这个外族统治的期间，亚伯拉罕进了埃及，在统治者眼前蒙恩，而这个统治者也许与他有种族上的关系。跟着亚伯拉罕以后来的，是雅各和约瑟两人多采多姿的各种经验，继而是以色列人为奴的开始，最后便是出埃及记所记载的神之拯救。

尼罗河流域的文化

尼罗河流域的文化，起源极古。它究竟在何时开始，埃及学者还没有一致的看法。由于资料的不全，一切关于埃及文化和埃及人来源的说法，都是不大准确的。对于一些出土的遗物，有些人解释为新石器时代的东西，有些人却认为是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并提出当代人的特征。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麦柯里斯得从

事于迦南基撒地的考古工作时，发现过一些新石器时代人的遗址。在另一方面，迦南所欠缺的，尼罗河区域都有，这就是完善的土壤和良好的气候。事实上，在古代世界中，只有一个地方足以和埃及媲美的，就是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一带。一般人都承认，这后者的一般环境，实与创世记前数章所叙述的情形，有惊人的符合。并且，自从考古队在迦勒底的吾珥有所得着以来，学者对于人类文化摇篮的所在地，重新发生争论，结果，一般的趋势，都倾向于米所波大米领先的见解。很可能的一件事，是尼罗河流域，要靠赖示拿(Shinar)平原的原始居民来发展它的文化。

三数年前，蒲徠斯(Price)论及两河流域的话，就已这样说了：「给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所滋润和灌溉的巴比伦，亚述各地，实是地上的一个乐园。这些广阔的平原，早就培养了一种文化，其堂皇华丽和军事力量，实足与尼罗河王国的黄金时代媲美。」¹³在另一方面，鉴于古代苏末尔人遗迹及遗物出土，武理却认为，我们对人类文化的起源地，是要重新加以估定的。¹⁴对于这些新趋势，所有研读圣经的人，都会予以密切的注视。不过，这里所要提出来的一点，乃是说，我们不打算在这里随便决定那一处的地方，有权宣称它自己是人类文化的摇篮。只不过想要强调，文化的证据，早在信史开始之前，已经在米所波大米和埃及出现了。这些证据，是涉及远古时代的。

由于一系列的著名埃及学者的帮助，我们对于埃及的知识，已经大有增加。我们对于埃及文化发展的知识，比古代任何其他国家的都多。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记取，直到1822年张宝麟(Champollion)兄弟读通罗塞特石(Rosetta Stone)时止，埃及人的文化碑记，无人能懂，以致所有要打算解答埃及文化之谜的人，都感到气结，就可以知道。现在的情形，大不相同了。埃及的过

去历史，在许多方面，已成为一部公开的书，而且每一年都有可靠的史料出现。为便利读者起见，兹将其中一些已由学术界所鉴定的事，撮要列举如下。¹⁵

朝代的开始和古王国时代

这个时代，论及最古帝国和最初十个朝代的历史。第一至第三个朝代中，有上埃及和下埃及的统一，及北部的孟斐斯¹⁶建作京都。埃及王在统一后的尊称，是「南部与北部之王」，或作「两地之主」。这些王的权力是最高的，也构成了第四朝代时埃及文化到达第一次高峰的基础。所有的埃及学者都一致承认，这个时代的埃及文化，已经到了完美的地步。这第四朝代所夸耀的，是基奥普斯(Cheops)、基弗连(Chephren)和门考拉(Menkaure)等大建设家的名字，因为他们在建筑上的奇迹——金字塔，仍然能够震惊全世界。文字的艺术，已经达到完全的地步，这是这时代碑石上和文物上的象形文字所证明的。第五个朝代，王权衰落，继之而兴的，是以宗教改革为务的祭司阶段。跟着这祭司当权的事而来的，是贵族阶段，就是在第六朝代自然发展而成的封建制度。在另一方面，贵族虽把王权篡夺过来，这第六个朝代却忙于外事，这是关于他们在努比亚，阿拉伯和迦南军事行动的文字记载所证明的。商业上的活动，也颇有可观，远达居比路、革哩底、叙利亚沿海区域，和索马里兰(Somaliland，即贫特Punt)等地。第七和第八个朝代，据巴顿说，是「第一次的分化时代」，因为各处强大的贵族，都组织了独立和争霸的政府。¹⁷列王都给人挤在一旁；他们的宝座都给野心的贵族篡去。第九个朝代，「极有可能是由一位纥拉克阿波立的贵族(Heracleopolitan noble)所建立。他否认了在孟斐斯的君主，自己采取了法老的句号。」¹⁸这个朝代，约有一百年，由孟斐斯的各届法老王平定了整个尼

罗河流域，并向南伸展势力到底比斯。第十个朝代的历史，根本是底比斯同盟反抗孟斐斯阴谋的斗争史，结果，底比斯派成为全埃及的主人。所以，这第十个朝代，是结束旧王国或说孟斐斯帝国的，也是南方的代表结集在底比斯挽救埃及于危亡的开始。¹⁹

底比斯王国或说中王国时代

这一个时代，是埃及史的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朝代，²⁰大部分都模糊不清，尤以第十一朝代的事为甚。不过，我们却清楚晓得，底比斯统治埃及的权力，已逐渐加强，并于迁都到努亚门(Nu-Amun，即底比斯Thebes)之后，奠定了第十二朝代辉煌成就的基础，招致了中王国黄金时代的来临。「现在，埃及看见了她的君主开辟商路，发掘水井，建筑宏大的蓄水池为灌溉之用，建立尼罗河水位尺度，化荒芜的沙漠为良田，并教导百姓，叫他们认识尼罗河每年带来给他们的农业庞大财富。这一朝代的王(在位一共213年)，都是值得称赞的，也堪当在世界名人录中，占有崇高的地位。」²¹第十三个朝代，有王六十人，历时四五三年，但根据马鄂托的研究，他们都没有留下什么伟大成就的纪录。从比较而言，这朝代的君主，实被前一代的辉煌成就所遮盖了。第十四朝代中，政府曾暂时迁至三角洲中的基阿(Xois)。它的腐化与无能，同时招致了内乱与外患。

受希克索斯人征服及统治的时代

马鄂托是把这个时代的事都归入第十五和第十六个朝代里。²²这两个朝代的事，是埃及史的一个插曲，也是本土的埃及人所要从本国的纪录中完全除掉的。这是埃及的黑暗时代，因有亚洲人统治了整个三角洲地带，也降服了上埃及的贵族和平民。这些亚洲希克索斯人(Hyksos)之来临，是神秘地被蒙在鼓里的，结果，关于他们什么时候来到的问题，便言人人殊，由主前 2700

年至1750年，都有人猜想。彼得里(Petrie)认为早在主前2700年时，他们已经迁徙来了，但那些另有主张的人，却坚持一个较后的日子。「亚洲人」这个名词，是指这些外来人而言，是很笼统的，于是关于希克索斯人的种族关系，也发生了第二个问题。他们是赫梯人、赫梯亚摩利人、米丹人、亚兰人、迦南的闪族人，或别的人，都有学者提出来讨论过。也许，学者们的趋向，多认希克索斯人为亚洲西部与其他有关民族结盟的闪族人。由于我们缺乏关乎他们入侵的年代资料，就无法确定他们迁徙的日子。事实上，这个运动很可能分作至少两个时期：一个是在第六与第十二朝代之间的初中时期(Earlier Intermediate Period)，一个是在第十二与第十八朝代之间的后中时期(Later Intermediate Period)。²³

假如这样的分期是大致不差的话，尼罗河流域的情况，就与创世记论及亚伯拉罕和约瑟在埃及的接触，实际相符了。辟特(Peet)作个谨慎的论断，说：「在第十二朝代的昌盛日子中，不会有一种外族人被公然容许进入埃及的，虽然我们要记取，对于这个时期的三角洲情况，我们一无所知。但在这个朝代覆亡后的混乱日子中，三角洲就成为一族亚洲人的猎取物，而这一外族人，乃是我们所知道的希克索斯人。」²⁴ 这些牧人主(Shepherd Kings)就是侵略埃及的亚洲闪族人。他们在这里建立王国，特别优待其他的闪族人，尤其是约瑟的族人，把埃及最优美的歌珊地赐给他们。²⁵ 那个不认识约瑟的法老王²⁶，就是看见「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的法老王²⁷，必然是离约瑟的日子很远的，乃是能把希克索斯人赶走，把底比斯王的王权重新建立起来的纯粹埃及王。这驱除异族的事，发生在第十七和第十八朝代中，直到希克索斯人在阿华里斯的堡垒毁灭，他们逃往迦南，最后在主前1580年左右在沙鲁恒(Sharuhen)大败时，就达到它的最高潮。

底比斯的复兴或说新王国时代

这时代的事，与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和廿一朝代有关。²⁸ 他们既把希克索斯人赶出去，便把京都迁回在南方的底比斯。这城在第十一朝代中已经是够伟大的了，但在新王国时代各贤能君主的治下，即第十八、十九朝代的大建设家和征服者的治下，才达到发展的最高峰。这个时代，以阿摩西斯一世(Amosis I)始，以米聂他(Merneptah)终，即自主前1580年至1198年；这是埃及历史最辉煌的时代。跟随这个驱逐亚洲人的解放战争而来的，是本国人才的大荟萃，而这些人特别在忒得模西士三世，亚门荷塔三世，和兰塞二世在位之日，有最光荣的成就。以色列人就是在这个时代中经验到这为奴之地的苦况，而他们的出埃及，也就在耶和华奇妙的拯救下完成。此外，在这个时期中，忒得模西士铁腕所建立的版图，也开始分解了。兰塞二世，虽极受众民的敬畏，也无法把前人所建立的庞大王国维持得好，因他在奥朗特河上的加低斯之战中，切切实实地被赫梯人所截击了。战后，埃及与赫梯订立和约，明定迦南之北疆为赫梯的最南边境，不许埃及进入半步。²⁹ 埃及既不得志于叙利亚，它在迦南的主权，便名存实亡，它的势力，也许只限于古非利士一带和以斯得仑平原中的一些据点而已。这时期最后一个朝代的君主，第二十一朝代，都没有什么作为，单顾埃及内部的事，已经目不暇给了。在这时代之末，希伯来王国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治下，便大有发展的自由，不受外力的干涉了。

分裂与分解时期

这个时期，由第廿二朝代起，至第卅一朝代止，埃及是在急速的衰落中。³⁰ 它根本是一个外族入侵的时期，是由那个建立第廿二朝代的利比亚人示撒(Sheshonk)所开始的。他的继承人统治

了埃及约有二百年之久。第廿三、廿四两个朝代，国势极弱，虽能苟延残喘，终被建立第廿五朝代的努比亚人所推翻。旧约圣经提到人们与这个时期的埃及史的接触，尤其是与示撒(Sheshonk)、特哈加(Tirhakah)、尼哥(Necho)，和合弗拉(Hophra)接触的事。³¹ 埃及的衰落，是与亚述、巴比伦，和波斯等强国之兴起同时的。这些国家的军队，先后侵入了埃及和上埃及，大事摧毁。在波斯的治下，埃及只是一个小国，后来，在主前 332 年，就给亚历山大所征服了。

埃及和旧约圣经

从上文关于埃及背景的综览中，我们对于以色列人与埃及的早期接触，准备提出如下的三个重要课题：第一，亚伯拉罕和约瑟与那些征服埃及三角洲的强盛亚洲人(希克索斯人)，有什么关系；第二，当时以色列人沦为奴隶，以及他们在摩西的领导下获释出埃及的法老王是谁；第三，作为以色列人藉以昌盛、为奴，及得解放的歌珊地在那里。现在，我们就纯粹从圣经的观点，来考究这三个问题的解答。

希克索斯人与亚伯拉罕和约瑟的关系

埃及受亚洲希克索斯人的入侵，或某种外族人的入侵，大概是无可避免的。尼罗河三角洲虽然地处圣经世界的一个极端中，它在世界粮食供应的问题里却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埃及的粮食是经常充足的，「对于那些阿拉伯的游荡民族，尼罗河流域，尤其是它那广阔而滋润的三角洲，连同其中鲜绿的景色，丰登的五谷，和辉煌的棕榈，总是一块急待贪取的美地。三角洲的肥美，是有口皆碑，远近驰名的。罗得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都是滋润的，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

历代以来，闪族人不断迁到这三角洲的地方来，他们或单人

匹马，或扶老携幼，或移动全族，进住这里，并安静地与纯粹的埃及人混合了。与这些闪族人有血统关系的，是一些埃及人所称为沙舒(Shashu)、阿姆(Amu)、曼地(Menti)等贝都因族(bedouin)的人民，他们徘徊在这块美地的边境上，等候时机之来临，好把埃及的运河，青翠树，和荫园，与阿拉伯和西乃半岛的热沙和荒漠，交换起来。第十四朝代的衰弱，给他们以这个怅望已久的机会。于是，那定居于三角洲不知有几多代的许多贝都因家族，突然得着他们闪族同胞，挟着不可抗拒的力量，从阿拉伯沙漠那里，大量光临，真叫他们觉得好像残兵得着大队生力军到援似的。」³² 对于这些从亚洲来的移民，我们的习惯是称他们为闪族人，对于那强大的在埃及建立统治权的一派，我们是称他们为希克索斯人。

他们征服埃及的日子，倒是无可查考的了。主张长日计算法(Long Dating System)的学者，认为这事与第十三、十四的朝代有关，发生在主前 2700 年。那些主张短日计算法(Short Dating System)的，虽也接受朝代的关系，却认它为主前 1700 年左右的事。现在，又有人提出一个较为适中的日子，认定这事的发生，是在主前 2200 至 2000 年之间。³³ 可见，这就把希克索斯人、亚伯拉罕，和那些与亚伯拉罕同时的米所波大米的列王，都放在同一时代中了。这个决定的转捩点是：第一，认定暗非拉就是第一个闪族巴比伦时代的罕摩拉比，这是学者们所一致接受的；第二，一般都认定罕摩拉比的在位时间是在主前 2000 年左右。³⁴ 创世记论及亚伯拉罕与米所波大米各王在但(近荷马(Hormah)及大马色)打仗的话，也清楚表明这是他从埃及回来以后的事。³⁵

根据短日的计算法，这就使到巴比伦的第一朝代与埃及的第十一朝代同时，也使到亚伯拉罕的寄居与希克索斯人可能有关系了。这样，让我们把下列一段饶有意义的话，引用一下吧：「从

巴比伦方面得来的关于亚伯拉罕由埃及回来的日子，几乎与希伯来人的年纪完全相符，这真是一件奇妙的巧合。列王纪上六章1节说，由所罗门圣殿奠基之时起，回溯到出埃及之时止，为期是480年。圣殿的奠基日子，可以相当准确地从已知的亚述日子去推算。即夸卡(Qarqa)之战在主前854年。当时，亚哈王与大马色的便哈达二世(Benhadad II，即哈达地里Hadad-idri)正是同盟。我们有相当充分的理由把这同盟(王上二十34)放在亚哈王在位的第二十一章，由这一年回溯上去，将列王纪上所载各王在位的年数加起来，便知所罗门在主前970年登基，在主前966年即位，在位的第四年开始建殿(王上六1)。可见，出埃及的传统日子是在主前1446年左右。出埃及记十二章40节说，在埃及的寄居是430年。这个年数，与创世记十五章13节所说的受苦400年并不一定是不相符的。因此，雅各下埃及去的日子，是在主前1876年左右。雅各下埃及去之时，年纪已有130岁，所以，他是在主前2006年左右出生的。雅各出生时，以撒正六十岁，所以以撒是在主前2066年出生的。」³⁶

但是，在另一方面，亚洲希克索斯诸王在埃及的事实，虽也可以说明亚伯拉罕在埃及之所以受欢迎的原因，这些基于「牧人王」与亚伯拉罕假定有种族关系的接触，并不一定要建立起来去证明亚伯拉罕实有其人，到过埃及，和他到埃及的时间的。圣经的记载，不论直接或间接，都是不以埃及和希克索斯的关系为念的；它只生动地刻划出这个闪族家庭为求生存之故下埃及去吧了。要是这一次的寄居与希克索斯人的迁徙和统治埃及等事是同时发生的话，那也只是纯属巧合而已。若为着建立亚伯拉罕的古老日子，就把希克索斯的古老日子也证明出来，那倒是不必要的；这两件事并不是互相连结或互相倚靠的。「那地(迦南)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³⁷根

据巴比伦和希伯来的纪年来计算，这事的发生，是约在主前2066年。

希伯来人为奴之事

第二，约瑟之死，构成了埃及希伯来关系的逆转点，因这事使我们无法算出希伯来人在埃及受苦的开始。圣经说，希伯来人之沦为奴隶，是出于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法老王，这就暗示说，在约瑟任职期间和他以后的一段时期中，希伯来人的自由是受尊重的，而他们的畜牧事业也是不受干扰的。³⁸现在，这里的问题是，第一，如何决定约瑟之死亡年份，第二，如何去决定这一系列不认识或漠视约瑟的新王的登基日子。很可能的，第二个问题，会有一个合理而确定的解答；而第一个问题，即约瑟死亡的年份，却必定要根据如下比较的算法，而不在乎任何特殊的资料。也许，把雅各下埃及暂居的大致日子定出来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按照希伯来人纪年的传统，就知他们对于雅各这等族长人物的生平、年岁，和功绩等，都是很谨慎去分辨的。

假如上文所提从巴比伦和希伯来双方一致算得的日子是对的，雅各和他的全家下三角洲去的事，便是希伯来与埃及发生关系的第二次，而约瑟由奴隶做到宰相的辉煌经验，乃是它的最高峰。现在，约瑟被卖为奴之时，他正是十七岁。³⁹到三十岁时，他已站在法老面前，满有尊荣了。⁴⁰雅各和众子是在约瑟当权之后九年下埃及去的。⁴¹假如雅各下埃及之年是算在主前1876年即约瑟卅九岁之年的话，约瑟便是在主前1915年左右出生的。约瑟死时年约一百一十岁，所以他的死亡年份是在主前1806年。⁴²

请注意，这些事件都可以在埃及史希克索斯的时期中发生的。⁴³这一点的关系，非同小可，因为出埃及记一章8节及以下的经文含义是说，当时有一连串的埃及统治者，不止对于约瑟和约瑟的功绩，毫无所知，而且他们对希伯来人的政策，也和从前

的极不相同。⁴⁴这是清楚指着希克索斯人之受驱逐和底比斯一系的埃及人所建立的新王朝而说的。实际上，所有的埃及学者都同意说，希克索斯人之被驱逐和第十八底比斯朝代的建立，是同时的，就是在主前1580年左右。并且，由主前1805年约瑟死的时候起至主前1580年希克索斯人被逐出境的一段时期，约有二二五年之久，这也足以解释出埃及记中的两件大事：第一，埃及人十分憎恶人们提起约瑟的事；第二，在歌珊的希伯来人人口增加极速的事。

假如这个对于雅各和约瑟的看法是正确的话，我们就可以说，由主前1875年至1580年，希伯来人在埃及是与来自亚洲的希克索斯人交往的，而他们之所以蒙受优厚的待遇，一是由于同属闪族的关系。第二，是由于约瑟的特殊勋绩。希伯来人实际沦为奴隶的时期，约在主前1580年开始，这样继续下去，直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⁴⁵因此，希伯来人的情况乃是他们在这为奴之地的初期中，是在有种族关系的国君之下过着良好的日子，但当希克索斯人被逐出之后，他们便成为埃及人猛烈反闪族主义的对象了。结果，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沦为奴隶。

歌珊地

正如本章开始时所叙述过的那样，尼罗河流域实际是从开罗开始的，而开罗乃是尼罗河流入地中海的原始入口处。在后来的地质时代中，尼罗河的冲积，填满了这个港口，就把整个区域，变成沃土。这三角洲的地方，是扇形的，它是最宽度和最长度，差不多相同，就是都在115哩至125哩之间。尼罗河固然在这个区域继续流出去，但它流入地中海的水道，已分成七条，其中以罗塞特(Rosetta)和达免他(Damietta)为最重要。由于这些水口的关系，这个区域，有许多灌溉的设施，因而成为埃及最肥沃的地方。古代埃及的一些大城，都集中于此；直到今天，它仍是一个

人口稠密的中心，十分繁荣。这个三角洲是古时的一个粮仓；它的丰富，差不多没有任何一个时候是失落的。

这三角洲的东部和东北部，便是歌珊地，也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时的居留地。另外，这地与整个三角洲，下、中、上埃及等三个政治区域，和东方边境上的游牧民族，有怎样的关系。这个地方是与游牧民族的需要，完全适合的。法老王的政策，是从今天苏彝士运河系统中的湖沼地区开凿运河，流贯歌珊地，使它更加肥美。这运河名叫窝底杜米力(Wady Tumilat)。它的遗迹，今天仍可看到。因此，这个地区是向东展望的。在它的边境上，贝都因的游牧民族，出没无常，但特别在天旱以致迦南和西乃半岛南部闹饥荒的日子，这些人便焦灼地在期待着得以进入歌珊地去避难的机会了。希克索斯人便是横过这块地，不费战争之力而征服埃及的。其后，埃及人在这里设防去遏止未来来自亚洲的侵略。最后，希克索斯人也是在这个地区中住下，建立孟斐斯、布巴斯底(Bubastis)，丹尼士(Tanis, Zoan左安)三大都会，连同两个堡垒：一在阿华里斯(Avaris)，一在底比斯，即他们用来镇压上埃及的根据地。⁴⁶「通常，希克索斯王是住在阿华里斯或丹尼士的，所以，约瑟套车往歌珊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也大概是从这些城中的一处起程去的。」⁴⁷法老吩咐约瑟说：「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珊地。」⁴⁸以色列人便住在歌珊地430年，直到后来，耶和华才伸展大能的手，领他们出这为奴之家。⁴⁹

第四章 注释

- 1 埃及一地，南北 675 哩，东西 500 哩，故总面积约有 350000 方哩。据估计，其中有 13000 方哩的面积是适合人们久居的。它的可耕地，比这个数目略小。
- 2 也许，蓝尼罗河的源头，早就为人所知了。整条尼罗河是在 1862 年才被司贝克 (J.H. Speke) 所完全探测过的。他从中央亚非利加洲出发，直到地中海都去过了。
- 3 Knight, *Nile and Jordan*, p. 42.
- 4 塞得港和亚历山太的常年沉淀物，在 4 至 8 吋之间；在开罗，它还不到 1 吋；在上埃及一带，雨水是常见的现象。
- 5 「尼安泽」(Nyanza) 一词，是「湖」的意思。尼安泽湖是 Superior 湖以外世界最大的淡水湖，长约 230 哩。在维多利亚附近，另有其他的湖，如亚尔拔湖和梭里士百利湖等，占地广阔，与尼罗河的水源相接。
- 6 尼罗河由维多利亚湖到地中海的全长是 4000 哩多一点。
- 7 水流的容积，据估计是每秒钟 14000 立方呎。在大水的时候，水由亚素安流下来的时间，需要六天，可见，水流的速率很小，只是每小时 3 哩至 3.5 哩，或一天 80 哩罢了。密西西河在大水时每小时流 7 哩，奥亥奥河则有 7.5 哩。
- 8 也许对于尼罗河流域每年的氾滥与冲积，那在安的方尖碑可以给我们以一种准确的量度。这方尖碑是在主前 2760 年由薛梭士提里斯 Sesostris 建造的，全长连同埋在地里的 7 呎 68 呎，建在一座高约 7 呎的柱脚上。假定这碑的水平原来的位置一直没有变动的話，这整个区域的冲积沉淀物便有 15 呎以上，就是 4693 年之久(主前 2760 至主后 1933 年)所积成的。这是每年 0.394 吋，或说，每一百年 5 吋。尼罗河在开罗的平均涨度是 27 呎。
- 9 近代的工程学，已经大大地改变了尼罗河流域的蓄水和排水现象了。由于建在伊士拿(Esna)、亚息(Assiut)、柴弗他(Zifta)和开罗(Cairo)等地的水闸为灌溉之用而建的发生了作用，尼罗河流域的居民，已能完全控制河水，作为常年灌溉之用了。亚素安水坝的完成，是控制尼罗河的最大成功。这坝高 147 呎，长一又四分之一哩。由三月到十一月，180 个水闸都开放了，让含有大量沉淀物的水通过。但在十一月以后，河水澄清了，水闸就关闭了，好把水积蓄起来，让尼罗河能维持它经常的水流。在古代，洪水直接流入地中海，所以每年泛滥一次，也只有一次的收成。今天，由于亚素安水坝的作用，埃及人每年可以有三次收成，因为人造运河把尼罗河的水不竭地供应了附近的田地之故。
- 10 请参第一章。
- 11 Peet, *Egypt and the Old Testament*, p. 103f.
- 12 「密夺」(Migdol) 一词，是「墙」或堡垒的意思。「书耳」(Shur) 似是埃及文「边境城垒」的意思。参见 Knight, *Nile and Jordan*, p. 102.
- 13 Price, *The Monuments and the Old Testament*, p. 4.
- 14 Woolley in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August 1928, p. 226.
- 15 这里，不打算作个详细的讨论了。凡想温习埃及史发展要点的人，不妨多多参考下列各名著：Knight, *Nile and Jordan*, pp. 37-122; Price, *The Monuments and the Old Testament*, pp. 10-26; Kent, *Biblical Geography and History*, pp. 97-110; Barton, *Archaeology and the Bible*, pp. 17-41; Breaste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ians, History of Egypt*; Peet, *Egypt and the Old Testament*, pp. 37-104; Robinson, *Palestine in General History*, pp. 3-44 etc.
- 16 旧约中的挪弗(Noph)便是孟斐斯(Memphis)。
- 17 Barton, *Archaeology and the Bible*, p. 27.
- 18 Knight, *Nile and Jordan*, p. 70.
- 19 若根据长日算法，这个朝代的开始和旧王国时代便是由主前 5510 年至 3502 年；但照短日算法的结果，却是主前 3400 至 2160 年。
- 20 长日计算的结果是主前 3502 年至 2533 年；短日计算的结果是主前 2160 至 1680 年。
- 21 Knight, *Nile and Jordan*, p. 76.
- 22 长日计算的结果是主前 2533 至 1731 年；短日计算的结果是主前 1680 至 1580 年。希克索斯的时代，根据短日算法，是主前 1780 至 1580 年。请注意，这些后来的日子，没有一个是能提及亚伯拉罕或约瑟时代的。
- 23 Peet, *Egypt and the Old Testament*, p. 66f; Knight, *Nile and Jordan*, p. 97. 把希克索斯人的入侵放在第十四朝代之末(主前 2533 年)，又把希克索斯人后一次的移动，放在第十六朝代之中(主前 2249 至 1731 年)。
- 24 同上，页 67。马鄂托解释「希克索斯」为「牧人王」。创世记四十六章 34 节说：「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这是一句很有暗示性的话。
- 25 创四十七 6。
- 26 出一 8 及以下。
- 27 出一 7。
- 28 长日：主前 1731 至 944 年；短日：主前 1580 至 944 年。
- 29 Driver, *Modern Researches*, p. 37f. 又参见 Petrie, *History of Egypt*, p. 45-61, 63-68.
- 30 一般公认的日子是主前 944 至 332 年。
- 31 请依次参见王七十四 25；王下十九 2，二十三 29；耶四十四 30。
- 32 Knight, *Nile and Jordan*, p. 98.
- 33 Peet, *Egypt and the Old Testament*, pp. 48-56.
- 34 可能的年份是主前 2123 年、2100 年、1950 年。参见 Sampey, *Syllabus for Old Testament Study*, pp. 306-7; Peet, *Egypt and the Old Testament*, p. 53.
- 35 创十三 1。
- 36 Peet, *Egypt and the Old Testament*, p. 54f.
- 37 创十二 10。
- 38 出一 7-14。

- 39 创三十七 2。这也许是在第十六朝代亚比比三世(Apepi III)在位时代。
- 40 创四十一-46。
- 41 创四十一·53，四十五 6。
- 42 创五十 26。
- 43 Peet, *Egypt and the Old Testament*, p. 77; Knight, *Nile and Jordan*, p. 516.
- 44 希伯来文出埃及记一章 8 节中的形容词，是「新」的意思，就是「一个新王」。但使徒行传七章 18 节所说的，却是「另一个王」译按：这只是指英文圣经而言，中文圣经都作「新王」；这另一个王，是指种族与系统都不相同的而言，决不是旧世系的继续。这就与希克索斯人被逐和另一朝代建立的理论相符了。
- 45 创世记十五章 3 节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了 400 年；出埃及记十二章 40 节说的却是 430 年。使徒行传七章 6 节说 400 年，而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 17 节却说，那立约的律是神应许了亚伯拉罕 430 年以后定的。《七十士译本》把出埃及记十二章 40 节译为：「他们在埃及地和迦南地寄居了 430 年」。这话与约瑟夫和撒马利亚的摩西五经实际相符。保罗通常是引用《七十士译本》的。可见希伯来文的圣经，都认这个时代为 400 年。假如连神对雅各的应许也计算在内的话，出埃及记的 430 年也就是准确的了。
- 46 Naville, *Bubastis*, p. 22.
- 47 Knight, *Nile and Jordan*, p. 115.
- 48 创四十七 6。
- 49 出八 22、40 及以下；十 3。

第五章

旷野——避难与流荡之地

因耶和華我們的神，曾將我們和我們列祖從埃及地的為奴之家領出來，在我們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們所行的道上，所經過的諸國，都保護了我們。
(书二十四 17)

深深藏在旧约历史叙述中的一个记载，乃是雅各的子孙在埃及遭受 400 年蒙屈之苦的事。与这些记载连在一起的，是他们在红海蒙受大拯救的回忆。这是任何其他民族都没有的独特经验。其后，神对他们又施行一连串的作为，叫他们在四十年的旷野流荡中，得蒙保守，最后，乃进入迦南美地。由为奴以至得救解放的整个故事，都述说得十分朴实无华。对于神的干涉，圣经的记载完全没有一点点夸耀的地方，也没有用任何不必要的情节去加以奇幻的铺张。在另一方面，圣经也绝不讳言希伯来人所受到的屈辱和他们渴望得拯救的心怀。¹ 我们有理由相信，任何民族都不会故意制造出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表达他们的历史的。并且，他们从述说这些传说而来的满足与灵感，纯全是得自他们回忆起神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后裔施行奇妙作为的大能的手，这是一件非常明显的事。

我们既完全接受圣经关于以色列人寄居埃及和出埃及的记载，现在就要看看他们走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之时所经过的路线了。在这一件事上，纯属历史和考古学上的问题，如压迫和释放以色列人的法老是谁，出埃及的日期，希克索斯人是否就是

哈比鲁人(Habiru)²和其他的争论，都不是十分重要的。现在我们想要查考的，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而到达摩押平原的一般背景。为要做到这一件，我们便无需把每一个特殊的地点都去费力找出来，因为有些也许是永远无法揭晓的了。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无庸气馁，认为我们所知的既然那么少，就以为什么都是不能确定的了。在或然性而不是准确性要占上风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极端困难的。不过，我们仍然无需像辟特(Peet)那样争辩，说这次寄居的整个地理都是年月错误的，「是在事件发生之后，很久才加在原来的传说之上的」，因此，「我们实在无法把以色列人所实际经过的路线找出来……我们所能希望找出来的，只是主前九世纪左右的编纂家所想像的路线，这是全不相同的一件事。」³辟特的话是够强硬的，但是从人人所承认的这些纪录的写作看来，却也不能使人心服。圣经所记载的路线，为什么要与以色列人所跑过的路线不同，也没有什么理由可说。无论如何，圣经的纪录，比今日批评家所想像的，更近乎事实。至少，我们在这里假定，圣经的记载，已相当准确地把一般的方向和特殊的区域指明出来了。为便利起见，我们就把各地区按照它们出现的先后，述说如下。

书珥的旷野

圣经几次提到书珥的旷野，虽然这些经文没有切实告诉我们它的界限或大小。不过，这个旷野比一般人通常所想的大，也比苏彝士海湾东北角的那狭小地带大，却大概是不错的。从出埃及记的记载看来，我们可以推想到这地方对埃及的大约位置，因为以色列人从红海直接进入旷野，在旷野行了三天，大概是向南去的。⁴所以，这书珥的南地，会包括玛拉(Marah)和以琳在内，并且，根据民数记三十三章10-11节，也许包括那在海边的营地。

可见，大体上，我们可以认定书珥的旷野，至少它的中部和南部，包括了添沙湖和苏彝士海湾东岸的地方，直到传说上的海边营地。在另一方面，它的北疆，却难于鉴定。这个旷野，是向北伸过非利士人的陆路边境，远达迫部森(Pelusium)和它附近的塞奔尼卜(Serbonian Bogs)地方而到地中海的么？这不是全然不可能的，因为书珥的位置，据说，是在埃及对面往亚述去的路上。当然，这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非利士平原伸展到尼罗河流域的那一大块地，就是在埃及河(River of Egypt)与尼罗河支流巴路锡河(Pelusiatic)之间的那地。⁵这旷野的东部，在那些叙述亚伯拉罕和夏甲离开希伯仑旅程的经文中，只淡淡地被暗示过，因为当时，这两个旅客都是在加低斯(Kadesh, or Ain Kadis)与埃及的书珥道上。⁶很可能的一件事，是它的东部边境，与巴兰(Faran)的旷野，是连在一起的。

上文关于书珥旷野的描述，完全以圣经论及它的经文为根据。在另一方面，从埃及人对于这个区域的记载中，我们也可以得着其他的资料，叫我们能按照它与圣经背景的关系，去解释它的重大意义。第一，从最古的时候起，这书珥地的整个西部边境，由尼罗河的支流迫路锡(Pelusiatic)起，到苏彝士海湾止，都是三角洲居民的一个威胁。从乾旱原野与灼热如焚的沙漠不断地被挤出来而向歌珊美地涌去的游荡人潮，首先毫无拦阻地进入这个地区，结果，这个地区便成为所有入侵民族的营地。亚洲的希克索斯人就是这样侵入埃及的。他们先征服三角洲，然后逐步征服上埃及。显然地，这沙漠的中心，是在添沙湖的水源附近，正对着通往埃及的天然道路窝底杜米力(Wady Tumilat)。所有由阿拉伯、米所波大米，和小亚细亚各地到达埃及的国际公路，就是由以拉(Elath)和以东的彼特拉的著名大路，由加低斯巴·尼亚和别

是巴的书珥之路，和非利士人之地的路，即海滨大道，都打从这里经过。因此，书珥实在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一块缓冲地。第二，这地的军略地位，加上他们对于历代经由这地而来的悲痛侵略的回忆，使到埃及的统治者不得不在它的边沿，建立许多防御工事，去截拦来自东方的敌军。「埃及人所常常意味得到的侵略，总是从迦南那边来的；而埃及化了的希克索斯人，他们自己既然也是从这条路来的，自然对于那些从巴勒斯坦的纳吉(Palestinian Negeb)或西乃的踢(Sinaitic Tib)而来的闪族人，可能有第二次的涌进，怀着戒心。正如上文所讲，在第十二朝代时，书珥或作边境的堡垒，就是建立起来去保卫三角洲以解除从这地区而来的袭击的。」⁷

所以，从各方面看来，书珥旷野之得名，根本就是从这些由巴路锡到苏彝士海湾用以保护埃及的堡垒或「城墙」得来的。⁸埃及的东境，有两座城楼，一在添沙湖附近，⁹一在他潘喜(Tahpanhes)附近，¹⁰都有军事作用，可见，这是足以证明，上述的话，不是猜想的了。我们必须记取，那些所谓「贮藏城」或粮仓，都在这一带，它们是被建立起来，作为埃及远征军及防卫军的供应基地的。最后，「以森」(Etham)一词，是「书珥」的同义词，是常常交换使用的，却也常常切实指添沙湖一带埃及东境的堡垒而言。现在，这个设防的区域，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线，有什么关系？当然，我们不要武断，可是，在这里，他们要避开那条非利士人之地的路，好叫百姓看不见战争的计划；¹¹而叫他们从以森转回添沙湖西岸去的命令，至少也可以得着一部分的解释了。¹²传说上过红海的地点，是在苏彝士湾的海角中，而根据那威尔(Naville)的意见，在早期的地质时代里，这是一直伸展到添沙湖和窝底杜米力去的。无论怎样，红海是在这一群逃难的以色列人之前的了。因此，传统上的过海地方，大概是正确的。

西乃地区

西乃半岛本部，东到阿卡巴湾，西临苏彝士湾，北界巴兰旷野，所以它的位置，远比书珥旷野更容易确定。在埃及某些朝代的盛年中，特别在第十二、十八，和十九朝代里，这个半岛是被视作埃及帝国的重要部分，也是它最有价值的外国属地。从许多关于这个地方的文献看来，我们晓得埃及人在这里大事采矿，极为成功，而从这些矿场中，他们获得蓝宝石、铁，和铜等几乎无限的供应。从它西部那些高度开发了了的石坑中，出产了埃及公共建筑物和雕刻所大量采用的红花岗石和粉红色的片麻岩。¹³这整个区域都已探测过许多次了。鲁宾逊曾于100年前，旅行全境，广作考查，他所发表的游记，备极详尽。¹⁴后来，彼得列爵士(Sir Flinders Petrie)也于1905至06年，广作查勘。其后往西乃去访问的，有富士迪(H. E. Fosdick)，他也出版了一部极堪一读的游记。¹⁵所有这些报告书都认定，近代的西乃半岛，与圣经所记载的关乎以色列人出埃及和流荡情形的西乃半岛，是一样的，并且，除了几个例外以外，它的主要分区和界线，是可以找得着的，虽然有些特别的名称和地点，不大容易加以决定。

虽然关于西乃问题的各个解决方案还没有任何一个得着学术界的一致接受，也不管今天的学者有什么其他的解答，传统上的看法，就是认为西乃山便是耶布母沙(Jebel Musa)的看法，终必操胜。这个看法，在犹太人和基督教的思想中，已有一段悠长而光荣的历史了。它符合旧约圣经的一切情况，这是分辨和决定任何地点的一个必要条件。例如，基怜(Greene)¹⁶曾另作主张，以以琳(Elim)为阿卡巴湾上的以拉(Elath)，又把西乃山放在米甸区域中，这样就不能自圆其说了，因为希伯来的难民，是无法在四天内走200哩路的。¹⁷在另一方面，辟特却坚持西乃山不在西乃半岛的说法，认为以色列人是由北道离开埃及，进到加低斯

(Kadesh 即 Ain Kadis)，由加低斯往西乃山去，而西乃山却是在以东或以东附近的。¹⁸ 这样的讲法，全不可守，因为圣经明说由加低斯·巴尼亚经由西珥山往西乃山去，有十一天的路程。¹⁹ 若以一天走14哩来计算，由加低斯到西乃的距离大约是150哩，在传统上，西乃山距离以东的边境，实际上恰是这个哩数。希伯来来源的这一点，连同出埃及记和民数记经文的内容，更予传统上的西乃山位置以高度的概然性。

不过，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其他充分的证据，去决定这圣山的地点。例如，约瑟夫(Josephus)，就是在基督教的第一个世纪中作见证的，可说代表了目前犹太人的看法。他认为西乃山就在西乃半岛上。从基督教的立场来说，第四世纪开始，从优西比乌和耶柔米起就有不断的传说，支持这个地点。最后，实际上所有曾经详细考察这一带地方的探测家，都认定这个区域，与圣经讲及西乃地区和西乃山的情形，十分相符，这倒不是没有重大意义的一件事。可见，圣地的这个地点，我们固然无法作个绝对肯定的决定，但犹太人和基督徒最早的传说而为科学的考查所支持的，乃是说西乃半岛上的西乃山，或说耶布母沙，乃是耶和华实际与以色列人相会的地点。我们若接受这个地方为摩西领导以色列人所到达的地方，那么，下列的地点何在，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汛的旷野、利非订的绿洲(Oasis of Rephidim)、西乃旷野，和神之山(西乃山)。现在就略述这四个地方的情形如下：

汛的旷野

汛的旷野，在半岛的西部，刚好与西乃山相对，由北到南，也许较以琳低一点，直到西乃区域的南端。它的大部分都是荒漠，与苏彝士湾的东岸平行，只有个不高的丘陵散布在平地上吧了。不过，它的东部是逐渐高起的，尤以到达东南60哩西乃约帕厄多各高峰时为最。以色列人在离开埃及一个月后，到达这个

旷野。很可能的一件事就是，他们海边的营地，就在这里，即今天的窝底泰易北(Wady Taiyibeh，即良谷之意)附近。这里，山脚与海岸很靠近，实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营地，以致历代以来的游牧人民，都不断地利用它为埃及与西乃之间的主要吸水站。汛的旷野附近偏东北的地方，有古埃及人的矿场。特别在称为塞拉必尔卡店的各矿场中，许多闪族人的碑记已经出土，其上的年份，有在主前1850年的。在往西乃的路上既有这些矿场，这就给一些人以一个口实，说以色列人不会走一条易受埃及驻军袭击的路，因此他们所走的路，必在较北的地方。不过，这个理由，很不充分，因为埃及守军不会超过七百人，是无法阻止人数众多又有武备的以色列人之前进的。²⁰

利非订绿洲

利非订的绿洲，严格地讲来，不是另外一个地方，乃是西乃要塞的一个重要部分。它离西乃山不过15哩，是从西北方到达这山的必经之道。利非订这个名称，是颐神的意思，暗示了这个环境的性质，也叫人想起神在这里为以色列人所作的特别预备。帕玛(Palmer)对于这个绿洲，有十分良好的印象。他说：「棕树和怪柳树，随处都有，在每一个小丘和山坡上，都有倾圮了的房屋，教堂和墙壁。这都是古代修道之城巴兰(Paran)的遗迹。在我们帐幕的后面，陡起了那巍峨的塞波山，在这石壁下的对面，有一小溪，溪水虽只有几吋深，却已很够清凉而爽心了。」²¹ 就是在这里，巴兰旷野流浪的亚玛力人与以色列人发生了遭遇战，而以色列人是第一次在战场上得胜的。²²

西乃旷野

西乃旷野，并不一定以西乃半岛的南部为限，因为人人都清楚，它包括以西乃山为中心的周遭地方而言。当然，它居在一块

山地的中心，而高峰、小山、山谷、峡谷，无数常涸的河道，与广大的平原，就是这山地的地理特征。因此，以色列人得以在这里安营达一年之久。这整个区域，一方面粗野得可怕，一方面也堂皇瑰丽。何伦(Holland)曾往西乃去游历多次，深深感到这个旷野委实是以色列人理想的避难地。他说，「在整个西乃半岛中，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地方的水源有耶布母沙那里那么充足的了。这里有四条溪水。另外还有许多井和水泉，所以在整个区域中，水是不缺乏的。当我要上山旅行的时候，我总没有携水之必要的，所以，耶布母沙的附近地方，在水供方面，实堪与苏格兰的许多山区媲美。西乃半岛上也没有任何其他地区有这样优美的牧场。」²³

鲁宾逊在这里详作考察以后，也作过同样的结论说：「今天下午的考查，叫我们深深地信服，论到集合百姓来接受律法的这件事，这个地方，实能满足圣经记载的一切条件。在这里，你也可以看见神的禁令之适合处，因祂要人在山下划定界限，不许百姓和畜牲走得太近。正如以前所提过的那样。在山前安营的，也许只包括摩西和长老们的总部，和一部分的百姓，而其余的人，连同他们的牲畜，是散布在附近的山谷中的。」²⁴ 鲁宾逊在稍后的一段中说，「经过了多方的考查与访问，我们实在感到满意，因为西乃半岛中没有任何其他地方，也当然不在任何高峰的附近，能够比得上这个地方与圣经的叙述和当日的情形，有那么高度的符合的。」²⁵

神之山西乃

神之山西乃，传说上这山就是「耶布母沙」，高7370呎，矗立于西乃旷野中，备极巍峨。这山不是独山，而是许多高峰当中的一山。这些山峰的高度，由4000呎至8550呎不等。阿拉伯

人称这一带的山岭为耶布尔多(Jebel et-Tor)，这是一个任何有相当高度的山之通称。耶布母沙虽不是这一带的最高峰，却是最显著而壮大的，这是由于它的位置，正当着往西北去的广阔平原之故。它的形势，从每一方面看，都暗示说，神就是在这里晓谕摩西的：「不要近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²⁶ 又知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就在这里，「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²⁷ 不论是沙漠的名称或一座山的名称，西乃一词在旧约的事记中，一共提过三十五次；在另外的十七处经文中，这同一的山或地方，却称为何烈山 Horeb。在出埃及记和申命记中，这两个名词是彼此通用的，但在摩西五经的其他经卷中，则只用西乃一词。显然地，这两个名词，是一个地方的通称，其地点也清楚是在半岛之南部。有人说，神的山是西珥山的一部分，在以东之西路或东境。这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又有人说，这山是在阿卡巴湾之东的米甸境内。这也没有什么证据。申命记有一句很切实的提到这山的距离的话，足以使到以西珥山为神的山的一说，无法成立。²⁸ 以利亚逃亡到别是巴之后，继续跑了四十日去到何烈山，就是神的山。这话也足以表明它的方向和距离。²⁹ 西乃山或何烈山，就是耶布母沙这一说，已经得着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联合支持了。不过，我们要指出，从纯粹犹太人的观点看来，这一切的传说，除了是出于以色列人的实际经验以外，并没有任何要把西乃山神圣化的企图。从来就没有人提议要把它变成一所圣坛，像麦加城或其他圣地之类，好叫虔诚之徒走来朝圣，虽然西乃是传律法和立约的圣山。对于以色列人，不论任何时期，它都没有麦加城对回教徒那样的意义。除了以利亚³⁰ 和(或)大数的扫罗以外，³¹ 你在这里是找不着什么朝圣之举的。

巴兰、寻的旷野

把巴兰旷野(Wilderness of Paran)和寻的旷野(Wilderness of Zin)包括起来的中央和东北区域。从地理的观点看来，这个区域可说是西乃半岛的中心，因它中部的南疆，与西乃旷野相接，它的西部，与书珥旷野相连，它的北境，与巴勒斯坦的南地相联，而它的东部，有西珥山脉和阿卡巴湾的上水相接。实际上，它是与阿拉伯彼特拉亚(Arabia Petraea)的西部同其大小的。这个地域又可以分作几个小区，而其中却只有一个，即寻的旷野是重要的。圣经论到巴兰和寻两地的时侯，没有清楚地把它们四边讲出来。

从民数记十三章3节和26节的记载看来，那些探子是由巴兰的加低斯出发，去窥探迦南，又回到加低斯来报告的。在另一方面，民数记二十章1节，却说加低斯是在寻的旷野。³²也许，寻是巴兰旷野的一个较小部分，而巴兰的范围，是由死海的西南沿着以东的西境和阿卡巴湾一直伸展到西乃山的。这是一个高原地区，它的地质成分，主要是石灰石，几乎到处都是一片荒漠，只有几处幸有些怡人的绿洲作为点缀罢了。由开罗到以拉的黑池大道(Haj route)，就在这个大沙漠的中心通过。这是把阿拉伯半岛和米所波大米连结起来的古道。粗野的贝都因族如亚玛力人、以实玛利人、以东人，米甸人等，都是在这个地区里谋生存的。特别是亚玛力人，因与以色列人在利非订发生过剧烈的斗争，竟在这里遭遇到毁灭的恶运。³³从前，以实玛利和以扫的后裔在这里流荡；现在，他们还是在这里毫不受阻地来来往往。他们是沙漠的产儿，强悍粗野，从来就不肯向埃及屈服，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是各霸一方，不受别人管治的。³⁴

以色列人离开西乃旷野以后，大概是朝着东北方起行，尽可能地紧贴着阿卡巴湾的海岸线前进。民数记三十三章35节

及以下的一段，提及他们到达阿卡巴湾之北的以旬·迦别(Ezion-Geber)，所说的就是这个大体上的方向。他们从以旬·迦别起程，向北和西北前进，经过以东和寻的旷野的边境，最后抵达加低斯·巴尼亚，就是整个巴兰沙漠中最有吸力的绿洲之一。它被发现的故事，读来真是娓娓动听的。³⁵科本(Cobern)，在他迷人的游记中，述及西乃半岛这「失去的绿洲」的发现如下：「摩西五经当中，有两经以加低斯·巴尼亚为以色列人四十年旷野游荡的长久居所。另外有两经卷，也特别重视它，其一把它放在旷野旅程之始，另一却把它放在这个旅程之末。这块小小的绿洲，所有的文献都有提及，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到圣地去的途中最重要的歇足点，其重要性，仅次于西乃而已。学者一般的意见都觉得，他们在西乃只停留了一年，却在这个天堂般的中心，停留了三十八年，叫约柜停留在这里，却叫各支派散居在它的四周……这是以色列人几个停留地之一，也似乎是从科学方面肯定地找寻出来的。它是埃及与巴勒斯坦之间唯一的停留地，就是得着圣经称为『城』的；这是沙漠中任何一个帐幕集团所通常有的名称……这里的水泉有两个，不止一个，直到今日，仍然从这希奇而绮丽的神之花园东北角的山岩中，喷出水来。这样的丰足，是在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的任何其他地方所找不着的。」³⁶

以色列人到达这个在别是巴之南40哩的绿洲，这件事大概是被看作他们最后向迦南和亚摩利人进军前的最后一次安营了。在探子们所负的使命中，有积极的证据，显出以色列人曾想过以加低斯·巴尼亚为根据地而向北进军。但我们也无需假定它们在约书亚所领导的总攻击之外，有什么实际的军事行动，说他们这一次攻取了迦南的南部，尤其是希伯仑和基列·西弗(Kirjath-Sepher)一带，因为这样说会负累了这个理论。在另一方面，我们的记载已经把这南方的军事行动永远没有实现出来的理由，忠实

地提供出来了。这个，就是因为不止探子们的报告，并不十全十美，并且，百姓也没有信心。实际的结果，是以色列人在加低斯逗留了差不多四十年之久。圣经的记载，完全一贯，若本着事件发生的实际经过去读，会叫你不能不肃然起敬的。可见，加低斯·巴尼亚，乃是以色列人的军力失败处，而其失败，乃是由于士气不振，不是由于实际的交战。它也是另一个同样悲惨的失败之所在，这就是说，在加低斯·米利巴的众水上，摩西这个伟大的人物，跌倒了。他领导以色列人四十年来的一切希望、灵感，和几乎超人的斗争，竟在这里，在一转瞬的意气表演中，炸毁净尽了，结果，这个伟大的立法者，永远没有进入迦南的可能。最后，在加低斯·巴尼亚，一个新的民族诞生了，成为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有应许的承继者。与以色列人的这个新生借来的，是关于他们一切为奴，获解救和流荡的神圣回忆，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再一次向应许之地作最后的前进时，他们是怀着一种新的精神往前走的了。

以东和西珥山的边境

大沙漠区域的东境，大体上与以东地同样大小。而以东地乃在死海的东南，其南端是直达阿卡巴湾的北端的。这整个区域，都有连绵的西珥山脉，是以东人的山上堡垒。以东的一部分，是在亚拉巴(Arabah)的裂罅中，由约旦河流域到阿卡巴海湾，它的分水岭，实际上是在中部。以东西部的陷落地势，有反衬出西珥山脉特高的作用，但西珥山脉的高度，只不过由600到6000呎左右罢了。它东部的斜坡，有高原的性质，与阿拉伯沙漠相连。在以东的西北角，有高原地区，是游牧人民的广阔牧场。它的附近，就是加低斯·巴尼亚。

在希罗时代。以东人被拿巴提人(Nabateans)驱逐出自己的营

寨之外，于是，整个巴勒斯坦的南部和捏革比/南地(Negeb)地方，都由以东人占去，而这些地方，也就称为以土买(Idumea)了。当然，以东人原是与以色列人有密切关系的。他们是以撒的儿子，以东的父亲以扫的直系后裔³⁷。以东人断然拒绝摩西的请求，不许以色列人过境往迦南去的原因，也许是由于以扫与雅各之间所留存下来的旧恨，一直没有消除。耶和华曾正面吩咐过，以东的土地，一点也不要受欺压：「不可与他们争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我已将西珥山赐给以扫为业。」³⁸这个，当然是由于以撒的这两系后裔彼此有血统关系的缘故。我们晓得，以色列人请以东借路的要求，是从加低斯向以东王发出的，同时，他们也向摩押王发出同样的请求，因为在他们往迦南的路上，摩押是与以东接壤的。³⁹但是，以东和摩押都拒绝他们的请求，而他们也放弃从加低斯·巴尼亚进侵迦南的企图了。这就充分解释了以色列人为什么现在要采取如下的一个特别步骤：「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珥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⁴⁰以色列人等待了很久的前进，现在转为全部的撤退，而西珥山的全盘巍峨景象，也现在目前了。任何一个要勉强由以东的羊肠峡道通过去的计划，都会像向直布罗陀堡垒进攻那样，是注定要失败的。这句话，也是指中央山脉里的彼特拉一带和亚拉巴北端波斯拉(Bozrah，即鲁宾逊认为以东当时的京都)的情形说的。⁴¹

至于摩西所拟议的路线，究竟怎样？实在不容易有个决定性的解答，因为透过波斯拉和彼特拉(即西拉城 Sela)的主要大道，是通到摩押平原的更空旷地方去的。不过，这地区的形势，的确叫我们知道为什么以东人能够断然拒绝摩西借道的请求，也解释了以东为什么敢于提出武力抵抗的大胆声明。事实上，假如以色

列人果然要勉强打从这里经过的话，那就无异于自杀。西珥的崇山峻岭，和峭壁悬崖，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概。假如以色列人想要打从亚拉巴到彼特拉的干路强行通过的话，情形更是如此，因为这一带山路的险峻，可以叫过路的人随时发生危险。这条路既然十分险要，任何数量的人也不容易把它抢过来的。并且，根据鲁宾逊的意见，「任何一个从亚拉巴爬上彼特拉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是摩西想要经过以东的道路，无论如何，以色列人的请求既被拒绝，他们会不会故意进入以东的中心，并如特荣布利(Trumbull)所说的那样，『在以东最险要的要塞上，自掘坟墓？』」⁴²

另一方面，不管到彼特拉去的道路如何困难，以色列人也很有可能去找寻这条经过以东城的通路的。申命记一章廿二至四十六节的清楚含义是说，以色列人要经过红海或阿卡巴湾之路，回转到旷野去。既是回转，他们就不以死海区域的亚拉巴为念，也不以该处附近的任何大路为念的了。相反地，朝向红海那个方向去而在西珥山绕行的旅程，便要在以东和彼特拉的边境经过，这是加低斯·巴尼亚以南亚珥山岭方面的唯一通路。现在，请注意，耶布尼比哈仑(Jebel Nebi Harun即亚伦逝世的何珥山，故老相传，并没有传错，这倒是一件盛饶兴味的事。何珥山在彼特拉的西南约3哩，高达4430呎。当地的阿拉伯人相传，这是亚伦逝世的山。这也是约瑟夫(Josephus)和耶柔米(Jerome)所支持的看法。这山的位置相当重要，因为圣经说：「他们从何珥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⁴³

由加低斯到亚拉巴去的地势，有一条天然的通路，直达彼特拉所在地的西珥山山麓。所以，以色列人所跑的路，必是那窝底路(Wady)，因它折向东方而偏南，但在彼特拉和何珥山附近，就突然转向南方。以色列人便走在这里，实际踏入了以东的边境。

他们在这里要从他们的兄弟以东人的边境经过，却不许惊动以东人分毫。⁴⁴到亚伦死后，以色列人的路仍然往南走，直到他们来到阿卡巴海湾附近西珥山脉的末端。现在，在他们前面的，是一块广阔平原了。「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⁴⁵以色列人沿着那条通过以拉他、以旬·迦别、马安(Maan)、彼特拉、波斯拉、克烈(Kerak)和大马色的古道，一经转向北去，就向着应许之地前进了。不久，他们到达今日马安一带的广阔高原，就是申命记中的约巴他。⁴⁶它在以东的东部境边，四周都是一片荒漠，对旅客来讲，比西乃或巴兰旷野为凄凉。民数记二十一章4节说：「他们从何珥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地难行，心中甚是烦躁。」这话足以反映那地的情形。他们在往约巴他的路上去之时，兴高采烈，犹如进入「溪水之地」那样。据肯德(Kent)说：「这是一句精采描述今日要域马安的话，马安离大马色麦加铁路车站不远，今天，往波特拉去的旅客，是从这里出发的，而彼特拉只在车站之西25哩罢了。马安是一块小绿洲，由一风景幽美的小溪所造成，虽然，这小溪很快就流入沙漠中消失了。这几乎是这条南北乾燥公路中旅客可以听见潺潺流水的唯一地点。」⁴⁷

圣经世界南部的主要商路，都在那里通过；它实是南方的大马色。由阿拉伯半岛、米所波大米、尼罗河流域，和迦南来的许多单峰驼，都在这沙漠中的都市相遇与相混，直到今天，它在商业上的重要性还没有消失。除此以外，以色列人可以采取的其他路线，还有两条：其一透过西珥山岭东麓打从彼特拉、波斯拉和克烈经过，向北伸展，直达摩押和希突本(Heshbon)；另一是东边15哩以外的一条平行线，沿着以东的边界和阿拉伯沙漠直达亚嫩河的上游和摩押的边沿。以色列人选择了这后者的路线，向迦南进发。这条往北行的路，是要先经过那一带的沙漠风和可怕的荒

漠，才能到达撒烈(Zered)的。他们从撒烈谷转向西北行，经过摩押的东境，「从那里起行，安营在亚嫩河那边。这亚嫩河是在旷野，从亚摩利的境界流出来的；原来亚嫩河是摩押的边界，在摩押和亚摩利人搭界的地方。」⁴⁸最后，他们从亚嫩河，到达「那下望旷野之毗斯迦的山顶。」⁴⁹这样，那摆在他们面前的，便是应许之地了。

第五章 注译

- 1 创二2及以下。
- 2 「哈巴鲁」Habiru一词，是从特勒亚马拿书信集中得来的。现在，大家都接受它，是指那受约书亚领导去进取迦南的希伯来人而言的了。不过，有这名字的书信虽不在少，这事还没有得着证实。
- 3 Peet, *Egypt and the Old Testament*, p. 125f.
- 4 出十五22。民数记三十三章6-8节都称这地区为以倘旷野，但这是没有困难的，因「以倘」和「书珥」，实际上是同义字。
- 5 创二十五18。
- 6 创十六7、14、二十一。
- 7 Knight, *Nile and Jordan*, p. 113.
- 8 Diodorus Siculus 1.4。他认为薛梭士提里斯在埃及的东部边境由迫路森到安 On, Heliopolis，筑有一道墙。
- 9 出十四2；民三十三7。
- 10 耶四十四1，四十六14。
- 11 出十三17。
- 12 出十四2-3。
- 13 Knight, *Nile and Jordan*, p. 494f; Petrie, *Researches in Sinai*, p. 51.
- 14 Robinson, *Biblical Researches in Palestine, Mount Sinai and Arabia Petraea*, pp. 49-255.
- 15 Fosdick, *A Pilgrimage to Palestine*, pp. 49-72.
- 16 Greene, *The Hebrew Migration from Egypt*; Sayce, *Higher Criticism* 268; Kent, *Biblical Geography and History*, p. 115f.
- 17 出十五22-23、27。
- 18 Peet, *Egypt and the Old Testament*, p. 128f.
- 19 申一2。
- 20 出十七13。
- 21 Palmer, *Desert of the Exodus*, p. 158.
- 22 出十七8-16。
- 23 Holland, *Recovery of Jerusalem*, p. 524.
- 24 Robinson, *Biblical Researches*, p. 141.
- 25 同上，页176。
- 26 出三5。
- 27 出二十四16-17。

- 28 申一2。
- 29 王上十九1-8。
- 30 王上十九8。
- 31 加一17。另参见 Smith,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t. Paul*, p. 56f.
- 32 民二十七14, 三十三36, 三十四4; 申三十二57。
- 33 出十七8, 16; 士七12; 撒上十四48, 二十七8, 三十17; 代上四43。
- 34 Jack, *The Date of the Exodus*, p. 165.
- 35 施德仁(Seetzen)是第一个游历加低斯·巴尼亚的欧洲人, 1807 虽然他没有明明地这样指称过。后来, 罗伦斯(Rowlands, 1844)、巴尔马(Palmer, 1870)、实际的发现者、特林布尔(Trumbull, 1844)、乌理(Woolley, 1914)和别的人, 都一致确定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加低斯·巴尼亚。
- 36 Cobern, *Recent Explorations in Palestine*, pp. 98f, 103, 又参见 Trumbull, *Kadesh-Barnea*, pp. 238-332.
- 37 创三十六9。
- 38 申二5。
- 39 民二十一14-16; 士十一17。
- 40 申二1-3。
- 41 Robinson, *The Sarcophagus of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pp. 232-239.
- 42 同上, 页282。
- 43 民数记二十一章4节。何珥山又是「在以东边界」的民二十23这句话, 不应该纯全从字面上去解释, 说它是在以东境外的一个地方。假如以东在这一点上是在亚拉巴之东的话, 耶布哈仑(Jebel-Harun)何珥山便差不多是在以东的边界上了。关于这一点, 特林布尔(Trumbull, *Kadesh-Barnea*, pp. 128 ff.)和鲁宾逊(Robinson, *The Sarcophagus of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pp. 263-284)都予以特别的注意, 也认它就是加低斯·巴尼亚之东北和彼特拉之西北的耶布抹得拉(Jebel-Maberah)。
- 44 申二4。
- 45 申二3。
- 46 申十七; 民三十三33。
- 47 Kent, *Biblical Geography and History*, p. 121.
- 48 民二十一12-13。
- 49 民二十一20。

第六章

迦南地理综览

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 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毗斯迦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 拿弗他利全地, 以法莲、玛拿西的地, 犹大全地直到西海, 南地和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 直到琐珥, 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 「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 说: 『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申三十四1-4)

从尼波山向迦南展望, 这个景象, 乃是整个近东地区最美丽和最动人的景象。无疑地, 它的引人入胜处, 是由于人们感受到以色列人的种种兴衰而来, 不过, 这景象的本身, 也确是动人和值得注视的。在一眼所见的有限地域以内, 许多山、川、河、海的地势特征都一齐出现了, 使人有深刻的印象。只在150哩左右的限度内, 它的地势就有这么多显著的改变, 这也许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所没有的。这里有高山、有深坑、有高原、有山谷、有山麓、有平原、有长年积雪的高峰、有绿草如茵的牧场、有死亡之海、有生命之泉、有旷野的沙漠、有田野和海洋、有岩石与悬崖、有绝壁和深谷。这一切的地势变化, 对于一个目光锐利的观察者是很有兴味的。

另外, 假如这个观察者是在早春的时候从这里展望迦南的话, 那么, 出现在上头的, 是叙利亚天际的光荣, 而在山下的,

是一片绿草与鲜花所铺成的地毯。真的，在超出死海 4000 呎的尼波山上所见的这个景致，乃是天、地、海凑合起来所产生的变幻，美丽，和灵感，处处有差异，可是，在大体上，处处又表现出永恒的相同；这是「流奶与蜜的美地」，历史以来，已经成为一个民族想望与奋斗的对象了。

迦南虽不像两河流域那么广阔，也不及歌珊地三角洲那么肥美，却能把米所波大米和埃及的画像，完全收集在它绮丽的风光里，另加上它自己的特征。在某个意义上，它是世界的缩影，因为地上的任何一个地理特征，差不多都可以在迦南地找得着。也许因此，迦南便成为人类希望与灵感的隐喻和人们在奋斗以后要得长期休息的象征。它是一块恒久和平与快乐的地方，而作为大分界线的约旦河，就涌流在它属灵的大门前。可是，迦南不止是一个得荣耀的理想。在它群山与平原的上面，永远纪录了一个民族的历史经验，因为他们以它为家乡，而他们在属灵战争中的长期奋斗，已经把它每一吋的土地都神圣化了。它不止是一块应许了的地，迦南实是神在迦勒底的吾珥先向亚伯拉罕宣布，继向他的后裔证实的神圣旨意之具体补充。唯有在这地和那应许相合的时候，我们才得着迦南的真实意义。因此，当一个人向着它的中心望去之时，他的眼睛实是寄放在圣地上；当他看见那些平原与地台的时候，他就会联想到神之爱的深邃，和祂对人类怀想之高超了。

关于迦南地分区的描述，最早的尝试，可说是在申命记中的这一段，就是讲及摩西上尼波山，对应许之地，作最后一次展望的时候。在这里，作者也许是无意的，但他对于圣经的地理背景，的确是提供了第一次的贡献，因他那言简意赅的综览，已经成为后世迦南地理区域特征的分区标准了。后世的圣经地理作者，如鲁宾逊(Robinson)和施密(Smith)等，虽各有他们个别的贡

献，但在大体上，却都是依从了圣经作者。当然，论及各个区域的时候，各人所用的术语，不尽相同，但那原始的纲要，却老是保存在各人的叙述中。这个，实是无可避免的。假如作者就事论事的话，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把迦南的天然分区，予以抹煞的。这地的地形和特征，是它自然分区的最佳标准。

这样看来，这地的天然疆界就是：南有捏革比和埃及河，西有地中海，北有利安特河和黑门山，东有约旦河流域的深谷。与今天的外约旦同广阔的东部一带，虽给以色列人所征服了，也分给流便，迦得和东玛拿西等支派了，却不是初期迦南一部分。后来，它却与北国的事，混在一起了。迦南本部，在约旦河与地中海和但与别是巴之间，南北长约150哩。东西最阔的地方，连同东部高原在内，约有100哩，迦南位居于尼罗河和两河(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的盆地之间，所以是肥沃月湾的一部分。¹ 这个「月湾」，就是一条狭长而弯曲的地带，由迦南的南部起，经过叙利亚的海滨区域、黎巴嫩谷地、米斯波大米的亚兰、阿卡得和苏末尔，直到波斯湾。迦南地的地理特征，由南至北，可说有五个纵的分区，都是很明显的，由地中海海岸起，往东看去，这五个分区的次序就是：海滨平原、示非拉(Shephelah)、西部高原、约旦河流域，和东部高原。此外，还有两个东西横过的区域，就是由约旦河到迦密山的以斯得仑平原，和那从死海亚拉巴到埃及河的捏革比。兹将这些区域的特点和重大关系，逐一论述如下：

海滨平原

迦南的沿海地带，起自迦萨西南 40 哩令拏哥路拉(Rhinocolura)的埃及(Wady el-Arish)到推罗城之南 15 哩的推罗梯(Ladder of Tyre 或作Ras en-Nakurah)，全长约140哩。宽度则大小不一，北部极窄，在迦密之北却有由3、5哩以至10哩的美丽平原。在迦密之

南，这平原开始伸入内地，造成南部宽约25哩以上的区域。从前，这滨海一带原是海域。可见，它的构成，乃是近世地质时代的产物。其中的泥，杂有地中海海潮由非洲北岸带来的大量幼沙，但除此以外，它便是由一些肥沃的沉淀物造成的了。这种沉淀物，是从历年受风雨侵蚀的高原地带来的。这南北沿海地区的内部，是迦南的最美地区。本地的最早居民，可能就是定居在这个区域，或它的附近的(如在基撒)，到后来，他们的名称，迦南人(低地居民)，便成为这地的名称了(迦南，低地)，这整个沿海区域，又可以再分作三个小部分，就是：非利士平原、沙仑平原，和亚柯平原。

非利士平原

非利士平原计由迦南的南部疆界埃及河起，直到约帕之北5哩的拿尔欧查(Nahr el-Aujah)河止，² 全长约70哩。这地的中心，是在约帕之南，包括迦萨和附近的地方，最宽处近别是巴有25哩。这平原的内部有一块美好的分水岭，高出水平线500呎。这里，有好几个显著的城邑，在亚玛拿时代(主前1450至1360年)和族长时代都很繁荣。基拉耳、迦萨、亚实基伦和约帕，都是远古时代的文化中心，也屡次在希伯来人和埃及人的文献中被提及的。不过，这平原之所以特饶兴味，是由于它与非利士人的关系，而这些新来者，便是定居在这最肥美的地方的。他们一面占领了土著迦南人的据点，一面组织非利士王城联盟(迦萨、亚实基伦、亚实突、迦特、以革伦)，就把迦南人排挤出去，并屡次威胁到希伯来的独立，称雄一时。这五座城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无疑是由于它们所处迦南进口的军略地位而提高了的，但非利士平原的农业利益，也给它们以不少经济上的声誉。

除了加利利南部山麓下的三角地区以外，迦南再也没有一个部分像非利士平原那样有那么好的耕地和那么多的天然利益的

了。占据这地的人民，当然有力量去左右他们的邻舍。但在另一方面，它那开敞的南北两端，容易招致由埃及和叙利亚方面敌军的入侵，这是它的弱点。它是敌人征战的目的物，实际上，所有的敌军，都是非把它征服过来不肯罢休的。结果，非利士不断地遭受摧残，而它的居民，也就沦为杂种，既无色彩，也欠实力了。虽然如此，也许正因这样，非利士的重要性，仍然在全迦南所得的名称上，反映出来。原来，巴勒斯坦一词，便是「非利士人之地」的意思。在另一方面，近人要征服巴勒斯坦的一个目的，在于攫取非利士的低地。这是他们要在约书亚领导下入侵的希伯来人所失败的地方，有所成功。

沙仑平原

沙仑平原是迦南海滨区域的第二部分，南以埃尔欧查河(Nahrel-Aujah，近约帕，流入地中海)为界，北达迦密山麓和今日的海法域附近，全长50哩，宽约6至12哩。这平原的疆界，在北方和东方的，显然是以这些山脉来定夺，在南方的，却完全是人为的办法，因为在非利士和沙仑平原接壤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可资区分的差异。甚至在古时非利士人入侵之际，沙仑是他们征服地的一部分，也被视作是在非利士平原之内的呢。不过，在旧约时代，它已经清楚地是另外一个区域了。³ 它的引人入胜处，大体上可说是与非利士同样深厚，虽然它上半部的土地因沙冈之侵蚀和迦密山麓的粗野而不算得肥沃。这地东西高下不一，由水平线到高出海面500呎不等。水量十分充足，除每年平均有25吋雨水外，中部高原的水，都经由欧查(Aujah)、伊斯干得仑捏(Iskanderuneh)、梅非查(Mefjir)和所迦(Zerka)等四条溪涧而流入海。许多不可置信的故事，讲及这地的地下水道和人们所听见的众水之声。不错，充足的雨水，已经把这地变为沃土了，草木茂盛，牧场广阔。⁴ 在非利士人占领期间，据说，沙仑是一片树

林之地，虽然现在除了疏落的棕树和进行中的植树计划外，树木是少见的了。不过，它自古以来的肥美处，还没有成为过去，这是今日锡安运动所造成的各个居留地所证明的。现在，这平原的一半左右，已在希伯来移民的耕耘中，他们是在重建祖业啊。

亚柯平原

亚柯平原计自迦密山麓起到推罗之梯罗斯恩拿谷拉(Ras en-Nakurah)海角止，长约20哩。这平原与中部高原的山丘平行，宽约2哩(北部)至10哩(东南部)。这东南的一部分和内地，是给加利利的山和迦密山之间的一条狭道分开了。由这平原的中部流出来的，有两条小溪，其一是拿勉河(Nahr Namein)，另一是基顺古溪。正如海岸的其他部分那样，海水把海沙冲进来，荒废了许多地方，不止妨碍了许多小溪的出路，还造成了不少沼泽地区。这平原的内部是很肥沃的，尤以南北两部人烟稠密的地方为然。这整个亚柯区域，加上迦密山南沙仑平原的大部分(到多尔止)，从前是属腓尼基人的(腓尼基人的领土，是由迦密山到奥朗特河口)。由推罗西顿到迦密之地，本是分给亚设为业的；但亚设从来就不能与他的强邻竞争，最后竟在种族的混合中消失了。

亚柯、推罗，和西顿永远没有成为以色列人的城邑，却在腓尼基的大事中，占有重要地位。亚柯建在迦密山之北15哩的海岸上，不止是亚柯平原的首邑，也是进入迦南腹地和沙仑及非利士南部的战略要塞。它在新约叙述多利买(Ptolemais)的记载中，也相当重要。在拿破仑的纪事册中，这是他的军队向后转的地方。直到今天，这城仍然保持它自己的重要性。

最后，在这个海滨平原的综览中，我们还要提到一个特点，就是它海岸线之笔直和港口的缺乏。海滨平原的内部虽有极优良的耕地和牧场，它那不客气的海岸却使到它的海滨居民对航海事业，感到沮丧。迦南的西部边境，大海，在整个希伯来人的时代

中，实际上是不可通的。显然，在迦南海岸的构成上，这是有深意的。相反地，由经沿着地中海东岸向北行，良港如推罗、西顿、贝鲁特、加巴勒(Gebal)的黎坡里(Tripolis)等，倒不在少。甚至埃及的亚历山太，也不缺乏港口的便利，而今天的塞得港，也是地中海区的一个主要港口。

迦南的整个海岸，除了亚柯像个港口而海法得花上一百万镑的建设费才有可能成为一个良港以外，连一个港口都没有。作为耶路撒冷自古以来的口岸的约帕，也完全没有港口的样式，因为它的泊船处是毫无屏障的。今天的船只，必须在离岸很远的地方抛锚，然后由小艇把货物驳运到岸上。不错，古代的海船远比今天的货船为小，无需什么深水就可以泊岸，可是，不论什么船只，除非移上岸去，不论在约帕或其他口岸，都是不安全的。以希律时代作为耶路撒冷主要口岸的凯撒利亚而言，它也不比约帕优良多少，因它没有天然的屏障能使船只安稳。大希律是为着政治目的才把凯撒利亚(前人所称的司特敦塔Straton's Tower)变为一座美丽的希腊罗马城市，大事建设，作为罗马行省的一个行政中心。

凯撒利亚既有政治的重要性，就很快成为一个商埠，筑有码头，其遗迹仍然可以看得见。迦南南部的口岸，有迦萨，在非利士平原，形势险要。它是一切来往东西方商队的行止点。但迦萨的重要性，全不从它那无足轻重的海滨地位得来。这城的一切港口便利，都给地中海由尼罗河和非洲而来的冲积海沙所破坏了。结果，希伯来人从来就没有作过海上的冒险，绝不成其为一个航海的民族，只从事于农牧而已。所罗门的海军和他对海洋的兴趣，都没有什么规模。他们的商业活动既受限制，就与古代著名的航海民族腓尼基人打交道。对以色列人而言，他们的海滨地区不止是他们的一个疆界，也实是一种障碍，把他们的物质兴趣，

严严地限定在迦南一地之内。不过，经过了长久的期间，她的属灵兴趣，竟也超越了大海的海岸，远达外邦世界中的海岛和大陆。

皮德梦特或示非拉

在海滨平原与耶路撒冷之西的高原之间，有示非拉丘陵区域。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区域，屡次为旧约圣经所提及，⁵「示非拉」一词，或作「低地」，在英文圣经中，有「平原」、「谷地」、「低地」等种种译法。这些低山地的高度，平均500至1000呎，虽然有些地方，也有高达1500呎的。地土不像非利士或沙仑那么肥美，也不像迦萨到迦密的海滨区域那么满有湿气。这样的地，特别适宜于橄榄树和葡萄树的栽种，和畜牧的活动。示非拉，特别是它的谷地，出产相当多的麦子，但平原广阔的麦田，实在更适宜于这项农作物的生产。这整个区域都是可爱的。由于它位于平原与高原之间，它就成为高地居民和低地居民争夺之物。在以色列人初入迦南时，他们与非利士人相争，情况更是如此。或许，史前时代的人，也是一样。他们很可能就是在基撒和伯得基边(Beit Jibrin)被亚摩利人和迦南人排挤出去的。

示非拉的界限，通常是由耶路撒冷西北5哩的亚雅仑谷起，到南方的别是巴止，包括非拉士丁平原和犹大山地在内。「示非拉本部是海滨平原与中部高原之间的丘陵区域。可见，示非拉相当于我们的所谓冈丘，与高山有别，包括许多平原在内，就是冈陵起伏的地区。这个名称，很与苏格兰的「低地」相像，冈陵起伏，也有平原。⁶由此看来，它的全长，由亚雅仑到别是巴，约有70哩，而其宽度，只有几哩罢了。示非拉从来就不包括非利士平原在内的。在旧约中，这个名词，也不是那个平原的名称。不过，就今日巴勒斯坦的地理分区讲来，示非拉乃是与古代的非利士同其广阔的。在另一方面，这个名词应否指亚雅仑谷以外的

中央山麓而言，倒是一个问题，因为在这里，由沙仑到山地的斜坡，是没有谷地的。这区域的示非拉，只是一种台地，不是平原与谷地的混合。也许，在这个意义上，约书亚记的作者在十一章16节说的「以色列的山地，和山下的高原」，就是这个。所以，严格地讲来，示非拉本部就是亚雅仑与别是巴之间犹大山地以西的地方；通常，它却指南自别是巴北到迦密山的整个山麓区域而言。

不论从南或从北进入中央高原地区，示非拉都有战略上的重要性，因为它居于中间位置上。在北方沙仑平原升到迦密山麓的斜坡上，有三个重要的地方是可以容易通到的。第一，在米吉多，横过迦密山鞍样的斜坡而达以斯得仑平原；第二，经过中央高原的低下隘口而至多坍一带的内地；第三，经过今天督加林(Tulkarem)村的隘口，而至那布鲁斯(Nablus)。迦南这些地方，容易受到敌人从海滨平原而来的侵略，因而一再被他们所践踏和征服了。

在另一方面，中央高原南部的示非拉，地形较突出，也就较难进去。在这里，通到山地去的隘口，有四个。第一个，是亚雅仑谷。这历史性的通路，从以色列人开始征服迦南之日便显得重要了。它是从沙仑平原和示非拉通到耶路撒冷去的天然隘口。这亚雅仑谷，从耶路撒冷西北5哩的基遍开始，便有一系列突然狭窄的下行峡道，然后在沙仑边境下伯·和仑(Lower Bethhorons)低地出口。这个谷是极易防守的。在这里约书亚曾追赶过迦南的联军。一千数百年后，马加比犹大(Judas Maccabeus)，也曾在这里大胜叙利亚的军队，表明山岳战术的优势。所以，亚雅仑是保卫耶路撒冷的要塞，历代的希伯来君主，无不细心加以防御的。所罗门在这一带建立了好几座堡垒，证明亚雅仑附近巴拉和下伯·和仑的国防计划，十分重要。

透过示非拉而进入犹大山地的第二条路，是梭烈谷(Valley of Sorek)，位于耶路撒冷之西，而在基撒和以革伦两古城附近的非利士平原出口。今天，由律得(Ludd)到耶路撒冷去的铁路，大体上就是沿着这条通往高原去的狭道，经过伯·示麦(Beth-shemesh)、琐拉(Zorah，参孙的诞生地)、艾特夫(Artuf)、和以实陶(Eshtaol)等城。梭烈谷完全在示非拉之内，是其中最肥美的部分，与非利士平原接境，也有军略上的重要性。在入口处，有所罗门所建的一个城堡，可见它在耶路撒冷的防御上，极为重要。⁷ 通到中部山地的第三条路，在以拉谷中。这谷起自伯利恒的南边。打从往耶路撒冷去的大路望去，可以看见那些历史上有名的伯大撒迦利亚战场。它的西部延展，在示非拉的撒迦利耶冈陵经过，而以非利士平原的特尔尼斯西飞(Tell es-Safi即迦特)为出口。这条路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迦特是非利士五城联盟的一员，而这联盟是以反闪族和打击希伯来人为宗旨的。它位在以拉谷的入口处，是对内地的一个大患。特尔撒迦利耶(Tell Zaohariyeh)从各方面看来，实是古代的亚西加(Azekah)，就是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安营对垒的地方，也是大卫战胜歌利亚的所在。罗波安曾把亚西加和不少其他的城邑改为堡垒去保卫耶路撒冷。可见，以拉谷是一条通到高原地区去的要道，虽然由海滨平原往耶路撒冷去最合理而常用的路，是亚雅仑谷的路。

最后，第四条路是贝特捷奔附近开始的西发他谷。它固离开耶路撒冷较远，就在这城的防御上，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虽然它可能构成一种危险。若要由此去进攻犹大腹地，就先要征服希伯仑，又要把那守卫通耶路撒冷大路的堡垒伯大琐(Bethzur)攻下才可以。

凡能守卫这四条通路的人，都能控制迦南的中部高原，这是

一定的了；同时，作为这些隘口外围的示非拉，是兵家必争的战场，这也是一定的了。这个区域的历史，是非利士人、希伯来人、希腊人、罗马人，与及一切要侵略犹大山地者的斗争史，也是那些想要从高原地区冲下来去攻击平原居民者的斗争史。从起初，示非拉就有几个城邑经验过这些争夺战，尤以基撒和今天的贝特捷奔是这样。这两个城的原址，都是史前时代穴居民的遗址，也一同遭受过种种破坏性的侵略。这些大城，许多已经毁灭了，留存下来的，只是如下各地的丘陵而已；基撒、伯·示麦、撒迦利耶(Zachariyeh)、山打哈拿(Sandahanna)、下伯·和仑、亚雅仑、琐拉、以实陶、慕拉(Modin)、以马忤斯(Emmaus)、基列·西弗(Kirjath Sepher)、基伊拉(Keilah)、马基大(Makkedah)和亭拿(Timnah)。

西部高原

西部高原是迦南的第三个纵的分区，位在海滨平原，丘陵地带和约旦河谷之间。从各方面看来，这是全国最重要的一个区域，也与国家的兴亡史有不可分的关系。只要站在尼波山上去观看迦南，就见西部地平线上，充满了崇山峻岭。除了加利利山麓小丘的广阔平原以外，整个地区都像个宏大的高原，由但以西的黎巴嫩斜坡，一直向南伸展150哩到别是巴。这高原地区的南部有犹大山地，中部有撒马利亚疏落的群山，北部有逐步高升的加利利。这西部高原虽被视为一个区域，但其中的三个分区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唯一彼此相同的地方，乃是这些地势都高出地中海二千至四千呎。其他的地势特征，彼此都不相同，犹大山地较有一律性，撒马利亚的山是孤立的；而加利利却有一连串的高地。因此，研究西部高原，就要注意它的具体特征了。现在，让我们先行探讨加利利，然后是撒马利亚和犹大。⁸

加利利

西部高原的北截，是加利利的脊骨。它的西部有亚柯平原和腓尼基；北部有利安特河和黎巴嫩山岭；东部有美丽的约旦河谷；南部有以斯得仑平原。⁹从黎巴嫩山起向南看，这个高原是逐步向以斯得仑平原倾斜下去的，造成上加利利和下加利利两个部分。实际上，除了高度不同之外，这两个地方，没有什么差异。上加利利诸山，由东到西，高约二千至四千呎；下加利利倒「有一连串平均1850呎以下的山岭，又有广阔的谷地介乎它们当中，由提比利亚到海法与亚柯等地的海滨平原，都是这样。」¹⁰全区水供充足，因它的常年雨量达25吋，而黑门山的浓雾和不露面的泉水也都是水供的来源。因此，它的土地肥沃，常常引起邻邦的垂涎。它有的是火山性的山岭和冲积的平原，广大的田野和倾斜的山坡，种类繁多，对农民和牧人都有莫大的益处。五谷丰收；葡萄、橄榄，硬果及迦南的其他物产，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加利利农牧的收益既然那么吸引人，往迦南外约旦和叙利亚的公路交通又十分发达，所以外国人士，往来不绝，以致当地居民的宗教偏见，扬弃净尽，而他们大同主义的风度，也远较迦南任何地方为显著。加利利的门户是开放的；到这里来的人，没有一个没有自由来往与容易出入的感觉。在这里，你实在不难看出神的一个安排，到了时候满足之日，就有多么长远而重大的关系，加利利所有的，是拿撒勒、迦拿、提比哩亚、迦百农、哥拉汛，和伯赛大等繁荣的城邑，而各民族和各种信仰，彼此之间又有无限的接触，无怪神之国的第一批门徒和热情的传教士，是从这样的环境下出来的了。

撒马利亚

西部高原的中截，是有山有谷的撒马利亚。这个山地虽不像加利利那么容易进出，仍然同样容易受到商业上和军事上的侵

略。它那倾斜的原野与山麓，是家禽和家畜的乐园，而它那繁多的幽谷与平原，也是使到农民深具信心与鼓励的。耶稣就是在撒马利亚的雅各井旁，对门徒说：「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¹¹这里有两块特别重要的平原或田野：第一，是多坍四周的多坍平原。这是约瑟被卖给来自外约旦的米甸商人的地方，后来，又是以利沙受包围和得解救的地方。第二，是示剑四周，以巴山路和基利心山之麓的摩利平原(Moreh)，这是亚伯拉罕初抵迦南时的寄居地，也是那撒马利亚妇人在雅各井旁受光照的地方。这整个地区，由族长时代起到近日撒马利亚人在基利心山坡上殖民之时止，都满有历史的趣味。约书亚招聚以色列人在一起给他们以临别赠言而劝勉他们要忠心的地方，是示剑。¹²以色列人在所罗门死后聚集在一起从而产生犹大和以色列两国与罗波安和耶罗波安两王的地方，也是示剑。¹³撒马利亚历来在希伯来人的事上，都是无拘无束的，因而招致了素以正统自命的犹大的反感。它所表现的同情，似是偏于加利利那方面，因为在王国分裂之时，加利利是以色列的一部分，而犹太人与撒马利亚人之间，也没有什么来往可言。

撒马利亚的地理特征，使我们明白为什么他们一方面既磊落宽大，一方面又偏见重重。第一，他们的宽大是多年来与外界不断交往的结果。东方和西方的交通大道，都在它的中心和边境通过。这就叫他们无法不与外界发生冲突与接触。结果，撒马利亚的宗教信仰，就由开始衰败以致完全倒塌。伯特利和但的牛犊崇拜，迦密山上的巴力崇拜，和以色列宗教生活的其他怪象，都是与外人接触后所产生的东西，远超过犹大所发生的任何现象。第二，它在社会与宗教方面的偏见，是他们远比不上较严肃与较属灵的犹太人的自然结果。南部高原的种族与宗教，虽也受到环境的影响，却从来就没有经验过撒马利亚人所经验过的那种败坏。

犹大山地

西部高原的第三个分区是犹大山地，由伯特利起到别是巴止，全长约60哩。它的高度，超出地中海约2000至3400呎，而耶路撒冷和希伯仑，则分别高出2500呎和3000呎。由希伯仑起，地势开始倾斜，到别是巴以后，就成为捏革比的灼热沙漠。它的西部是示非拉，有较犹大山地为低的丘陵。示非拉有四条通往犹大山地的道路，上文已讨论过了。不过，在东部，约旦谷的陷落地势，来得较为突兀。这个区域有世界上少见的深渊：就是死海。死海的海面，在地中海之下1292呎。由死海以西18哩的橄榄山，地势突然升高，达3892呎。这突然起落的地势，在犹太的东境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它向谷地的突降，使到山地的大量冬雨有个天然的游戏场。当雨水向约旦河下冲之时，它的河道都变成深渊。除雨季外常涸的无数河道，便因此形成了。基尔特河(Wady Kelt)便是在耶利哥附近流入约旦河的这些河道之一。不过，基尔特河是长年有水的，不像其他的沙漠河道那样。有人以为先知以利亚曾在这里休息过。第二，它向低地的突降，也使到整个高原地区不易迫近，除非人们是从耶利哥平原方面的三大隘口进入的话。

这三大隘口的第一个，是从约旦河那边稍向西北行，经过密抹(Michmash)城和峡道，直达艾与伯特利，就是耶路撒冷之北10哩的高原。这是由约旦河到犹太内地的古旧商道，在以色列的后期历史中，颇为重要，尤其是在他们与非利士人斗争的时候。约书亚对南方作战之时，带领以色列军队，通过这历史的隘口，就在基遍之战中，击败亚摩利的联军，并从亚雅谷，追击败军，直达海滨平原。第二个通到高原的军略隘口是在耶利哥古城之西开始的。道路十分崎岖难行。由于它的险峻，它实际上是难于攻陷的。由耶利哥到耶路撒冷，全程不过18哩，但平均每哩升高190

呎。来侵的敌军若遭遇到死力的抵抗，必定无法通过。这条路也是作为盗贼及从事于抢掠的贝都因人出没之地，是耶稣所讲的良善撒马利亚人的故事的背景。当时，这路已成为罗马式的大道了。由加利利往耶路撒冷的大队朝圣者，都从其上经过。这路的修筑，实是工程上的一个伟大成就，但大部分的位置，仍然以古代的基础为依归。若有什么天然的意外发生，车辆就可以避到罗马式的古道上去。由此路往，先到伯大尼，然后经过橄榄山的东麓，直达耶路撒冷。最后，由耶利哥到内地去的第三条路，是往南经过犹太旷野的汲沦谷，转西北，然后由南方到达耶路撒冷。全路荒野而危险，远比中路为峻峭，所以少人行走。在汲沦谷的接合处，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由伯利恒到耶路撒冷。第二条，绕过英吉底(Engedi)绿洲，到达希伯仑城，就是离耶路撒冷18哩南部高原的最高处。

最后，犹大山地虽然难于迫近，却不是与迦南的共同利害脱节的。险要的隘口，不一定就是无路可通的意思。假如这个地区是与世无关的话，这决不是由于它的地理特征所使然。它的首都耶路撒冷的历史，很足以证明这整个地区是常常受敌，也是常常处在世局的中央的。真的，国际商队大道的支线，就从它的中部经过。亚伯拉罕由哈兰往希伯仑去的时候，也打从这道经过。圣经世界两极端的人士，也在这条大道上相遇而混和了。不要再以犹太为一个离群而独处的地区吧。进入的困难，已由使用暴力的人撇在一旁。他们就是不顾一切，要用武力来夺取这地的。也许，关于犹太的力量，主的意匠是这样：犹太的四围虽有崇山峻岭等天险，也有坚固堡垒为屏障，但若它是离开那保障以色列者的手臂，它在这世界接触与冲突的战略地区上，就是毫无能力的。在犹太这个中央地区，地极的人都要来聚首一堂。后期的先知们，都很重视它的中央位置，强调万国要到锡安来朝的异象。

这国的位置与它向地极发光的使命，实有直接的关系，这是无可避免的事。

约旦河谷

迦南第四个纵的地区，是约旦谷。这是世界上最迷人和最奇观的地区之一。在150哩那么小的距离内，这谷地与其附近，竟有极高处与极低处的分野。在约旦谷之北端有黑门山，高出地中海9166呎；在约旦谷的南端，有一个长46哩宽10哩的内海——死海。死海海面，比地中海低1292呎，而它的最深处，竟达1300呎。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地面的最深处了。约旦谷的本部，不止包括了约旦河上下游所流过的地方(由北方的黑门山到南方的死海)，并且，这谷的本身，也是一个较大区域的一部分。在地质时代上新世岩(Pliocene age)的后期中，这整个地区曾遭遇过剧烈的自然变动，以致黎巴嫩、迦南，以至阿卡巴湾与红海一带，都大受影响。虽然这地质大变动的经过，仍在学者探讨中，它的结果，倒是显然可见的。由叙利亚的北部开始，把这个谷地作为一个整体去看，倒是很有兴味的。

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山脉，在哈马附近而与地中海平行的，另外有一系列在东边的高山。严格地讲来，这两大山脉是叙利亚黎巴嫩山脉。在两边的称为黎巴嫩山本部，在东边的，却称为安替黎巴嫩山。在两边的，有好几处有突出的高峰，例如，在柯鄂特埃士山打(Kornet es-Sanda)和巴力碧(Baalbek)之西北的，都超过11000呎，而在新宁(Sunnin)的，也高达9022呎。相反地，东边的山脉，却是断断续续地渐起渐高的，直到大马色的西南，才成为崇高与伟大的黑门山。这两大山脉之间的广阔地区，土壤肥沃，尤以巴力碧和锐呷(Reyak)附近的为然。这个区域的起点，是在哈马一带，用旧约的地理名词讲，这就是所谓「哈马口」。¹⁴

这整个区域，都称为黎巴嫩谷，但也可以一样适宜地称为利安特和奥朗底谷，因为这两条河，虽由这地区的中央相背地流出，总是灌溉全区的。上文已经提过，这个谷地，是亚摩利国的中心。在希腊罗马时代，这地称为克利叙利亚(Coele-Syria)，就是中空地区的意思。

黎巴嫩和安替黎巴嫩一带的山，也有一些像是由东到西横过这谷地去似的。因此，利安特河便要改变方向，经过一道深坑，由推罗与西顿之中，出地中海去了。这个谷地，在克利叙利亚和它附近山岭以外，再次出现，一直伸展到死海和阿卡巴湾。由这一处起，它的东边有浩兰(Hauran)高原、外约旦高原、摩押高原、西珥山岭，直到阿卡巴湾。它的西边，有加利利山地，撒马利亚诸山，和犹大一带的峭壁，就是逐渐向南地一带倾斜下去的。发源于黑门山之南的约旦河，便流在这些山岭、高原，和地台之间。它由北向南，流过这深谷的几个急滩，直达死海。死海的水，除了蒸发之外没有出路，这整个谷地，像个大盆地，越下越深，以死海为最低，然后在死海之南的阿卡巴逐渐上升，到彼特拉古城对面的分水岭为止。很可能的一件事，是在地质学上的雨水时代(Pluvial period)，这整个盆地，就像一个宏大的内陆海那样，由北到南，不下200哩长，超出有大洋水平线100呎的水面。「显然地，现目死海之南的高地，把它与大洋海隔绝了，因此，它本来就是一个淡水湖。在地质学上的间冰期(Interglacial period)，由于部分火山性的地理变化，它可能陷落一些，却不到今天死海水面之上不及300呎的一个平面。那些叫它有目前阶段式形状的谷旁淤积物，便是在这个时代中和跟着来的结冰时代里形成的。」¹⁵ 这谷的南部，特别在耶利哥附近的整个地面，与一个古代的海底相似，到处都有奇形怪状的泥灰岩(marl)之形成，表出一片荒凉景象。

不过，这个由黑门山到死海，又由死海到阿卡巴湾的大谷地，虽是连续不断的，却不应被视作具有一律的地形或地理特征。只要细加考察，便知这个地区，又可分作为下的五个部分，第一，上约旦流域，或称，北亚拉巴(Northern Arabah，亚拉巴又可称约旦河谷)；第二，加利利海；第三，歌耳(Ghor)，或称中亚拉巴；第四，死海；第五，南亚拉巴。我们把这五个部分，细予检视，便知它们各有特征，在圣经的背景上，也各有各的作用。

上约旦流域

上约旦流域，或称北亚拉巴，起自黑门山的西部和西南部，到米伦湖(Merom即Huleh)湖之南不远的地方，就与水平线相平了。约旦河的三个主要源头，都在这谷地的上部。第一，拿耳哈斯班尼河(The Nahr Hasbany)，发源自黑门西部的哈斯比亚(Hasbaya)附近，是约旦河最长却载水最少的一条支流。第二，拿耳力丹河(Nahr Leddan)，起源于特勒迦地(Tell el-Kady，或是古代的但)，实是一条阔约12呎，深约3呎的溪涧。第三，拿耳巴尼亚(Nahr Banias)，起源于黑门山西南的古城潘(Dan)附近。也许，古代的潘与近代的巴尼亚，都是旧约圣经中的但。无疑地，这也是凯撒利亚腓立比的所在地，就是耶稣所到过的最北的地方。这三条支流中，以拿耳丹和巴尼亚为最重要。此外，由西北部流下来的，还有一条第四条的支流，就是称为拿耳巴力黑的。它的源头，离利安特河不远。

这些支流，都在特勒迦地之南5哩的地方汇合，经过10哩后，才流入约旦河所造成的第一个内陆湖。旧约圣经称这湖为米伦湖。约书亚便是在米伦湖附近的夏琐城，大胜迦南联军的。¹⁶今天，这湖名叫呼勒湖(Lake Huleh)湖长4哩，阔3哩，面积不大，湖水也浅。湖面高出地中海约7呎。只要在它的出口处开条运河，湖水就容易流尽，因为它的出口处与海洋的水平线差不多。

呼勒湖之北近谷地的边缘处，土地肥美，不过，这盆地的地面，都是无限的沼泽地区，夏季有疟疾滋生。这里的纸草植物很繁盛，用途也多，不过，现代人已不拿它来制造书写用的纸像古人那样了。湖的南部，土地优良，发展农业，极有前途。在这上约旦整个区域之上雄视一切的，是巍峨的黑门山。约旦河一经流出了呼勒湖，就开始向南下泻，流过加利利的山地，到达20哩外的加利利海。这个短距离的下泻，有689呎，平均每哩下泻35呎。¹⁷

加利利海

加利利海是约旦河的第二个内陆湖，水面低过地中海682呎。这湖是地面上最美的湖之一，位于巍峨的黑门山与深沉的死海之间。它的西边，有中部高原火山性的诸山；东边有浩兰和高拉蒂尼斯(Gaulanitis)等台地。从加利利海西北6哩和高出地中海2750呎的撒弗山望去，加利利的景致，极为壮观。整个加利利海都可以看见，形状像梨，也像七弦琴，而以西北部为它的膨胀部分，此如施密(Smith)所说的那样。这湖长15哩，最宽处，即由抹大拉到格拉森，则有8哩。据估计，它的最深处，是在北部，约有750呎。湖的四周，虽然都被山岭和台地所包围，以致它东西两边的海岸，非常狭窄，它西北部、东北部，和南部的空地，倒是三块狭窄的平原。在西北方的，有革尼撒勒平原，它的附近便是加利利的诸山。在东北方的，就是在约旦河外伯赛大之南的，有另外一块广大平原。这平原很与圣经所记的耶稣叫几千人吃饱的地点相符。¹⁸在极南端的，有那以今天的士马克城(Semakh)为中心的约旦平原。在这里的约旦谷，宽约4哩，可是，在圣经里，士马克和士马克平原，都没有提及。不过，士马克城的本身，是重要的，因它是由海法到大马色的铁路的中站，也是所有进入外约旦区域的公路的联络站。在它的附近，有希腊式的十城联盟(低加坡里Decapolis)的两城：希坡和加大拉。湖的北岸，地势逐渐上

升。这原是加利利诸山的山麓。

整个地区，可说是风景秀丽，品种繁多，而事物的对照，也极为明显。湖之西岸的上头，有石灰岩和石灰山凝视它的水面。这种岩石的南边，有来自已熄火山的热气。提比哩亚附近的矿泉，从远古时代到今天，仍然是人们的追求对象。在东边，群山离岸稍远，却造成了一个高原地区，盖满了黑色的雪花岩和闪绿岩。这一带，有浩兰、高拉尼提斯，和特拉可尼的肥美麦田。黑门山在湖之北40哩，山顶终年积雪，睥睨一切，而山的下面，就是加利利海的碧波，煞像在天然美景中的一粒宝石那样。人们往往不容易想像到，这样庄严华丽的湖水，是会翻起狂风暴雨来的。不错，暴风雨之来临毕竟是常有的事，因为地中海的冷风，常常要从四围的山隙中冲进来，把加利利低地上的热风挤走的。从前，主一吩咐，狂风暴雨就静止下来了，所以，海上的暴风雨，也有它的美与荣光。¹⁹

加利利的一切宗教、社会、政治，和商业生活，都以这历史性的湖和湖岸为中心。早在旧约时代，加利利已经是万国会合之所，²⁰也是旧世界众多关系之所系。在基督教纪元的初期，当耶稣和众门徒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这个地区的繁荣与活跃，是巴勒斯坦任何其他地区所不及的。加利利海在自然条件上，确是这个地区的中心。它的四围，都是人烟稠密的城乡，与外面的世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例如，提比哩亚，便是建在西山之上的一座城。这城是希律安提帕建筑的，是加利利和提比哩亚的首都，但耶稣和使徒们似乎都没有到过。作为抹大拉今日代表的美得尔(Mejdel)，是在马加丹区域之内。²¹彼得和安得烈的家乡伯赛大，学术界还没有找出来，虽然有人说它就是在湖之北端的安他格哈(Ain Tabghar)附近。²²安他格哈之东，有特勒含(Tell Hum)的遗址，这是加利利商业与政治中心的迦百农原址。从

前，人们以为迦百农的原址是在汗明月(Khan Minyeh)，现在，却认为是在特勒含了。这改变的主要根据，在于后者有希腊罗马的各种遗迹，广大的墓地，和宏伟的犹太会堂。

迦百农是马太的城，耶稣的总部，又是罗马政府的一个行政中心。²³迦百农之北3哩，有哥拉汛的遗址。这是今天的柯拉锡(Kerasesh)，在耶稣在世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城。伯赛大、迦百农，和哥拉汛，是耶稣所责备的有机会有机会的三个城。²⁴结果，它们都完全毁灭了，以致昔日的一切光荣，都没有留下一点点痕迹。约旦河的那边，离加利利海约2哩的地方，有埃特勒(Et-Tell)的雪花岩遗址。一般人多认为这是伯赛大朱利亚斯(Bethsaida-Julias)的原址。在这城与加利利海之间，有一块美丽的平原，很足以容纳那一群拥挤耶稣的数千群众。伯赛大朱利亚斯之南7哩，是格拉森人的地方。²⁵贴近湖边的，有革尔沙(Ghersa)的遗址。革尔沙，或作革拉沙(Gerasa)之东，是希坡城。这是希腊化的十城联盟(底加坡利)之一员。它的南部4哩，有加马拉(Gamala)历史性的堡垒。约瑟夫在叙述犹太之战的时候，对它有相当详尽的描述。²⁶

加利利海的南端，并没有什么在圣经中有重要性的城邑，虽然亚木克河(Yarmuk)之南的加大拉，只在6哩外而已。加大拉所倚靠的地区，现在已确实知道是与加利利接境的，因为这城以罗马的三层桨座战舰为徽号，表明了它对航海的兴趣。湖的西南端，还有塔里切亚(Taricheae)、基低斯(Kedesh)、哈马(Hammath)等重要城邑，不过，它们与圣经背景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故从略。据施密言，「湖的四围共有九座城，每座城的人口，不下15000人，有些还不止此数。」²⁷这九座城中如下的七座，现在已经可以相当确实地辨认出来了：提比哩亚、抹大拉、迦百农、哥拉汛、伯赛大朱利亚斯、希坡，和加大拉。圣经说，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有许多人跟随他。现在，我们很可以明白这许

多的人是从那里来的了。据约瑟夫的估计，加利利的人口，约有三百万人。这个数目，颇为恰当。人们读福音书和约瑟夫著作所得的一个印象，就是加利利的群众可以很快就从各地聚拢起来的一个事实。可见，天国的许多初期胜利，是在加利利，尤其是在加利利海的岸上，见证出来的。一小群卑下的加利利渔夫，也是从同一的地方出来的。他们的属灵渔网，已经把世上的列国都包围起来了。

歌耳

约旦河流域的歌耳区，或称中亚拉巴，是由加利利海起，至死海的上游止。²⁸ 这个距离，在直线上不过60哩左右，但约旦河弯弯曲曲的水道，全长竟达二百多哩，才流入死海。约旦河的水一出加利利海，冲力便加大了，在洪水期间，更为急激。由加利利往死海去，它下泻610呎，平均每哩10呎。洪水的力量很大，以致它能把沿途的冲积物大量带到死海之北，造成那里的约旦河三角洲。结果，约旦河的狭窄河床，就不断地被急流的水所加深了。约旦河的平均宽度是90至100呎，但在氾滥时期，就远不止此数。阿拉伯人称这扩大了洪水河床为「左耳」(Zor)。据施密说，这个「左耳」一词，也许就是旧约圣经所说约旦河的「骄傲」或「涨大」。²⁹ 现在，约旦河水系的底子，包括日常的和扩大的河床，乃是一个更大区域的一部分，而这个区域，是由加利利到死海，又由西部高原的山麓到东部高原的山麓的。这整个谷地区域，称为歌耳，就是「裂罅」，「凹陷」，或「断层」的意思。实际上，这是一道自然的大沟渠，它两边所有的，不是崇山便是峻岭，只不过远所殊不一律而已。加利利海之南的歌耳，或说约旦谷，宽约4哩；在伯善(Beth-shean)区域中，它却宽约7哩。伯善之南15哩处，两面的山岭较为贴近，使到它只有两三

哩宽罢了。再往南走，山岭又彼此远隔，河谷便跟着加宽，在耶利哥左右，它竟宽达14哩。

这个地带的气候，是不如人意的。气温常在104度至118度之间。它的高湿度，对于当地的居民，又有消磨精力和促使衰弱的恶影响。所以，这个区域，不能引起人们把众多的和伟大的城邑，建立起来，虽然古代的文献，也提及如下几个重要城邑的建立：耶利哥、亚当、琐拉、所多玛和蛾摩拉。不过，除了耶利哥之外，这些古城的地址，至今仍然无法确定。一般人都承认，这一带的地方，尤其是这谷地的北部和中部很可以发展农业，只要把那些流荡的贝都因人和野兽的危险除去，整个区域的前途，就会极有可观的了。加利利海之南亚木克河水电厂之建立，加倍确定了它光明前途之来临。大规模的灌溉计划一经实现，整个约旦旷野便可以变成沃土了。

死海

约旦河流域的第四个部分是死海。³⁰ 死海是约旦河所造成的第三个内陆湖，是最大的，也是最有价值的。有的时候，有人称死海为古代一个大洋的浓缩残余。但学术界对此，仍无定论。³¹ 它全长46哩，最宽处10哩，最深处1300呎。死海的海岸线，已经有了相当的减缩，因它有个时候，曾上侵约旦谷地7哩之多。当然，这个三角洲是约旦河把沿途的冲积物带下来所造成的。死海的极南端，深约6至10呎，却有广阔的盐性沼泽，这也许就是旧约创世记中的「石漆坑」。³² 死海的北部和东北部，海底极深。死海的水，含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固体溶解物。这个含量，比通常的海洋几乎多五倍。这些东西，不外是氯化物、溴化物，和硫化物。含量最多的，是氯化镁，其次是氯化钠、氯化钙、氯化钾、溴化钾，硫酸石灰等。此外，也有锰、铝、铵，铁和淡气的

有机物。死海海水之所以特别咸，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在西南沿岸的耶布乌斯坦(Jebel Usdum)盐岩，不断地把大量的化石盐加在海中；第二，流入死海各溪涧的水，都是含有各项化学药物的，就是从含硝的泥土，硫磺温泉，含沥青的东西，和石油矿等地方得来的。这一切的沉淀物，都积蓄在死海的宏大盆地中，永久留存了。据估计，死海的水，每日从蒸发而去的，约有六百万至八百万吨，但所有的固体，都剩下来了。海水的密度极高，所以它的浮力也比任何地方的水大。死海是没有任何生命的痕迹的。不过，它的化学价值却极大。真的，据估计，它的化学沉淀物之总值，很足以支付世界大战时同盟国的全部债务。这宏大财富的实际的提炼程序，已经开始了。

新约里没有提及死海。在旧约里，死海却与许多事件连在一起。在这里，彼此结盟的米所波大米亚的列王彻底打败了当地的统治者，迫使他们掉到石漆坑中。³³

作为平原之城的所多玛和蛾摩拉，也在这里。有人以为这两城的原址是在死海的某处边缘上，也有人认为是在死海的海底。虽然这事也许已经成为一个无从揭晓的谜，但若细心考查圣经，便知圣经对它的明显意思，是指着死海的东北部分说的。³⁴不过，我们还没有这种说法的证据，而任何一种臆测，也始终只是一种臆测罢了。但我们必须记取，罗得和他的家人逃走时所趋向的地方，正是向着死海的山岭，这就是后来他的后裔摩押人和亚扪人的所在地。

南亚拉巴

死海之南的地区，南亚拉巴，是这谷地的第五个部分。这不毛之地，是满目荒凉的。从死海起，向南行，地势渐高，到了彼特拉的西边时，地势已经高出阿卡巴湾723呎了。这是南亚拉巴

的分水岭，高出死海1967呎。从这里回死海去，有65哩，往阿卡巴湾去，有50哩，所以，死海以南的这谷地，全长有115哩。「不高的沙丘，布满了这个广阔而浅薄的谷地，以致直接的旅行，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遍地都是石块、小石，和沙土，而滴流的泉水，可说是绝无仅有的了。全地一片荒芜，只有热、尘，和贝都因人统治了一切。今日的这种情形，和几千年前一样，毫无改变。」³⁵从前的以色列人，便是从西乃山横过这块沙漠往加底斯·巴尼亚的绿洲去的。后来，他们又经过这里，退往阿卡巴湾去，转程北上，进入迦南。这地区的土壤，殊无肥美之可言，虽然在一些山坡上和孤立的绿洲中，人们可以事倍功半地有一点点的收成。南亚拉巴之西，是巴兰旷野；它的东边，是西珥山；南边，是阿卡巴湾；东北，有摩押的诸山；西北，是南方的热地。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看来，南亚拉巴正如它的北部那样，是地球上面的一个特色，可是，在圣经背景的一般构成上讲，这由黑门山到阿卡巴湾大谷地的特核部分，是没有什么重大或决定性的作用的。

东部高原

东部高原在约旦河流域之东，实际上与今天的外约旦同样广阔。旧约称这个地方为「约旦河外日出之地」，或相类的短语。这地原不是族长时代迦南的一部分，但在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却给他们征服了，也由流便、迦得，和东玛拿西等支派所瓜分了。约旦河流在这些东方支派与西方支派之间，成为他们当中的自然分界线，以致不止影响到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实际上引起了东部支派的分化。这地区的历史，自始就是一种离群独居，深受外力影响的历史。

最早的文献，提到这高原北部的居民为亚摩利人，东部的人

为亚扪人，南部的人为摩押人。这些闪族的地理位置，相当固定。亚摩利人是从黎巴嫩和安替黎巴嫩之间的广阔谷地南下的；他们与当地的居民混合了，便定居在后来称为巴珊与基列的地方。这都是很清楚的。摩西和约书亚所先后主持的几场大战，就是对巴珊王噩和希实本王西宏的。这两王都是亚摩利王，在这东部高原里，据险固守。在另一方面，雅博河之南和西珥山之北的地方，却显然是摩押人的世界。以色列人未来之先，亚摩利人早已把摩押人赶走，指定他们不许回头来越过亚嫩河以北的疆界了。³⁶ 西宏既在雅杂(Jahaz)失败，这地便落在以色列人手中，³⁷ 成为流便支派的产业，但在五百年后，摩押王墨沙却把它恢复过来。为着了解那些时常被人指为不准确的地理陈述，如「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³⁸ 等，这些历史的要点，是必须牢记在心的。这句陈述，完全正确，因为摩押人的原址，本来就在这里。可见，在旧约时代中，东部高原，大约可以分为如下的三个部分：北部巴珊、中部基列、南部摩押。³⁹

巴珊

巴珊一词，最普通的意思，是指黑门山以南到亚木克河的台地而言，⁴⁰ 就是从约旦谷和加利利向东伸展到45哩外的尔里亚(El Leja)火山废墟止的。它的平均高度，超过地中海约2000呎。全区由石灰石所形成，满有火山性的堆积物，土壤肥沃。从太古时代起，它已是农民和牧者所垂涎的乐土了。旧约多次提到巴珊地的事。在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时候，这地是分给玛拿西的半个支派的。它的主要城邑，有哥兰(Golan，逃城之一)，埃特里(Edrei)和亚斯她录迦尔南(Ashteroth-Karnaim)等。巴珊在新约时代，分为如下的四部：北部、以土里亚；由黑门山伸展到亚木克河的约旦河流域，称为高拉尼提斯，或赵兰(Jaulan)；赵兰以东的一大块地方，称为浩兰，或后兰民提斯；由基列到尔里亚的，称为巴大尼

亚。从各方面看来，特拉可尼应该包括巴珊的东北部在内，虽然这地的大部分是在大马色的西南，和黑门山与尔里亚之间。⁴¹

基列

与巴珊接壤而在亚木克河上下流之南的地方，是旧约多次提到的基列。⁴² 它南部的自然疆界，本到雅博河为止，但人们都不理会这个，结果，它的南界便延展到希实本之西和雅博河之南的一个东部高原上来了。由亚木克河至雅博河，是上基列；由雅博河至希实本，是下基列。基列的东疆有巴珊地在东北，也有雅博河的上游，就是在亚扪人的拉巴亚扪附近的。这地在圣经中与许多人有过联系，特别与耶弗他、⁴³ 以利亚、⁴⁴ 扫罗、⁴⁵ 和大卫⁴⁶ 有过关连。大体上，基列是一大山地，高出地中海2000至2500呎。「那个地方，风光秀丽，从远处看去，虽像是块荒野与不毛之地，但越近它就越能发觉它是相当悦目与肥美的。」⁴⁷ 由于它有茂林与溪水，起伏的原野和特出的牧场，读者就不难明白，有什么流便和迦得的子孙，要请求摩西准许他们留在这块被征服之地中了。⁴⁸ 这地在新约时代里，十分重要，因为除了它的南部外，它就是与比利亚一样广阔的。比利亚的地方，实由亚木克河起至亚嫩河止，是希律安提帕国土的一部份(主前4年至主后37年)。这里有希腊十城联盟(低加坡里)中的一些重要城邑如彼拉、底暗、加大拉及加拉沙等，而西古提波利(即伯善)和非拉铁非(即拉巴亚扪)也在它的边境上，其他重要城市，也自始就在基列这地区中繁盛过了。在希腊罗马时代，全区的公路，四通八达。加利利人若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多数经过这地方，这样就不必取道西部高原的撒马利亚了。

摩押

摩押屹立在这东部高原的南部。它的原来范围，也许是从雅

博河伸展到死海之南端的，可是，自从亚摩利人入侵后，摩押的领土，便限于亚嫩河之南的地方了，「原来亚嫩河是摩押的边界，在摩押和亚摩利人交界的地方。」⁴⁹ 在旧约圣经中，我们必须把摩押人所实际保有的领土(即亚嫩河之南和东南的地方)和他们从前所统治过的地方(即死海之东北以至雅博河一带的区域)，分别清楚。这是一块人见人爱的美地。基列以山地居多，比较上是破碎不全的，但摩押地实际上却是一整块的，高出地中海面约三千呎。它实是一块摆开的美妙台地，极宜于畜牧和农业的发展。流便和迦得两支派的人，非常爱慕摩押地，后来也果然得着摩押地为业了。它的雨量虽不及基列那么充足，但在田野的广揉上，却远较优越，所以也就是今天外约旦的主要国土。在这里，繁荣着希实本、米底巴(Medeba)、底本、比琐(Bezer)、拉巴摩押、摩押之克尔，亚罗珥(Aroer)等重要城邑。摩西所登临去观看迦南地的尼波山，在这里；以色列人未过约旦河之前的营地，也在这里。后来，拿俄米又是从这里带着摩押女子路得回迦南去的。最后，施浸约翰也是在这里死海之东的马盖耳斯(Machaerus) 古堡中被希律安提帕杀死的。

这整个包括巴珊、基列，和摩押的东部高原地区，雨量充足，远比西部高原优良。它的溪水，长年不绝。所有的溪涧，都从台地、山岭，和山谷间，流入约旦河和死海。其中有三条河，十分重要。加利利海之南 6 哩的亚木克河，从古巴珊和北基列的台地，汇集了大量的水，流入约旦河。今天的鲁顿堡水电厂就是连结在亚木克河上才完成的。加利利海之南 40 哩的雅博河，也流过基列的台地而注入约旦河。这历史的河道，主要是发源于拉巴亚打的附近。这是旧约圣经所称的「众水之城」。雅博河从拉巴亚打起，向北流，但一到加拉沙之南的时候，它便突然转西，顺着那些美丽的峡谷，在死海之北 20 哩，流入约旦河了。亚嫩

河，外约旦的第三道河，由摩押高原流下来在亚罗珥与底本之西流入死海。亚嫩河流域，是世界最绮丽与奇观的风景区之一。在它的西端，有多采多姿的岩石像高悬在河海之上那样，煞是壮观。河谷地区，深约 1700 呎，宽约 2 哩，而河床的实际宽度，仅有 120 呎罢了。以色列人就是经过这个地方在雅杂(Jahaz)与亚摩利人相遇，最后在尼波山下的平原安营的。

我们还要提及这东部高原东境的地形特征。从在北的大马色起到南方阿卡巴湾的水源上，阿拉伯沙漠的荒芜景象，是与整个外约旦区平行的。整个灼热的沙漠，都从东部高原向东方倾斜下去。由约旦谷到沙漠地带的距离，是 30 到 80 哩。一个人一出了肥沃的摩押台地，便进入这灼热的阿拉伯沙漠去了。这个转变，来得突兀，也十分巨大。在这地区的边缘，有那从大马色往麦加去的赫查兹大道，或称「朝圣之道」。以色列人从马安起行而往亚嫩河流域去的时候，也是打从这条路的一部分去的。

以斯得仑平原

迦南的第六个分区，乃是由迦密山麓起横过西部高原直达伯珊附近约旦谷北部的那狭长地带。这个地区是向西北和东南伸展的，长约 40 哩。这个地带是在埃墨耶斯列，或作耶斯列谷之内的。这样，耶斯列的原来范围，便大为扩展，而以斯得仑，倒完全消失了。这里，我们却采取古希伯来人的观念，认为这一大平原是由以斯得仑平原，和耶斯列平原两个地区合成的。

在旧约中，以斯得仑平原称为米吉多平原，因为迦南人的城米吉多，从各方面都主管了这一大平原。以斯得仑平原的形状，实是三角式的，它的一般范围如下：由北方的他泊山，经过小黑门(摩利山)的斜坡，到基利波的山麓；由基利波山到迦密山下，就是加利利的山丘在亚柯平原的入口处形成一条狭道的；又由迦密山经过南加利利的大草原，到他泊山。当然，这些界线是不规

则的，却也大致上足以代表这个平原的范围了。由他泊到基利波，全长14哩；由基利波到迦密，24哩；由迦密到他泊，14哩。这样的一个地区，是世界最美平原之一。它土壤之肥沃，大可以媲美两河流域的三角洲、尼罗河和密士失必河。从军略上讲，以斯得仑正位在北方的侵略者要进入迦南中部和南部的路口。由于这样的位置，它就成为万国的大战场了。在这里，埃及的忒得模西士大大地胜利了，把得自米吉多的大量掳物搬走；在这里，在米吉多的水旁，星宿与西西拉争战，使底波拉和巴拉得胜；⁵⁰ 在这里，法老尼哥把约西亚王击杀了，因后者想拦阻他前往迦基米施去的道路；⁵¹ 在这里，后世很多敌对的军队都继续相遇而决胜负了。启示录也提到，世界善恶两大势力的最后争斗将会在米吉多的平原上出现的。⁵²

把以斯得仑的各项地理特征综合看去，便知它是一块极具吸引力的地方。整个平原，除了东边以外，完全给山岭围绕着。从迦密山、基利波山、摩利山、或他泊山的任何一个据点望去，整个地区的壮观都可摄入眼帘。它土壤之所以肥沃得惊人，是由于数千年来从环山中冲下来的火山性堆积物之分解，也由于雪花岩的底土所造成，就是在平原的四周随处出现的。以斯得仑的水源，十分充足，所以在冬季，这块内陆是几乎无法可以通过的。分水岭在古耶斯列城的西北离迦密24哩的地方。由此向西流的水，注入基顺河的两条支流中，就是在米吉多附近汇合的。在这里，基顺河水因有其他泉水的加入而高涨，最后才经过亚柯平原而流入地中海。整个平原都可以任由人予以大规模的耕种。它实是全迦南地最有殖民机会的所在。

在以斯得仑的南边，有四座迦南人的城。它们所处的战略地位，十分优越，以致它们不止能与来自两河和尼罗河的侵略者，周旋到底，并且，历数百年之久，也使到以色列人无法把迦南完

全征服过来。这几座城就是：约念(Jokneam)、米吉多、他纳(Taanach)，和以伯达(Ibleam)。它们对以萨迦和玛拿西特别予以顽强的反抗，因为这两个支流所得之地，便是与以斯得仑接壤，也包括它在内的。直到大卫和所罗门时代，这一批坚固的堡垒才降服过来而成为以色列的城邑。

最后，很清楚的，以斯得仑在迦南的位置，保证了它的主人有掌握全国低地的实权。旧世界的一切商路，就是把东方与海滨之地连接起的，都在这里经过。本书上文论及迦南在圣经世界中之位置的时候，已大致讨论过这些大路的各种关系了。⁵³ 这里，我们只提出，以斯得仑是在迦南的进口处，侵略者只要冲过了它的设防据点，便可以成为这地尤其是它中部的主人了。

在另一方面，初期的希伯来人却不以耶斯列谷为以斯得仑，而以它为一个独立的地区。它的分水岭，在耶斯列之西北不远的地方，是向约旦谷倾斜下去的。耶斯列谷是一块狭长的肥美平原，北有摩利山和下加利利诸山的山坡为界，南有基利波山为界，全长约15哩。它的首邑伯珊，在谷地的东端，离约旦河4哩，地势高出地中海430呎，但只高出约旦河300呎。可见，耶斯列谷的平均斜度是每哩约50呎。这谷地的雅录溪(Brook Jalud)，长年有水。它起源于耶斯列之东的犹太殖民地爱尼哈律(Ain Harod)，就是有许多泉源从基利波山旁涌出的地方。据传说，这是基甸和他的部下抵抗米甸人之处，那时米甸人正在谷地的那边安营呢。在冬季，雅录溪变成一条激流冲入约旦河。

近年来，附近的犹太人已经为着各项目的而大量使用爱尼哈律(即基甸泉)的水了耶斯列谷地的西部入口处，有古耶斯列城的遗迹(即今天的琐林Zelin)。这是从前亚哈和耶洗别的首府。⁵⁴ 拿八的葡萄园，大概也在这里。⁵⁵ 底下的平原，或许就是耶户从约旦河那里忙着驾车上来的那迷人背景。⁵⁶ 耶斯列的对面，有摩利

山斜坡上的古书念村。在这附近，米甸人扎营了，却给基甸从基利波山来的军队击溃了。⁵⁷ 在以后的世代中，当扫罗和约拿单在基利波山之战失利的时候，这些要塞，都是被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所盘据过。⁵⁸ 隐多珥村在摩利山之东北麓，这是扫罗访问女巫的所在。⁵⁹ 最后，在基利波山的东南隅，有迦南人的坚城伯珊。在这里，扫罗的盔甲被放在亚斯她录的庙中，而他的尸体也被挂在城墙上，直到基利·雅比的勇士把它取下。⁶⁰ 所以，很清楚的，历代以来，耶斯列谷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它把写着迦南东方和北方的门户。后来，这地区对于约旦河东岸低加坡里的各城邑，也有重大的关系。

捏革比，或称南地

捏革比区，起自西部高原的南端，就是犹大诸山开始向广大的原野消失的地方。捏革比的南部，实际上是不毛之地，但它的北部，若有充足雨量的话，却大可以种植相当的谷物。希腊罗马时代，文化发达，但现在，只剩下若干遗迹而已。根据亨定顿的估计，捏革比的人口，曾经达到四万至五万人。⁶¹ 早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时，这里已经有人居住了，但我们对于捏革比居民的文化状况，并不清楚。

圣经上关于这地的早期记载，都表明这里的居民当中，有不少数曾与以色列人起过争执，读者请记取，住在埃特踢(Et Tih)旷野之北部和西北部的亚玛力人，就是从这里一再袭击以色列人的。真的，亚玛力人似乎就是要在捏革比地区游荡去追求生活那样。他们的活动是成功的，因为整个犹大山地以南50哩的区域，有一个时期，确有繁盛的农业。但现在却是地土贫瘠，一片荒凉了，只在良好的季节中，才有一些贝都因人的踪迹。五谷的种植与失收，大概是三与一之比。不过，虽然土地贫瘠到这个地步，这里的居民仍不愿离乡别井而他往。到谷米完全失收的时

候，饥荒来临，那些在外围的裴拉兴(Fellahin)村落，就要不住地饱受沙漠居民争取粮食的袭击了。这个地方有利与无利农作物地区的分界线是在别是巴的附近开始的。

现在，捏革比的气候特征是否在历史时代经过了剧烈的变化，没有人知道，亨定顿曾对迦南及其邻邦的气候变化，作过一番科学的考察。他深信这整个区域的气候，今天比从前为乾燥，而潮湿的地区，也在逐渐北移中。不过，我们是否要采取气候变化之说来解释捏革比目前的灼热景况，仍是一个疑问。很可能的一件事，是这里的居民很晓得怎样有效地把雨水保存起来。并且，他们所有的水井，也许比人们所知道的更多。此外，在这南地的一些地方，灌溉术的施行，又很有可能性，虽然我们还没有发现这种遗迹。「很清楚地，古代的居民主要是以农业为生，因为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支持这么多人民的生活。假如他们要靠赖灌溉术的话，也不见得靠赖到甚么可观的程度；因为，不止运河的踪迹完全找不着，而且，古代文化的遗迹，都是在小麓上或小谷中的，这些都是无可能施行灌溉的地方。即使各主要溪涧的水是足够的话，现在也完全不是那个情形了。假如从前的人有开凿过运河的话，它们的遗迹，就应该与那些不甚重要的和被人耕种过台地遗迹，同样明显。所以，我们只好总结说，从前的人口，就是在最稠密的时候，也要靠赖谷米为生，而这些谷米，纵使不是完全地，也是主要地接受雨水的滋润的。」⁶²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记取，这个地方，已给人丢弃很久了，我们实在没有足够的资料，能叫我们确切知道这里居民的生活实况。例如，捏革比东边彼特拉的居民，是有充足的供水的，但在目前，我们无法知道他们如何取得这样的供水。同样，捏革比的其他城邑如利何波(Rehoboth)、亚罗珥(Arocr)、欧耶(Auja)、他马拉(Thamara)、迦拉沙(Khalasa)、埃士伯大(Es-Beita)等城的

居民，实也懂得怎样把年中的雨水保存起来，予以充分而有效的利用的。根据我们现在对南地的知识，我们很自然地倾向于以为西缅支派所分得的这个地方，最无可取，而这个支派，不止要受到沙漠游民的骚扰，也要惨受这不毛之地的无情支配。可是，这样的判断，乃是由于不明其他一切有关因素而来的；很可能的一件事是，西缅所得为业的这块地，实在不错，能使所有勤劳耕种的人，欢呼收割的。

撇开农业的功能不谈，捏革比在迦南的边疆上，很有军略上的重要性。它东有南亚拉巴的障碍，南有「大而可畏的旷野」，就是埃特踢，即巴兰旷野，西有书珥的荒原，西北有非利士平原，所以它刚好是在往犹大山地的通路上。荒原与灼沙，在入侵的军队或股匪看来都是讨厌而乏味的。因此，人们若从南方入侵迦南的话，决不打从捏革比，别是巴，希伯仑而至耶路撒冷的那条路，倒要经由较容易和较有吸引力的海滨平原。不错，往东方去的两条大路，是从捏革比的边境经过的，但这些不过是留存至今的商路罢了。经由捏革比而侵入迦南的企图，每每会受到自然情况的遏止。不过，亚伯拉罕起自伯特利⁶³和埃及⁶⁴的旅程，都经过这地，而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家园加底斯·巴尼亚，也的确是在这里。

最后，撇开捏革比给迦南作天然屏障的事不提，捏革比在希伯来人们的经济生活上，也没有甚么重要性。这个高原，渐起渐高，以至超出地中海三千呎。它东西相距约70哩，实在只是一个边区而已。它从来就没有很安全地由以色列人所掌握过。它大部分的地方，都没有吸引力。以东人给拿巴提人(Nabateans)从彼特拉驱逐出来之后，却定居在这里。新约时代，这地并入以土买之内。它的历史，无甚足道。今天，在它的荒野上飘荡的，也只是一些沙漠的游民罢了。

第六章 注释

- 1 这个名词，是最先由白鲁斯德(J. H. Breasted)所提供的。他对埃及和巴勒斯坦的辉煌著作，已经大大地充实了一般考古学的知识，对于圣经考古学，更有特殊的贡献。
- 2 Smith,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Holy Land*, p. 148f. 对于非利士的北部疆界，学者还没有一致的意见。有些人以拿尔欧耶为界，这就是把约帕也包括在非利士之内了；另外有人却以约帕之南10哩的拿尔鲁宾(Nahr Rubini)为它的北界。参见约书亚记十三2-3。
- 3 赛六十五10；歌二1。
- 4 代上二十七29；赛三十三9，三十五2。
- 5 申一7；书九1，十40，十一2、16，十二8，十五33；士一9；王上十27；代上二十七28；代下十一15，九27，二十八18；耶十七26，三十二44，三十三13；俄19；亚七7。
- 6 Smith,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Holy Land*, p. 203。但请参见他关于「示非拉」的那一整章。
- 7 Kent, *Biblical Geography and History*, p. 163.
- 8 这里所采用的名称，正确地说来，是指罗马时代的政治区域而言，不过，这些名称，并不是以色列人在较早时所不知晓的。犹大(Judea)一词，也许是被掳归回之后所用的，严格地讲来，它以古犹大的中央部分。在被掳归回之后，犹大的范围，只有25平方英里，以耶路撒冷为首都。
- 9 以斯得仑平原，虽与加利利的山陵分开，却曾在从前的某个时期中，算作加利利的一个部分。不过，正如其他地区那样，在这里，它已是一个分开的地区了。关于以斯得仑的描述，请参见本章。
- 10 Smith,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Holy Land*, p. 416.
- 11 约四35。
- 12 书二十四及以下。
- 13 王上十二1及以下。
- 14 王上八65等。
- 15 Kent, *Biblical Geography and History*, p. 45。另参Huntington, *Palestine and Its Transformation*, pp. 303-336.
- 16 书十一1-9。
- 17 「约旦」这个名字，是「下降者」或「下来者」的意思，实讲中了这历史的水道的本质。约旦河发源于高出地中海一千多呎的黑门山山坡，注入于那比大洋海低1292呎的死海。全程不足150哩，每哩下倾16呎左右。
- 18 可六35及以下；路九10及以下。
- 19 路八22及以下。

- 20 赛九1，六四15。
- 21 太十五39。
- 22 约一44。
- 23 可二1，13及以下；太四13；八5-13；路七1-10。
- 24 路十13-15。
- 25 路八26-37。
- 26 约瑟夫：*Wars of the Jews*, IV,i,l.
- 27 Smith,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Holy Land*, p. 447.
- 28 阿拉伯文的「歌珥」(Ghor)，就是希伯来文的「亚拉巴」(Arabah)，在一般的意义上，是指那由黑门山到阿卡巴湾的大谷地而言，通常分作北、中、南、三段。在这里，我们只讲中段，就是由加利利到死海的那一段。「优西比乌」(Eusebius)和耶柔米(Jerome)都说它是一道长谷或低原，两边有山封密，是由黎巴嫩伸展到巴兰沙漠的。约瑟夫称它为大平原，由提比哩亚海伸展到死海。今天，它的阿拉伯名字，「尔歌珥」(el-Ghor)，也有同样的意义，就是：「在群山之间的长谷或低原。」不过，歌珥更普遍的含义，是由提比哩亚海伸展到死海之南的蝎岩(Scorpion Cliffs)的谷地，因此，就是约旦河流域的意思。」见Robinson, *Physical Geography of the Holy Land*, p. 74.)
- 29 Smith,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Holy Land*, p. 484f.
- 30 死海还有如下的几个名称：亚士弗武士湖(Lake Asphaltitis)、盐海(Salt Sea)、东海(Eastern Sea)、亚拉巴或沙漠海、罗得之海等。
- 31 Huntington, *Palestine and Its Transformation*, p. 181.
- 32 创十四10。
- 33 创十四1-10。
- 34 创十三5-13。
- 35 Kent, *Biblical Geography and History*, p. 53.
- 36 申三8。
- 37 申二32-34。
- 38 民三十六13。
- 39 申三10，四43，十三9，二十8。
- 40 申四43；王下十33。
- 41 需把这些地区准确指出，现在是不可能的事了。这些为一般所接受的暂时区分，能使学生对路加福音三章1节所提到的地方，有个大概的轮廓。亚比利尼是在巴珊区域之外，近亚巴拉河上游和差里斯士河流域的附近。
- 42 下列经文用「基列」：申二36，三15-16；下列经文用「基列地」：民三十二1；书十七5-6；下列经文，用「基列山」：创三十一-21、25。
- 43 上十一1。
- 44 王七十七1。

45 撒上三十一11-13。

46 撒下十七26-29。

47 *A New Standard Bible Dictionary*, Gilcad, p. 298.

48 民三十二1-5。

49 民二十一13。

50 士五1-31。

51 王下二十三29。

52 启十六16，另参亚十二11。

53 请参第三章第3-4节。

54 王上十八45及以下。

55 王下九25。

56 王下九15及以下。

57 士七1及以下。

58 撒上二十八3及以下，三十一1及以下。

59 撒上二十八7-14。

60 撒上三十一7及以下。

61 以下的一本有一极饶兴味的结论，也论到它在圣经背景中的重大关系：Huntington, *Palestine and Its Transformation*, pp. 104-135.

62 Huntington, *Palestine and Its Transformation*, p. 129.

63 创十二8-9。

64 创十三1-4。

第七章

征服与定居于迦南

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他们和他们的后裔为业之地。（申一8）

以色列人也许是在希实本与米底巴之间的摩押平原安营。这个地方在约旦河之东，是由死海北端到亚伯添(Abel-Shittim)的，全长约有6哩。这虽是个临时的营地，以色列人却把它变为军事基地，使它成为调兵遣将去征服邻地的根据地。于是，亚摩利人的圣城，就在摩西和约书亚所领导的以色列军之前，一个一个的陷落了。这地区的首邑希实本，不费以色列军什么气力，就陷落了，成为他们在约旦河之东所占领的第一个重要中心。¹ 米底巴和底本，也毁灭了，附近各乡，都在以色列之手中。² 战事由基列与巴珊进展到北方。巴珊的亚摩利头目噩，望风披靡。这一次的北伐，在以得来决战，结果，以色列人大胜。³ 此后，以色列人立即回到摩押平原来，在耶利哥对面约旦河之东安营。⁴ 这一次的战利品，即约旦河的占领地，是分给流便、迦得，和玛拿西半支派管业的。⁵ 不过，按照摩西的吩咐，这些支派仍要受约书亚的指挥，去参与征服迦南之役。伟大的摩西死后，约书亚受命继任为统帅，举军前进。这一次，是南北两大平行战役的开始，目的是要把有七族人盘据的迦南，完全占领过来。

在把这些战役的地理背景重建出来之时，我们的主要资料，是约书亚记中的历史陈述，特别第二至十二章，这其中关于迦南

人地之征服，描写得十分生动。这些历史描述，价值极高。其详尽准确处，实在不能说不是出于一个目击者的手笔。本章就根据这些可靠的记载，分别讨论各要点如下：第一、一个有组织的运动；第二、作为军事行动基地的吉甲；第三、南征的战役，第四、以色列人所增大的领地；第五、北伐战役，第六、未征服的地土；第七、分地与定居于迦南。

一个有组织的运动

圣经所记载的一切事实都指明，到达迦南边境的以色列人，已经不是一盘散沙了。假如他们有甚么个别支派的运动的话，像士师记开头几章所记载的那样，那也只是在约书亚领导下的这些战役之后的事。目前我们所要叙述的，是一个统一的以色列民族为着一个共同的目的而奋斗的经过。这个看法是与以色列人的目前实况完全符合的。外约旦的一切战役，都在摩西和约书亚的领导下进行而得着十二个支派的衷心支持的。在他们过约旦河之前，约书亚先差派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城和它附近的虚实，回来报告，然后根据他们的报告，大举进军。在过约旦河的时候，约书亚从每一个支派挑选出一个代表来，叫他们各取石头，作为以色列人得以奇妙地渡过约旦河的永远纪念。亚干犯罪，全以色列都受到影响，每一个支派都要受检讨，去追查有罪的人到底是谁。围绕耶利哥城行走叫它陷落的，是以色列人，而征服艾城的，也是以色列的军队。在基遍，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的联军交战，大胜之后，都回到吉甲军营里去。⁶任何一节的经文都没有以色列人是散兵的暗示；他们真是万众一心的；甚至流便、迦得，和玛拿西半支派，也与其余各支派并肩作战去征服全迦南地。⁷

作为军事基地的吉甲

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之西安营的第一个地方，是吉甲。今天，

这个地方，也许就是那在约旦河与耶利哥之间称为「这住」的丘陵之所在地。旧约圣经称这一带为耶利哥平原。这是约旦河谷最宽广的所在。由犹大山地到摩押诸山，约有14哩。在以色列人侵入迦南之时，这显然是一个极优美的地方，在罗得拣选约旦河平原水量充足之地的時候，也是如此。现在，它都是一片残缺不全的荒漠，因为随处都有一些丘陵从以前是海底的地方升起来了。不过，当以色列人在吉甲定居下来的时候，吗哪就停止落下了，百姓也就要靠着这肥美的平原去过生活了⁸，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我们不晓得以色列人在吉甲逗留了多久，不过，他们显然是从这地获得充足的供应品的。实际上，这块营地，后来也成为一个长远的居留地。吉甲不止成为进攻耶利哥的基地，也是他们先在基遍与亚摩利盟军相战后在夏琐与迦南联军交锋的基地。约书亚征服迦南之举的全部调兵遣将计划，都以吉甲为出入的总机关。他又是在这里接见希伯来人的使者，因而与他们订立盟约的。⁹

南征的战役

在防卫南迦南的事上，耶利哥实处在一个重要的军事位置。由约旦谷到中央高原的下部，有三条主要的通道，而耶利哥便扼着这三条路的咽喉。¹⁰它离约旦河不过6哩，正在由基列与摩押而来的东方商道上。耶利哥的溪流，可说是约旦河体系中最古的溪流了。以色列的军队便是沿着这条大路，由摩押平原进来，然后在耶利哥平原的吉甲安营的。在吉甲之西3哩，便看得见耶利哥城的城楼了。以色列军若要进入内地，必须首先征服这城。约书亚和以色列军的首长，明白这个，就在他们离开摩押平原之前，计划攻城的事。¹¹不过，在那个时候，他们是不明白单要依照神的吩咐去绕城而行若干次就可以把城夺取过来的。在另一方面，他们在外约旦一带的军事胜利，也许已经叫他们醒悟到他们敌人有城墙的城，不是无法攻下的。不错，他们由加底斯·巴尼

亚所差遣出去的探子，多数都因看见了亚摩利人的坚城而丧胆，¹²虽然后来在摩押，基列和巴珊的战役中，他们攻毁了也毁灭了许多有城墙的城邑。¹³

对于以色列人，这一类的战事(预设防城邑以包围)完全是新的，因为他们在旷野几十年以来的战斗，都是在战场上与敌人对打的。所以，由耶利哥回来的探子，全没有报告到耶利哥为一难于进攻的城，这倒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不过，在他们的眼中，耶利哥必然是一座巍峨的城，因为它的城筑高出了四周的平地30呎。但是，由城中的居民看来，这城的天然防御是弱的，因它的位置是在犹大高原的下部，受群山所控制。为确保本城的安全起见，他们早已从事于种种的防御工事了。「人们在古耶利哥城的发掘工作上，发现了三道城墙。第一道城墙是大砖筑成的，为期甚古。第二道有内外两墙，相隔约27至30呎。第三道是在第一和第二道之外的，约建于1800年，下截是石造的，上截是砖造的。现在，人们都承认，这也就是约书亚攻城之时的城墙。」¹⁴这墙以内的总面积，不过7英亩，可容三千人居住。这城只有一道城门，就是开在丘陵下泉水上的东墙的。¹⁵以色列人每日绕城行走一次，却完全不受敌人的反攻，那是因为耶利哥城实在很小的缘故。以色列人人数众多，当然能把城外的一切交通都切断了。¹⁶以色列人六日之久，每日绕城行走一次；但在第七日，却绕行七次。到最后一次的绕行完毕之时，以色列人大声呼喊，耶利哥城就自行倒塌了。近年来考古学者在耶利哥遗址发掘的结果，都与圣经关于它的陷落与毁灭的记载相符，而一切的证据，也证明这事的发生，是在主前1400年左右。这是百辞莫辩的一个事实。这城是要献给耶和华的；从它而来的一切掳物，都是被认为神圣的。这城也受了咒诅，不许重建。¹⁷

耶利哥之征服，不过是消灭迦南众堡垒的第一步工作。不

过，第一座坚城既已陷落，这工作就较为容易了。进攻的第二个目标是艾城。攻打艾城，暗示以色列人打算由北方进入内地，因为由中路或南路前进，都是较为困难的。「进入犹大三条路中最北的那条路，是从耶利哥背后基尔特(Kelt)之北的斜堤通到密抹，因而经过艾到达伯特利的。显然的，这是一条古道，并且也许是上古和中古时代下约旦与海岸之间的商路。这就是约书亚记第七、八章所记的以色列人第一次的进攻路线，这条进路，十分适当，因它是敞开的，也领人进到迦南中部的广大高原那里去的。」¹⁸

在保护内地的布防网中，艾城的地位，十分重要，距离耶利哥城不过14哩罢。在圣经记载族长生活的经卷中，艾城是在伯特利的东边，¹⁹两地相距2哩而已。亚伯拉罕离开示剑以后，便在艾城与伯特利之间的一座山上支搭帐棚。这一次，他是与罗得回到先前的地方来的。²⁰艾是一座亚摩利城，早在主前2000年以先，已是设防的了。从以色列人的那一小队派遣军看来，艾城显然是一座小城，但它的地位，十分重要。²¹圣经的记载指出，以色列军对艾城第一次的袭击结果，是全军覆没，因为亚干犯了罪。后来，以色列军第二次进攻时，参加的人数就增多了，因为他们要采取一个不同的军事策略，而艾城的守军也从伯特利方面得着援兵。可见，伯特利是深感唇亡齿寒之威胁才来援助艾城的。²²假如约书亚在攻陷艾之后，乘胜进入内地的话，伯特利也就会陷落的，因它在高原中的位置，十分重要，也是由北方到耶路撒冷、希伯仑，和别是巴去的必经之路。伯特利也正在埃及与米所波大米间国际大道之上，从亚伯兰到王国时代，便与希伯来人的事，有重要的关系了。²³这个也是亚摩利人的城，原名鲁斯(Luz)，其现址就是耶路撒冷之北10哩的贝丁(Beitin)村。²⁴约书亚记中没有明说伯特利在艾城陷落之后就被征服，但在一处地

方却提到在以色列人的河西战役里，伯特利王是他们所击杀的三十一个王中的一个。²⁵

希未同盟

以色列人在艾城大胜后，逗留在基遍一个时期，所以他们的南征战役，也暂告停止。耶利哥和艾城陷落的消息，已经远近传开，在艾城与伯特利之间的希未人听来，更觉可怕。他们知道危机已迫近眼前，便设诡计去避免与以色列人发生冲突。约书亚记所详细描述的大胆计谋，竟有意想不到地成功。²⁶在一转瞬间，以色列人竟与中央高原中的四个主要城邑订立了攻守同盟，就是基遍、比录、基列·耶琳和基非拉，直接破坏了摩西的吩咐。²⁷在以色列人的进展威胁到他们之前，这些希未人的城邑是没有甚么联盟的。不过，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他们也就要一同起来去对付危局了，这是值得注意的。

除了比录以外，这些城邑的位置，已经鉴定出来了。基遍就是今天在耶路撒冷西北5哩的尔吉村(El-Jib)。²⁸自中央高原经由伯·和仑谷和亚雅仑谷往示非拉和海滨平原去的主要隘口的起点，就是基遍。它高出地中海海面1800呎。这是一个在一小高原上的丘陷，极形势之胜。它是有城墙的，不过，它的设防遗迹，还没有出土。全城面积，约10英亩。地位险要。由约旦河往海滨地区的古道，握在基遍的手中，而它也就是这两个地方当中的中站。由以色列人入迦南之时起，它便与以色列人的事，发生密切的关系了。

比录在那里，还不能确定。²⁹有人说是在尔比列(El-Bireh)，就是今天在耶路撒冷之北8哩的拉马拉城；有人却说是在特勒恩拿士巴(Tell en-Nasbeh)，就是拉马拉城之南1哩大路上的一座山。今天的阿拉伯名尔比列确是古比录的别名(井的意思，不过，

地名的保存，却不一定就是那个地方的确定证据。在尔比列那里，完全找不着一些迦南人的遗迹，这是尔比列不是比录的有力反证。考古学者在特勒恩拿士巴发掘所得，表明它在初期的青铜时代中已有人居住。³⁰它的文化发展，是容易追踪的。它的城墙，保存得很好，表现出它有迦南地最坚固的设防。它所处的形势十分险要，不失为一个军事要塞。也许，特勒恩拿士巴，便是古代的比录，因它符合了一切的条件。发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它到底是不是古代的比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断定的了。

基列·耶琳在耶路撒冷之西北8哩，在犹大山地与海滨平原间的交通线，占有极显著的地位。今天，在耶路撒冷往约帕公路上的迦雅特尔恩聂村(Karyat el-Enab，亦即亚布歌施村 Abu Ghosh)，就是从前的基列·耶琳。基列·耶琳的面积，也许比基遍小，但在防卫内地高原的作用上，它地位的重要，殊不在基遍之下。所罗门王把它改为堡垒，去把守那通往耶路撒冷的大路，也改称它为巴拉(Baalath)。在这个关系上，它就与米吉多、伯·和仑、基色，和夏琐等要塞齐名了。³¹它在以色列人入迦南后的历史，是与以色列的历史连结在一起的。³²

希未人的第四个城邑是在基遍之西5哩的基非拉(Chephirah)。这就是今天阿拉伯人的居留地基非里(Kefireh)，早在后青铜时代已有人居住了。它把守着往基遍和内地高原去的通路，在分地时期，这是分给便雅悯支派的，在犹大人从巴比伦被掳归回后，这支派的人也得复故土。³³也许，在这个同盟中，它是最微小的一员，虽然它的军事位置，相当重要。可见，所有这些城邑，与以色列人的未来进军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根据加斯当的意见，也很有助于以色列人的成功。「虽然希未人运用了诡计来与以色列人结盟，他们在这件事上的举动实是切合时宜和大有助益的。不止约书亚可以任意指挥的有力部队，增加了不少，而且，在他的

手中，也有了进入中央高原的钥匙，因此，他就不必在当时立即从伯特利方面强行进入了。」³⁴

亚摩利同盟

很明显地，与希未人毗连的各城，没有不看他们送给约书亚的秋波，为迦南人受了入侵者的威胁以致士气沮丧的一种表现。基遍等希未城邑的举动，纯全是一种诈伪的行为。我们不晓得，在骨子里，那惩罚希未同盟的运动，是否有种族仇恨的成份在内，不过，打算实施惩罚的那些城邑，是亚摩利人的城邑，这倒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³⁵在某个意义上，所有这些迦南「民族」在血统和语言上都是互有关系的。他们彼此间的分别，不止在于同是闪族人间的不同支派而已。无论如何，亚摩利同盟，是一个可畏的组织，远比希未同盟强大。它的会员，是迦南南部的这些首邑：耶路撒冷、希伯仑、拉吉、耶末，和伊矶伦。这样的以报复为念的联军，对于较弱的希未人，自然是一个大难，非迅速予以相当实力的对付不可。基遍人与希伯来人结盟的原意，虽不是要去对付亚摩利人的征剿，现在也要引以为要求援助的机会了。他们立即遣使向约书亚告急，求他火速援助盟友。³⁶他们的呼求没有落空。约书亚自吉甲起程，星夜赶来，跑了24哩路，翌晨便在基遍出现，准备应战。³⁷在另一方面，这样的同盟，实于以色列人有利，因它加强了以色列人的军力，去对付一个他们迟早必须对付的敌人，或要单独去对付的敌人。试一检讨亚摩利人的这五个城邑，便知每一个城的实力如何，因而对于他们合力去攻打希未人和希伯来人的事，也就可以无需挂心了。

耶路撒冷

请先看耶路撒冷。这是迦南的眼睛。它位于南部高原的中央，高出地中海2500呎，正当埃及通米所波大米的大路上，与

北、南、东、西各方，一向都有不断的交通。任何影响到迦南的运动，都很快就在它的街道上传开。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时，耶路撒冷是埃及的一个附庸。从亚玛拿书信集中，我们清楚看见它如何急切地恳求埃及速来援助去打退入侵迦南的敌军。³⁸不过，在这件大事发生之前五百年，亚伯拉罕已经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外停留过，对至高神的祭司，献上他的掳物之十分之一了。³⁹再早一点，约在主前三千年时，亚摩利人的前身迦南地的穴居人，已经在这里住过，也留下了不少他们居住过的遗物。⁴⁰

真的，要决定耶路撒冷的最早居民是谁，确也不易，虽然这城的原址，早已找到。它位在俄斐勒山(Ophel)上，就是作为圣殿岭(摩利亚山)之一支岭的。这座山在西南部倾斜而下，两边有山谷，在东边的是汲沦谷，在西边的是泰路普恩谷(Tyropocon)。这两个山谷，连同第三个由西北而来的响嫩谷，都在俄斐勒山的南端相合了。虽然今天的耶路撒冷还包括另外四座山在内，古代的居民，却只选择了俄斐勒山为城址。他们为保护这城所建设的防御工事，坚强而稳固。迦南人的这些遗迹，有些已在地面之上，很足以作为古代城墙沧桑史的标记。全城面积约16英亩，是一个相当大的亚摩利堡垒；人口约有五千多，但不包括附城的村庄。耶路撒冷虽是亚摩利同盟的首府，它的居民，却不纯全是亚摩利人，乃是赫(梯)人和亚摩利人的混合，这是耶布斯人一名的意思。⁴¹他们是否就是希克索斯人，实是一个问题。⁴²从特勒亚玛拿书信集中(主前1400年)我们晓得他们有一个名叫以别晓巴的王，他们的城名叫乌路撒冷(Urusalim)，是臣服于埃及的。这城的确是因希未人的离心而受到威胁，因为，这样一来，那三条到高原来的大道便已敞开给以色列人，而打从耶利哥和来自约旦谷的可能袭击，也要放在戒备之列的了。

希伯仑

在国际大道上的希伯仑，在耶路撒冷之南10哩。它位在希伯仑谷的绮丽边沿上，与「幔利平原」接境。这两个地方，在古代，却以肥美著名。⁴³这城的原址，与今天的城址相离不远，也许就在东坡上今日希伯仑城的上头。可见，它的原址是较高的，但自迦南局势逐渐安定以后，它便一步步向山谷下面去发展了。希伯仑现是邻近各地的一个商业中心。它在这一方面的重要性，实是它自始便主管了南迦南的生活之延续。它是通往北方的门户，也是进入南部高原一切公路的集中点。希伯仑又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城邑之一，也许是与大马色或耶路撒冷同样古老的。民数记十三章22节很清楚地说明，这城是在埃及的锁安(Zoan，但尼士Tanis)建城之前七年建立的。可见，希伯仑实在是一座古城，因为锁安城早在埃及的第十八朝代(约在主前2600年)就已经是很繁荣的了。希伯仑的前名叫做基列·亚巴(Kirjath-Arba)。⁴⁴它早在记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族长的经卷中出现，以后并与以色列的历史，一直发生关系，尤其是在迦勒、约书亚、大卫、押沙龙、押拿，和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的时候。⁴⁵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当儿，希伯仑被视为一座亚摩利人的城。在族长时代中，它的确是在亚摩利人和赫(梯)人的手中，而尤以后者占着上风。⁴⁶在亚玛拿书信集中，希伯仑的名字是鲁布底(Rubute)，是在迦得和基拉两人的部队掌握中的。⁴⁷也许，它与哈巴鲁人有某种的关系，也威胁过耶路撒冷。但这信的日期没有一定。但它既然提到革撒和迦得投降的事，这信的日期，也许可以定在约书亚的大规模战役之后，并与迦勒的进占希伯仑有关系。⁴⁸

拉吉

第三座城拉吉，在各方面，都比耶路撒冷或希伯仑强。它位

在希伯仑之西的山麓边，就以示非拉和非利士平原接合的地方。它虽与非利士接境，却是一座亚摩利城。今天，离海14哩瓦特尔希西河南岸的丘陵特勒尔希西(Tell el-Hesi)，就是古代的城邑。虽然学术界仍然有人不认这便是拉吉，而布立斯(Bliss)、彼得拉(Petrie)、麦克拉斯得(Macalister)、德来维(Driver)及邓肯(Duncan)等人，都相信特勒尔希西的出土物，都确证这就是从前的拉吉古城，所以我们也追随这些人的意见了。⁴⁹根据邓肯所说：「旧约圣经论及拉吉的一切历史背景，我们都得着了。」⁵⁰旧约圣经第一次提到拉吉的地方，是论到耶路撒冷号召各城去反对希未人的时候，不过，也许拉吉在这事之前一千年是早已存在的了。它原是闪族人之一，即亚摩利人所建立的。他们在主前2500至2000年时，从中部叙利亚渗入迦南，排挤了或混和了土著人口，便建立他们自己的势力在各个设防的城邑里。这城邑，常是散布在全国居高临下的据点上的。拉吉城有极优良的天然防御，因它的城基高出四围的地方60呎，面积达40英亩。这是最大的亚摩利堡垒了。⁵¹

考古发掘的结果指出，这城在主前1400年左右被毁，后来却给一群流氓所经营，但是，这班人的文化程度极低，他们也没有城墙。往后，人口渐多，城墙重建，这城的力量，才渐复旧观。后来，亚述王西拿基立用一连串的石刻，记载这城被围和陷落的经过。这些碑石，现存英国博物馆中。旧约圣经也记载亚述与拉吉接触的一些事实。⁵²一百年后，尼布甲尼撒王也来包围拉吉，和它的邻城亚西加。⁵³最后，特勒尔希西书信集中，有两封信提及拉吉援助入侵的哈巴鲁，并它与亚实基伦和革撒结盟的事。当然，这就表明它从前与埃及是有关系的。这件事的日期，没有记下，一般的意见，认为这是在以色列人攻入迦南时发生的。⁵⁴

耶末

坚固城耶末，在犹大的示非拉，就是在亚西加、梭哥、亚杜兰，和琐拉等城的附近。⁵⁵可见，耶末是在拉吉之北和西北，换言之，就是在示非拉的中心。耶柔米也证实这一点说，耶末是在伊鲁得路波里(Elleutheropolis，即古代的 Maresha，今天的贝特芝宾 Beit Jibrin)之东北十罗马里往耶路撒冷路上的地方。今天的柯必尔亚木克，不止保存这城的名字，也符合了旧约圣经和耶柔米所讲的地理条件。⁵⁶它恰好就在贝特芝宾的东北8.5英哩，正在亚西加(即 Tell Zakariyeh)和梭哥的附近，雄视着以拉谷。它的地势，高出地中海1465呎，气象极佳。山坡上的遗迹，表明在青铜器的后期，这里有人居住的了。耶末正如其他的亚摩利城邑那样，是有城墙的。它对以拉谷所处的位置，使它成为进到耶路撒冷去的军事要塞。

伊矾伦

伊矾伦、亚摩利同盟中的第五座城，是在示非拉地中，但它的确址，已不可考了。⁵⁷耶柔米认为它是在伊鲁特路波里之西10哩。这样，它便是在非利士平原的边境，与拉吉相隔不远的了。今天的柯必艾兰，当然保存了一座古城所有特征，但是，由于它还欠缺初民居住过的迹象，我们就不容易确定它便是古代伊矾伦的原址。有人提出以特勒尔希西为古城原址(如 Albright 和 Garstang 两人⁵⁸)，也有人以特勒尼治拉(Tell Nejilch)为原址(如 Petrie)。目前，要决定这件事，实在还没有办法，不过，鉴于一般人都认特勒尔希西为拉吉，在这里，我们就依照彼得拉的主张，把伊矾伦放在拉吉的东南3哩特勒尼治拉的废墟上。这样的辨认，颇与圣经相合，因为约书亚记十章36、38节说，约书亚由伊矾伦上希伯仑去，然后回到底壁(Debr，即今天的 Kirjath-Sepher)。

以色列人所扩增的领土

以色列人大胜亚摩利人之后，把胜果保存起来，因为约书亚记说，他们继续向这联盟的原来根据地(拉吉、伊矾伦、希伯仑)进攻，同时也攻陷了与它们毗连的一些堡垒。这一场军事进展的次序，相当清楚，兹分述如下：首先陷落的城，是玛基大。这城在非利士平原的梭烈谷口，但由革撒往亚雅仑谷去也可以到达的。这是一座古城，洞穴很多。今天，特勒尔木哈(Tell El-Mughar)的废墟，也许就是这古城的原址。其次，以色列军由玛基大转向立拿。这也是一座设防坚固的城。

我们没有什么证据证明立拿与亚摩利联盟有什么关系，并在基遍之围，有过什么助力。它的原址何在，仍在争议中，不过，总不外是在示非拉的边沿玛基大和拉吉之间就是。立拿是「白」的意思，这个名字，暗示它与特勒埃士沙非丘陵，有一些关系，因为这个丘陵的名字是「光耀之岩」的意思。这是十字军所称白兰芝加地(Blanche Garde)；不过，也有人以特勒埃士沙非为非利士的迦得罢了。加斯当却力主立拿为埃士沙非。⁵⁹假如这个主张是正确的话，立拿的地位，便有军事的重要性了。它位在以拉谷进入非利士平原的入口处，所以是把守着进入中央高原主要进路之一的。后来西拿基立为甚么一方面威胁耶路撒冷投降，一方面却决意要包围立拿，这是一个解释。无论如何，这是一座坚城，给以色列人以一大威胁的。

立拿既下，约书亚便猛攻拉吉，就是亚摩利人最大的堡垒。基色是与拉吉结盟的，因为它的王荷兰上来援助拉吉向以色列人抗战。⁶⁰但这联军也被约书亚打败了。拉吉陷落了，可是约书亚记没有提及基色被毁的事。拉吉陷落以后，亚摩利同盟的其他两个盟友，伊矾伦和希伯仑的人，也全被杀尽。很清楚的，以色列

人这样对待这些城邑，是报复性质，因为它们都参与了基遍之战。请注意，约书亚的行军路线，是从示非拉到希伯仑，到他攻取了希伯仑以后，但从南方进入捏革比的那条路，回头来攻打底璧。

底璧，即基列·西弗(Kirjath-Sepher)，原址已由考古发掘的结果证实是在今天的特勒贝慕森(Tell Beit Mirsim)，就是在希伯仑的西南14哩中央山脉的边缘雄视示非拉的所在。这是一座内地性的城，既与非利士的各公路不相连，也与犹太往埃及去的南方大路不相接。特勒贝慕森历次的考古发掘结果，都表明这城早在主前二千年时已是一个设防坚固的城，并且证实它是于主前1400年左右毁于火的。但这丘陵很快就复兴起来，新来的居民是在灰烬之上建立他们的家园的。基列·西弗并不是亚摩利联盟的一分子，所以，它的陷落，只是约书亚征服全迦南计划的一部分罢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南征的战役，包括加底斯·巴尼亚及其附近在内。

北伐的战役

南征战役完毕以后，在以色列人掌管下的地方，只是迦南的一半罢了。所以他们现在要致力于以加利利和以斯得仑平原为中心的北部了。由吉甲这个基地去向北方劳师远征，是困难重重的。不过，他们仍然在那里作积极的准备。后来，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得着耶和华保证的帮助，就到米伦水边准备大战。以夏琐王耶宾为首的迦南盟军，在许多方面，都比南方的亚摩利联盟，可怕得多。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是第一次在战阵上被迫去对付以战马和战车为主力的敌人。并且，作战的战场，不再是在高原或矮山上，乃是在原野中；最后，约书亚的军队，离供应基地很远，所以是处在不利的地位的。

试一检讨这次大战的背景，便知迦南联军，人数极众，声势

浩大。从地理的观点看来，这些人都是各地各城来的。盟军的首邑夏琐，在那北而南进入迦南的大路上，占有一个极特殊的位置。它在米伦湖的西南4哩，是两大国际大道的汇合点。这两条国际大道，其一是海滨大道，就是从北方沿着地中海东岸，打从锋河、贝鲁特、西顿，和推罗，然后转入米伦湖而至夏琐；其二是山谷大道，就是打从亚立坡、哈马、荷姆斯，和巴碧而至大马色，又从这沙漠之城，打从但，横过约旦河上流而至夏琐的。可见，夏琐乃是进入迦南的门户，是一座军事要塞。约书亚夏琐之战之后的四百年，所罗门把这个丘陵变成一座堡垒，来把守进入他的国的门户。⁶¹它是与米吉多、基色，和耶路撒冷等有同等重要性的。它的地位，就是说，为着迦南的安全起见，迦南各城必须拥护它做领袖。⁶²

约书亚记的叙述，也暗示说，夏琐所发生出来的号召力，是得着其他城邑的承认和服从的。这些城邑当中，有一个是伸仑。⁶³这城的原址，到现在还不大清楚，但加斯当却认为它就是今日在米伦湖东6哩的森马加(Summaka)。不过，这话却与圣经说伸仑是在西布伦支派所得之地之内的话不符，除非，它的意思是指同一的城而言。这是很可能的。根据犹太人的传说，这城却在拿撒勒之西5哩，就是闪文尼耶(Semunieh)。这是我们在这里所暂时接受的。第二个应召而来的城而与伸仑并肩作战的是玛顿。可惜玛顿的原址，到现在还未能确定，虽然一般人都联想到加利利海之西4哩的赫丁(Hattin)名丘。它的位置，由于参考资料的缺乏，不容易决定。在〈七十士译本〉中，玛顿(Madon)却译作玛伦(Marron)，就是米伦湖之西近加底斯·拿弗他利的一座城。⁶⁴押煞的原址，也同样未能确定，虽然一般的意见，看它是在亚设分地的范围内近海的地方。⁶⁵也许，它是在亚柯平原中的，就是加斯当认为今日特勒基山(Tell Keisan)的所在地。⁶⁶不过，除了这

些城邑以外，应夏琐之号召而来加盟的，还有夏琐附近黎巴嫩山麓的各乡；北部迦南的中央高原，加利利海之南的约旦河流域；各低原地方；迦密山之南的多珥高地，连同约旦河东西两岸的迦南人，包括亚摩利人、赫(梯)人、比利洗人，和耶布斯人在内。从约书亚记十二章9至24节的列王名单中，有人推测米吉多、单拿、约念和别的城邑也卷入了米伦之战之内，可是，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的记载，却没有特别提到它们。很可能的一件事，是许多没有被提及的城邑，都有参战。「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争战。」⁶⁷

这一场大战是在夏琐和米伦湖(呼勒湖)的附近打的。从呼勒湖西边的地形线看来，就知战事是在城北或城南爆发的。湖西的平原是起伏不定的，却向中央的高原，逐渐升起。这些地方，任何一处都是以作为大队兵马和战军交战之前。假如战事是在夏琐之南发生的话，迦南人便是沿着城墙向北方逃走，以色列人便在尾后直追。圣经的记载是说，以色列人回来夏琐，用火把城烧毁了。迦南继续北逃，经过约旦河上游和黎巴嫩山麓间的山谷。其中一部分的溃军，由大路往海边的西顿去。别的人却突然转向东北，直到米斯巴，就是后世十字军在巴尼亚村(但)和约旦河河源之上留下遗迹的地方。⁶⁸北方的联军经过这一次的惨败，迦南人的抵抗力便瓦解了，虽然根据约书亚的话，以色列人仍然是与土著首长长期作战的。⁶⁹

未征服的土地

请注意，约书亚记的作者综合了约书亚各大战役的战果以后，并没有宣布说以色列人已经把非利士人、腓尼基人，和黎巴嫩本部一带的人的地方，都征服过来了。反之，所有的海滨平原，由南方的西曷(埃及河)到北方的基泊，又由哈马口到黎巴嫩

和安替黎巴嫩谷以至黑门山一带的地方，都在还没有征服之列。⁷⁰由于这些地方的每一个，都与圣经背景有切实而重要的关系，我们就要在这里扼要地叙述一下这些受影响的地区与以色列的重大关系了。

从种族的重要性和地理位置看来，最值得注意的，首先是那些非利士人。他们的居所，由埃及河起，至约帕之南的拿尔鲁宾上。虽然旧约圣经曾经有二百八十六次提到他们，所有一切关于他们的基本问题，实际上都还没有解答。他们是一大群未受割礼的人，是以色列人的世仇。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前，非利士人早已盘据了迦南，是一个定居的民族了。虽然也有人以为非利士人与希伯来人大概是同时到达海滨的地区，甚或较迟一点，显然地，他们的移民工作是较为早一点的。创世记中提到非利士人在迦南的基拉耳的事。⁷¹显然地，在出埃及的时候，非利士人之地已经存在，而非利士人之路，以色列人是不许通过作为由埃及进入迦南的直接通路的。⁷²在这些经文中，非利士人的存在，是一件相当长久的事了。他们什么时候到来，祖家在那里，我们一概不知。他们是迦南的「异客」。总之，他们不是闪族人，虽然后来给迦南人吸收了去。阿摩司先知说主「领非利士人出迦斐托(Caphtor)」。通常这是指革哩底岛而言的。

他们在迦南的要塞，有迦萨、亚实基伦、亚实突、迦特，和以革伦。每一个要塞，都是一种文化发展阶段的代表，最远的可以追溯到主前1800年。约书亚记十三章3节特别提到这些要塞是非利士人的要塞，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时，都没有落在以色列人的手中。特勒亚玛拿书信集特别提到迦特、亚实基伦，和迦萨三城。在忒得模西士三世(主前475年)和兰塞(主前129年)所征服的城邑名单中，这些海滨城邑以外的同其他城邑，都有列举出来。可见，在非利士人入侵之前，土著人民早已建立了许多文化中

心。这些中心，虽然屡次被外敌所摧毁，却因它们在埃及与米所波大米大路上所占的军事位置，都是死而复兴继续留存的。非利士人一到，它们便长久落在入侵者的手中，成为非利士的五城联盟，而以保存非利士文化和声誉在海滨平原中为主要任务了。很清楚的，他们的滨海位置，给他们以超越内地人民的优势，这在与外人接触方面和控制商路方面，都是优势的。此外，他们五城联盟所造成的统一气象，也无可避免地使到非利士人有力量去左右迦南的政治的。

第二个未征服之地，是沿地中海东岸的西顿人或腓尼基人之地。腓尼基人的领土，有一个时候，是由迦密山南的多珥(Dor)向北伸展到亚玛拿山脚的奥朗特河。我们这样相信，是有根据的。不过，这地的中心，只由迦南的亚克里到今天特里波里之北的亚华特(Arvad)罢了。它的主要城邑，有多珥、亚克里、亚芝掇(Achzib)、推罗、西顿、贝里得(Berytus，即贝鲁特Beirut)、芝泊(Gebal)、森美拉(Simyra)，和亚华特。此外，还有许多相当重要的城邑，特别是在南部的，分给亚设支派去了。⁷³ 这些城邑当中，尤以推罗和西顿两城为最强盛而最著名。从远古到近代，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腓尼基人的知识，差不多都是从这两个要塞的历史得来的。科学的考查，特别在考古发掘方面，除了1860年任南(Renan)的考察，福德(Ford)在西顿的发掘，近年来瑟斐尔(Schaeffer)在特里波里之北的拉斯沙姆拉(Ras Shamra)的探险，和法国人在芝泊的发掘工作外，实在还没有怎样把腓尼基在古代世界的重要地位，重新表明出来。所以腓尼基的历史，是尚待学者们去完成的。在另一方面，学生手头所有的资料虽嫌短少，却有理由去认定腓尼基为古代强国之一。它所处的位置，恰在东方各国相互关系的中心，所以它能影响远国。在迦南发生的商业与宗教接触上，也特别具有势力。

正如上文所述，腓尼基地在地中海东岸，后枕黎巴嫩山脉，地带狭长，平均宽度不过3、4哩吧了。它的北部较好一点，因有10至20哩宽的平原。不过，这些平原与推罗和西顿两大城相隔很远，结果，在腓尼基的事上，就起不了什么重大作用。那些山岭，间中也有伸展到海边来像是要阻挠那些公路似的，造成了迦密山、推罗之梯、锋河，和北部其他地方的险要隘口，也加强了这国的港口特征。与海岸平行的，是一些为风所吹积而成的沙岗。这沙岗日渐扩大，威胁着内地。不过，腓尼基虽然腹背都受着海和山所限制，全国的水量，极为充足，因为其中的溪涧、井，和水泉，都发源自黎巴嫩山麓，把那些低原都化为园地了。今天，他们的农艺和园艺虽仍墨守古法，也有许多疏漏与做错的地方，农作物的出产，仍极丰盛。橄榄、橙子、柠檬、香蕉、葡萄，和五谷，都容易生长。桑树也很繁多，表明这里的蚕丝工业很有基础。此外，黎巴嫩的香柏树，是群山的荣光。

在另一方面，就是在海上，腓尼基人的天才，却有充分的发展。居民当中，有些是以渔为活的。他们打鱼和晒网的方法，从远古到近代，都没有甚么改变。不过，大多数人的，却以地中海世界的众岛与大陆为憧憬，成为世界历史中最伟大的航海民族。他们的造船法也许学自埃及人，但他们的成绩，远超乎他们的老师之上，竟成为其他国家的造船国。最先联合而成第一个海国的，是推罗和西顿二城。他们的商船，运载了全世界的货物，无远弗届。它们来来往往于地中海各地，驶出直布罗陀海峡，直达西班牙和不列颠群岛商务上的各种接触，叫他们形成了一种殖民地政策，以致地中海各地，都布满了腓尼基的殖民地，远达加底斯(Cadiz)，证实了腓尼基势力的扩展。这些殖民地当中，以非洲北部的迦太基(Carthage)为最强，以致它后来要与罗马争夺地中海的霸权。

腓尼基人不论到达什么地方，都把他们那一套简化了的文字带去。这是我们今天的字母的先驱，而腓尼基人却大概是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此外，他们也传布他们的宗教，因而形成了各种的化外风习，最后并且透过亚哈王与西顿公主耶洗别，传到以色列人那里。不过，腓尼基人虽然大大地影响了他们的邻邦，邻邦的势力，也影响了腓尼基人，这是无可避免的，因为腓尼基的位置，就是如此。以米所波大米和埃及盆地为起点和终点的国际大道，就是从它的中心穿过的。腓尼基不过是叙利亚土腰的一部分，是免不了成为列强的斗争场所而受治于人的。今天，在那尔克白(Nahr el Kelb，即锋河)，有一座像国际名人馆之类的东西，给我们提起这一切的国际斗争。在一座悬崖上，就在黎巴嫩山脉拦截海滨公路的地方，矗立着这些石刻的碑记。埃及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希腊人、罗马人，和现今的英国人与法国人，都在各种纪念碑上，永远志录了他们的战争与胜利。

最后，以色列人所没有征服的第三个地方，是由「哈马」经过黎巴嫩与安替黎巴嫩山脉之间的山谷而到达黑门山下的巴力加得(Baal-gad)的那一块地。上文已经提过，这是亚摩利人的祖家，也是赫(梯)帝国的一个部分。⁷⁴这是一块极美的地，尤以南部为然。公路在其中经过，而在公路旁的，有如下的各大城邑：哈马、荷马斯、加底斯、巴力碧、加卡(Karkar)等。奥朗底与利安特两条秀丽的河，就是发源于它的中部，却相背流入地中海的。巍峨的山岭，有高达一万呎的，由北而南把这地包围着了，使到其中的山谷，特别肥美。圣经没有宣说到约书亚曾征服此地，他甚至到也没有到过。在以色列人侵入迦南四百年后，这地方才成为大卫与所罗门王国的重要部分。

分地与定居

读者试一究察约书亚记中关于十二支派所得之地的清单，便

知他们分地之举，有三大分区，也有三个时期。在第一期中，他们是把外约旦尼亚一区的地，分给流便、迦得和东玛拿西支派；在第二期中，是把地分给犹大、以法莲、西玛拿西各支派；在第三期中，他们才把便雅悯、西缅、西布伦、以萨迦、亚设、拿弗他利，和但等剩下七个支派的地划分清楚。请注意，第一期的分地，是在外约旦的战役胜利后作的；第二期的分地，是在南方的战役胜利后作的；而第三期的分地，乃是他们在米伦湖大胜迦南联军后作的。又第一期的分地，是摩西在摩押平原作的；第二期是约书亚在吉甲作的；第三期，是他在示罗的圣所作的。可见，在各区中，除非当地人的力量已被削弱或消灭，任何一个支派都谈不到得地的事。显然地，约书亚记的作者，关于以色列之进入迦南的事，有许多时序分明的资料，因而可以有条不紊地逐层叙述出来。这个事实，十分重要，并正如上文所说，暗示了他可能是当时当地执有这些文件的一个人。无论如何解释，他所写出来的分地的安排，总是井然有序的。我们便依照他的大纲，尽可能准确地把十二支派在外约旦与迦南所分得的地，叙述出来。

第一期的分地

第一期的分地，是摩西在摩押平原作的关于约旦河东的地，这地可说是以色列人的战利品。这一区的南部，原是摩押人的领土，却在以色列人入侵时掌握在亚摩利王西宏手中的，现在是分给流便支派了。⁷⁵它南有亚嫩河，东邻亚扪人以拉巴亚扪为首邑的领土，西界约旦河，北界希实本河，就是在希实本之西流经摩押诸山谷的。这个在东部高原的天然分野，使到约旦河与阿拉伯各地之间的公路，可以联成。可见，流便所得的地，是以色列人在外约旦所得的最南之地，是经常受到邻近各邦的威胁的。自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流便支派便不是一个重要角色，并且，在暗利和亚哈在位以后，也似乎不再具有一个支派的作用了。根

据米沙在摩押碑石所作的记载(约在主前850年)，摩押人亚哈死后，收复了他们的领土，而在他们所征服的民族名单中，竟没有流便的名字。流便之北的地方，是分给迦得支派的。⁷⁶ 这地挟在约旦河与亚扪之间，北达加利利海，南到希实本。这地段的大部分是在基列境内，虽然基列的一半是分给玛拿西而以马哈念为界的。

这是一块绮丽的山地，比摩押或巴珊，更多峰峦起伏的原野，并且，在大体上，与河西的各支派，有更密切的关系。在旧约时代，它的名邑，有基列·拉马、基列·耶比施、马哈念，便奴尔(Penuel)、苏割(Succoth)，和提斯比(即以利亚的故乡)⁷⁷，而在罗马统治时代中，底加坡里十城中的四城，即加拉太、革拉沙、比拉，和底庵，也都在它的境内。最后，东玛拿西支派所分得土地，南接迦得之地，向北和东北伸展，包括战败的巴珊王疆所有的国土。⁷⁸ 在大体上，这个地区是在黑门山脚与阿木克河之间，虽然亚摩利人的神秘地下城以得来是在这河之南。讲到这几个支派的疆界，阿木克河全没被忽视，而且，虽然这河是约旦河东最重要的一条水道，全部圣经竟没有一处提及，这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圣经既然完全略过它，在以色列人攻取外约旦之时这条河谷的地理特征怎样就是一个谜了。

第二期的分地

第二期的分地，是在迦南的南部战役结束后举行的。显然地，这是在吉甲办理的。这些分配，关系到迦南的中心，也关系到后来希伯来人两个要城的建立与发展——就是耶路撒冷和撒马利亚。在这件事上，犹大、以法莲和西玛拿西等几个强大的支派，竟分得这一块战略要区，这是很有意义的。约书亚所记载的界线，相当明确，兹复述如下：犹大支派所得的，在后来的发展史中，都居在领导和优越的地位，这就是北、中、南、三部，分别是耶路撒冷，希伯仑，和别是巴为中心的一切地土。⁷⁹ 这地的

南疆，圣经很小心地述说是以东、寻的旷野，加底斯·巴尼亚，和埃及河接境的。它的东疆，以外海为界，而它的北疆，是从约旦河口起，经过耶利哥、耶路撒冷、耶末、马加大，直到大海。

这地业也显然包括非利士在内，因为非利士的五城中，有以革伦、施基仑和迦萨三城，明明的提到了。⁸⁰ 请注意，圣经特别提到耶路撒冷为便雅悯支派的城邑，虽然这城是归给犹大支派去了。⁸¹ 也许这是因为犹大支派的实力，到底是比较强大之故。同样，圣经也提到以萨迦支派所得的迦南要塞后来转托付给西玛拿西支派去征服的事。⁸² 无论如何，后来攻入耶布斯城，加以占据与焚毁，在大卫的治下予以统治而使它成为大卫之城而作为国都的，毕竟是犹大支派的人。⁸³

其次，在吉甲分得地业的，是便雅悯支派。他们的地业，可说以示剑为首领。⁸⁴ 从某方面说，这是农牧业的乐园，是约旦河西最有吸引力的一块地，南界便雅悯和但；东界约旦河；西临大海，北接西玛拿西而仍保有示剑。在它的境内，有三个名城：革色，原是迦南人的要塞；示罗是迦南境内第一个圣所所在地；示剑，是亚伯拉罕在迦南建筑第一座祭坛，约书亚发表临别赠言，和耶罗波安分裂大卫与所罗门王国的所在地。这整个地业，都与以色列人的生活和统一的王国有密切的关系。几百年后，示剑又是含恨的撒马利亚人的家乡，而主耶稣又是透过在雅各井旁的妇人去赐福这些人的。吉甲分地的第三个对象，是西玛拿西支派。⁸⁵ 他们的地业，南界以法莲，东界约旦河，西临大海，西北与亚设的一部分在迦密山下相接，北有以斯得仑平原，就是撒马利亚诸山消失在亚柯平原到约旦河流域的广阔原野的所在。在这地业的境界内，有北迦南的这些要塞：约念、米吉多、丹纳、以布林、伯色。这些本来都是分给以萨迦的，但后来却托付玛拿西去征服了。以玛拿西支派的强大实力，本不难一下子就把它们征服过来

的，可是，圣经没有明说，而它们的降服，倒是四百年后大卫与所罗门时代的事。

第三期的分地

第三期的分地，是约书亚在北伐战役中大败迦南联军于木伦湖后在示罗办理的。这一次，北部各支派如拿弗他利、西布伦、亚设，和以萨迦，都各得其所，而南部各支派的西缅、但、便雅悯等，在吉甲理不到的，也在这个时候有指定的地业了。兹为简化起见，特分别予以叙述如下：第一、便雅悯所得的，是耶路撒冷之北的中央高原以达约旦河流域。⁸⁶南界犹大，北界以法莲，西与但接境。本来，耶路撒冷与伯特利两要塞都是他们的，后来却分给别个支派了。

第二、西缅所得的，是犹大的一部分，特别是以别是巴为中心的那一带。⁸⁷这地业是在捏革比或称南地的境内，西缅支派不止要面对沙漠灼热的一切不幸，热风和旱季，又要与那些在埃踢沙漠与书珥旷野中的流荡亚玛力人等相周旋。这是西缅支派最后来决定向北撤退要与犹大支派亲近的一个主要因素。结果这两支派的地业是彼此公有的。

第三、西布伦支派所得的，从气候的观点看来，是最好的，虽然也难免有一些不利的因素在内。⁸⁸这个时候他们有什么城邑，我不大知道，但是，到后来，西福里斯(Sepphoris)是人口最多的，而拿撒勒乃是最著名的。⁸⁹他们的地业，是加利利中部最美之地，雨水充足，土地肥沃，南界下加利利的绮丽平原，西界亚设，而东部和北部都是拿弗他利。东方世界的大公路，在这里穿过，使它成为万民的十字路口。

第四、以萨迦所得的，是迦南地最优良的地业。⁹⁰由下加利利诸山越过基顺河之点起，到迦密山上，以萨迦的地业，是由以斯得仑平原，耶斯列平原，直到约旦河的。可见，从很古以来，

它是与迦南的这两块要地同样广阔的。从约书亚、底波拉与巴勒、基甸、扫罗、约拿单、大卫、那户，直到近代，这整个地区都是充满历史兴趣的。在雅各所作预言将来之事的歌中，关于以萨迦，他说：「他以安静为佳，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⁹¹

雅各的先见，是很正确的。以萨迦的地业是好的，是全迦南最优良的农场，但从它的位置和邻人的观点看来，却也是最危险的。它南界一系列的迦南要塞，极力抗拒希伯来人的侵占，一直到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约书亚记十七章11-12节清楚承认说，以色列人没有战胜这些堡垒：约念、米吉多、他纳，和善伯等，他们「不能赶出这些城的居民；迦南人偏要住在那地。」此外，以萨迦地业所处的位置，又刚在东方公路的汇合点，是个四战之区，以致这个支派，难于久存。

第五、亚设所得的，也同样是危机四伏的。⁹²根据雅各所作的预言，「亚设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⁹³大体上，这地与迦密山之北的地势特征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是包括了整个亚柯平原在内。也许，亚设的地业，包括了迦密山之南的一部分土地在内，特别是多珥和其中的市镇。⁹⁴假如亚设的地业是与腓尼基国的南部一样大小而多珥也在其内的话，它的疆界便是西到大海南到迦密山，东到以萨迦、西布伦、拿弗他利，而北抵西顿的了。这地十分肥沃，尤以近加利利山麓的一带为然，可惜它也是四战之区，易受外力的侵袭。特别危险的，是亚设很受外邦文化的侵扰，叫它的眼和心都大受迷惑，以致日后以色列的整个宗教体系，都受到威胁。这个支派受到强邻的同化作用，很快就消失了。

第六、拿弗他利所得的地业，是全迦南最秀丽的。⁹⁵它在加利利的中央，而以加利利海为中心。全区都从黑门山的隐泉得着滋润。它那起伏的岗峦，对畜牧与耕作者都有极大的吸引力。雅

各预言说：「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⁹⁶ 这是一句多么有暗示性的话！这就是说，它的环境幽美，一切都叫人满足。可是，拿弗他利也是在万国的包围中，所以它的未来历史，是由异邦人所决定的。古代世界各地的公路，都打从这里经过，所以它的接触是频繁的，而它的人口是复杂的。拿弗他利位在北部迦南的入口处，所以是迦南其他地区的门户，而这些地区，就是希伯来文化特征达到完成的地方。

第七、但的地业，是以法莲和犹大之间的狭长地带，由便雅悯边境直到约帕附近的大海。⁹⁷ 士师记里面的一句话，表明但支派在底波拉和巴勒之时，仍然留在船上，虽然这时候以前的移民，只不过是一部分的而已。⁹⁸ 这支派的居地，在后期中，显然是在黑门山下，而以赖施(Laish，即但，也就是巴尼亚Banias)为中心。除了出于支派的迁徙外，但族人的移动，也许另有原因，尤其是南方非利士人和但疆北部迦南人的强大压力。两大之间难为小，这正是但支派难于发展的局面；他们所遇见的危险可说不是消灭便是与异族同化。关于非利士人的压力这个解释若能成立的话，我们把非利士人到达迦南的日子放在希伯来人进入迦南之间(主前1400年)便更加振振有词了。

最后，不论摩西或约书亚，都没有给祭司族的利未人以一定的地业。他们这个支派的任务，不是俗世的，而是完全以以色列的宗教生活为念的：「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⁹⁹ 由于利未族负责了全以色列人的宗教事务，他们散布在全国各支派按比例所特别指定的城邑中。¹⁰⁰ 这些城邑中，有六座是逃城。为流便人分定旷野平原的比悉；为迦得人，分定基列的拉末；为玛拿西人分定巴珊的哥兰。¹⁰¹ 这些逃城，是摩西在摩押平原征服了约旦河以东之地以后所设立的。后来，在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之后，在约旦河西的

地方，另外又设立了三个逃城：「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低斯；在以法莲山地分定示剑；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列·亚巴(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仑)。」¹⁰² 最后，「利未人在以色列人的地业中所得的城，共四十八座，并有属城的郊野。」¹⁰³

「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争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召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¹⁰⁴ 这是约书亚与胜利的以色列人最后一次的会面了。这一次的聚会，在以巴路和基利心两座圣山下举行。他语重心长地用爱心劝勉他们常常事奉主，好得着祂的帮助与福祉。¹⁰⁵ 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跟着有一个过渡时代，就是士师时代。这时代初期的事，是令人伤心的。后来，各支派在思想与行动上，都向着统一之路迈进。这个运动，要在大卫与所罗门治下的王国时代，才有丰满的成就。

第七章 注释

- 1 民二十一 25-26。
- 2 民二十一 21-32；申二 32。
- 3 民二十一 33-35。
- 4 民二十二 1。
- 5 书十二 6。
- 6 请参见下列经文去证实这个运动：书一 2、12；三 12、四 2、4、8、19-20、七 16，十 29、31、34 及其他。
- 7 书一 12 及以下。
- 8 书五 10-12。
- 9 书九 3-15。
- 10 请参第六章关于这些隘口的叙述。
- 11 书二 1 及以下。
- 12 民三十一 28。
- 13 申三 5。
- 14 Duncan, *The Accuracy of the Old Testament*, p. 79.
- 15 书二 5、7。
- 16 书六 1。
- 17 耶利哥的初建，约在主前 2500 年。最早的城墙，可追溯至主前二千年。直到亚哈为王之前，旧城还没有人敢去重建。王上十六 34。另参书六 26。
- 18 Smith,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Holy Land*, p. 264.
- 19 书七 2、八 12。
- 20 创十二 10，十三 1 及以下。
- 21 书七 3。
- 22 书八 17。
- 23 创十二 8，二十八 19；王上十二 28-29 等。
- 24 创二十八 19；士一 22-26。
- 25 书十二 16。
- 26 书九 3-7，十 6-7。
- 27 申七 2。
- 28 书九 3，十 10。
- 29 书九 17；撒下四 2-3。
- 30 Bade, *Excavations at Tell el Nesbeh*. Compare also Garstang, *The Foundations of Bible History*, p. 362f.
- 31 王上九 15-19。
- 32 书十五 9、60，十八 14 及以下；撒上六 21、七 1 及以下；王下六 2 及以下；代上十三 5 及以下；代下二 4；拉二 25 等。
- 33 书十八 26；拉二 25；尼七 29。
- 34 Garstang, *The Foundations of Bible History*, p. 168.
- 35 书十 1-5。
- 36 书十 6。
- 37 书十 9。
- 38 Barton, *Archaeology and the Bible*, pp. 402-409.
- 39 创十四 18-20。
- 40 Duncan, *The Accuracy of the Old Testament*, p. 119.
- 41 结十六 3。
- 42 Duncan, *The Accuracy of the Old Testament*, pp. 34-43.
- 43 创十三 18，三十七 14。
- 44 书十四 15。
- 45 创十三 18，十四 13，二十三 1-20，二十五 9-10，三十五 27，三十七 12-14，五十 13；书十 36，十四 6-15；撒下三 2-5、27，四 8-12，五 4-5，十五 10。
- 46 创十四 13，二十三 3、10、20。
- 47 Barton, *Archaeology and the Bible*, pp. 406.
- 48 书十四 12-15。
- 49 Duncan, *Digging Up Biblical History*, pp. 130-133, 169-172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Old Testament*, p. 182; Bliss, *A Mound of Many Cities*; Driver, *Modern Research as Illustrating the Bible*, pp. 41-46; Macalister, *A Century of Excavation in Palestine*, pp. 43-47. 维尔堪考古发掘队在近东特勒埃杜维 Tell el-Duweir 所发现的遗迹，一般都承认就是圣经所记载的保垒拉吉 Lachish。这项工作，是前施得基先生所主持的 J. L. Starkey。他的主要发现，是十八件用铁炭墨水写成的文件。其中所叙述的事，与耶利米和主前 597 和 586 年巴比伦入侵巴勒斯坦的事同时。他的工作虽还未完成，以古代的拉吉就是今天的特勒尔赫西的证据，已经相当充足了。参见 *The Lachish Letters*, by Torczner, Harding, Lewis and Stark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 50 Duncan, *Digging Up Biblical History*, p. 172.
- 51 同上，页 130。
- 52 王下十八 13-14、17，十九 8。
- 53 耶三十四 7。
- 54 Barton, *Archaeology and the Bible*, pp. 404-405.
- 55 书十五 35；尼十一 29-30。
- 56 Onom. 266.

- 57 书十五 39。
- 58 Garstang, *The Foundations of Bible History*, p. 373f.
- 59 同上, 页 392。
- 60 书十 33。
- 61 王上九 15。参见 Kent, *Biblical Geography and History*, p. 163.
- 62 Garstang, *The Foundations of Bible History*, p. 189.
- 63 书十九 15。
- 64 见 LXX of Joshua 11:1。
- 65 书十九 24 及以下。
- 66 Garstang, *The Foundations of Bible History*, p. 189f.
- 67 书十一 5。
- 68 书十一 8。
- 69 书十一 18 及以下。
- 70 书十三 2-6, 另参见书十 40-41; 士三 1-3。
- 71 创二十一 1, 二十一 32、34、二十六 1、18。
- 72 民十三 17。
- 73 书十九 24-31。
- 74 请参本书第二章及第六章。
- 75 书十三 15-23, 另参民三十二。
- 76 书十三 24-28, 另参民三十二。不过, 显然地, 流便与迦得的地业, 在某方面说, 是同样广大的, 正如民三十二 34 说底本是迦得的地业那样。
- 77 王上十七 1。
- 78 书十三 29-31, 另参见民三十二。
- 79 书十五 1-63。
- 80 书十五 45-47。
- 81 书十八 28。
- 82 书十七 11-12。
- 83 书十五 63; 士 1-8; 撒下五 6-9。
- 84 书十六 1-10。
- 85 书十七 1-18。
- 86 书十八 11-28。
- 87 书十九 1-9。
- 88 书十九 10-16。
- 89 约瑟夫只提到西福里斯(Sephoris), 却略过了拿撒勒。这两地方在耶稣之世都是繁荣的。

- 90 书十九 17-23。
- 91 创四十九 15-16。
- 92 书十九 24-31。
- 93 创四十九 20。
- 94 书十七 11。
- 95 书十九 32-39。
- 96 创四十九 21。
- 97 书十九 40-48。
- 98 书十九 47; 七五 17, 十八 1。
- 99 书十三 14。
- 100 民三十五 1-8; 书十四 3, 二十一 1-42。
- 101 申四 41-43, 另参书二十 8。
- 102 书二十 7。
- 103 书二十一 41。
- 104 书二十三 1, 二十四 1。
- 105 书二十四 1-28。

第八章

王国时代

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上八 4-5）

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把以色列人进入而定居于迦南的地理背景讨论一番，特别提及摩西和约书亚给各支派分定的地业，也论及约书亚征战末期所还没有征服过来的广大迦南地土与其附近地方。在本章中，我们主要地是讨论到随后的那两个时代，即士师时代和王国时代的地理背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这两个时代，约有七百五十年之久。我们固然不打算把这些影响远大的历史发展，详加叙述，却想读者记取，希伯来人由士师时代以至王国瓦解的整个过程，是连续不断的，而他们的沧桑经验，又大部分是他们的地理环境所使然。迦南在古代，对游牧民族，极具吸引力，对后世的列强，又是四战之区，这就可以解释它为什么会有如上的事实了。

士师时代的以色列地

在这个时代，各支派没有一种共同而有组织的生活。大体上，各支派都在一衰三竭地把原来指定给他们的全部地业，征服过来，或在他们已得的地业上，站稳住脚。圣经所记载的，都表明这些努力，只得着一部分的成功。圣经常常提到的，是他们无法把那些在以斯得仑、示非拉，和海滨平原的迦南人和非利士人

赶走。并且，以色列地倒常常受外族所侵袭，尤其是受来自南方和东方沙漠地区的游牧民族所干扰。第 364 页的地图，就是表明这些侵扰的，虽不限于任何一个时代，却总以扰乱各支派而统治其他为目的。计算起来，他们实有如下的一系列外敌：北方的西顿人，在米所波大米古珊利沙庵治下的亚兰人；夏琐王领导下的迦南新联军；非利士的五霸；亚玛力人、摩押人、米甸人，和亚扪人。虽然这些民族地理上的分布，极为广阔，他们都有一个同一的目的，就是向迦南进军。我们在前几章已经有机会把其中一些人的背景，予以论列，在本章中，就不再重复了。¹ 其余的人，即亚玛力人、摩押人、米甸人，和亚扪人，虽不及他们那么重要，却是圣经背景中的构成份子，对以色列，有确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就按照他们在圣经中出现的先后次序，逐一予以介绍如下。

亚玛力人

圣经提到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就已提到亚玛力人。² 显然地，他们是一种古代的民族。³ 他们与其他从阿拉伯半岛的闪族移民影响了整个中东一样，却是向西发展的，直到他们达到了巴兰旷野的下部。他们在这个灼热的高原地区到底占据什么地方，已无可稽考，但根据民数记的记载，他们是有充分的组织来阻挠以色列人往西乃山去的。不过，我们也无需想到他们所实在占据的是那些地方；像别的游牧民族那样，他们是逐水土而居的。他们的生活，只是一连串的寄居吧了。有一个时期，他们与米甸人联盟，从东南方侵入迦南。⁴ 在另一个时期，他们却与摩押人携手，从事于南方的战役。⁵ 在其他的经文中，亚玛力人又与捏革比和书珥旷野的事在一起。⁶ 这后者的地方，似乎是他们惯常出入之区，直到扫罗和大卫的时候，仍是这样。在这里，扫罗惨败他们，而大卫也痛击他们，叫他们永无充分复元之日。⁷ 此后，

亚玛力人屡次都因为在南地失收，仍然不断地侵扰内地那些较为安定与富足的地区。他们不过是一小族，又没有特出的领袖，这个，从他们先后与米甸人和摩押人结盟的事实，便可知晓。所以，我们大可以看他们为一种游牧部落，就是以巴兰的灼热原野为主要地盘，却常常在迦南边境的捏革比一带出没的。

摩押人

其次，是摩押人，就是曾经压迫以色列人十八年之久的。⁸ 圣经说，这种压迫，以棕树城的耶利哥为中心，所以，受影响的，主要是便雅悯支派。摩押人是罗得的后裔，自然与以色列人有密切的关系。⁹ 他们的文字，在摩押碑上保存下来了。这摩押碑是在他们的一座大城底本找着的。他们的领土，在约旦河与外海之东，北界雅博河，南界以东诸山，东界亚扪。不过，读者要记取，这里所提的北界，只是主前 2000 年左右亚摩利人侵略约旦河东岸时的事。亚摩利人一到，摩押人便丧失他们地业的中心，包括大部分的耕地和主要城邑在内，而它的疆界，便退到亚嫩河之南去了。¹⁰ 以色列人从旷野到达之时，是不许侵占摩押人当时所占有的土地的，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它赐给罗得的后裔作为产业了。虽然如此，以色列人还是能够与亚摩利人斗争，就取道摩押人从前的土地通过。后来这块地方，便分给流便和迦得两支派为业了。我们相信，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日起，摩押便不竭地努力要恢复失土。显然地，在他们压迫以色列人之日，他们这项努力是成功了，可是，到大卫在位之时，摩押又成为希伯来帝国的一部分了。大卫王国之分裂，是各藩属国包括摩押叛变的明证。到暗利与亚哈登基为以色列王时，约旦河东岸的土地，才在重金下收复了。从米沙在摩押碑所保存下来的纪录看来，摩押又从以色列国那里得解放了。¹¹ 不过，日后的记载又表明，摩押所

得的自由，为期极暂，因为不久它又受以色列、犹太，和以东的联军所袭击。¹²以后，摩押在圣经中虽屡见不鲜，最后却是给列强和阿拉伯人所并吞了。

米甸人

米甸人施给以色列人的压迫，为期有七年之久。¹³这种压迫，显然比以色列人以前所受到的压迫，更为普遍，因为不止近迦萨的一部分非利士地方受到影响，而且在北方的玛拿西支派也大受其害。也许，亚设、西布伦，和拿弗他利都被波及，因为他们都被基甸招聚了来去共御外侮。对垒的两军，都沿着摩利山和基利波山的斜坡，在耶斯列谷中集中。结果，米甸人和亚玛力人惨败，要渡过约旦河，循着疏割、便努尔、约比哈一带他们进军的路线撤退，直退到拉巴亚扪。圣经说，米甸人是从约旦河东的地方侵入的，所以我们可以推想，他们当时所占据的地方，就是这里一带。不过，关于米甸和米甸人的事，我们所知的仍极有限，需要多一点的亮光。他们是亚伯拉罕从基土拉所生的后裔，这是很清楚的。¹⁴而后来在米甸人与以实玛利人之间，也存有某项的关系。不过，我们不晓得这种关系是怎样来的。说米甸人是以实玛利的子孙，大概是没有什么根据的¹⁵，虽然创世记的作者，以米甸人和以实玛利人为彼此通用的名称。¹⁶不过，一讨论到游牧部落之时，我们殊不容易固守着种族的分界线；即使民族的特征与来历都有共同点，种族的特征是趋于淡漠的。可是，对这些人，我们仍然有如下的确切知识：他们是畜牧的，逐水草而居而以看顾牲畜和骆驼的生活为主务。¹⁷他也在中东一带从事于商业活动。我们与他们第一次的接触，发生在他们的商人在多坍购买约瑟的时候。他们就是把约瑟卖去埃及为奴的。¹⁸别的经文，又提到他们与摩西的关系，因为摩西从埃及王宫逃出来之后，就是投奔米甸人的。¹⁹也提到叶忒罗和基尼人(Kenites)与以色列

列人的关系。²⁰在以色列人快要进入迦南之时，米甸人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安营，与摩押人结盟，去反对以色列人。²¹最后，在历史的初期，他们住在西乃半岛的下部，和以东一带的地方。他们居无定所，随时带着帐棚迁徙的。他们在荒中游荡，在西乃半岛内外的广大土地上出入，有的时候，竟远至外约旦尼亚的北部呢。圣经的记载是与这些人的习惯和他们寄居的地方完全符合的。

亚扪人

亚扪人住在东方，与摩押人接壤。他们压迫以色列人，为期有十八年之久，但这只以约旦河东各支派所受到为限。²²不久，他们过河向犹大、便雅悯，和以法莲进攻。²³亚扪人虽也与以色列人有密切的关系，也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始便采取敌对的态度。细心研究记载他们压迫以色列人的经文，便知他们所施的压迫，纯全是一种侵略。外约旦的那些支派，流便与迦得，住在他们邻近的地区，却不是属于亚扪人的。²⁴正如耶弗他给亚扪人的答覆那样，这整个地区，是从亚摩利人手中得来的。²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论及约旦地区的经文中，也许会有暗示关于罗得在平原诸城中定居下来的地理方位。²⁶但是，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时，亚扪人是在约旦河东的边境，有阿拉伯沙漠为界。在南部，他们又给亚嫩谷的谷地和吉地摩旷野所阻而与摩押人隔绝。这是一块缩小了的地，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的。所以，外约旦各支派所受到的侵略性的压迫，很可能是亚扪人自己要得多一些好地的一种计划。亚扪人为什么要贪得流便与迦得的地业，是不难明白的；因为这是这一带最优良的土地。肥沃的土地，就在亚扪的西边，正如今天一样，而在东边，沙漠的边沿是无一可取的，也是讨厌的。结果，亚扪人就实际上是孤立的了。他们维持了自己种族的统一。他们固然惯于游牧的生活，却也有一些城邑，而以首邑拉巴亚扪为最出色。

今天，阿曼(Amman)就是建立在古代亚扪人的卫城之上而雄视一方的。这个地方，发生过许多件历史大事。其中的一件，是关于大卫与约押攻陷它的水城之时把赫人乌利亚牺牲掉的。这城建在雅博河的水源附近。这山丘的本身，是一短山岭的一部分，就是控制附近各谷地的。城的大门在南边，十分险要。围城的敌军，多会从西北迫近城来，因为只要攻占了那边的山岭，城就危险了。这清楚是约押集中兵力的地方，而他之得以进入城中，极可能是打从那由蓄水池透到城砦中心的地下秘密隧道进入的。²⁷在后世中，拉巴亚扪仍然保持了它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希腊罗马时代。这个时候，它改名为非拉铁非，成为低加坡里的一座名城。这也就是今天的亚孟，其中的一切上古遗迹，都还反映出它古代的光荣。它在附近的地区中，极有军略价值，自然就成为亚扪人军事与文化的中心。亚扪人虽然不是一个怎样了不起的民族，却留存了许多个世代，经常与希伯来人作对。最后，在马加比当政期内，他们曾起来反叛马加比、犹大。²⁸

扫罗为王之时的国土

扫罗在以色列的地位，不止是一个部落的首长地位而已。士师们是蒙召起来解决百姓的紧急状态的。基士的儿子扫罗却与他们不同。他是被选出来去担任一个王者的久远职务的。最后的一个士师撒母耳面临以色列人所受到的最后一个压迫，便起来解救他们暂时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项任务，是尚待完成的，撒母耳却托付新领袖去完成了。可见，士师时代，是在撒母耳的晚年逐渐转进王国时代中去的。这两个时代的地理背景，除了扫罗登基为王结束了外力的统治以外，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差异。虽然亚扪、米甸、摩押和亚玛力等，仍有卷土重来的事实，他们已经是无足为患的了；以色列人所面对的危险，倒是从海滨平原来自非利士王城同盟的袭击呢？

对于撒母耳和扫罗，来自非利士人的压力，是殊足忧虑的一件事。非利士人的王城联盟，在战场上，远较以色列人为优秀，所以能控制各支派达四十年之久。撒母耳在以便以谢的绝大胜利，有效地削弱了非利士人在迦南内地的力量，可是，以后的事，却证明他们很有办法去恢复他们失去的地位，控制了进入中央高原的主要入口处，尤其是在北部的以斯得仑各隘口，和在东部约旦谷。他们在南部的要塞是密抹。这是从约旦河方面而来的商路上的要冲。另外，他们也固守着基比顿(Gibbethon)和基比亚(Gibeath)。在北方，他们又与以斯得仑和耶斯列谷的迦南城邑结盟。他们的优势，大大刺激了以色列人。这也是以色列人要选扫罗为王的主要原因。²⁹无论如何，扫罗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在于粉碎非利士人的势力。

扫罗和约拿单在密抹大败非利士人，把他们由亚雅仑谷赶往海滨平原去的胜利，在以色列人的生活史上，是一件大事。这时，扫罗登基不久，所以，这个胜利，使扫罗在百姓的心目中，有更稳固的地位，得着他们更多的支持。在这事之前，扫罗又在基列·雅比胜过亚扪，大显身手，获得约旦河东一带的以色列人的衷心拥护。³⁰跟着，扫罗又发动反亚扪、摩押、以东、亚玛力的战役，要对以色列的一切敌人报仇。显然地，他是一个杰出的和得人拥戴的军事领袖。只要看一看以色列在士师时代之末的纷乱状态，便和扫罗实在成就了一件苦差使，就是，最低限度，他已把各支派造成部分的统一了。他给他们证明，约旦河东、西两边的各支派，是可以联合起来去共御外侮的。当然这样的统一，还不能称为国家意识的全部实现。当时，以色列的现状，是无法获致事实上的团结的。但是，扫罗确已得着各方面代表性的支持。这样的支持，不止来自基列，也来自便雅悯、犹大、亚设、以法莲，和以色列的其他支派。所以，要把他的国土加以界说的

时候，我们必须小心想到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不能太斤斤计较着一定的疆界与限度。这是他们实行王政的第一步。这个王国是沒有一定的王宫与首都的。有一个时候，扫罗和他的部下是在伯特利；在另一个时候，基比亚却是在他势力的一个中心。³¹看来，基比亚既是扫罗的故乡，就享有相当优越的地位。³²基比亚在耶路撒冷之北 4 哩的地方，正在耶路撒冷与伯特利之间的公路上。今天的福尔丘陵(Tell el-Ful)便是它的原址。这个丘陵是雄视附近一带地方的，自然在中部高原的事上，居于领导的地位。考古学者细察该地的出土遗物后，一致深信基比亚在远古的时候已是一座设防稳固的堡垒了。

扫罗一直在基比亚行使统治权。不幸的事是他的晚年，竟与大卫发生一连串不愉快的关系。非利士人乘机向以色列人反抗，从耶斯列谷那里调来大批的军队。以色列军在基利波山安营。这基利波山就是一百年前基甸和他的部下驻扎过的有历史性的山。非利士人却在摩利山的南部摆阵。扫罗去求问女巫的隐多珥，就在这山的北部。战事在山下的谷地展开，扫罗与他的部下吃了败仗。他和他的众子在基利波山上被杀，尸首被挂在伯珊的墙上，盔甲被放在卫城亚斯她录的庙中。这个时候的伯珊，显然是与非利士人结盟或是给他们所占据的。离伯珊 8 哩在约旦河对岸的基列·雅比人听见以色列人惨败的消息，又知道了他们暴尸的羞辱以后，便跑来把这些尸体从城墙取下来带回去基列安葬。从此以后，以色列的事就在耶西和大卫家的领导下，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中了。

大卫和所罗门的王国

扫罗与约拿单在基利波之战的死，不止把以色列的民族统一运动延阻了若干时日，也制造了许多以色列所没有准备去解决的难题。其中最困难的一个，是扫罗的元帅押尼珥想要以扫罗的儿

子伊施波设继父位为王，而以约旦河东的玛哈念为京都。这个企图，显然是谋以对付大卫的。因为犹大支派已经决心在希伯仑立大卫为王了。不过，这件事在押尼珥做来是非常吃力的，经过了两年多的挣扎，这个运动，终告失败。³³在另一方面，大卫却从犹太的旷野和非利士人之地与南地出来，占据了希伯仑，并以之为首都，并派人往各支派去叫他们来承认他的主权。他对扫罗与约拿单之家的慷慨大量，连同他那决心避开与不满派可能发生流血惨剧的精神，最后赢得了各支派对他的衷心拥戴。他在希伯仑作犹太王有七年半之久，最后才成为全以色列之王。³⁴大卫深感中央首都之需要，便策划进攻耶路撒冷的事。耶路撒冷原是耶布斯人的要塞，一向都不在以色列人手中的。耶路撒冷虽不是一座大城，却显然是一座强而有力的堡垒，一因它的东、南、西三面都有深渊围绕着，二因保护它的城墙，十分坚固。从记述它陷落的经文中，我们可以推想，这城有一秘密隧道是从基训泉通到卫城的内部去的。³⁵大卫攻取了耶路撒冷之后，建设它成为全以色列的首都，称它为大卫之城。从此，它就成为以色列政治与宗教的首邑，并在以后的世代中，作了迦南的中心。大卫在这里作王三十年死后，由儿子所罗门继位，所罗门在位四十年，文治武功极盛，国力大增。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追溯这王国的一切背景，特别注意到士师和扫罗时代以来的重大变化。

这是希伯来人在他们的历史上第一次把约旦河东、西两岸所有的地方统治起来的时代。他们历代以来的敌人，都一个一个的被大卫的强盛军队所克服了。我们无需把这些建立希伯来帝国的一切战役，详细叙述出来，只扼要地把它影响所及的地方和它的次序列出便够了。根据撒母耳记所记，大卫占据耶路撒冷后，立即引起非利士人的挑战。³⁶耶布斯人的耶路撒冷到底与非利士人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大了，总之，这是一种十分密切的出于商

业与军事利益的关系。在扫罗作王的初期，以色列已屡次把非利士人打退，并且，正如上文所说，把他们从内地赶到海边去了。不过，非利士人在基利波山的胜利，就是以色列人的惨败，以致非利士人由耶路撒冷以至以斯得仑平原的优势，得以恢复过来。这个时候，内地的要塞如耶路撒冷、基比亚与密抹，都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在北方，他们又与伯珊、以布林、他纳、米吉多，和约念等缔结同盟。大势所趋，大卫起初以希伯仑为中心的领土，很可能与非利士人有某种程度的关系。但他日兴月盛的力量，连同后来各支派在他领导的统一，当然使到非利士人对他的疑忌，与日俱增，以致大卫公开成为他们的政敌。往清楚地，大卫攻取了耶路撒冷之举，给予非利士人在中部高原的优势以直接的打击，其意义就是说，他们毕竟必须撤退到海滨平原那里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把大卫赶出耶路撒冷的原因。不过，非利士人虽然出尽死力去进攻，却在耶路撒冷西南的利乏音战场上大败。³⁷ 结果，非利士成为希伯来帝国的一部分。³⁸

大卫既把非利士人制服，就大可以放心去对付毗邻的地方而把王国建立起来了。对于这些邻邦，尤其是摩押、亚扪、亚玛力，和以东，我们无需再一次详细加以叙述，因为上文都已提过了。在这里，我们只想把他所征服的土地，看作是希伯来王国的扩充。除了这些地区以外，大卫的王国还包括大马色之南的琐巴。³⁹ 和大马色本身。⁴⁰ 哈马⁴¹ 和腓尼基⁴² 两个盟国，也是在希伯来的势力圈之内的。

大卫的整个国土，都传给所罗门，保存得很好，只有亚兰人在大马色独立建国这个例外罢了。所罗门施行铁腕政策，不止能保住他所有的藩属国，也能保住他自己的疆界，不受侵略。他建立了一系列的堡垒，这是极饶兴味的。夏琐把守着迦南北部的要冲；米吉多雄视着以斯得仑广阔的平原；伯和伦把守着由亚雅仑

进入耶路撒冷的险道；比拉站在耶路撒冷至约帕港口的公路上；基色保护着进入疏列谷的路；他玛守住南部的边疆不让厄锡安吉巴和以拉的商队闯入。在这样的国防体系中，耶路撒冷的东边是没有什么堡垒的，因为约旦谷已被认为足够的屏障了，这是值得注意的。

希伯来帝国的另一方面，值得一提：希伯来人并不是一种航海的民族。结果，以色列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海上霸王。迦南地的海岸，没有适宜的港口，可见，自然界也把他们在这一方面的一切希望打消了。不错，海滨的城邑是有好几座，却没有一座可以算得是真正的港口。不过，在这些城邑中，作为古耶路撒冷海口的约帕，竟也保持了历代以来的声誉。在王国的东南边境，所罗门的海却在厄锡安吉巴和以拉驻泊的。商船从俄斐运金来，也从东方把各式各样的商品运来。之后，这些输入品便由商队经过旷野的她玛，运到耶路撒冷。希伯来与古代主要商民腓尼基的结盟，叫他们能够与大海的一切港口，发生商业上的来往。

希伯来国土在大卫与所罗门治下的扩充，表明它的范围是由埃及与西乃半岛的边境，直达幼发拉的河上，是相当广大的。它的征服，第一是由于大卫的军事天才，而它行政上的成功，乃是由于所罗门的有效办法。这国的中心是耶路撒冷。

北国

所罗门于主前931年死，跟着希伯来王国便分裂了。所罗门所推行的关于组织与行政的坚强政策，在他在位时，始终是有效的。他的政策，很清楚的，是要把支派的利害，消失在民族的统一里，因为他把全国分作十二个行政区，每区置一首长，向他负责。⁴³ 但是，各支派间的猜忌，仍然存在，尤其是北方和约旦河东的各支派，无时不在伺机而动中。这个局面的表面化，出现在

示剑的大会中，这就是罗波安因自己所作的续施国策的不智决定而大受怨怼的时候。⁴⁴ 结果，南北各支派，公然决裂，永不复合了。从此以后，希伯来人的历史，就以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来分写了。南国仍以耶路撒冷为首都，而北国却以示剑和撒马利亚为中心。在叙述这两个王国时，最重要的事，是辨别彼此的疆界，然后看看它们与征服它们的邻国，究竟有什么关系。

北国以色列，拥有约旦河西的以法莲、(西)玛拿西、以萨迦、西布伦、拿弗他利、亚设；和约旦河东的流便、迦得，和(东)玛拿西。但的地业，它在迦南的南部，后因受不了非利士人和迦南人的压力而予以放弃，改在约旦河的上游立足。这样数说起来，北国就是由十个支派组成的。利未支派因为没有分得地业，就不计算在这样的地理划分之内。这些支派面积的总和，比起南国来得大，也包括约旦河两岸的地方。不过，这个事实，毕竟是它的一个弱点，尤其是论到约旦河东各支派和但、拿弗他利，和亚设等边境支派的时候。在每一处，外邦人的压力，差不多都把以色列显著的生存抵销了。结果，北国的中心，便落在以法莲与西玛拿西这两个内地支派之上了。

在地理上讲，北国是支离破碎的；它的许多天然障碍如约旦谷等，从各方面都延阻了支派间合作的发展。要使住在这深谷两边的人密切合作，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件事。约旦河东的以色列人精壮活泼，人才辈出，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既离开本土，便招致了外敌的侵略与不停的挣扎。以色列的耶罗波安深感这个局势的不利于己，便决意把首邑由示剑搬到东约旦近雅博河的毗努伊勒去，以图抵销这样的不利。⁴⁵ 毗努伊勒究竟在那里，现已无可稽考，但圣经的记述来推测，大概是在雅博河的南岸。⁴⁶ 加斯当认为窝底琐迦(Waby Zerka，即雅博河)北和疏割之东北极具形势的迦列尔拉拔，是毗努伊勒的原址。⁴⁷ 但摩里尔(Merrill)却根据

圣经经文的含义，以约旦河东 10 哩雅博河南岸的特鲁埃打哈(Telul edh-Dhahab)的废墟为它的原址。⁴⁸ 若是这样，它便是在今天的埃士索(Es-Salt)的附近了。这是相当合理的一个推测，因为它具有非常优势的天然屏障。这里的出土古物，也表明它的古城可以追溯到亚哈或更早的日子。⁴⁹ 不过，以毗努伊勒为首都，到底是不含实际之用的，所以，示剑仍是北国的首都。

可是，示剑在迦南的位置，却是最弱的。它毫无天然的险要可言，这是它与所有迦南重要城邑不同的地方。它位在以巴路基利心的山谷中，而古代的国际大道，就打从这个山谷经过。不幸，我们不晓得示剑是否就是今天的那布斯(Nablus)，也不知道它的原址是否就在谷地入口处东向摩利平原的巴拉他村之西的地方。也许，早期的人是住在这后者的地方，因为这里的出土物，为期什古。不过，不论它在那一处，它都没有天然的屏障，所以示剑一地，乃是东西两面受敌的。巴拉他的土物，表明在谷地的入口处，它有一座楼房，或堡垒，这就似乎与圣经论及约旦与亚比米勒在示剑楼的事暗合了。⁵⁰ 从这地区的外貌看来，不论有没有圣经或其他的证据，它有一座守卫的楼房之说，倒是合理的。不过，以示剑为强固的政治首都，显然并不适宜，而伯特利与但两地，都建有牛犊崇拜的庙堂来与示剑竞争，所以示剑在宗教上的领导权，也是在失落中的。⁵¹ 结果，政府的中心，只好搬到得撒去，由耶罗波安的晚年起，到暗利登基时止，都是这样。⁵² 虽然这个新都的位置，从来就没有人能够找得出，他们之所以必须迁都的情况，倒是要他们找出一个在天然形势上比示剑优越的地方来的。也许，今天的他鲁沙(Talluzah)，能够满足这一切的条件，这也是一般的考古学家所大体接受的。它在撒马利亚之东，离示剑7哩，正在通往伯珊的公路上。形势险要，极具军略上的重要性。得撒成为以色列的首都，领导以色列的事，为期有四十

年之久，但是，最后，毕竟是给撒马利亚所取代了。撒马利亚不失为一个新建的要塞，是命定成为「以法莲的首城」的。⁵³

以北国的全部历史而言，暗利的朝代，不论在政治上或宗教上，都是最辉煌的，而新都之建立，也可说是暗利的功绩。⁵⁴他选择了示玛山(Shemer)，在山上它这个相当伟大而有力的首都建立起来，他的明慧处，确实是有根据的。他称这新城为撒马利亚，这本是原业主的名字，是「望楼」的意思。从它的位置讲，这也是名符其实的。这山比四周的平原高出300-400呎，实际上是四面都不可迫近的，只有东北的一面，略有斜坡给敌人进攻的可能罢了。这山是筑有高大的石墙来保护的，当时任何的战具都难把它攻下的。暗利效法亚摩利人的作风，不要撒马利亚这个要塞有很多的入口，他觉得，只有一个，在城西的，就满足了。这城门的位置，已经是够险要的了，但仍有外加的望楼和城堵，去加强它的防御。这城门的遗迹，表明当时的设防，在迦南而论，是最讲究的。城中的主要商务，就是在这宏大的城门里交割的；亚哈和约沙法，也是在这里，坐在位上，听取先知们述说关于进攻亚兰王的预言的。⁵⁵只要你站在这城门的遗址上，你就不难看见这城统管这国150年之久的景象。山顶有王宫，暗利的居室，和残迹尚存的「象牙宫」。由山顶向四处展望，风景秀丽。向西观看，特别可以望见23哩外地中海岸的沙冈。这城的地位，如此稳固，能抵御一切的攻击，只有撒幔尔色围困它三年之久的那一次是例外。⁵⁶撒幔尔色死后，撒珥根继续围城的事，结果，撒马利亚，毕竟要于主前722年向他投降了。撒珥根在自己的国史中，大记攻陷撒马利亚之功和居民被掳的事。在下一章中，我们会再论及这件居民被掳的事，但在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件事：就是许多种人从亚述国迁入了，就定居在以色列的这个中心。⁵⁷根据圣经的记载，所谓撒马利亚人，便是这些人的后裔。他们对南

国的仇视态度，直到耶稣在世之日，还没有停止。⁵⁸撒马利亚的陷落，就是国祚有209年的北国的结束。

南国

南北各支派在示剑公开的决裂，并没有影响到大卫家王位的承继，因为南部各支派，公然袒护罗波安的主张，拥立他作犹大王。在这件事上，我们不要以为以色列人中没有其他支派参与了犹大所发起的这个运动。因为，除了不属任何一支派的利未支派外，另有西缅和便雅悯两个支派，是参与其事的。从征服与定居于迦南之日起我们都不难认定，西缅的利益，是与犹大一致的。因此，这两个支派，它说是二而一的。不过，在另一方面，圣经却明说「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顺从大卫家的」。这话若照字面严格讲起来，就要连便雅悯也排除在南方的联盟之外了。⁵⁹但跟着来的那一节经文，却明明提及便雅悯支派与犹大支派站在一起的事，可见作者没有把它排除在外的意思。⁶⁰这话的含义，实在是说，那负起领导责任去拥护罗波安的主张的，是犹大。同时我们又记取，便雅悯与犹大的关系，是实在像西缅和犹大那样密切的。所以，由此看来，组成南国的支派，是犹大和便雅悯。南国的首都，仍然在耶路撒冷。

犹大与北国以色列的国土，在两个重要的方面，很不相同。第一、南国犹大的国土是统一的。换言之，它的国土，是打成一片的，没有约旦谷一类的屏障去影响它的团结性。不错，犹大也有它的缺点，但在地理特征上讲，可是全然可取的。第二、南国的国土，比较上是独立的，这就是说，它不容易受游荡部落的抢掠。它是一个山国，山岭间的险要隘口，便是它的国防第一线，不错，敌军也向犹大进攻，却绝不是出于偶然的。相反地，以色列乃是四战之区，征战者的铁蹄，一从以斯得仑或沙仑踏入它的北疆，以迄进展到埃及，都在它的境内驰骋。到撒马利亚去的谷

道很多，小山丘又不难越过，所以这块内地是常受外敌侵袭的。以色列的多难历史，以致它的全盘毁灭，与它这易受外力侵扰的地理位置，深有关系。可是，这一切的弱点，犹大都没有，因为它那崎岖的地土，和险峻的山岭，没有一处是招惹过往的军队来攻的。凡要进攻耶路撒冷的军队，没有一支是不受激动或抱定宗旨。犹大的面积，阔不过40哩，长不过70哩。它南有以东，西有非利士，北有以色列，东有约旦谷，在敌国的环视下，它实际上是似与外面的世界绝缘那样。假如它不是因为某种国策所引起的国际纠纷，它的地位实是保证安全的。

犹大从这些国际纠纷所引起的第一次的外力入侵，是由埃及的示撒那里来的。士撒把耶路撒冷攻陷，抢掠了它的宝物。⁶¹ 这一次的战役，实在是示撒为耶罗波安的缘故，痛惩犹大的一个举动，因为耶罗波安曾被所罗门流放到埃及去的缘故，虽然在迦纳克的庙壁上，记载了一百五十五个进贡法老王的迦南城邑的名字。埃及这一次的进侵，发生于主前926年，就是王国南北分裂为二之后的第五年。埃及第二十二朝代的建立者士撒，大概是个利比亚人。有人以为他是送女儿给所罗门并以基色城为她的嫁奁的那个法老。这也不是没有根据的。⁶² 所以，很清楚的，埃及与迦南的政局很有关系，而犹大也特有倚赖尼罗王国的倾向。但是，别的动态，却是预示凶事的。当以色列王巴沙在拉玛设防来对付犹大之时，亚撒便向亚兰人求援，就把巴沙的势力逐出拉玛之外去。⁶³ 不过，这一次的联盟虽然成功，毕竟是悲惨的。约沙法王容许犹大卷入亚兰人与以色列的斗争中，亚哈在基列拉末之战中被杀死了。⁶⁴ 后来，在亚哈斯在位时，发生了一件由这个联盟所引起的事。原来亚哈斯面临以色列与亚兰盟军的攻击，便向亚述王提根拉比列色求援。⁶⁵ 这事的全部后果，在希西家在位时，便看见了。当时，亚述王西拿基立践踏了犹大，抢劫了它四

十六个城邑。⁶⁶ 这一切的纠纷都表明犹大是如何密切地与外国，即「先知」称为「冒烟的火把头」的，纠缠在一起，而终告灭亡。犹大在自己的山中堡垒中是安全的，⁶⁷ 又有耶和华在它的第一条国防线上，可惜它在迷信武力与惧怕的无神主义中，竟靠赖着那些毫无助益的压伤了的苇仗。⁶⁸

南国所有的领土，虽不广大，在它的国境内，却有迦南地最上选的城邑。在这里，我们不提及非利士平原的那五座城了，因为，在所罗门死后，它们都能独立了。我们只把犹大的名邑提一提罢。由南方的别是巴开始，有：基列色弗、拉吉、伯梭(Bethzur)、希伯仑、马利沙(Maresha)、基拉(Keilah)、亚杜林(Adullam)、伯利恒、伯士麦(Bethshemesh)、基列·耶林(Kirjath Jearim)、基色、比录(Becroth)、基遍、基比亚、耶利哥，和耶路撒冷。这已经是一个可观的繁荣而设防的城邑名单。一想到每一个城都另有若干市镇和乡村作为附属，就知这些城邑所代表的人力和物力有何等的意义了。不过，在犹大这些城邑中，没有一个是比得上雄据在锡安山上的耶路撒冷的。由于它在南国的史事上有它的优越重要性，我们就在这里，把它的地点、防御，和一般的特征，从建城之始，以迄尼布甲尼撒于主前586年毁城之时止，详予叙述如下。

旧约的作者，特别是诗篇的作者，无不竞先的要把大君之城的耶路撒冷，特予叙述。「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⁶⁹ 「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连络整齐的一座城。」⁷⁰ 「在祂的圣山上。」⁷¹ 「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⁷² 「你们当周游锡安，四周旋绕，数点城楼，细看她的外廓，察看她的宫殿。」⁷³ 诗人说到耶路撒冷的大体位置时，说它是在众山围绕中的。⁷⁴ 这是特饶兴味的話。这话说得一点也不错。伯特利、橄榄山，伯利恒等，都是同一大山脉

的各个部分，但是，这些，连同其他的部分，都比大卫之城高。耶路撒冷的几座山，也是如此，而位东部山岭南端的摩利亚山即俄斐山上的诗人之城，更是如此。这原是耶布斯人所夸言的不败堡垒，由大卫征服过来，作为首都了。关于它的早期状况，我们在这里，只略加补充便是，因为耶布斯人的这座城，在上文已经提过了。⁷⁵

这座楔形的城，落在东岭的斜坡上，而这斜坡，却比那些在它东、南、西三面的三大谷地，高出很多。现已部分地堆积了历代遗物的汲沦谷，是在城下150-200呎，而在城西的泰路普恩谷(Tyropoeon)，也许更为底下。这两个谷地，在城南会合了，形成了另一谷地，称为革很拿(Gehenna)或陀斐特(Topheth)。在另一方面，城北却有摩利亚山的斜坡，是没有天然的山谷的。古代的耶布斯人，为着加强这城的防御，就用人工沿着古地质时代的一些裂痕，凿成一道山谷。这样，这城就是四围都与别的地方割开的，再加以石墙的围绕，它就有额外的保护了。关于这城墙的建造和城的防守计划，留存到今天的遗迹，都表现了耶布斯人是特出的天才。

这城大概与耶利哥城一样，只有一个城门，就是在东方近下面山谷基训水泉处的。不过，这也不是往泉水去的唯一通路，因为在被围期间，耶布斯人另有一条隧道是由城内通到基训去的。这条隧道，原是平行的，但在尾端，突然直线下降，与下面的水源相接了。这条秘密隧道，不止建造精巧，也表现了耶布斯人在护道的设计上，极有创造才。不过，约押却就是打从这条隧道，突袭这城而把它攻陷的。⁷⁶并且，鉴于耶布斯人截断敌人水供的作风，希西家也许因而得着暗示去改进这个隧道的水供，藉以使到基训泉的水，能透过现在称为西罗亚的隧道，由俄斐山下经过，而把水蓄在西南部城墙内的西罗亚池中。这池和这隧道，现

在仍在那里。城北的旧城墙外，有许多洞穴。这些大概都是耶布斯人的崇拜圣地。城的高地，也是迦南每一座城的特征，而以东岭上的高峰，最能满足耶布斯人的条件。不过，在这件事上，最重要的，这个高峰，实与许多项历史大事，如所谓以撒的被献，亚劳拿的打麦，所罗门，所罗巴伯和希律的殿等，都有极密切的关系。今天，它已成为耶路撒冷的圣地了。这耶布斯城的总面积，有十六英亩之多，可容人口五千。

耶布斯人被征服以后，这城便称为大卫的城，也成为统一王国的首都。⁷⁷战胜者进行进修；一切因围城与战争而招致的损害，同时对于它的防御，大事改进。其中最主要的，是米罗(Millo)宫之建立，就是贴近水门(Water Gate)处向着汲沦溪的。所谓米罗，也许不指那「特立的楼房」而言，却是指「大能者之家」或「军械库」说的。我们认为它就是卫城，或城砦。圣经有提到大卫修理米罗的话，可见它是早已存在的，在保卫这城上，有军略的价值与地位。学术界一般的意见，都认为我们已经把大卫这历史的楼房，在俄斐山上恢复起来了。古物部已经把它改成巴勒斯坦的一块宏大纪念碑。耶布斯城虽然变成了希伯来人的首都，耶布斯人却没有被逐出外，所以，大卫与希伯来人之来临，就增加了它的人口不少。结果，我们必须假定耶路撒冷有向城外郊野扩充的一回事。大卫在生之日，耶布斯城的原址是得保持的。到所罗门为王后，耶路撒冷便大得扩充，以致近郊区域，整个摩利亚山，与圣殿所在地，都包括在城墙之内了。

可见，所罗门的耶路撒冷，远比昔日的大卫之城大。除了圣殿区域与宫殿保留地一共超过三十五英亩的新加面积以外，整个西南山即锡安山，也包括在内了。根据考古队在俄斐山发掘的结果，证明从前的大卫之城是在这山上，而不在西南部的山上，上述的观点，已为学术界所接受。无论如何，所罗门的确是一位

伟大的建设家，从事于许多建设的工作，以致他治下的许多城邑，都大受影响，而他特别致力于美化和加强耶路撒冷的防御工作，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列王记上里面的一句话，当然就是说，耶路撒冷在所罗门在位期内，远比它的原来范围大。⁷⁸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城墙的基址究竟何在，实在无法确定，虽然我们有不少的资料可以叫我们指出它的约略位置。

若要把所罗门之城的大要指出来，就先要认清两件大事：第一、西南山的地势如何；第二、实际出土的不论是所罗门的或别人的城墙怎样。关于第一点，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会毫无困难地把那些完全围绕着西南山的山谷，跟踪出来。从现在称为雅法门(Jaffa Gate)的开始，北谷是沿着「大卫街」向东流，直达圣殿的西墙的。在这里，它与另一称为泰路普恩谷而在大马色门之北开始的谷会合，流向南方，而与西罗亚池下的汲沦谷会合。所以，由雅法门到西罗亚池的谷道，是半圆形的。与它相符，是那从雅化门之西北开始而从西边绕过锡安山的欣嫩子谷。这是向东南方流而在恩罗结(En-rogel)地方与汲沦谷、泰路普恩谷会合。从前围绕这西南山的山谷，都比现在的深，而山也比现在的高。另有一件事要提出的。泰路普恩谷来到西罗亚池之北时，就向西展开了。这个空间，称为两城墙之间的广谷。这当然就是暗示着说，它的东边有城墙(即大卫之城)，而它的西边即锡安山上也有城墙。

关于第二点，是实际出土的城基的。在这广谷的西部，有大概属于所罗门之城的遗迹。实际上，这是确定的了，因为这广谷直到希西家登位前仍然留在城外，而在希西家登位后，它才被包在城内去保护那由西罗亚隧道而来的新水供设计的。⁷⁹所罗门的城墙，沿着西南山的斜坡筑成，直达现时哥白学校所在的高台。这也就是后来的「炉楼」所在地。由此，城墙向北筑去，直达角门，就是今天的约化门或希伯仑门，然后向东沿着山谷到圣殿那

边去。正如地图(第367页)所示，摩利亚山，即圣殿区，也有城墙围绕着的。这样就完成了全城四面的防卫了。在大体上，这就是所罗门在位时代的耶路撒冷，另外还有若干技术方面的要点，不在这里讨论之列了。约阿施折毁城墙，由以法莲门到角门。⁸⁰这事足以证明这北面的墙是沿着所罗门的原防线留存下来，直到亚玛谢(主前797-780)在位之时的。他们继位者乌西雅在角门，谷门并城墙转弯之处建筑了新的城楼。⁸¹由谷门开始，整个在欣嫩谷上的西南山都包括在一道到达西罗亚池的城墙之内。这是希西家的功绩，其工程大概是开始于亚述的西拿基立入侵而要把基训的水导入西罗亚池的时候。这个池现在也包括在城墙之内了。这里有两墙之间的门，就是在耶路撒冷两次被围期间给兵丁逃跑的。⁸²玛拿西在位时，北墙也大得扩充，就是由角门开始，把城北和圣殿区西北一带，都围下了。⁸³这墙与近代的墙差不多，由约化门经过大马色门以至今天的羊门，作个半圆形。由大马色门之角起，筑城者是谁，现已无可稽考，因为玛拿西所经手的建筑，只是由俄斐到鱼门(大马色门)罢了，可是，这的确就是约瑟夫所述说的第二城墙。这也表出了尼希米耶路撒冷的范围，因为他的建城计划没有什么新的意思。可见，在大体上，希西家、玛拿西、尼希米，和以斯拉诸人的城，实际上是一样的，直到大希律在位时，才有所扩张。所以，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是与尼希米所重建的圣城，同样广阔的。

这个概览，表明犹大的京城，相当宏大。它的总面积，当然比近日耶路撒冷城墙所围绕着的还大。今天的城墙，四面合计，门约4326码，或说2哩多一点。但是，今天城墙内的耶路撒冷，并没有尼布革尼撒所毁的首都那么大，因为它并不包括俄斐在内，而西南山也只是一小部分罢了。古代的耶路撒冷又是一座美丽的城。所罗门的政策，是要将它变成一个特出的宗教，文化，

与政治中心。他的继位人，也是如此。它是南国的眼目，以色列人的骄傲，全地的喜乐。耶路撒冷又是各支派所要登临的中央地方。它于主前586年被尼布甲尼撒攻陷，后又被尼布撒拉登(Nebuzaradan)所完全毁坏，这件事，也许是以色列人自出埃及以来所蒙受的最大惨剧。这城是在被围将近三年之后失陷的。围城为期之长，是少见的，不过，什至耶路撒冷，在敌军强大攻势之下，也不能坚持到底的啊。城既失陷，圣殿也就完全被毁，城墙被拆，而犹大的精英，也被掳去巴比伦为奴了。不过，据耶利米说，这不是耶路撒冷的末运，也不是祂的选民的终结：「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棚归回，也必顾惜他的住处。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冈。」⁸⁴

第八章 注释

- 1 西顿人，见上第七章6节；亚兰人，见上第二章2节；夏琐的迦南人，见上第七章5节；非利士人，见上第七章6节。
- 2 出十七8-16。
- 3 民二十四20。
- 4 士六1-八35。
- 5 士三12-30。
- 6 民十四43-45；撒上十五1-33。
- 7 撒上三十1-20。
- 8 士三12-30。
- 9 创十九37。
- 10 士十一18。
- 11 Barton, *Archaeology and the Bible*, p. 421f；另见王下三4-5。
- 12 王下三6-27。
- 13 士六1-八35。
- 14 创二十五1-4。
- 15 民二十二4、7。参见Smith,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Holy Land*, p. 525.
- 16 创三十七25、27-28、36，另参士八24。
- 17 出二16；士六5。
- 18 创三十七36。
- 19 出二15、21。
- 20 出三1；十一16。
- 21 民二十二；二十五16及以下。
- 22 士十7-8。
- 23 士十9。
- 24 士十一13-15。
- 25 士十一23。
- 26 士十一13。
- 27 撒下十二27。
- 28 马加比一书五6。
- 29 撒上九16。
- 30 撒上十一1-15。
- 31 撒上十三2。

32 撒下十 26；另参撒下二十二 6。

33 撒下二 10。

34 撒下二 21，五 1-5。

35 代上十一 4-9；另参撒下五 6-10。

36 撒下五 17-25。

37 撒下五 22。

38 撒下八 1。

39 撒下八 3-4。

40 撒下八 5-6。

41 撒下八 9-10。

42 代上十四 1 及以下。

43 王上四 7 及以下。

44 王上十二 1-20。

45 王上十二 25。

46 创三十二 30；王上八。

47 Garstang, *The Foundations of Bible History*, p. 321.

48 Merrill, *East of the Jordan*, p. 390.

49 Jack, *Samaria in Ahab's Time*, p. 16.

50 王上五 5-7、20、46。

51 王上十二 29。

52 王上十四 17、十五 33、十六 8、15、23。

53 赛七 9。

54 王上十六 23-24。

55 王上二十二 10 及以下。

56 王下十七 5 及以下；十八 9 及以下。

57 王下十七 24-41。

58 约四 9。

59 王上十二 20；另参王上十一 32。

60 王上十二 21、23。

61 王上十四 25。

62 王上九 16。

63 王上十五 16-22。

64 王上二十二 2 及以下。

65 王下十六 7。

66 王下十八 13 及以下。

67 王下二十 12 及以下。

68 王下十八 21。

69 诗四十八 2。

70 诗一二二 3。

71 诗四十八 1。

72 诗一三二 13。

73 诗四十八 12-13。

74 诗一二五 2。

75 见第七章第 3 节。

76 撒下五 8。

77 撒下五 7、9；代上十一 5、7。

78 王上三 1；参见王上九 15、19、24，十一 27。

79 代下三十二 2-8、30；另参王下二十五 4。

80 代下二十五 23。

81 代下二十六 9。

82 王下二十五 2-5；另见 Josephus, *Wars*, VI viii, 5.

83 Josephus, *Wars*, V, iv, 2.

84 耶三十 18。

第九章

被掳与归回

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耶三十一 10）

被掳去大河那边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实际上是回到 1500 年前亚伯拉罕为着寻找应许之地而离开的一样的地方。在许多方面，北国和南国的被掳之民，是踏回了他们族长们所走过的旧路。由于本书在前几章中已把米所波大米的概况，作了综览，在本章中，我们就只限于讨论亚述和巴比伦这两个受希伯来被掳之民所影响的主要国家好了。由于希伯来人分散在埃及方面的情形，和留在巴勒斯坦的余民，都有重要的特征，所以本章的讨论也把这两点包括在内。最后，我们还要论波斯帝国，因为它是使希伯来人得以归回的一个国家。

北国被掳去亚述

在古代的历史舞台上，亚述帝国之出现，是比较晚一点的事。它是介乎亚兰与新巴比伦帝国之间的，早期亚述国的国土，是在米所波大米之东北部和底格里斯河之东到扎格罗斯山(Mt. Zagros)的地方。这地的中心，由于受到伟大的底格里斯河的灌溉，拥有大量的耕地，而亚述人也很能从事于耕种，而以这河两边的广阔台地为牧场。因此，亚述的人口，可以分为农民和牧人两大类，而所有住在亚述、加拉、尼尼微、利合保(Rehoboth)和里新(Resen)等

大城的居民，都要仰给于他们的产品的。¹ 圣经关乎这些城邑的记载，表明它们毕竟是与来自南方，即米所波大米中部的一个运动有关的。一般都承认，在这个人口的替换发生之前，阿拉伯半岛已有大量的移民进来，大大影响了初期的巴比伦人和阿卡得人，不过，关于这运动的详情，我们还不很知道吧了。但是，人人都晓得，所有这些人，都明显地是闪族人，也与闪族人最纯净的代表亚述人，有密切的关系。在另一方面，圣经所记载的亚述人，实有某些优越的特征，是与南方的闪族人不同的。亚述人之所以能保存了闪族的特征，实得力于他们向北的迁徙，这是叫他们来到一个较为孤立的地方作客的。这个，实际上是一种由平原走向山岭的运动。在这里，他们有无数的自由去发展他们特有的文化。所以，很清楚地，亚述人能保持着他们的种族特征，连同他们不寻常的活力、机智、庄重、与创始的才能，总有一部分得归功于他们的地理环境。这样的人民，加上可能由扎格罗斯山麓渗入的原始山居人，我们所见到的，便是真正满有尊严与活力的亚述人了。

亚述人虽然受治于早期的巴比伦帝国，却不竭地从事于他们的独立运动。他们对巴比伦人一经赢得了决定的胜利以后，便自然而然地要尝试由自己去建立一个帝国了。在时间上，这个扩展在提革拉毗列色一世(Tiglath-Pileser I)的领导下开始的。他的领土，不止包括了米所波大米的西北部，也伸展到陶鲁斯山、叙利亚，和腓尼基沿岸一带。不过，由于埃及在忒得模西士一世和兰塞二世领导为活动，不论巴比伦或亚述都无法在西方国家中，维持优势。但是，一到埃及和巴比伦都走了下坡，亚述便强盛起来，在主前900年左右达到高峰，维持了帝国的国运，达三百年之久。亚述的国土，包括了由尼罗河起经过肥沃月湾以至波斯湾头的一大整块面积。

以色列之被掳，就是在亚述的这个极盛时代中发生的。事前，先有亚述最能干的君主提革拉毗列色三世在西方一带扫荡性的征伐，所向披靡。他是亚述帝国特有政策的创始人。² 对征服地的人民强力加以迁徙的政策，是其中之一。这就是说，征服地的统治者，要由内部互相监视的亚述官长来代替，而征服地人民中的优秀分子，要迁徙到外地去。当然，由此而引起的空虚，就要由外地徙入的人民去填补了。这是一个严峻的政策，是由一般不安定的情势所引起的。这样的政策，简直是以提防叛乱，取消反抗为目的。当撒珥根(Sargon)征服了撒马利亚，而把27290个以色列人迁徙到亚述国各处地方去的时候，北国以色列，便在这种政策的雷厉风行下牺牲掉的。

以色列流散的方向，在圣经中，述说得很清楚，虽其中的地方，难于辨明：「何细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马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歌散的哈博河边，并玛代人的城邑。」³ 圣经提到提革拉毗列色把外约旦的各支派掳去之时，也提及这些城邑，并加上哈拉一城。⁴ 从地理上的位置看去，这一次北国被掳去的地方，有两个，第一，以哈兰为中心的地区，就是亚兰人的祖家；第二，玛代的山地，就是在扎格罗斯山以外的高原地区。大体上，这两个地区，实相当于今天的库尔德和波斯(Kurdistan and Persia)。在这后者的地区中，有玛代高原的未名城邑，就是以色列的一部分人口，与当地的人民混合了的，在另一方面，在哈兰一带，地方上的名字虽在圣经中提及，但学者对它们的确实位置，却仍未能有一致的意见，当然，这些地方，显然是在幼发拉底河之东和哈兰的附近。严格地说来，这就是从前族长时代亚兰那哈兰的中心。有七个理论去解释它原址的哈拉城，是暂时被放在差波拉河(Chaboras)的西岸(即亚述人称为哈波河的)，却不要与巴比伦东南的齐巴(Chebar)或迦巴鲁

(Kabaru R.)相混乱。这样，它的位置就可以确定差不多就是在上米所波大米的中心了。⁵ 同样清楚的一件事是，歌散(Gozan)，或作亚述的古萨努(Guzana)，是指一个省区而言，就是在西流古时代称为歌散尼地斯的(Gauzanitis)。

北国的被掳，虽可说大体上是被掳到这些地区去，其中的一部分，却也很有可能被掳到亚述国的其他大城去的。亚述的京都尼尼微，是在底格里斯河的东岸的，就是在今天的莫苏(Mosul)城对面。它的城墙，长8哩，高100呎，宽40呎。城内有两个丘陵，古容积(Kuyunjik)和尼卑容纳斯(Nebi Yunus)，已由考古家发掘过了。前者有西拿基立和亚述巴尼帕的王宫，而后者有西拿基立和以撒哈顿的居所。全城四围一共有十五道通到一些市区去的城门。这些市区，虽是城的附属，仍可视为城的一部分。这样，圣经提到尼尼微之时，说它是一座有「三日路程的」大城，的确没有说错。⁶ 当波大(Botta)发掘那在城北12哩的柯沙伯特(Khorsabad)的废墟时，他发现了撒珥根的宫殿。这殿的所在地面积有5英亩之多。拉若得(Layard)发掘城南20哩的加拉或称宁录的结果，也发现了亚述拿塞波和撒珥根的宫殿。利何波伊尔(Rehoboth-Ir)也是一块附城的地方，连同理新(Resen)，都位在尼尼微与加拉之间的。除了这些附城的城邑以外，其他的城邑，也相离不远，例如，尼尼微之东有亚比拉，底格里斯河之西南有亚述城(Asshur)。我们不是说，以色列人都散布在这些城邑中，不地，亚述人的徙民政策既然办得那么彻底，那么，他们流散在这些地方，便是极有可能的一件事了。

北国以色列被掳第二方面的事，是关乎外来的移民，来取代各城邑的被掳之人的位置的。这些外来的移民，都是来自被掳的以色列民所不到的地方，这是一件极堪注意的事。圣经特指他们来自巴比伦、古他、亚瓦、西法瓦音。这些城邑，都在两河流域

的中部。此外，还有黎巴嫩区域的入口处哈马，叙利亚的要塞。⁷ 圣经的作者认定，这些外人之移入，是北国两大背道之事发生的原因：第一，这是种族混合以致产生，混种的撒马利亚人的原因；第二，这是宗教混乱，以致耶和華崇拜发生腐化的原因。请特别注意，犹太的余民，在归回期间特别讨厌撒马利亚人，这不是出于反对一种归回的以色列民的结果。他们拒绝撒马利亚人多一点合作的理由，乃是说，他们在种族和宗教上，都已因为与巴比伦混合而腐化了。巴勒斯坦在这一方面的特殊情况，竟一直继续下去，成为犹太人与撒马利亚人彼此互相仇视的根源。

南国被掳去巴比伦

主前612年，伟大的尼尼微，「人类的包围者」，却给尼布波拉沙(Nabopolassar)领导下的玛代、西古提，和巴比伦的联军所包围，完全毁灭了，于是，帝国主义的中心，便移到幼发拉底河岸上的巴比伦去了。尼布革尼撒(主前605-561)所建立的新巴比伦帝国，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是一种崭新的强大组织，在这新巴比伦的后期发展中，玛代与波斯这两个新的要素加入了。他们的文化贡献，在后来与亚历山大和马其顿人领导下的希腊化文化合并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玛代波斯这个醇种之渗入，不止表明了米所波大米的种族背景，已经改观，也表明了那里政府的政策，已大有改进，而犹太人就是先受其惠的一种人。无论如何，新巴比伦帝国的国祚是短促的。尼布甲尼撒在主前605年把它建立了，到主前538年波斯王古列(Cyrus 或作西鲁士)攻陷巴比伦时，它就完了。这个时代，为期虽短，却包括了南巴勒斯坦两大突出的事件在内，这就是犹太的被掳与归回。

我们叙述犹太被掳去巴比伦的事的根据有两个：一是旧约圣经中的历史和预言部分，另一是米所波大米中部和下部考古发掘的大量圣经以外的材料。不幸，对于这整个运动的详情，我们所

有的资料，仍嫌不很充分，不过，对于下列两个要点，我们仍可绘出一幅相当准确的画面：第一，由犹大往巴比伦的路程；第二，被掳之民在巴比伦尼亚的散布情形。

关于这一点，圣经说尼布甲尼撒的总部是在利比拉(Riblah)。这城是哈马的一个支地，⁸位在巴力碧(Baalbek)之东北 35 哩黎巴嫩谷上截奥朗特河边。这也就是今天哈马附近的利比拉。这城正在这个广谷南北两端的中间，很有军事上的重要性，也能在一个长时期中支持一大批的人马。所有侵略别国的军队，不论东征或西讨，无不认定它为一个驻扎的地方。⁹利比拉在黎巴嫩区所处的位置，很自然地使到犹大的被掳之民，经由大马色、巴力碧、荷姆斯、哈马、阿勒坡，和幼发拉底河上的迦基米施，然后沿河直下巴比伦去。这也确是平时军队与商队所走的一条路。¹⁰另外一条替换的路，是由迦密山起，经过腓尼基，打从地中海东岸去。这是较为难行的路，非在特殊情况下，不会采取的。

关于被掳之民在巴比伦尼亚的分布情形，我们的主要资料，自然是来自圣经的预言和诗歌，就是涉及他们的地区与情况的。诗人埋怨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¹¹这就是说，犹太人分散的中心，乃是在首都巴比伦或其附近。以西结书的引论，也有一句关于地理的话：「我(以西结)在迦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¹²但以理书却有好几处的经文以示拿地为尼布甲尼撒安置初期被掳民之所在，而巴比伦乃是但以理大显身手的舞台。¹³根据这些和别的经文，可知被掳之民是被掳到巴比伦尼亚的中心去的。可能就是在巴比伦或其附近。这样，他们便离亚伯拉罕的故乡吾珥不远，只不过 100 哩左右罢了。

这一万名被掳之民中的大部分也许是被安置在巴比伦，¹⁴但圣经提到迦巴鲁河的经文，也表明他们也散布在一个较广大的区域里。我们有理由相信，迦巴鲁河是初期巴比伦人的一条作灌溉

之用，后来改作航行之用的主要运河。迦巴鲁河，前曾被人误以为就是北米所波大米的齐巴河(Chebar)，¹⁵是由巴比伦开始向东南方流，而流经尼普尔城(Nippur)的。它是那长约 150 哩的内陆水道系统的一部分，在巴比伦之上面 10 哩的地方接受幼发拉底河的水，然后在吾珥附近再流入这条主流。作为它沿岸主要城邑的尼普尔，是在巴比伦之东南 60 哩的地方。它是下米所波大米最早居留地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苏米尔人的时代。考古学上的出土物不止证明它是一座古城，并且，由于一大批有犹太名字的泥砖之出土，也证明它曾经是犹太人聚居过的一个地方。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巴比伦才是大部分被掳之民的集中地，而它们与这京都的密切关系，实在决定了巴比伦对待他们的国策。巴比伦在圣经里实是饶有兴味的一个地方。这城建在中部米所波大米幼发拉底河的东岸，是示拿平原的中心，而这平原又是以风景秀丽土地肥沃著名的。巴比伦的实在历史，有多久，已不可考，虽然我们把它追溯到人类定居的早期中。圣经论及伊甸园的经文，实以指这个区域而言，比古代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区域，更为贴切。由于宾夕凡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和大英博物馆的辉煌工作成效，下巴比伦尼亚有过洪水的证据，已经发现了；此外，巴别塔的故事，也很可能是与巴比伦有关系的。不过人们对巴比伦有最大的兴趣，乃是由于它与离乡出外追求的亚伯拉罕有关。1400 年后，他的后裔，竟由巴比伦接回来，后来，由于神的安排，这些余民，又透过巴比伦的关系，得以归回应许之地去了。可见，这个地区由神创造天地之时起，到犹太人归回故土时止，是一直与圣经所记载的大事，有密切关系的。

古巴比伦的遗址，已经在前柯迪威(Koldewey)主持下的德国东方学会，完全予以发掘出来了。¹⁶这城的位置在各方面都一如

古籍所记载的那样。虽然巴比伦最初期的居民是哪些人，仍然无可稽考，这城的重要历史，仍然可以追溯到罕摩拉比在位的时候。他就是放弃在东南的尼普尔而以巴比伦为京都的。他从事于大规模的建设，使它成为前巴比伦帝国的宗教、政治，和商业中心。但从各方面看来，这城的最大光荣，倒是在尼布革尼撒，它的第二个最特出的统治者，统治下达到的。他就曾经夸言过它的绮丽与宏伟。¹⁷ 在新巴比伦时代中，巴比伦的面积，大大地扩展了，包括了幼发拉底河西岸的地方，虽然城中的主要部分，始终是在河之东岸。巴比伦有很广大的区域是有可畏的城墙围绕着的。这些城墙所具备的防御设施，显明这城是一座坚强的堡垒，尤其是在城东的那一边，除了宏伟的外墙以外，还有一道内墙。内外城墙之间，又有一道宽广的城池，作为额外的保护。城西的大河，虽然可作天然的防御之用，宫殿和神庙的附近，仍设有不少险峻的岩堡。

这些岩堡，在战时可以防止敌人的进攻，在洪水泛滥水又可作为码头。巴比伦的城墙一共有青铜门不下一百扇之多，这个事实，表明了城之宏大。这城的设计，条理分明，因为它的大街，都是以直角交错的。城的中心，有运河通过。这个，不止改善了卫生环境，也是广大灌溉计划的根本。在城中心处，建有庙宇和宫殿等公共建筑物，其堂皇宏伟处，极尽东方豪华之能事。巴比伦是亚细亚的通都，其壮丽处，使到波斯人也要以它为广大领土其中的一个陪都。亚历山大大帝对它，也极为重视。这个来自马其顿的征服者，便是在他于主前 323 年死前从这座矗立在幼发拉底河岸上的大城去统治世界的。但在希腊时代的以后各期中，安提阿却超越了巴比伦而成为近东和中东的政治中心。到基督教纪元的初期，它就停止存在了。它的毁灭，是彻底的，以致只有三座小岗陵，去作这古城遗址的标记

罢了。但这些岗陵，却安全地保全了巴比伦历史的宝藏，直到考古学家使到它们全部出土的时候。

对于被掳的犹太人，巴比伦的生活，大体上并不是惬意的。耶路撒冷圣殿之毁灭，叫他们发生一个极大的难提，因为他们的中央圣所既已丧失，也与其中的仪式与献祭绝缘。不过，这个问题，就作为读书与祷告之所的会堂之建立，得着部分的解决。会堂原是一个小小的聚会地方，后来竟逐渐发展而成为犹太人在被掳时期和归回巴勒斯坦之后最特出的生活之表现。现在可以相当确定的一件事，乃是说，犹太人的会堂，实是他们被掳去巴比伦之时的产物。他们的一切社交与宗教活动，可说都集中在这个中央的机构上。会堂就是他们在异乡的维系力量。不过，除此以外，犹太人也渐渐兴起了别的兴趣，尤以商业的兴趣为突出。这方面的发展，显然是无可避免的，因为他们在巴比伦的新环境中，立刻使到他们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商业关系发生接触。巴比伦正在世界贸易与交通的十字路口上。伟大的国际公路，就在城的中心穿过，直达东方的边境。历代以来以长于经商著名于世的犹太人，也许就是在巴比伦得着这方面最初的激励而一直留存至今的。这种发展的结果，是当归回故国的运动发生时，只有一小部分的人是愿意回到巴勒斯坦去面对那里严肃的生活与不安定的环境的。「他们有许多人认定，大体上，在巴比伦的生活，是愉快的。他们已与外邦人通婚姻，建立了生意，就不大愿意纯全根据一种感情，回到祖国去受苦了。」¹⁸ 不过，这个情况并不是完全黑暗的，虽然它的背景，是由这些阴影所造成。那些愿意归到他们列祖之地去而作种种神圣联想的人，在他们热诚的决定上，是有亮光的。到机会来临的时候，这些余民便沿着亚伯拉罕所踏过的旧路前进，去完成他的使命了。

逃往埃及作难民

一路来，被掳去亚述和被掳去巴比伦两方面所构成的「分散到东方去」的运动，在圣经背景里，是那么动人观听，于是，这分散运动的第三方面，逃往埃及的事，就少人注意了。学者们一直在想，犹太人在亚历山大大帝得势之前，没有任何值得一述的「分散到西方(埃及)」去运动，因为根据人们手头所有资料，这个看法，是不受支持的。所以，这个观点，近来已经不能成立了。圣经的记载表明，在马其顿人征服巴勒斯坦之前好几百年时，犹太人已经散布在西方的许多地方，一是由于巴勒斯坦一再受到外国的压迫，二是由于亚述和巴比伦之勃兴以致经济情形逆转。在主前586年耶路撒冷失陷以致犹太人被掳之前，大规模的民族移出，固然是没有的，但犹太人徙往埃及去，却是事实。圣经记载一件与以实玛利在米斯巴作乱有密切关系的事说：「于是众民，无论大小，连众军长，因为惧怕迦勒底人，都起身往埃及去了。」¹⁹ 耶利米书的记载表明，这些难民逃往埃及与巴勒斯坦边境的答比匿去把一个犹太人的居留地，建立起来。²⁰ 答比匿(Tahpanhes)是今天的特勒地分尼(Tell Defenneh)。在希腊时代。称为打分尼(Daphnae)。在犹太人分散到这里的时候，城中早已有了一个由腓尼基与亚兰难民所组成的居留地了。²¹ 歌珊地边境的密夺城，也有难民，而挪弗(Noph，即孟斐斯Memphis)一地，也许有更多的难民。²² 除了这些特指的地点外，圣经还有一句表明这是一种普遍的运动的话，指这些人是「在巴忒罗(Pathros)之地」。这是指南方之地，即上埃及而言的。²³

可是，犹太人在埃及的其他居留地，也有完全不记在圣经里的。其中，尤以埃里分丁(Elephantine)一地的为最重要。这是色弗尼(Syene，即今之亚素安 Assuan)对面一个岛上的驻军城。1904与1907年先后出土的一批草纸文件，详细论及犹太人在埃

里分丁的情形，指明这里有犹太人居留地的事实。以西结书在一段责骂的经文中，也提及「色弗尼塔」。不过，这大概是与埃里分丁的犹太人没有什么关系的。²⁴ 这些文件所写的，都是亚兰文，可见盛行的亚兰文，到底已把希伯来文在巴勒斯坦的地位取代了。这些文件所记载的事，都是关乎法律案件，庙宇账目，和请愿的，就是主前471至411年犹太人在上尼罗河一带地区的活动的，不过，最令人惊奇的一件事，乃是说，从这些文件的含义看来，犹太在埃及，已经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了！他们在埃里分丁也建有圣殿。这殿在波斯时代早存在了。

据说，甘比西(Cambyses)于主前525年攻入埃及时，没有毁坏这殿。这殿，不是一座普通的聚会所，一个会堂，乃是一个真实献祭的地方，其中的祭坛与器皿，与耶路撒冷圣殿所规定的样式，完全相似。这个，一方面反映出这些犹太人对耶路撒冷圣殿的态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如何在这远离祖国的地继续奉行他们列祖的宗教仪式。他们在这里虽与祖国的同胞分开，自谋生活，却遵守逾越节，并与耶路撒冷保持交通。但是，这些难民也不免有某种程度上的宗教混合主义，就是把耶和华崇拜，与异邦神祇的奇怪背景混合了。这是我们所深感惊讶的。²⁵

先知耶利米严责骂那些在上埃及的难民，因为他们追随了埃及的化外信仰与仪式，可见，最低限度，他的责骂，不是没有根据的。²⁶ 在这件事上，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由埃里分丁写给波斯的犹太总督巴各希(Bagothi)的请愿书，附有一封紧急的给撒马利亚参巴拉众子的吁请书，求他们代为说项和求情。可见，在耶路撒冷的余民，完全不赞许埃里分丁圣殿中所有的那种宗教混合的崇拜，否则，正如那给参巴拉的吁请书所暗示的，这埃里分丁居留地与撒马利亚人之间，必有某种关系的存在，无论如何，参巴拉的人与尼希米领导下归回者的死敌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仍然是一个谜。²⁷

此外，在埃及，还有其他的犹太居留地，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以赛亚就从下列三方面去论及那些在尼罗河区域的犹太难民：埃及、古实，和尼忒罗。这样的区分法，用意何在，不易辨明，不过，也许埃及是指北方的三角洲地带，古实是指南端的埃提阿伯边境，而尼忒罗是指底比斯附近的南地，也说不定。这些居留地提名的次序，恰落在与尼布甲尼撒所发动的大迁徙时代中。大量的犹太难民，在其他的时代中，也逃到埃及来，尤其是在亚历山大时代，和巴勒斯坦在西流古和马加比大斗争时的纷乱期间，不过，这是后事，容下再述了。

巴勒斯坦的景况

当时的巴勒斯坦，都先后给亚述与巴比伦的铁蹄所全毁灭了。在北国的前时领土中，撒马利亚成为一个外国小邦的首领，由东方暴君的代表所统治。以色列的血统，本来早就给来自腓尼基与附近各国的种族所混乱，无法维持它的纯净，最后也就在种族的混合中消失，产了混种的撒马利亚人。这新种族的决定因素，可说是亚述人所引入的来自米所波大米的移民。依照亚述的移民政策，最优秀的份子既要移去东方，外国的种族就要迁徙到这块征服地来作永久的居民。被掳出外的以色列民，最后是给同居的民族吸收去了。所以，以北国来讲，他们是没有所谓归回的，只有全部消失之可能吧了。北国十支派丧失论，就是从他们国族生命这不确定的一面生出来的。

但是，南国却不是这样。他们被掳的经验，在某几方面也许相同，但在根本上，是有分别的。犹大与便雅悯两支派的被掳，由主前605年起，是分期举行的，虽大部分的人，是在主前586年耶路撒冷被灭时被带走。犹大的优秀人民虽然被掳去，他们的数目大概没有北国的被掳者那么大。不过，圣经说：「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²⁸无疑

地，巴比伦对犹太产业的全盘摧毁，令到犹太人的生活情况，非常艰苦。²⁹我们大可以相信，那些剩下的余民，只求生存，谈不上什么生活，而战胜对他们不断地发出贡金与贡品的要求，更加重他们的难处。也许就是因为许多人无法忍受这样的苦况，就逃到埃及去避难，因为埃及所有的，不止是五谷，还有相当的自由。另一方面，南国与北国的经验所不同的，是犹太人被掳去巴比伦时，巴比伦人没有把一大批的外国人迁徙入来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因此，南国的血统，较为纯净。不错，与异族通婚的事，不是没有，尤以以斯拉和尼希米后来所指出来的那一种为甚，³⁰不过，希伯来人的血统，的确是以南巴勒斯坦一带的较为纯净。

留在耶路撒冷的余民，人数虽少，生活也困难，却在巴勒斯坦保存了希伯来生活与传统的特征，对被掳去巴比伦者有机会归回的希望，也极有贡献。这个被分散民族的两截之间，当然有不断的交通。耶路撒冷的故事，从来就没有失掉了它的吸力；它的复兴，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也永远是念念不忘的，以西结、哈该，和撒迦利亚等先知的异象，不断地向那些在巴比伦众水之边的犹太人宣讲，这是他们的大幸。百姓把握到这样的复兴之国在他们心中，就仍然以迦南为应许之地。

在波斯的治下归回

大部分分散了的犹太人，继续居住在幼发拉底河那边的东方，置波斯王古列（西鲁士）容许他们归回祖国去的敕令于不顾。他们要居住在巴比伦的这个决定，清楚反映了他们对以色列人的将来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先知们的展望，虽然是在乎以色列人的归回祖家去继续选民所应有的使命，但是，他们的被掳，已是这种展望的终结了。他们对于以赛亚、耶利米，和以西结所热切刻划出来的光荣的归回，毫不在意。他们在被掳期间的整个经验，完全与他们的想望，背道而驰。对于他们，耶路撒冷的修

复，是一个最大的谬见。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人是在期望着更美之事的来临的。「有一班坚定的余民，深信他们的民族有归回之一日，不受环境的引诱，一有机会，便回到巴勒斯坦去，把他们列祖的教派，重建起来了。」³¹ 根据圣经里的历史记载，在主前538年，约有42000以上的人，接受了古列王的谕旨，并在所罗巴伯的领导下，回到犹太去。³² 这一次回国的人数，加上那留在巴比伦的大多数的人，便知被掳的犹太人的原来数，必不止一万人左右，也许多得很多呢。³³ 不过，我们须要记取，他们被掳前后一共有三次，而最后的一次，是在耶路撒冷完全被毁后发生的。

在犹太人归回的背景当中，以波斯帝国为最突出。这个大陆性的庞大组织，包括了以前各大帝国——巴比伦、埃及、赫梯、亚兰，和亚述——的一切领土在内。现在，还继续逐点逐点的加上爱琴海以北，希利斯本(Hellespont)以外的一些土地。在时间上，波斯帝国是承继新巴比伦帝国的。它东接印度，远达印度河；北与里海和黑海交界；西达小亚细亚，爱琴海，进入马其顿；整个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都以波斯为宗主国；南接西乃半岛，阿拉伯沙漠而达波斯湾。可见波斯版图之广，堪称空前。圣经论及波斯的亚哈随鲁王之时，说他「从印度直到古实，统管一百二十七省」。³⁴ 我们不应看这些省份只是一个微小的政治单位就算了。通常，它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是一大区域，包括许多民族在内的。每一省都由一位行政长官称为总督负责民政与军事。他是波斯王的代表，受他所委派，要向他负责，去维持境内的秩序与民众福利的。这些关系，十分密切，以致后世都认这些总督为王上的公子，有权参与国策的，总之，这个制度比起巴比伦与亚述的体制来，实是一大进步，因它不止叫王室与地方首长有密切的关系，也推进了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

波斯帝国的最早京都是亚细亚的大邑巴比伦，虽然从前的玛代人和波斯人，分别集中在厄巴丹那(Ecbatana)和波斯波里斯(Persepolis)。由古列王登基之日起，至甘比西(Cambyses)在位之日止，巴比伦乃是世界公认的文化、商业，与政治中心。这个地位，它维持了好几百年之久，仍能胜过别的城邑。波斯人在继续以巴比伦为首都的事上，不止尊重它拥有历代强权的声誉，也承认它在帝国系统中的军事位置。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把这个通都的轮廓叙述过了。³⁵ 不过，雄才大略的甘比西，却有意去另建新都，既在波斯湾的东北隅找到了适当的地址书珊。便在那里把古代世界最宏大的首都建设起来。圣经提及犹太人被掳与归回的事时，屡次提及这个地方为波斯的首都，也是王宫的所在地。³⁶

考古发掘在书珊城所得的出土物，都表明这城的建设，为时极早。有人认为人类所知道的最早居留地，便是在这里。³⁷ 从它的环境看来，书珊城从于初期的人类，确有极大的吸力。这城在科阿士比河(Choaspes River)，即但以理书八章2、16节所称的乌莱河的左岸上，其谷地之肥美，至足惊人。这谷地是由于河水把附近诸山的冲积土带下来所形成的。在上古之时科阿士比河和附近其他的河，在波斯湾的入口处，远比现在的为上。这地的本质，极具吸引力，而其气候之温和，早就叫人们乐于长此居留下去。虽然主前三千年的巴比伦碑记常常提到这城，但最早的人在什么时候在这里住下，却没有人能够知晓。它的极盛时代，在主前一千多年时已经达到了。甘比西的功绩，就是在于把一个新的书珊城建立起来去取代巴比伦的国都的地位。

在这件事上，他表现了难得的眼光，因为他所选择的这个地点，具有巴比伦的一切优点，却没有它的缺点。这城位于一大肥沃地区之中，就是印度河流域去的公道所通过的。它又不受列强的环伺，也位在全国的中心。东方的一切堂皇华丽处，都做了书

珊的装饰。波斯列王的瑰丽宫殿，都建在这里。旧约圣经有「书珊宫」的一句短语，这就很足以表明书珊城的光荣了。许多犹太人都住在这城里，担任了商业、文化，和政治上的重要角色。犹太女子以斯帖成为波斯王后的故事，也发生在这城。忠实的犹太人尼希米，就是从这城出发，不辞艰苦，去访问耶路撒冷，并重建圣城的城墙的。但以理也是在书珊城看见了波斯列王和希腊王的异象。一群犹太人，又是从书珊城出发，去取代了撒马利亚被掳之民的地位的。³⁸

最后，罕摩拉比的大碑石，就是载有主前 2100 年时苏米连人和巴比伦人的法典的，也是从书珊城出土的。书珊城之北，另有一座极饶兴味的石，即卑希士顿石(Behistun Rock)，是高出四围平原 1700 呎的。在这里，罗伦生(Rawlinson)曾冒生命危险，把波斯王大利乌或大流士(Darius)的三种文字并列的碑记抄录下来。他在这件事上的惊人的成功，使到学术界可以读通古代苏米达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的楔形文字。这碑记就是把这大王统治波斯与世界的功绩表扬出来。

波斯王坐镇在书珊，各省的政府分别负责本省的事，这个辉煌的政制，使到波斯国的施政，一面极有效率，一面也合乎人道。那些归回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所重建的社区，就是在这些地方首长的协助下达成的。这是在波斯的第五省的范围的，就是以撒马利亚或大马色为首邑的一省。当时犹太人所回到的地方，在波斯的庞大帝国组织中，只是一块小地，却竟能成为几条国策所眷顾的对象，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我们有证据证明，波斯政府实际上予犹太余民以财政援助。

真的，归回者的一切活动，都是在波斯帝国的主持下进行的，这是免不了的事。即便如此，圣经中也毫无暗示说犹太人是受波斯人的压迫的。相反地，他们那时与从前在其他主子之下所

过的生活比起来，他们的生活，是相当美满的。不过，这也与先知关乎古列的预言相合。古列实在是一个负有神秘使命的人。他的出现，是要成就几件事：第一，他要惩治以色列从前的压迫者；第二，他要使到犹太人的余民得以归回祖家。³⁹ 这里所叙述的犹太人与波斯人的关键人是由古列时代起(即主前 538 年)，一直继续到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即主前 331 年)。这个，决不是偶然的。可见，巴勒斯坦和巴比伦的犹太人，有二百年之久，是在波斯的治下，不止得着政治上的保护，并且，至少在名义上，也得着鼓励，去把那在巴勒斯坦的家园，重建起来呢。

由此可知，那在波斯广大帝国治下的重建的家园，它的地理背景，实有关系重大的意义。在巴勒斯坦省的中央，有犹大，而在犹大的中心，有耶路撒冷。那些归回的余民所实际居住的地方，城乡合计，虽不满 625 方哩，它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却是无可比拟的。它全是归回之民的产业，不论在那一方面讲，都与犹太人的将来有着重要而密切的关系。犹大在名义上虽然仍是属于波斯的，也没有任何强国来与波斯争这地的所有权，犹大却有许邻邦，特别是那些不断地反对它的利益的撒马利亚人、阿拉伯人，亚扪人和亚实突人。⁴⁰ 这些不友好民族的入侵，给归回的犹太人以不少的麻烦，致使他们要在极度困境中，去竭力维持自己的生活。耶路撒冷城仍然是一片荒芜，而周围的土地，已经被入侵的邻邦所摧残了。经济的情况，也是悲惨的。不过，余民虽有这些困难，仍然苦心支撑下去，重建圣殿，重修城墙，情况因而大得改进，直至亚历山大来到又力加整顿的时候。结果，犹大的幅圆扩大了，包括示非拉东北地区和沙仑平原的部分直到慕丁(Modin)和约帕(Joppa)的附近在内。它北界伯特利，东到约旦河与死海，南近接希伯仑，而以设防极重的堡垒伯撒为界。读者请参考附图，便知余民之地的约略疆界。这个疆城，一直保持到亚历

山大大帝来到的时候。这一个区域，就是要抵受希腊大军之摧残的，而通些希腊军队的代表，便是亚历山大和他们的后继人即在叙利亚的西流古与在埃及的多利买。

我们已把余民对巴勒斯坦和波斯的地理背景大致述说了一番，现在就要在下一章中述说到犹太国怎样从波斯人的手中，被拉出来，被抛入希腊势力的漩涡中这一件影响远大的世界大事了。

第九章 注释

- 1 创十6-12。
- 2 主前745至727年的提革拉毗列色，或称普珥(Pu)，也称为二世或四世。
- 3 王下十七6。
- 4 代上五26。
- 5 哈布河起源于底格里斯河上游的马修山麓，流经高珊(Gozan)地，才在杜得摩(Tudmor)之西北，流入幼发拉底河。
- 6 拿三3。
- 7 王下十七24-41。
- 8 王下二十五6、20-21。
- 9 王下二十三33；耶三十九5。
- 10 Burkitt, *Palestine in General History*, pp. 98-104.
- 11 诗一三七1。
- 12 结一1。
- 13 但一2、4、二49、三1、四28-30等。另见赛十一11。
- 14 王下二十四14。
- 15 见本章第一节。
- 16 这些结果，部分在他的书 *The Excavations at Babylon* 发表了。
- 17 但四30。
- 18 Levison, *The Jew in History*, p. 38.
- 19 王下二十五26。
- 20 耶四十三6-7；参见结三十18。
- 21 King, *Legends of Babylon and Egypt in Relation to Hebrew Tradition*, p. 13f.
- 22 耶四十四1，四十六14；结三十13；何九6。
- 23 赛十一11。
- 24 结三十6。
- 25 Driver, *Modern Research as Illustrating the Bible*, pp. 18-30; Margolis *The Elephantine Documents*,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New Series, ii, 419.
- 26 耶四十四15-19。
- 27 尼四1及以下。
- 28 王下二十五12。
- 29 王下二十五9-10。
- 30 拉九1-2；尼十三23-27。

第十章

希腊化的东方

希腊的魔君必来。(但十 20)

亚历山大大帝追随了波斯人的铁蹄，从他们的手中，承受了一个庞大的帝国组织。在时间上看来，他实际是站在犹太人归回与基督教时代之间。他的登基，他与离散的希腊的关系，和他对波斯人的强烈仇视，都构成了世界史中的大事。他从希里斯本渡海，便开始踏入一个大张势力的运动中，就是把地中海沿岸各国都震动起来的。波斯帝国的政府既要瓦解，亚历山大「便铺好一条路，把崭新的希腊化的统治原则，大规模地引进来了。希腊话、希腊文艺，和希腊的体制，都普及各地了。他带来给他所驰骋的世界的改变，比忒得模西士三世、兰塞三世、西拿基立、尼布革尼撒，或古列所带来的更多。在准备世界去迎接基督教之来临的事上，他的势力，是非常特出的。」¹

他那空前胜利所造成的帝国组织，包括了以前世界强权所有的一切领土。由马其顿开始，他的领土，以希腊和特拉西(Thrace)为重要部分，此外就包括下列各地在内：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由波斯湾到亚美尼亚陶鲁斯山一带的米所波大米亚、玛代、波斯、安息，和印度河流域以外的上下印度。除了远东一带和地中海西部的边境以外，亚历山大所征服的地，正是圣经背景的中心。这庞大国土的首都，是幼发拉底河上刚好在马其顿与印度河之间的巴比伦。

本章的地图(第 371 页)，表示了亚历山大由马其顿到东方之

31 Bentwich, *Hellenism*, p. 18.

32 拉二 2-64。

33 王上二十四 14。

34 帖一 1。

35 见本章第二节。

36 尼一 1；斯一 2，三 5，二 5、8，四 8、16，八 14-15，九 11、15，但八 2。

37 Robinson, *Palestine in General History*, p. 4.

38 拉四 9。

39 赛四十四 28，四十五 1-4。

40 尼四 1-8。

门沿途所经的战役路线。这些地理背景，不止表示了一个宏大的进攻，还表示了他那向着波斯治下的旧世界，各大城市的一连串的进展。从军事的观点看来，这一次的侵略，是空前而无可比拟的。整个运动的设计，无非是为希腊的城邦与波斯人一百多年前侵略塞德摩比勒(Thermopylar)、马拉松(Marathon)和撒拉米(Salamis)之仇。与军事胜利并驾齐驱的，是希腊文化的广播。在这件事上，西方与东方相遇了，而旧秩序让位给新秩序所造成的后果，也是非常深远的。

波斯帝国的瓦解

亚历山大东征最主要的障碍，乃是波斯人所统治的那个帝国。往波斯去关口，是小亚细亚。波斯的大君王流士一开始就明白马其顿威胁的严重性，虽然他也许把腓立之子亚历山大的技能估量得太低了。因此，亚历山大的进展，是受波斯所阻挠的。波斯调集了大军，驻守在古特罗亚城(Troy，即Ilium)附近的格兰尼古河(Granicus River)岸上。但是，大流士的军队，既无纪律，又不满足，与数量相约的希腊军队一碰，绝不是后者的敌手，因为波斯军的战术，无法抵挡得住亚历山大所采取的崭新进攻法。结果，波斯兵只有惨败了。亚历山大却不轻于追赶那些逃入内地的敌军，只在战场的附近逗留，把新近占领的土地，加以一番的整顿。他是先把爱琴海沿岸的地方作个系统化的征服，然后转而进入高原地区的。

经过了十二个月的缓缓进展，亚历山大才经由陶鲁斯西里西亚门而与波斯军再相遇于伊苏平原(Plain of Issus)。亚历山大虽然面对着居高临下的大军，仍能赢得决定性的胜利。结果，波斯王只好把幼发拉底河以西的整个小亚细亚地区献出来，要与亚历山大妥协，但给亚历山大拒绝了。波斯军便再次向东退却，结集在底格里斯河外的亚比拉(Arbela)作最后的抵抗。于是，地中海东

岸的地方，便任由希腊军去驰骋了。他们立即决定，先将这一带地区安顿妥当，作为战事供应品和后方的根据地，然后去追赶已逃抵米所波大米的波斯军。这个决定，叫希腊军立即向着沿海的城邑进攻，先以推罗西顿为目标，次及巴勒斯坦和埃及。西顿没有什么抵抗便陷落了，但是推罗却能顽抗了七个月的包围，以致亚历山大的战役，也因而延迟了。²

就是在推罗城的围城战上，犹太人被卷入了亚历山大的战役中。原来散布在东海岸一带的犹太人，仍然认自己为大流士的臣民，要向波斯效忠，虽然在伊苏之战以后，一般的趋势是向马其顿人投降，甚或参与他们的战役。约瑟夫说，在参巴拉领导下的撒马利亚人，曾赶快跑去帮助亚历山大包围推罗城，并在胜利后，分得有若干的利益。³他又说，亚历山大殖民于撒马利亚，也在基利心山上协助了崇拜之重建。⁴不过，我们所主要关心的，是那些归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情形，因为他们与亚历山大的接触，大致是决定了后世历史发展的整个路向的。

亚历山大把推罗攻陷后，便经由亚柯平原，沿地中海东岸进军，然后打从以斯德仑南进，抵达沙仑及非利士各城邑，「作为东方与西方关系的转捩点看来，亚历山大在巴勒斯坦海岸的战役，他给推罗城的七个月的包围，和他给迦萨城的两个月的包围，乃是他一生惊人事业和全部历史决定性关键中最有重要性的因素。」⁵极可能的一件事是，他一方面包围迦萨，一方面进攻耶路撒冷。这进攻耶路撒冷的事，也许就在迦萨陷落之后便实行。由记叙这战役的唯一的约瑟夫史记中，我们可以约略推出它的时间和大致方向。这事正发生在耶都亚(Jaddua)任大祭司的时候。耶都亚是旧约大祭司中最后的一个人。他认为犹太人仍然是对波斯王效忠的，就不肯答应亚历山大要犹太人供应粮食和军用品的要求，因为这样不忠，实与卖国无异。约瑟夫详述亚历山大

得着这样的答复之后的愤怒情形，并及他要解决耶路撒冷和犹太的决心。⁶除了这个时间因素之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亚历山大进取耶路撒冷的路线。据他的记载，马其顿人是从西北进入耶路撒冷的，可见，他们所采取的，是取道伯和伦与基遍和亚雅仑各的路线。正如上文所说，这是进入犹太高原最直接的路线，也是历来的敌军进攻时所通常采取的路线。当耶路撒冷一向亚历山大投降，波斯在巴勒斯坦的统治权便宣告结束了。

亚历山大征服了巴勒斯坦以后，乘胜进迫波斯人手中的其他要塞。他下埃及去，很轻易地便把那里有名无实的外国王朝打跨了。他那值得纪念的往犹必达亚捫(Jupiter-Ammon)庙去的访问，使埃及人宣布他为埃及神的儿子，也使他赢得全埃及人民的衷心拥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他在尼罗河的肯努北支流上，建立了亚历山太城。这城在圣经背景中的重要地位，且留在本书论及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大城那一章中详加讨论罢，在此不赘了。

亚历山大征服埃及以后，回师北上，经过巴勒斯坦，与波斯军相遇于米所波大米。他是经过以斯得仑平原、推罗、西顿、安替黎巴嫩区域，然后直达荷马斯、哈马，和阿勒坡的。在快要到达阿勒坡之东之时，他在塔普萨苏斯(Thapsacus)渡过幼发拉底河，直趋尼西比斯(Nisibis)，渡过底格里斯河，在古尼尼微城之旁，转向南方，就在亚比拉，与波斯军决战。结果，马其顿军把波斯军全盘击溃，便追随着色诺芬和他的一万希腊军在75年前所行的旧路，直趋巴比伦。这座屹立在幼发拉底河岸上的大城，毫不抵抗就投降了。亚历山大深感这城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就改建它为帝国的京都。他挥军东指，很快就把波斯的古都和宝城苏撒与波斯坡里摧毁了。亚历山大的最后战役，是把玛代、安息，和印度河流域的上下印度都征服了。他本可以直指恒河流域一带的，但因他的部下不肯再往东去，便只好回师西归。他已经把波

斯帝国完全打跨，便回到巴比伦去，本着他自己的帝国思想与希腊精神，把这个新帝国，组织起化。但他于主前323年逝世。这就使到他的世界帝国，无法达到成熟的阶段，不过，从他那雄才大略而来的一切贡献，却都能够在他所征服的一切地方留存下来。我们现在就对亚历山大在这方面的一种重要工作，作个扼要的检讨。

亚历山大在帝国境内普遍建立许多文化中心，这是他切实的建设工作之一。他的这个政策，可说与他的一切前人，特别是埃及人、亚述人、巴比伦人，和波斯人都不相同，因为他们那些从庙宇、山岩，和史册所留下来的一切记载，都是夸说他们的武功如何把大地或大城国为荒芜的。他们都认为征服他国的主要光荣，是以毁灭他国的人民与财产多少为比例。可是，亚历山大的武功，却不是这样。除了极少数的事例叫他要采取极严厉的行动以外，他每一次的胜利，都可说是当地社会的胜利。他绝不妄施暴虐，反从事于建设性的服务。从前，军事要塞一经陷入敌军手中，它就夷为平地，不许重建，但现在在亚历山大的治下，它是可以重建的，并且加建了许多公共建筑物，比前更为壮观。他的大军所到之处，都有新城的建立。据估计，他建立过七十多座城，其中有十六座，是以他的名字为城名的。这些城邑之建立，也不是随随便便的，都是为着军事上和文化上的目的，也通常是建在交通要冲上，都成为希腊生活、思想，与语文的显著中心。他在选择城址的事上，极具远大眼光，以致这城中，有许多是留存至今的。在这里，我们无意把这些布满在他帝国境内的新城市，予以讨论，也不打算提到雅典、巴比伦、推罗、西顿等旧城邑，怎样从亚历山大的宠眷中，得着实益。不过，我们会在讨论到亚历山大政策在西流古和多利买治下的发展时，也提到这其中的一些城市，因为这些统治者的建设计划，是把近东的一些特出城邑如叙利亚的安提阿，埃及的亚历山太，和约旦河外低加波里的一部分包括在内的。

多利买和西流古时代

亚历山大于主前 323 年一死，他的国就被他的部将瓜分了。其中最强的两个，是多利买(Ptolemy Lagus)和西流古(Seleucus Nicator)他们分别在埃及的亚历山太和叙利亚的安提阿建立多利买和西流古两个朝代。他们正如约瑟夫所说，野心极大，互争雄长，不久也日渐衰落。这一切的政治得失，我们在这里都暂且不管。我们且看一看他们的地理背景，尤其是那些新兴的城市吧，因为它们带来的新文化，对巴勒斯坦的生活，都是很有影响的。巴勒斯坦正在这两国之间，是一个缓冲国，所以也就吃尽了一个藩属国的苦头，常常给邻国所践踏和抢掠。在时序上说，多利买是首先在巴勒斯坦发动希腊化的攻势的，并且，比起后起的西流古来，也有较大的成功。不过，我们是把这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因为他们都以亚历山太和安提阿为基地，继续不断地把希腊文化输入巴勒斯坦的。

在他们把亚历山大的土地勉强瓜分的时候，巴勒斯坦是作为战利品落在多利买的手中，并且由主前 315 至 198 年，一直在这个朝代的统治下，没有变动。在这一百二十多年的统治期中，埃及屡次要巴把巴勒斯坦全心接受希腊文化。这件工作的主要执行人，是多利买非拉铁弗(Ptolemy Philadelphus，主前 285 至 247)。在巴勒斯坦第一次实施希腊化的攻势的，便是他。他所运用的方法，不以武力为根据，倒是从事于渗入与渗透，他透过新设立的和繁复的商路系统和当日尚存的商业古道，去发动希腊化的计划。这些商道一方面促进了埃及与巴勒斯坦之间之商业，一方面也便利了政府官员，来往办事，彼此接触频繁，交换意见的机会便多。不过，比政府办事和商业增进两者更重要的，是人民往来两国间的自由与杂居。尼罗河流域与约旦河流域之间的交通，畅通无阻，各色人等混合的群众，由埃及上来，像出埃及的

时代那样。他们不止在耶路撒冷出现，也在巴勒斯坦的任何地区出现。这些希腊埃及人混杂的宗教观念，当然就在这个新环境中移植过来了。

最后，多利买朝实施希腊化政策最有效的一个办法，是在各处地方，建立文化中心。非拉铁弗的建设事业，是相当著名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这里，不打算作个详尽的讨论，只将他所新建或重建的希腊化城市，略提一遍，也就够了。这些城市的主要任务，是在巴勒斯坦建立希腊文化。在海滨平原和示非拉一带，簇新的希腊埃及文明，很明显地与以色列人的世仇即非利士的城堡，分辨出来。亚实突与亚实基伦，经过重修，成为坚城，作了希腊和埃及两地宗教坚韧混和的所在。迦萨与约帕，十分忠诚，是多利买朝造币厂的所在地，驻有埃及兵。在犹大示非拉的基色，平原在望，是多利买朝的盟友，这是麦克里斯得的发掘所表明的。凯撒利亚(亦称 Straton's Tower 的)，是多利买权势的一个中心。这个事实，无人知晓，直到 1889 年，士克(Schick)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埃及式的方尖石塔，才大白于天下。

离亚实基伦 2 哩的美得尔，是非拉铁弗在位时建立的。另外，马利沙(Marissa)的彩色坟，和特勒山打哈拿(Tell Sandahannah)附近大量的柯钦坟(Kokim)。1902 年由彼得斯(Peters)和杜尔施(Thiersch)发掘出来的奇妙石墓，共有三十块以上的希腊文石刻，详及各死者的状况。其中的雕刻，都表出狮鹰混合怪兽、人首狮、冥府守门者、山羊、豹等希腊埃及观念的混合。在多利买的治下，西顿对巴勒斯坦也很有影响力。迦密山荫的亚柯(Accho)重建了，改称多利买(Ptolemais)，就是后来保罗所经过的一个地方(徒二十七)。较近巴勒斯坦中部的撒马利亚和尼亚坡里，居民大多数是希腊人，而在耶斯列谷的西古多波利(古伯珊)，一方面保留它的古名声，一方面也渗入了希腊式的新文化。

建在加利利湖边的非拉铁非，就是纪念非拉铁弗王的。外约旦的卡拿，有埃及式的碑记和石刻出土，都是这个时代的东西。最后，古亚扪人的首邑拉巴亚扪，即大卫和约押把乌利亚牺牲掉的地方，重建了，易名非拉铁非，成为一座堂皇华丽的城，后来并成为希腊化的低加坡里重要成员之一。非拉铁弗又在各处地方一共建立了十八座城去纪念他的妻阿辛诺(Arsinoe)，多利买朝在耶路撒冷倒没有建立多少的建筑物。不过，在汲沦溪屹立的希腊罗马，也许是这个时代的东西，而西罗亚斜坡上也有法老之妻的石像，就是面向着摩利亚山与大卫之城的。

从多利买朝在巴勒斯坦所建立的这许多希腊化城市看来，亚历山大的主张和他托付给他们的使命，可说大部分完成了。不过，读者请注意，这样不断的进步，是在安静中完成的。假如多利买继续统治这地的话，犹太人的历史，也许会大受影响的。但是，在主前198年，叙利亚的安提阿古三世(Antiochus III)和马其顿的腓力五世(Philip V)合力把巴勒斯坦从埃及手中夺过来，把它变为叙利亚的属国，直到马加比宣布独立的时候。现在让我们大略讲及主前198至167年间叙利亚的希腊主义在巴勒斯坦的进展情形。

据约瑟夫说，犹太人对于他们的政治效忠，由多利买转移到西流古那里，毫无问提，且欢迎安提阿古三世作他们的拯救者呢。在他与多利买的部将司哥巴(Scopas)最后决战时，犹太人用辅助队和军备去协助他。⁷ 在新统治者的治下，他们当然有理由去期望生活的改善。叙利亚王朝的创立人西流古尼加多(Seleucus Nicator)对于亚历山大的宽大政策是信行唯谨的。他十分宽待安提阿的犹太人，「给他们以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所有的同等权利。」⁸ 他也把同样的待遇给那些住在亚洲其他城邑的犹太人。西流古的后继人也同样宽大为怀。在对待犹太人的事上，甚且有

过之而无不及。据说，安提阿古大帝，对犹太人在西流古多利买战争期间所受到的损失，概予以部分的补偿；把相当数目的分散了的犹太人，送回祖国；修理耶路撒冷的圣殿；豁免皇室税三年，并减少多年后的总税额。⁹ 此外，还有许多同等重要的优待，例如，全国的人民，「都可以依照本国的法律去生活。」¹⁰ 安提阿古大帝在巴勒斯坦的建设计划到底如何，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但约瑟夫说，自从他在巴尼亚把司哥巴击败后，他便掌握了撒马利亚、巴他尼亚(Banias)、亚比拉，和加大拉，在各城中和附城一带，实施叙利亚式的希腊化政策。约瑟夫完全没有说到他在犹太人的地方有什么暴政，对于整个巴勒斯坦，早期的西流古朝也没有施行什么高压的政策。他对犹太人和犹太社会，可说是恩遇有加的。此外，他又保存多利买时代所传入的希腊主义，不止自己另有贡献而已。

巴勒斯坦在多利买和西流古的治下有这样的希腊文化介入，结果，表明「巴勒斯坦并不是在死水中的。反过来说，在希腊文化向四面八方流出去之时，它乃是正当其冲的。」¹¹ 希腊废城的遗迹，在犹太这个小国的，比在东方任何其他相似的区域为多。这些遗迹，虽然极富于暗示，却不应单视为考古学上一种过气文化的碑记，乃是一种历史的遗留，把一种外国文化如何在一个敌国的国土中扩展反映出来的。不论在城市或乡村中，希腊的思想与风尚，都在随处推广了。约瑟夫也特别提到犹太边境「外邦人的毗邻城市」，叫他的读者们注意，巴勒斯坦是满了希腊化的要塞的。约旦河的两岸，也有一连串的据点，把异客的文化，播送出来。在北方，由亚历山大所攻陷，重建与加强的推罗城，在希腊化运动的推行中，继续是一个强健的因素，而十分倾慕希腊文化的西顿城，自然是它的好助手。最后，在极南方，强大堡垒彼得拉，在推进希腊文化于巴勒斯坦的事上，也很有力量，尤其是

彼来在制造以土罗区域和希律王朝的运动中，更是如此。显然地，犹太背景既然处在这样的一种自由文化的气氛中，耳濡目染，内外夹攻，自然深受影响，染上了这个文化的色彩。在基督教世纪的初期，希腊罗马式的生活已深入人心的时候，巴勒斯坦的情势，反映了一种开通与天下一家的风气，这是近东各处任何一个地方所不及的。这整希腊化运动的顶点，就是所谓外邦人之地的加利利，与外约旦一带的各大城邑。在这里，神的国首先临到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后继人所创立的希腊世界中了。

希腊生活方式之引入连同它在巴勒斯坦各大城市的建立，乃是马加比革命那个动人时代发生的直接原因，造成了犹太人归回以来的最大历史危机。古皮德 (Goodspeed) 说得好，「马加比革命的爆发，使到犹太人从自己的宗教隐居中，进入世界历史的洪流里。它不再静默了，要把自己的成就和奋斗说出来。」¹² 马加比革命的成功，是神的旨意所使然；他们把希伯来人的生活与思想，保存在希伯来人的环境，直到希伯来人亚伯兰的使命完成了。「神的旨意，究竟要在犹太的环境中还是在希腊的环境中得着最后的完成，其中的关系，是相差极远的，基督教的背景，是闪族的，不是希腊的啊。」¹³ 可见，当耶稣来的时候，祂是来到祂自己的人中啊。

第十章 注释

- 1 Knight, *Nile and Jordan*, p. 377.
- 2 Josephus, *Antiquities*, XI, viii, 4.
- 3 同上。
- 4 Josephus, *Antiquities*, XI, viii, 4, 6. Knight, *Nile and Jordan*, p. 373.
- 5 Abrahams, *Campaigns in Palestine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p. 7.
- 6 Josephus, *Antiquities*, XI, viii, 3,4,6.
- 7 Josephus, *Antiquities*, XII, iii, 1-4.
- 8 同上, XII, iii, 3 (142).
- 9 Josephus, *Antiquities*, XII, iii, 1-3 (140, 141, 144)。
- 10 同上, XII, iii, 3 (142).
- 11 Robertson, *Studies in Mark's Gospel*, p. 28.
- 12 Goodspeed, *Israel's Messianic Hope*, p. 240.
- 13 Robertson, *The Christ of the Logia*, p. 161.

第十一章

希律时代的巴勒斯坦

希腊罗马式的文明，是建基于亚历山大帝国之上，
而基督教乃是放在其中的。

——罗伯尊(A. T. Robertson)

也许，由马加比叛乱所引起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件，莫过于罗马在希腊犹太纠纷漩涡中的出现了。不错，在马加比叛乱之前，罗马对于东方的政事，已经发生兴趣，但是，除了安提阿古大帝(Antiochus the Great)于主前189年在小亚细亚给西斯比奥(Scipio)击败和以比凡尼斯(Epiphanes)于主前167年被逐出于埃及的两件事以外，罗马对东方的兴趣，不过是消极的，只以伺机而动的政策为转移的兴趣而已。到多利买与西流古在巴勒斯坦的斗争发展下去，特别在弱小的犹太人与西流古发生了悬殊斗争以后，罗马对近东政事的兴趣，才大有增加。马加比犹太首先意味到当时的政治潮流，就以「希腊国压制和奴役以色列人」¹为理由，差遣犹太代表团去向「爱好正义的罗马人」求助。罗马元老院慨然答允犹太的请求，就与犹太人订立一项偏颇的条约，去保证罗马在东方的声誉。从那个时候起，犹太国便卷入世界政局的漩涡中，不再超然物外了。主前63年，罗马进入叙利亚与巴勒斯坦，负起全部责任，直到耶路撒冷于主后70年被毁的时候。由于这个时代与巴勒斯坦的希律王朝同起讫，又由于希律王就是代罗马发号施令的官长，我们在本章中所叙述的背景，就要以罗马和希律的立场去讨论了。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要讲及的，就是耶稣和门徒所处的时地环境。

作为希腊罗马一邦的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正当罗马帝国东方属土的要冲，这种军事位置，是永远不会受时间所淘汰，也永远不会受列国之兴亡所影响的。它仍是万国的门户。从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和希腊人看来，它是开疆拓土的通路；从罗马人看来，它也没有两样。横过它境的公路，确是四通八达的。罗马若掌握了巴勒斯坦，便掌握着中东一带的钥匙了。巴勒斯坦，南有埃及，北有叙利亚和米所波大米；它的门路，是四面敞开的，不过，在它的境内，却有一个久悬不决的问提，就是犹太人的问提。所以，罗马对付这块新地的步骤，倒十分谨慎。当庞贝(Pompey)在主前63年接收叙利亚的统治权时，罗马的威势，是毫无疑问的，但罗马人与犹太人所达成的协议，是把犹太变成「一种受治于叙利亚总督的保护国，却享有宗教自由和内政自治的特权」，这倒是一件饶有意味的事。²

可见，在政治上讲，巴勒斯坦是罗马帝国的一个重要部分，虽然它作为藩属国的地位，常有变更。差不多在半个世纪的时期内，它已经过了五种的受治方式，而掌握这些改变的，始终是罗马政府。由庞贝时代到希律，这国的行政权，落在叙利亚总督之手，而他也就把以土买、犹太、撒马利亚、加利利，和约旦河外等地方的政事，分别委任下属去管理。不过，在希律大帝的治下，这整个不联系的地区却统一起来组成了一个犹太国。希律的国虽给他的后裔所瓜分了，罗马对于这些事的发展，却是极感兴趣的，我们在下文就会提及。最后，由于当地领袖的无能，罗马不得不在全国各处设置了自己的行政官。

在另一方面，罗马所操的政治统治权，也巩固了希腊罗马文化所扎的根，因而决定了巴勒斯坦在耶稣和早期门徒们时代的文化背景。推行这运动最力的人，固然是倾心于希腊文化的大希律，但这整个运动，实是在罗马的监督下完成的。巴勒斯坦和外

约旦的每一部分都受到了它的影响。读者请暂时把这地的政治分区弃置一旁，只要细读下文，便知希腊罗马的生活和思想，从北方的黑门山到南方的西珥山，又从地中海海岸到阿拉伯沙漠，是如何的风靡一时。我们在这里虽只作个地理上的综览，也可以看见这外来文化在任何一个角落的痕迹。不论巴勒斯坦或外约旦的任何区域，或在约旦河之东，都可以拿来说明这种入侵的彻底性。考古发掘和出土废墟所提供的证据，都证明希腊罗马文化对这地的影响是久远的。

希律王朝所统治的巴勒斯坦，包括约旦河以西从但到埃及河，外约旦(及比利亚)，和毗连的以土利亚、特拉可尼、阿兰尼提斯，和巴旦尼亚(却不包括有几座自治城的低加坡里)。在所有这些地区中，都有出土的希腊罗马的遗物。海滨平原的城邑，以拉非亚(Raphia)、迦萨(Gaza)、亚格基比堡(Agrippeum)、亚实基伦(Ashketon)、亚琐都(Azotus)、以克伦(Ekron)、以马忤斯(Emmaus)、占尼亚(Jamnia)、吕大(Lydda)、约帕(Joppa)、安提帕里(Antipatris)、亚波伦尼(Apolloni)、凯撒利亚(Caesarea)、多拉(Dora)，和多利买(Ptolemais)等较为著名。亚实基伦是大希律的出生地；平原上的以马忤斯，是马加比派克胜叙利亚人民迦诺和佐治亚的地方；占尼亚是耶路撒冷陷落后犹太人的三合林(议会)所在地；多拉是腓尼基重建的要塞；这都是饶有兴味的。

希腊罗马的文化，也在内地不少的城邑中，发荣滋长。希伯伦原是巴勒斯坦最古的城，而作为以色列人的城而言，也仅次于耶路撒冷，却被认为是一座受外来文化所渗透的以土买城了。先知弥迦的故乡，古城马利沙，即以罗特路波别(Eleutheropolis)，久已与希腊罗马式的生活结了解之缘，这种深长的历史，是一直继续下去的；大希律所建立的希律堡(Herodium)，筑有辉煌的宫殿和公共场所，都是纪念他克胜安息之功的；马沙打

(Massda)，是多哥亚旷野雄视黑海的一座坚固堡垒；在撒非拉边缘的基色，也在极力发扬希腊罗马的文化；耶路撒冷之北的哥夫那(Gophna)，是提多带领大军最后进入京城的一个据点；作为以色列政事重镇的示剑，改名为尼亚波利(Neapolis)，就是今天的拿布鲁斯(Nablus)；位在北国中心的撒马利亚，重建了，重新设防了，也改名为司巴士德(Sebuste)去纪念该撒亚古士督(Augustus Caesar)，大有取耶路撒冷地位而代之以作巴勒斯坦中心的趋势；北部古城之一的米吉多，也是新文化得以进入的一个强大因素，十分前进；保罗的或然祖家基士加拉(Gischala)，是加利利北部，最后给罗马人攻陷的一个设防地方。

现在，从南部讲起，约旦河流域的耶利哥城，即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所攻陷的第一座城，已重建了，瑰丽堂皇，作为王室的别墅；法萨利斯(Phasaelis)是大希律为纪念他弟兄而建的，位在耶利哥通往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大路上；亚历山大堡(Alexandrium)，是亚历山大贞尼(Alexandre Janneus)所建的一座堡垒而由希律所重加设防的；亚居黎士(Archelais)是大希律的儿子亚居鲁建立的；西古提坡利(Scythopolis)，即古城巴珊，是约旦河那边低加坡里的唯一成员；提比哩亚，由希律安提帕建立，已成了加利利和比利亚的首邑；迦百农，是耶稣在世时加利利的通都，商业繁盛；哥拉汛，即受咒诅的城邑之一，位在迦百农之北。在约旦河东的区域中，由南部算起，有马开如斯，这是一座坚强的马加比堡垒，位在死海之东，由希律所重修，以施浸约翰之受死于此而震动天下；美底巴(Medeba)和希实本，是摩押和亚摩利的古城，也披上希腊罗马文化的新衣了；亚比拉和波斯拉，在罗马时代200年前已经成为希腊化的城邑，现在仍然是推动新文明的因素；以得来(Edrei)，卡必陶里士(Capitolais)和毗邻的各城邑，都发出了宏大的影响力；加马拉(Camala)，在加利利海之东，正在加大拉的地

方；伯赛大犹尼亚(Bethsaida-Julias)和凯撒利亚腓立比，这两座外邦人的重要城邑，是希律腓力所重建的。此外，还有低加坡里那强有力的十城同盟，就是由大马色、希波斯(Hippos)、加大拉(Gadara)、西古提波利(Scythopolis)、比拉(Pella)、地堡(Dium)、拉番那(Rapha-a)、加那他(Kana-ha)、基拉沙(Garasa)，和非拉铁非(Philadelphia)。最后，在北方的推罗西顿二城，和在南方的阿拉伯王国与其首都彼得拉，在推广希腊罗马的生活与思想上，也对犹太人发出了相当的影响。

这新文化的外表形态，可以说是在这个地区中随处出现了。希腊罗马式的建筑、雕刻、哲学、语文，和风俗等，风靡了巴勒斯坦，发生了深造的影响。很明显地，在基督教纪元之始，当神的国来一个崭新的开始之时，它不是在一个与熙攘往来的大路和人口密集的城市绝缘的世外孤岛上出现，乃是在罗马帝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的繁荣社会中出现的。这就是希律王治下的巴勒斯坦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情形。

希律王国的地理概况

大希律虽于主前40年被罗马元老院宣布为犹太人的王，却要到主前37年在希律堡(Herodium)打败了安替哥奴斯(Antigonus)和安息之后，才有全权去统治全国。他的疆土，最后是把约旦河西直到地中海的地方，就是犹太、撒马利亚，和加利利，都包括在内了。这里所说的犹太，只是归回的余民所居住的那625方哩的范围，不是约书亚时代最初划归犹太支派的那一大块地土。犹太南境的地方，由伯撒的附近开始，所有希伯仑、以罗特路波利、亚实基伦、别是巴等地方，是犹太人被掳归回后的以土买国，就是希律藉着他那犹太以土买血统和父亲安提帕特的政绩弄到自己手中的。这约旦河西区域的南北疆界，有利安特河和埃及河，实际上是与希伯来史早期的情形一样的。在约旦河之东的希

律国境，包括了约旦河流域和死海的边界，直到亚嫩河，却不到亚嫩河的南边，也不包括阿拉伯沙漠在内，因为这些地方，是属于亚列他国，它的国都在彼得拉。通常人称约旦河东岸一带的地方为比利亚(Perea)。在比利亚之东的地方，都属于低加坡里十城联盟的那些自治城邑，虽然其中的两城，加大拉和喜波，却归希律管治。³加利利海之东和东北的外约旦，即旧约巴珊所代表的，有属于希律王国的五个。这些地区，都在雅木克河流域和黑门山之间。高拉尼提斯(Gaulanitis)，是由雅木克河和加利利海，沿约旦河以达黑门山的一块地。其中有巴尼亚斯(Paneas)。即凯撒利亚腓立比。这也许就是古时的但。亚兰尼提斯(Auranitis)在高拉尼提斯之东，这就是今日以肥美著名的浩兰。巴丹尼亚(Batanear)较难界说清楚。大体上，它就是古代的巴珊。不过，请注意，巴丹尼亚与亚兰尼提斯，和达拉可尼都不同，因它是后日希律王国的一部分。⁴达拉可尼包括大马色，到耶布浩兰的地方，在凯撒利亚腓立比附近，与高兰尼提斯接境。最后是以土利亚，它虽是希律王国的一部分，它的四至却不很分明。有人解释路加福音三章一节的时候，就不晓得要不要把以土利亚和达拉可尼看作是一块地方。以土利亚人是阿拉伯人当中一种随遇而安的游牧民族，没有固定居所的。

根据希律的遗嘱，⁵所有这整个区域，都可由他的几个承继人予以瓜分。这些人的名字，除了他的姊妹沙乐美(Salome)以外，新约圣经都有提到。沙乐美所得的遗产，是三座叫她得赋税的城邑，就是古非利士人的亚实突，非利士平原中的占尼亚，和耶利哥之北的花沙里。希律亚基老(Archelaus)⁶，得着巴勒斯坦的中部和南部，就是撒马利亚、犹太，和以土买。大希律的意思，本想以亚基老作王，但是，罗马的元老院，只承认他是一个太守或总督之类的长官。他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统治了三种人，

就是犹太人、以土买人，和撒马利亚人，一直到他于主前6年失位的时候。以后，以土买、犹太，和撒马利亚都由一系列的称为巡抚的罗马长官所统管，也并在叙利亚省之内。这样一直到主后40年，这些地方才落到希律亚帕的手中。

整个加利利区域和比利亚却由希律安提帕(Herod Antipas)去承受。他的正式称号，就是所谓分封的王。⁷这块地方，是支离破碎的，大部分的居民是犹太人。加利利和比利亚的首都提比哩亚，是安提帕于主后26年为纪念该撒提比留而建立的。⁸据约瑟夫所述，耶稣在世时加利利海边有九座繁荣的城邑，但留存到如今的，只有提比哩亚一城罢了。不过，圣经倒完全没有耶稣到过这城的记载。比利亚一地，是由雅木克河起，至亚嫩河止。由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朝圣的人，便是由西古提坡利，进入比利亚，在耶利哥城的对面渡过约旦河的。这样，犹太人便可以不打从撒马利亚经过了。比利亚的南端，有马居留斯堡垒，就是施浸约翰被杀的地方。⁹

最后，希律腓力(Herod Philip)得古巴珊地区为业，有下列五个地方：高兰尼提斯、巴丹尼亚、亚兰尼提斯、以土利亚，和达拉可尼。¹⁰在这里，随处都可以发现希腊罗马时代城市的废墟。单在高兰尼提斯一地，便有一百个以上。也许，最突出的一个，无过于凯撒利亚腓立比了。它在约旦河主要发源地的附近，是耶稣所到的最北之地。这废墟的出土物，表明这城有相当的重要性；附近有外邦崇拜的遗迹，很有一种极古的遗传的样子。在约旦河东和加利利海边的伯赛大犹尼亚，也是一座很大的城。这是希律腓力所修饰过的城，是纪念该撒亚古士督的女儿犹尼亚的。综合地说，大希律遗嘱所指定的分封地，实以腓力所得的为最优美。

新约圣经中，除了上述几个希律王以外，还有两个，就是亚

基帕一世和亚基帕二世。这两个人都是王，但他们的国境怎样，实在不容易弄得清楚。这也许是由于他们是藩属国，在职权上，不免与代表罗马政权的总督与巡抚等，有重叠的地方。罗马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赐给亚基帕一世的，是希律腓力的分封地和黎巴嫩与安替黎巴嫩一带的吕撒聂。¹¹ 希律安提帕死后，加利利和比利亚都落在亚基帕王手中。主后40年，连撒马利亚和犹太(包括以土买在内)也给他弄到手，于是，他的国土，就与他的祖父大希律的差不多同样广阔了。亚基帕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统治者。近年来在耶路撒冷北边出土的第三大墙，就是他建筑的。使徒行传记载他的时候，提到他与雅各之死与彼得的被救都有关系。¹² 他那可怕的死，也在有关的上下文中记述过了。希律亚基帕二世，十七岁便承继父位为王，可是，罗马人却不大愿意把巴勒斯坦这一块难治之地托付给他去治理。结果，他们把他丢在一旁，将行政实权放在罗马总督手中，而以凯撒利亚为发号施令的所在。¹³ 不过，后来，该撒革老丢(Claudius Caesar)却于主后48年把希律革里士(Herod of Chalcis)的国土赐给亚基帕，后来，连希律腓力的分封地和吕撒聂也给他了。¹⁴ 此外尼禄帝也把加利利和比利亚的一些堂邑送给他。到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犹太国灭亡，亚基帕便搬到罗马去。他是马加比希律朝代中最后的一个王，死于主后100年左右。在使徒行传中，他是与保罗的被困很有关系的。¹⁵

低加坡里

低加坡里一词，新约圣经只提过三次，这是十城地区或联盟的意思。¹⁶ 这个地区在军事、商业、社会、宗教，和政治上，虽也算得是一个单位，在地理上，却不是那样。只要看一看这些城邑彼此间的广阔距离，就知道了：两座在叙利阿拉伯大沙漠的边

缘；一座在约旦河之西耶斯列谷的入口处；一座在高拉尼提斯境内；一座在古巴珊境内；三座在比利亚基列境中的北部；一座在古亚摩利人的境内；一座在基列的中心。所谓低加坡里的十城，一般人所指的，不外是下列的十座：大马色、加那他(Kanatha)、西古提波里、希波斯、拉番那、加大拉、彼拉、地堡、非拉铁非，和格拉森。¹⁷ 可是，在这些文化中心里，有一些是旧约所提及的古城，如大马色、西古提波利(巴珊)，和非拉铁非(拉巴亚扪)。不过，这些城邑(大马色除外)虽然都在希律王所统治的巴勒斯坦范围之内，福音书却没有提及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而大马色在新约圣经中，也只在扫罗的事中出现吧了，这是一个很突出的事实。¹⁸ 当然，福音书提及加大拉人之地¹⁹ 或格拉森人之地²⁰ 时所指的地方，也许就是低加坡里之一员，这一点，且待下文详及。无论如何，新约没有切实提到这些城邑，殊不足怪，因为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些城邑对主耶稣和使徒们工作的关系怎样，它们的重要性，实比一般人所想像的大啊。也许，主耶稣的服务，远达低加坡里的一些主要城邑，而祂所经过的地方，远比「低加坡里的边境」为大，假如我们有较为详尽一点的纪录的话。圣经明说，那些跟从主耶稣的群众，有不少从低加坡里来的。²¹ 我们也很可以相信，那些到耶路撒冷来看他的希利尼人，乃是从约旦河外来的。²²

从历史看来，低加坡里确实是亚历山大与巴勒斯坦和近东一带发生接触之后的结果。其中的许多城邑，固然早在马其顿入侵之前，就已存在，但它们接受明显的希腊方式，作为新生活的基础，乃是在亚历山大和罗马时代中，这样说倒是说得公道的。它们简直就是在外国的希腊城邑，是由那些拥护希腊文化的人所建立和发展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从前，这些人多数是亚历山大的军队，因为亚历山大的政策，就是要把大量的土地配给这些退

伍军人，奖励他们去建立新的居留地。他们就利用这一个机会，在近东和约旦河外，纷纷把希腊式的城邑建立起来了。其中两座城的名字，比拉(Pella)和地堡(Dium)，简直就是从马其顿的现有城名中搬过来的。在大体上，我们可以说，这一带新旧城邑的希腊风尚，起自主前300年，到主后300年，没有什么间断。我们现在就从低加坡里这些城邑的地理位置和显著特征两方面，把它们逐个加以扼要的描述。

大马色是世界现存最古城邑之一。它位在低加坡里东北地区的边缘，却是东西两方所有大路和运动的中心点。我们不晓得大马色在这个联盟中是个积极份子还是个挂名份子，不过，任何一个有商业和军事意味的联盟，例如低加坡里，总不能不把近东的这座大城拉拢入内的。它位在圣经世界四个角落的中心，刚好在安替黎巴嫩山麓下，东有叙利阿拉伯大沙漠，实是亚非两洲间的一座繁荣互市场。从古远的时代起，它的街道就已挤满了各色的货物和人种了。大马色是五方杂处的所在，也是一切事物的中心。直到今日，它还享有这种令誉。它在低加坡里的处境，叫它对这个联盟有很大的助益，这是其他城邑所及不上的。大马色与罗马帝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它所反映的，是希腊罗马文明的最优特征。远在主前2000年的亚伯拉罕时代，它就已多次在旧约的背景中出现了。²³ 不过，它在新约中，倒没有什么突出处，只在大数之扫罗的生涯中，受过提名吧了。

加拿他是联盟的一座边城，位在大马色之南的耶布浩兰地区(Jebel Hauran)，在沙漠的边缘上。今天的坎那瓦(Kanawat)村，便是这古城的遗址。它是低加坡里驼商路网的一个接驳站，十分重要。希腊罗马时代最优良的地下遗物，很多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这城的历史实比希腊时代更古，也常常被人认为就是旧约圣经中的基纳(Kenath)。²⁴

低加坡里最古城，大概就是西古提波利吧。它位在耶斯列谷入口处，雄视着约旦河。美国宾省大学考古队在它的卫城上所进行的发掘工作，表明这城的文化，由来甚古。很可能的一件事，是它的主前3000年时就已存在了。它离约旦河约有4哩，离加利利海约有14哩，在旧约时代，称为巴珊。在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时候，巴珊是迦南人的坚强堡垒。在扫罗王死时，它与非利士结盟。直到大卫作王时，这城才落在以色列人的掌管中。西古提波利这个名字，是从西古提时代得来的，这是因为在主前632年时，这些蛮族在巴勒斯坦横行，所向披靡。今天，这古城已由对面丘陵上的贝山(Beisan)所代表了。西古提波利对约旦谷，耶斯列谷和以斯德仑平原的战略地位，叫它有从事于坚固设防之必要。它不止控制着所有进入比利亚和浩兰的大路，它也是西往地中海的一个出口。所有东方和西方的商队和军队，都打从它的城门口经过。这些特征，很足以使它成为低加坡里最重要的城邑。约瑟夫认西古提波利是联盟的首都，实不为过。虽然由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的朝圣大路打从它的城门经过，横渡约旦河而进入比利亚，新约圣经都没有提及主耶稣和门徒任何时候到通这城的事。

希波斯在高拉尼提斯南部的岬地上，俯瞰着加利利海。提比哩亚便在这湖的西岸。希波斯固不是一个小城，它的重要性却比不上附近的加大拉。今天，这古城已改称为苏西耶(Susiyeh)，是阿拉伯文翻译希腊文「马」字的意思。这是一座边城，有巩固低加坡里同盟的任务。

拉番那的位置，很不容易确定。无论如何，它是在加利利海之东30哩加大拉与大马色之间的公路上的。约瑟夫的著作中，提过迦念(Cannaim)附近称为拉番(Raphon)的一个地方，这也许是指旧约圣经的亚斯她录革念(Ashteroth-Karnaim)而言。假如这

是对的，拉番那便是在雅木河谷之北的地方了。伊荣(Ewing)却认为今天特勒尔亚沙里(Tell el-Ashary)东北11哩在那从大马色来的朝圣公路上的拉飞(Rafeh)，便是古代的拉番那。²⁵

加大拉位于比利亚区域北部雅木河之南，就是距加利利海6哩的暗基斯(Um Keis)或慕基斯(Mukeis)。施密却相信加大拉便是旧约圣经中的基列拉米(Ramoth-Gilead)。²⁶主前218年，它初次成为一座希腊式的城邑之时，它是一座坚强的堡垒，后来，在亚历山大贞尼在位时，却被攻陷，放在犹太人的治下。主前63年，庞贝(Pompey)恢复它的独立，把它与其他的自由市，一齐划入罗马帝国的叙利亚省中。在大希律在位时该撒亚古士督又把加大拉送给希律王，到希律死后，加大拉才成为低加坡里的一员。这城的许多古币，已经出土了。加大拉以三层浆为城徽，表明这内陆城也有海事方面的兴趣。这个，给「加大拉人的地方」一短语以不少的亮光，因为福音书中的这一短语过去曾引起不少的争辩²⁷(或作「格拉森」)。今天，在加利利海东岸的苦西(Kursi)或作，这沙(Gersa)村，从各方面看来，都表明它是古格拉森城的所在地。阿拉伯文的苦西，显然是从这西或格拉沙两字转变而来的。可见，所谓格拉森人(Gerasenes)之地，便指这城附近的地方而不指35哩外位在基列中心的低加坡里若拉沙而言了。马太福音的记载，乃指一个扩大了的区域而言，因为，根据希腊式的说法，这就是附城一带的区域，是属于加大拉城的城郊。同盟中的每一座城，都有照顾城郊的全责，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假如这是对的，那么，加大拉一区，便包括了加利利海南岸和东岸一带的地方了，而这一带，又恰是上文所说出土钱币所暗示具有海军兴趣的所在。

比拉在比利亚境内，西古提波利之东南。它的西边便是约旦河，与约旦河的一个主要渡头遥遥相对。今天的卡尔拔花喜

(Khirbet Fahil)，便是古代的比拉，其中的大量出土物，表明了这古城的相当重要性。希腊式的比拉，固然是亚历山大所建立的，但亚摩利式的古城，却早已在埃及王忒得模西士(Thutmosis)薛提(Seti)的征服地名单中出现了。²⁸罗马人所筑的把东方商道与地中海连结起来的大道，从城中穿出。由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的朝圣大路，也打从这里经过。提多(Titus)于主后70年毁灭耶路撒冷时，许多犹太的基督徒都避难到比拉来。

地堡的确实位置，没有人晓得，虽然一般人都认为比拉东北20哩今称为艾登(Eidun)的，就是它。若是这样，它便与亚比拉毗邻了(亚比拉 Arbela 是一座希腊罗马化的要城，现称伊尔别 Irbid)。施密却认为这个看法，太偏于东北，认为今天在那由比拉往者拉沙和基列去的公路上的艾伦(Ajlun)才是古地堡的所在地。²⁹

非拉铁非实与大马色和西古提波利一样，都属于同盟中最古之城的一类。在旧约的记载中，这就是拉巴亚扪(Rabbatth-Ammon)，它位在亚扪国的中心，历代以来，一直是亚扪的国都。多利买非拉铁弗(Ptolemy Philadelphus)深深认识它的重要，便依照希腊埃及化的方式，予以重建，改名为非拉铁非以自豪，直到罗马时代，它仍然兴旺不替。今天，非拉铁非的卫城，堆满了出土的古代废墟，而它附近的谷地上，也有很多古代街道、戏园，罗马式的浴室等遗迹，可见，作为低加坡里之一员的非拉铁非，十分重要。它位于低加坡里区的极南端，实是防卫沙漠游民入侵和阿拉伯强权的坚固前哨。这古城已成为今天的阿曼(Amman)，就是外约旦最大的城和国都。

者拉沙在比拉与非拉铁非之间的基列斜坡上。连结这些城邑的罗马式的公路，有许多支路通到低加坡里的其他城邑。者拉沙距加利利海35哩，离约旦河约25哩。这城与加大拉的属地就是在湖边的那城不同。者拉沙这个希腊化的城，在马其顿人入侵以

后很快就成立了。后来，亚历山大贞尼把它收入犹太国的版图中，者拉沙之征服，乃是要消除它那在约旦河外大力推广希腊文化的作风，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不过，当时这城的重要性却指出，在主前200年时，它的发展，已经登峰造极了。庞贝入侵以后，者拉沙和低加坡里的其他城邑都先后脱离犹太而得解放，享有自治权，只以叙利亚为宗主吧了。基督教纪元初期，这城有迅速的扩展，到了主后100至200年间，达到最高的阶段。这个时代，希腊罗马式的文明盛极一时。我们今天所有的证据，都证明这城的力量与美丽是特出的。在近东一带，我们可以找着的保存得最好的希腊罗马式城的遗物，无过于此，而者拉沙又可以算得是低加坡里的典型城邑，因此，我们就要在这里略事研究这城的构造，兼及其中的庙宇、戏园、公共浴室等。

当一个人由南方进入者拉沙时候，希腊罗马化城邑的两个特征便呈现眼前。第一，是凯旋门。通常，这凯旋门是城墙的一部分，或在城内的广场中，像在罗马那样，或在其他显著的地方，像在巴黎和柏林那样。在者拉沙呢，事情却有点不同，它的凯旋门虽也在入城的要冲中，却离城墙有1500呎之遥。在凯旋门的左边，有第二特征，即竞马场，作为竞赛与比武之用。者拉沙的竞马场，也许包括了一个水战剧场在内，好叫爱好水陆竞技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有个好去处。城的本身，有墙围着，墙的圆周，长约二哩半，四角有城楼作防守和警备之用，共有八个城门。城内的设备，可供六万居民之需。此外，每一座这样的城，都有一大片城郊地区。城的中心，有柱廊通过，就是大街。这样的大街，其堂皇华丽处，实是与我们今天所有的媲美。它由北到南，长约1哩，用石灰石铺砌好，仍然保存着二千年前战车经过的痕迹。在街道的两旁，有多利式的(Doric)或哥林多式的(Corinthian)柱廊，漂亮地排列着，也有柱顶线盘(Ientablatures)连贯着。另有

两条街道，是横过这大街而与它成直角的，表明了城邑设计和装饰的匠心。城中的庙宇，当然是为供奉各个异邦的神明而建立的。其中的很特出的两个，一是希腊罗马众神之首犹皮得(Jupiter)或称丢斯(Zeus)的神庙，一是阿底米(Artemis)或称底安娜(Diana)的神庙(以弗所的阿底米神庙，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很显明地，阿底米是者拉沙的主要神明。她的庙便建在城内最显要的地方，前面建有从大街而来的宏大入口(Propylaea)，就是今天在重建中的。

在基督教的早期世代中，这些庙宇，都被基督教的教堂所超越了。这些教堂，现在已发现有五个，其中以主后492年左右的提阿多教堂(Church of Theodore)为最重要。作为低加坡里各城的装饰的。除了庙宇以外，还有戏园，者拉沙人在城人建有两处集会和娱乐的地方(竞马场是在城外的，即北戏园和南戏园)，直到今天，都保存得很好。当然，这些戏园是露天的，只有一些遮闭阳光与雨水的设备吧了。作为罗马式城邑特征的公共浴室(Thermac)，设在城之东北近水道的地方。最后公会场(Forum)，就是商业和娱乐的中央集合地，设于城的入口处。在形式上，这是半圆形的，有爱奥尼亚式(Ionic)的石柱56条作为装饰，地面全用石块铺成。这个保存得很好的公会场，现在已由外约旦的古物部联同耶鲁大学和大英博物馆予以重修了。

在结束本段关于低加坡里的讨论之前，我们还要提及其他的七项特征。第一，低加坡里在大希律未死时，还没有成为一个有作用的组织。但在主耶稣传道之时，它都已旺盛起来了。在根本上，它是一种反闪族的同盟，其目的在于维持在外国的希腊罗马式的生活与组织。它不止要反对约旦河这边的犹太人，也反对任何地区的闪族人。因它南北两面都容易受到从沙漠而来的阿拉伯游民的入侵，它的组成，自然是在于保守希腊罗马式的文明之免

于危亡。第二，从政治上讲，这些城邑都是自治而独立的，但这些权利都不是绝对的；换言之，它们最后还得听命于叙利亚的总督。不过，它们有自己的宪法，有自由集会之权，也自负立法和行政的责任。在另一方面，低加坡里每一成员的福利，又与其他成员的福利，切切相关。可见，这是独立城邦的一种联盟，是以希腊人的城邦观念为依归的。因此，每一个城邦又要以保护附城各乡镇的福利为己任。第三，这个联盟在经济方面，实行盟友在贸易上的互惠；一致提高关税去排挤外人和外货。

第四，低加坡里的军事同盟，也值得注意。各城固然守望相助，攻守一致，也一同受命于罗马，供应罗马的兵源和军需。第五，在宗教的事上大家也有联系；希腊罗马的神和女神，不论高下大小，充满各处。祂们庙宇之多，正足以证明希腊罗马的众神，是如何泛滥在近东的最远角落。第六，各城之间的交通，因有罗马式的公路网，非常迅速方便。今天，为时虽已相隔两千年，这些路基仍然有不少是容易找得出来的。罗马人实在不止筑了路，并且在路上设了防，所以每一条公路的任务，也在于维持治安。罗马人就是用公路去推行他们在这个广漠国土上的旨意的。最后，流行在整个低加坡里区域的，是希腊语文。加大拉、者拉沙、非拉铁非，希波斯等各城的人，都用希腊语交谈，这是亚历山大送给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外约旦的礼物。

不错，圣经毫无主耶稣或使徒们访问过这些城邑的记载，但圣经提到祂在低加坡里的话，提醒了我们一些非我们所惯于思想的事。我们很可以确实相信，在福音广传的时候，这个伟大的区域，是不会受忽视的。

第十一章 注释

- 1 马加比书八 18。
- 2 Blunt, *Israel in World History*, p. 112.
- 3 约瑟夫, *Antiquities*, XV, vii, 3 (217).
- 4 同上, XV, x, 1 (343).
- 5 约瑟夫, *Antiquities*, XXVII, viii, 1 (188, 189).
- 6 只在太二 22 有提到。
- 7 路三 1；另参太十四 1-10；路十三 31，二十三 7-12；可八 15；徒四 17。
- 8 该撒革老丢在位时（主后 41 至 54）所发见提比留的银币，系以建城第 33 年为记，可见此城至少是在主后 21 或 22 年建立的了。
- 9 约瑟夫, *Antiquities* XVIII, v, 2 (116-119).
- 10 路三 1。在新约中没有其他提及希律腓力的地方了，虽然主耶稣在凯撒利亚腓立比和在黑门山上显像时是在他这个分封地的范围内。
- 11 约瑟夫, *Antiquities*, XVIII, i, 10 (237).
- 12 徒十二 1-23。
- 13 约瑟夫, *Antiquities*, XIX, ix, 2 (363).
- 14 同上, XX, v, 2 (104); XX, vii, 1; Wars, II, xii, 1.
- 15 徒二十五 13，二十六 12。
- 16 太四 25；可五 20，七 31。
- 17 Pliny, *Histoia Naturalis*, V, xviii, 74.
- 18 徒九 2-27，二十二 5-11，二十六 12-20；加一 7。
- 19 太八 28。
- 20 可五 1；路八 26。其他抄本作「佐治森」Gengenes。
- 21 太四 25。
- 22 约十二 20。
- 23 创十四 15，十五 2。
- 24 民三十二 42。
- 25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dia in loco*.
- 26 Smith, *The Historical Georgraphy of the Holy Land*, p. 602.
- 27 太八 28。
- 28 这是迦纳克(Karnak)神庙的碑记。
- 29 Smith, *The Historical Georgraphy of the Holy Land*, p. 598.

第十二章

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的巴勒斯坦地名

259

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路八1）

本章论及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的地名时，会把重要的城邑，分作两批。第一批包括旧约时代的地方。它们的历史，是与以色列人所攻取的迦南同样长阔的。不过，也有几个例子，叫我们有理由把这些早期居留地的日子，放在希伯来人进入之前。请注意，这些城邑当中，有一些固然早在基督教纪元之前就已消逝了，有一些却仍在继续活动中。第二批的新约城邑，是在犹太人被掳归回后希腊罗马时代中出现的。旧约圣经虽然没有提及这些地方，其中有几个也许会起源于较早的一个时期。

假如我们对准这两批城邑，按次加以查考，注意每一个地方的地理位置的话，就会对于主耶稣、门徒们，和使徒们在基督教运动初期所作的最早接触，有个深刻的印象。人们通常固然以为主耶稣足迹所到之处，不出巴勒斯坦之外，却很少人知道，他在世传道期内，他所实际到过的地方，毕竟少到什么地步。例如，福音书只记载他由耶路撒冷和南部高原附近，突然到达五方杂处的加利利北部，然后往东北方的巴珊高原和约旦河外的基列去，总没有达亚嫩河附近人口稠密摩押所在地的南方，福音书既没有提及迦密山南的海滨地区，也没有提及巴勒斯坦南部希伯仑、马利沙，别是巴一带人口繁多的所在。连耶路撒冷之南6哩的大卫城伯利恒，我们也无法确知主耶稣或使徒们究竟有没有到过。

在另一方面，使徒行传的记载却表明，中部高原南北两方的藩篱，不复存在了。在这记载中任何人都可以看见海滨平原与基督教的广传有密切的关系。这是指非利士平原、沙仑平原，和迦萨、阿琐都、约帕、吕大、安提帕特、凯撒利亚，及迦密山之北的多利买等繁盛城邑而言。福音传遍北国古城撒马利亚的记载，也是使徒行传中的一件大事。示剑在司提反的演辞中虽有提及，圣经却没有明说福音传到亚伯拉罕和雅各的这个寄居地。最后，对于作为族长时代特出城邑的希伯仑和别是巴，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都没有片言提及。

在本章的讨论中，我们要把这一切的城邑和地方予以分类的叙述，才可以化繁为简。因此，我们的讨论次序，乃是这样：第一，论福音书和旧约圣经所同有的巴勒斯坦地名；第二，论使徒行传和旧约圣经所同有的巴勒斯坦地名；第三，论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的新城邑；第四，论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所提及的地名。

论福音书和旧约圣经所同有的巴勒斯坦地名

这一批地名所包括的，有下到各处：以法莲、伯利恒、耶利哥、耶路撒冷、拉玛、所多玛，和蛾摩拉。这名单虽短，却很有意义。除了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主要的宗教、社会、政治，以及经济中心，要在下列各章中详加叙述以外，我们就依照这个次序，逐一予以论列。

以法莲是主耶稣离开耶路撒冷附近之时所要退去的地方。约翰说它在旷野，¹ 但它的确实所在，已不可考了。在南北分裂为两国时，亚比雅从耶罗波安手中把它抢了过来，可见它有相当大的重要性。² 不过，在新约时代里，它对犹太诸城有什么关系，我们却不大知晓。今天，在伯特利东北 4 哩的埃特泰伊伯(Et-Taiyibeh)，大概就是它的原址。主耶稣受试探时，也很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

伯利恒是尽人皆知的了。³ 它是巴勒斯坦最有历史意味的地方之一，从族长时代到如今，它就有许多连绵不绝的传说。它位在犹太山地上，北距耶路撒冷 6 哩。这个名字是「粮食库」的意思。拉结的儿子便雅悯，便是在伯利恒的入口处诞生的。在这个地方的附近，有波阿斯和拿俄米，摩押女子路得，也到这里来与耶和华的子民在一起，以致她成为耶西、大卫，和主耶稣的先祖。⁴ 主耶稣就是在这座大卫之城里从马利亚生的。⁵ 今天，这城仍然屹立在一个小山岗上，雄视着当年牧羊人看守羊群的牧场，人口约有 12000。在伯利恒的中央，有一座圣诞教堂。这也许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基督教建筑物了。这原是主后 330 年康士坦丁帝下令建筑的，就建在当日传说上的基督诞生之地上。在这大教堂的一角，有个小讲堂，是纪念耶柔米的。据说，从前，他在这里翻译希腊文和希伯来的圣经，这是他那拉丁文武加大(Vulgate)译本之来由。伯利恒的东南有一座锥形小山，高出大希律的行宫之上。这是他战胜犹太人的纪念物。行宫附近，另有希律的陵庙。我们无法证实主耶稣和门徒们的服务，包括了伯利恒，也不晓得福音曾否在祂的诞生地传扬过，除了天使报讯一事之外。

其次，耶利哥，旧约的棕树城，⁶ 在耶稣在世时，也是希律王的行宫所在地。耶利哥旧城，自从它的城墙在以色列人跟前倒塌后，一向都是荒芜的，直到伯利恒人希伊伯把它重修起来的时候。⁷ 希伊伯的耶利哥城，毫无矫饰之处，虽然这城一直继续到犹太人被掳与归回的时候。希律时代的耶利哥城，不建在旧城之上，却建在距旧址西南 2 哩往犹太山地去的一个主要入口处。城的西陲，有克特河(Wady Kelt)，这也许就是古时的基立溪，即以利沙受乌鸦供养的地方。⁸ 这溪之东的整个平原，都给一片废墟所遮盖了。耶利哥距约旦河约 6 哩，是巴勒斯坦中部所有公路与基列、摩押，和东方相接的所在。由加利利经比利亚往耶路撒冷

去的朝圣公路，就在这里经过。这城在福音书中，被提说过六次。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与撒该、巴底买，和那良善的撒马利人联想在一起的记载。约瑟夫说，大希律是死在耶利哥而葬在希律宫的。¹⁰ 最后，十字军时代的耶利哥，位在罗马式的古城之东，就是今天埃力加(Ericha)城的所在地。

拉玛是与伯利恒城的婴儿受屠杀连在一起的。¹¹ 这个名字，是高地或超卓的意思。旧约圣经中有六座同名的城，所以它的确实地址，几乎无法辨认。也许，主要的拉玛城，是在便雅悯境内。今天，一般人都相信，基比亚比罗公路上的耳琳(Er-Ram)丘陵，就是拉玛古城的所在地。不过，这一说是有困难的，尤其是它与耶路撒冷南6哩伯利恒城传说上的拉结墓，相距太远。但是，反对以耳琳为拉玛的主要理由，却在于旧约圣经撒下12的一句话，说当扫罗由拉玛往基比亚(耶路撒冷之北4哩)去的时候，曾经过便雅悯边境靠近泄撒的的拉结墓。¹² 有人认为这一说既有这困难，就以伯利恒对面的贝特朝拉(Beit Jaula)城为泄撒的原址。即使这样，问题也仍然没有解决，因为这样一来，它的地点仍在犹太，不在便雅悯。我们根据创世记所说，不妨以伯利恒的入口处为拉结墓的所在地，这样会较为稳当，虽然拉玛的地点何在，仍然无法解决。¹³

最后，福音书所提及的古城，还有谜样的所多玛与蛾摩拉两处(耶路撒冷留待后论)。这两城是提到加利利的不悔改之城的时候被提到的。¹⁴ 确址何在，从来就没有人鉴定过。学者的意见，倾向于死海东南隅的一个地点，虽然死海西北和西南方面，也有人提过。又有人认为所多玛与蛾摩拉两城，是在死海的海底，再也没有复现的可能。本书作者原没有什么理论要提出来请教读者的，不过，从圣经讲到这两城的经文看来，显然地，这两城的地点，是在死海附近外约旦的一个所在，很可能在偏东北的某个部

位。罗得和女儿们便是向着这一带的山岭逃命的。后来，这整个区域，都给他们的后裔亚扪人和摩押人住满了。¹⁵ 圣经说，亚伯拉罕住在迦南地，但罗得却住在平原的城邑；又说，罗得往东去，渐渐挪移帐棚，直到所多玛。¹⁶ 在这里，请注意，佛兰西斯派的天主教学者们在死海东北端所发掘出来的废墟是相当广大而为时甚古的。许多人相信，所多玛与蛾摩拉，毕竟是复现了。

论使徒行传和旧约圣经所同有的巴勒斯坦地名

使徒行传所提及的旧约地名中，有一些是很古旧的。其中的两个，亚实突和迦萨，可说是古非利士两坚城的留存，值得注意。亚实突即行传中的亚琐都(今天称为伊士突Esdud)，就是论及腓利的传道工作时提到的。¹⁷ 这城建在非利士平原中，在迦萨的东北18哩左右。古代埃及人的记载，也有这城的名字。旧约论到约书亚的战役和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时，曾多次提到它。¹⁸ 这城可说是一直经历了旧约、马加比，和基督教等几个时代的了。同样，非利士的第二古城迦萨，新约只提过一次，就是在讲到腓利和埃提阿伯太监的时候。¹⁹ 这城临近地中海，距海岸约有两哩。通往埃及的大商路，在这城里穿过，由这里往南巴勒斯坦各地去的公路网，也四通八达，迦萨既然濒海，对于海事，自然极感兴趣，但因缺乏真正的港口，所以在这方面，到底没有什么成就。迦萨像大马色那样，以所处的天然位置取胜。旧约里提及与它有关的事很多。²⁰ 它交通方便，因而可说是居在万事的中心。它的水源充足，地土肥美，所以又是自给自足的。它是非利士五城联盟的一员，给亚历山大包围了两个月，终不免于陷落。在希腊罗马时代中，这城对于这个新文化的推进，可谓不遗余力。在新约时代里，今天，这城的位置，比古代的城，可能较为近海一点。可见，「往那从耶路撒冷下迦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这节聚众纷纭的经文，²¹ 藉此得以澄清了。这必是指

一个被弃的地点而言，因为在耶路撒冷与迦萨之间，实在没有什么旷野。无论如何，腓利是在非利士平原和迦萨的附近，与埃提阿伯的太监相遇了。

旧约圣经最饶兴趣城邑之一的约帕，在使徒行传中，提过十次。²²这是一座极古的城，在埃及史的初期，已驰名天下。在亚玛拿书信集时代中，它出现过。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到耶路撒冷于主后 70 年被毁时，它也常被提及。

约帕虽先后与腓尼基人和非利士人发生过关系，但与以色列人，在旧约时代中，却从来没有什么重大的交往。它与巴勒斯坦其他海滨城邑那样，欠缺天然的港口。旧约「浮海运到约帕」一语，是与事实相符的。黎巴嫩的香柏树，是运到这里起御，作为所罗门建殿之用的。约拿是从这里搭船往他施去的。在罗马时代，这里也叛乱频仍，反对罗马在巴勒斯坦的专制。今天，约帕仍然是南巴勒斯坦的一个濒海据点，是通往耶路撒冷的门户，但是，不久它必会给那在迦密山下的海法(Haifa)所越过，因为海法的宏大港口，已经建妥了。巴勒斯坦的这个通都，街道狭窄，五方杂处，以致西门彼得对于自己的新信仰，有个世界性的异象，就是他不久要在凯撒利亚向哥尼留宣讲的。约帕是多加和硝皮匠西门的家乡。他的家便在海边。今天的制革所，仍然满布在海滩上，叫许多皮革，受海浪的神冲洗。城的本身，风景幽美，所据之地，高出地中海125呎。由叙利亚贯通沙仑平原和非利士平原南达埃及的公路，就打从这城经过。在一切的事上，它都是重要的，在东西两方的军事上，更不用说了。

吕大在沙仑平原之南端，只出现在使徒行传里。²³这城在归回的犹太居留地之西北角，与贴近的约帕同在埃及与米所波大米之间的国际大道上。马加比族的老家慕典(Modin)在城的前面，而平原上的以马忤斯，却在它的东南。这整个区域，都在亚雅仑谷

和下伯和伦隘道的入口处。使徒行传只在提到彼得与以尼雅的时候，才提及吕大；在旧约中，它就是归回者名单中的罗德(Lod)，²⁴今天，这城的名字是吕德(Ludd)，可说是实际上一样的。

多利买这个新名字，实是古腓尼基人的亚柯城(Accho)，就是约书亚分给亚设支派的。²⁵它虽地临地中海，却欠缺天然的港口，以致历代以来，无法取得商业上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它南部的海岸，突然缩入，构成一个半圆形，远达西南 15 哩迦密山麓的海法。由海法往亚柯去的路上几哩的地方，有流入地中海的「古河」基训。多利买在新旧约圣经中都没有什么特出处，但在十字军的眼中，它是巴勒斯坦沿岸最重要的一个海口。十字军曾费上十万人的代价去保有亚柯呢。1799 年，拿破仑也在这里为英土联军所阻。在近代，亚柯人口逾 15000，仍算得是一个要城。新约只提过这城一次，它就是与保罗最后一次往耶路撒冷去之时所经过的。²⁶

撒马利亚一名，在使徒行传里只出现过三次。²⁷在旧约时代，这城虽相当显赫，它在以色列人的城邑中，却是较年轻的一个。亚哈的父亲暗利利用二他连得的银子(约合美金四千元)，把它从撒玛手中买过来，加以建设。撒马利亚这个名字，是「水塔」的意思，倒也与地势实况相合。站在撒马利亚之上，不止可以看见 300 呎下的一大片平原美景，还可以看见 23 哩外地中海岸的白沙。撒马利亚定为北国的国都后，这「以法莲的头」，便大事设防，成为一个踵事奢华民族的中心。近年来哈佛大学考古发掘队发现了它古代君王的象牙宫和大酒窖。于是撒马利亚的重视，得以进行。它于主前 722 年被毁后，就由巴勒斯坦的其他城邑，抢先一步，直到大希律把它恢复过来，予以重建，媲美耶路撒冷。也许，在希律的心目中，撒马利亚既有凯撒利亚在望，作为一个港口，就要比耶路撒冷优越了。可是，这个计划，从来没有

实现。希律给这城的名字是色比斯得(Sebaste)。这是奥古士督的希腊文译名，意思是要纪念这个皇帝。撒马利亚古代光荣，已经过去，今天，在原址上仍然存在的，只是一条称为色巴斯得耶的村庄而已。

使徒行传唯一提到示剑的地方，是在司提反的演辞里。²⁸福音书没有提到示剑，只提到附近的叙加城罢了。示剑在主耶稣在世传道期内，地位相当重要，在约瑟夫的著作中，称它为马波大(Mabortha)。²⁹维司帕先征服巴勒斯坦后，示剑改名尼亚坡里(Neapolis)，就是今天阿拉伯文的尼布勒斯(Nablus)。使徒行传所提到的话，不大清楚，因为旧约有好几处的经文明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葬在麦比拉洞里，就是亚伯拉罕在希伯仑从赫人那里买来的。³⁰不错，约瑟夫的尸体，葬在示剑，就是在雅各所预备的一块地中。³¹关于这一点，福音书的记载，倒证实了雅各所买的地的确实所在。³²可见，在族长的故事中，示剑是一个极受尊崇的地方，与以色列的历史，有不断的关联。但是，示剑的历史，还可以再追溯到早期的迦南时代，甚或到主前二千年时，亚伯拉罕寄居在它的附近，把他在迦南的第一座坛建立起来的时候。

后来，雅各也在这样逗留过，把摩利平原的一块地买下，并把现在仍然以他的名字来称呼的大井挖好。在约书亚征战迦南期间，以色列人在示剑集合，从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的山坡上，多方温习法律上的祝福与咒诅。约书亚的临别赠言，就是在这里发表的。罗波安与耶罗波安也在这里把所罗门的国王分裂为二。初起示剑，是北国的首都，后来是因另有一个更坚固的地方才放弃的。撒马利亚被毁后，示剑成为撒马利亚人的一个主要中心。所谓撒马利亚人，实是亚述人与以色列人的混种，流传到今天的，只有200人左右吧了。他们都住在那布勒斯撒马利亚人的居留地

中。示剑之上，有基利心山。这是撒马利亚人的圣山。根据他们的传说，圣经记载中的许多大事，例如亚伯拉罕献以撒一举，就是在这里发生的。亚历山大大帝所建，后于主前129年被许尔堪(Hyrcanus)所毁的庙，也以这山为庙址。撒马利亚人在这圣山上只遵守摩西律法中的三个主要筵席。例如，逾越节的遵守，就是完全根据摩西的教训去做的。其他一切的节期，也遵照摩西五经的规定去实行，原来摩西五经，是撒马利亚人所唯一接受的希伯来经典。主耶稣与撒马利亚妇人谈道所在的雅各井，就在基利心山的山麓。今天的阿斯卡(Askar)城，从各方面看去，就是叙加，在雅各井西北四分之三哩的地方。叙加的近郊，便是传说上的约瑟基所在地。³³最后，古代的示剑，很可能是在那布勒斯东2哩谷地的进口处贴近今天巴拉大(Balata)的居留地。这个名字，叫人想起雅各在橡树底下藏神像的事。³⁴可见，在两山之间的示剑，正在由北到南的大道上，距耶路撒冷约40哩的地方。

福音书与使徒行传中较为新近的城邑

我们现在看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的其他地点，便会觉得讶异，因为它们当中，大多数是较为新近的，大概起源于希腊罗马时代的初期。为便利起见，请依照它们字母先后的排列，一一予以论述如下。

第一，哀嫩(Aenon)。这是最难辨认的一个地方。³⁵有人说这是犹太的安卡林(Ain Karem)，或撒马利亚的撒冷，甚或约旦河流域的安法拉(Ain Farah)，真是众说纷纭。其实，它不在撒马利亚，更不在示剑和叙加的面前，这是大家所唯一同意之点。耶柔米认为哀嫩必在西古提波里之南八罗马里扫鲁米亚(Salumias)的附近。显然地，这是不错的，虽然确址何在，无人知晓。这是一个多水之地，这个条件，倒是撒马利亚冈陵水泉所充分具备的。

安提帕底(Antipatris)，只在使徒行传中出现过，³⁶是一个不大为人所知悉的地方。使徒行传记载兵丁押送保罗由耶路撒冷往凯撒利亚去的事上，只把它轻提一过罢了。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耶路撒冷与凯撒利亚这个口岸之间的中站。不过，根据希律粉饰自己所有的文化城的政策，特别是他那粉饰纪念亲友的城邑的政策，我们可以猜想到，安提帕底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地方。今天，沙仑平原中的古勒拉斯尔安(Kulat Ras el-Ain)废墟，在各方面看来，就是从前这城的所在。在约帕之北 5 哩流入地中海的那尔欧亚河(Nahr Aujah)，便是起源于此的。

约瑟的祖家亚利马大城(Arimathea)，³⁷虽然有人依附传说，认为就是沙仑平原中的蓝理(Ramleh)，其原址却一直无法确定，而蓝理云云，也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这城是主后 716 年苏里曼哈里发(Caliphi Suleiman)所建立的。另外有人以为亚利马大的原址是基比亚与比亚(Beeroth)间公路上的耳林(Er-Ram)，或今天有古城城基的蓝玛拉(Ramallah)。这些远远相隔的地点，反把问题越弄越复杂了。我们相信，这城是在犹太境内，犹如蓝理、耳林(拉玛)，或蓝玛拉是在犹太境内那样。

伯大尼、马利亚、马大，和拉撒路的村庄，在橄榄山的东坡，离耶路撒冷约 2 哩。³⁸今天的尔亚沙利雅(El-Azariych)，即拉撒路之城，是它的原址，有耶路撒冷与耶利哥间的公路通过。伯大尼不见于旧约，却在福音书中，常与主耶稣的服务连在一起，例如祂叫拉撒路复活，在长大淋疯的西门家吃饭等。在受苦周中，祂常到这里来。今天，这城传说中的地点，虽有好几个，却没有一处有任何可资作证的東西。不过，伯大尼就是拉撒路之城，主耶稣就在这城的西部升天，这倒是一件无可置疑的事。³⁹

伯法其(Bethphage)即「嫩无花果树之家」的意思，在伯大尼附近。罗马人所筑的由耶利哥往耶路撒冷去的公路，打从这里经

过。福音书中有三卷提到它。⁴⁰有人认为伯大尼东南的亚步地士(Abu Dis)村为旧日的伯法其，这个看法，可说不是随便的猜想。马太福音把它放在橄榄山中，马可和路加却把伯大尼联在一起，都在橄榄山上。两城并提的先后次序，暗示伯法其实在较为重要。犹太人的传说，也以伯法其比伯大尼大。有人以为伯法其是一个又城又乡的歇息站，是专为那些耶路撒冷去朝圣的人而设的。

伯赛大在福音书中，被提过七次，都是指一座城而言的。⁴¹但若要把这些经文调和起来叫它们一律指一座同一的城而言，却显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尽管许多人已经这样尝试过了。虽然大家都一致认定，加利利之东北，有一座称为伯赛大城，却没有几多人肯承认在约旦河之西也有一座伯赛大城。不过，反对这个见解的人，是不能以约翰的记载为根据的，因为他清楚指明这是加利利的伯赛大，就是安得烈、彼得，和腓力的家乡。⁴²马太与路加把伯赛大与耶稣所指谪的加利利其他两城同列，可见约翰的话，得着证实了。

不错，约瑟夫提到自己作总督的辖地时，讲及两个加利利，也提到高拉尼提斯的西流古和甘马拉二城，都在他的治下。⁴³不过，约瑟夫在自己著作稍后一点的地方，已较为切实地把加利利叙述一过，指出加利利有上下之分，也把加利利海旁的东部和西部约旦区域，清楚分别出来了。⁴⁴耶稣在世之日，约旦河西的地方和加利利海，是属希律安提帕的，以提比利亚为首都，而东部一带，即伯赛大，甘马拉和西流古的所在地，却是希律腓力所管的，他是土耳其、特拉可尼，和高拉尼提斯等地的分封王。⁴⁵并且，素以准确见称的路加，也特别指出这后者之地的一部分为「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⁴⁶马可说施浸约翰死后，主耶稣就是从希律安提帕的地方(即加利利)，退到旷野去，就是祂后来给五千人吃饱的所在。⁴⁷我们把主耶稣给五千人吃饱

的地方放在约旦河东伯赛大犹利亚的附近，实在毫无困难。这事以后，祂立即打发门徒往对岸的伯赛大去。⁴⁸可见，这是加利利的伯赛大，又是革尼撒勒之地，就是在加利利海之西北端的，已有进一步的证明了。⁴⁹

最后，我们把加利利海西岸伯赛大的位置找出来的时候，马可有话讲及主耶稣和门徒离开大马努他(马加舟)，往湖的彼岸(东岸)去，到达伯赛大，然后进入凯撒利亚腓立比的事。⁵⁰可见，根据这些经文所说的内容，所谓伯赛大，实在有两个，一个是伯赛大犹尼亚(Bethsaida-Julias)，另外一个就是加利利的伯赛大。照约瑟夫所说，伯赛大犹尼亚是在下高拉尼提斯加利利海上端的约旦河边。⁵¹今天，埃特勒(Et Tell)雪花岩的废墟，便是它的原址。这城是希律腓力所建，称为犹尼亚，是纪念该撒的女儿的，⁵²建筑华美，人口繁多。它的南边，平原广阔，是主耶稣给五千人吃饱的所在。在另一方面，加利利的伯赛大在那里，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不过，我们却不能因此就以它为不存在的。它在加利利海边迦百农的附近，这是一定的。伯赛大一词，是「渔人之家」的意思，有个露天的碇泊所。有人以为今天的安他泊加(Ain Tabgha)是它的原址，却欠缺充分的证据。圣经把伯赛大与迦百农和哥拉汛同列，可见它不是一座无足轻重的小城。迦百农和哥拉汛原址的发现，只不过是近年来的事。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伯赛大的所在，也会与它的姊妹城有个分晓，这是读者注意的事。

其次要说的，是濒海的凯撒利亚。使徒行传提及它达十五次之多。⁵³它是大希律的一种创作，用来纪念奥古士督帝的。城的基础，原是古代的司都拉敦海角，所以它也许与腓尼基人有关。不过，凯撒利亚在还没有给希律建成巴勒斯坦的一座美城之前，一直没有什么重要性。他的意思，无疑是要使这座作为全国中心的新城，超越耶路撒冷，也要使这商港优于约帕。实际上，

这两个目的都很快地达到了。不过，经过时间的考验以后，那两座旧城仍然保持了历代的令誉。在约瑟夫的著述中，希律所建的凯撒利亚，是堂皇华丽的，有城墙围着，离海岸约3哩，东西两边都有大门。在这个区域内，一切希腊罗马式之城的特征都具备了，例如，戏院、跑马场、公共浴池、庙宇，铺石的街道等。城中的水供，是透过水管，得自附近的那尔琐加河和30哩外的迦密山。不过，凯撒利亚的主要光荣，却在乎它的宏伟港口，就是希律费了巨量的金钱所建设的。

在约瑟夫的笔下，凯撒利亚很可以和雅典的派拉攸(Piraeus)媲美。⁵⁴最后，使徒行传中的凯撒利亚，叫人常常想起传道者腓力的劳苦，哥尼流与西门彼得，亚基帕王的可怕之死，和保罗到这里被囚二年之久的事。保罗就是在凯撒利亚向腓力斯、非斯都，和亚基帕二世申诉的。罗马兵把他从这里解到罗马，在尼禄帝面前受审。路加在严密考查耶稣在世言行的事上，也以凯撒利亚为经常出入之所。犹太人作叛以致耶路撒冷于主后70年被毁时，这城所担任的角色，非常显著。它距约帕30哩，撒马利亚23哩，耶路撒冷约65哩，所以，在约旦河西的地区上，它是四通八达的。今天，这城虽仍叫做凯撒利亚(英文Kaisariyeh)，它的光荣已一落千丈，到巴勒斯坦来朝圣的人，也很少特别跑来观光的了。

凯撒利亚腓立比(Caesarea-Philippi)，我们不要把它与上文所说濒海的凯撒利亚混为一谈。福音书只提过它两次。⁵⁵这是主耶稣在世工作时所到过的最北地点。这城虽并在希律腓力的辖境内，他也给它一个新名，它却建立在黎巴嫩的一个最古旧的城基上。也许，旧约所记，约书亚在米伦湖边把耶宾联盟打败叫迦南人逃到米斯巴去的事，就是关乎这城的最早纪载了。米斯巴在凯撒利亚腓立比的附近，就在一般人认为今天的巴尼亚(Banias)之北

那座城堡山的所在。有人以为凯撒利亚腓立比的旧址，就是当日但族人由示非拉和非利士平原向北徙迁后在黑门山下称为但的那个居留地。这一说，不是毫无根据的。常人总以为特勒尔加地便是但，不过，仍以认它为凯撒利亚腓利比较为合理。⁵⁶ 在这里，史哥柏司(Seopas)于主前 167 年把安提阿古以比凡尼(Antiochus-Epiphanes)的军队打败，控制了整个地区。后来，大希律把城大事修饰，建立了一些丘坛。希律死后，腓力把它重修起来，献给该撒奥古士督。因此，历代以来，它有如下的种种名称：但、米斯巴、潘、潘尼亚、潘尼堡、凯撒利亚腓立北，和今天的巴尼亚。

它位在黑门区域最美风景区之一。这是黑门山的西南麓，众水由山麓涌出来的声音，在城内到处都得见。约旦河的一个主要源头，就在这里。在上头山城的壁龛中，有异邦人的神像和罗马皇帝的像，有希腊文的碑文，说明他们每一个是谁。主耶稣曾问门徒：「人们说我人子是谁？」这句话，也许是由这些石像所引起也说不定。在其中的一个高峰上，主耶稣曾与那两个天上来的贵宾谈论祂快要在耶路撒冷离世的事。登山变像一举，无疑是在这个地区中发生的。从大马色来的大路，打从凯撒利亚腓立比往南方去。主耶稣与门徒最后一次经过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就是由这条路去的。

加利利的迦拿(Cana)，是在从拿撒勒往提比哩亚去的路上约 4 哩的地方。这是拿但业的家乡，也是主耶稣第一次行神迹的所在。这城虽建在下加利利小山的山坡上，位置优美，却没有引人入胜的吸力。在这里的各个教堂，都有表示主耶稣到过这地的证据。不过，今天的加非里肯拿(Kafre Kenna)，是否就是昔日的迦拿，倒是一个问提，因为有人主张昔日的迦拿应在提比哩亚附近哈丁的左右。这些，当然还没有定论，迦拿之上偏西的地方，是先知约拿传说上的家乡迦得晓弗(Gath-hepher)。假如迦拿

是加利利海往西去的公路上的话，那么，主耶稣常往迦拿去，倒是很有可能的。约翰福音提及这城，计有四次。⁵⁷

福音书提到迦百农，有十六次之多。这是主耶稣在拿撒勒被厌弃之后的总部所在地。从前有人主张迦百农是今天的特勒含(Tell Hum)，也有人反对这一说。这个争论，现在可算是结束了。事实上，以罕民耶(Kban Minyeh)为罗马时代的迦百农这一说，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从这个地方出土的东西，没有一件是罗马时代的遗物，而特勒含的情形，却完全不同。它不止在位置上满足了一切的条件，并且，这废墟的一切出土物，都表明它原是罗马时代的一座有相当重要性的城。特别饶有意味的，是那现在还在还原中的犹太会堂。虽然所有的考古学者，都一致认定这会堂至少也是主前 150 年的产物，一切的迹象却指出，这个，很可能就是那百夫长为犹太人所建的会堂，也是主耶稣在其中讲道的会堂。罗马百夫长把这堂送给犹太人这个事实，似乎在暗示着说，在迦百农的外邦人，远比犹太人为多。会堂的建筑，是希腊罗马化的，加上一些希伯来式的和外邦式的混合象征。会堂的正门向南，正对耶路撒冷。迦百农位在加利利海的北岸，正是水陆贸易的一个中心。从大马色来的公路，很可能从城中经过，叫它成为全程中的一个大中站。迦百农又是一个军事和政治中心，因为，不止罗马百夫长驻在这里，连税吏马太，也在这里收税。迦百农的人口究有多少，我们无从知晓，只知它是加利利的一个要冲，比起希律安提帕的首都提比哩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城是受治于安提帕的，距提比哩亚约 10 哩。

哥拉汛(Chorazin)与伯赛大和迦百农一样，是加利利诸城中有机会悔改却不悔改因而遭受谴责的一座城。⁵⁸ 关于这城的详情，我们无法知晓，虽然圣经把它与迦百农与伯赛大同列，就已表出了它，特出的重要性。试看一看关于哥拉汛的经文，就知它

有一个时期是在主耶稣或门徒们工场的范围内的。今天，卡拉锡(Kerasesh)出土的废墟，似是哥拉汛原址。假如这个辨认是正确的，迦百农与哥拉汛之间的距离，不过2哩左右，这也就与耶柔米所说关乎这两城的话相合了。也许，哥拉汛的犹太气味，比迦百农为浓厚，也较近正统。卡拉锡出土的会堂废墟，却比不上迦百农出土的有那么浓厚的希腊罗马气味。在另一方面，作者却在其上见过不少石刻的希伯来字。哥拉汛有古道通湖滨区域，这古道就在那里进入由北而南的干线去了。

革流巴和他同伴的家乡以马忤斯(Emmaus)，距耶路撒冷约7哩。⁵⁹这个地方，旧约圣经从来没有提过。有人以为这就是今天沙仑平原上的以马忤斯(Emmaus或作Amwas)，又有人以为那由耶路撒冷往约帕去公路上的古龙尼耶(Kuloniyeh)才是，也有人认为古米斯巴附近的尔古贝别(El-Khubeibeh)才对。沙仑平原中的以马忤斯距耶路撒冷22哩，决不是路加所说的地方，这是确定的。古龙尼耶距耶路撒冷只四哩半，又嫌太近了。根据路加所说，以马忤斯距耶路撒冷不过7哩左右。约瑟夫说，耶路撒冷被毁后，有罗马兵800人长久驻守这个地方，可见这与路加的话，相当接近。⁶⁰但约瑟夫却一连举出了三个称为以马忤斯的城来。其一，在提比哩亚之南今天的温泉所在地，⁶¹其二，在沙仑平原，就是与吕大和约帕等罗马人发号施令的城连在一起的；⁶²其三，在犹太的哥夫拿(Gophna)附近，就是与约瑟夫在别一处所讲过的话有关联的。⁶³这最后的一个，在耶路撒冷之北，正与约瑟夫所说的话相符，因为他说，以马忤斯是在撒马利亚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⁶⁴人们现在提出的作为新约以马忤斯原址的古贝别村(Kubeibeh)，距耶路撒冷刚有7哩，也正在罗马人所筑的古道上。这古道是由京城出发，经过基比亚、米斯巴、碧都，和古贝别，绕过亚雅仑之南到达示非拉境然后往沙仑平原去的。这虽是

一个可能的地址，我们却无从证实说这就是路加和约瑟夫所说的以马忤斯。这个传说，只可以上溯到十字军时代罢了。

马加丹和大玛努他(Magadan and Dalmanutha)，见于马太和马可记叙同一事件的经文中，实指同一地点而言，不过，究竟是指一个区域或指一座城而言，那就不清楚了。⁶⁵这个地方是十分难于决定的。细察马可七章31节和八章1节的经文，便知主耶稣在到达加利利海之前，是在低加坡里境内。可见，祂给四千人吃饱时，是在加利利的东岸，也许就是上次祂给五千人吃饱的地方。祂若从这里过海，便会到达湖的西岸革尼撒勒附近。这是一片美丽的平原，却是向着西方和西北方倾斜上去的。马可说，祂到达大玛努他以后，有法利赛人来求祂从天上显个神迹来，却给祂拒绝了。跟着，马可记着说，「祂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⁶⁶最后经由湖的东伯赛大(犹尼亚)，到达凯撒利亚腓立比。⁶⁷这些话都是很有暗示性的，请注意，今天在革尼撒勒平原的南部；有个称为美德尔(Mejdel)的村庄。这也许是古抹大拉的原址。通常这个村庄，是与抹大拉的马利亚连在一起的，虽然我们还没有证据证实这是她的家乡。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经文里加上一个抹大拉去代替一个无人知晓的马加丹，乃是抄写圣经的文士要决定一个地方的尝试。施密(Smith)的意见，以为这村庄也许是在湖的南边近加大拉和雅木河的区域，可是，这个意见，实在没有任何根据。⁶⁸我们相信马加丹在加利利海的西北端，是革尼撒勒平原的一部分。由大马色南下的大道，是经过这里，打从哈听角一带，往迦拿和拿撒勒去的。

拿因(Nain)这个主耶稣使寡妇之子复活的地方，只在路加中有记载。⁶⁹它与巴勒斯坦的其他城邑一样，具有入城的正门。拿因的确址，在现在称为拿因的村庄里，就是在摩利山(Hill Moreh 又称小黑门山)的西坡。拿因与旧约的隐多珥和书念很接近。由这

里向以斯德仑平原望过去 5 哩之遥，便看见整座他泊山。这是巴勒斯坦最美丽的一座山。今天，这个村庄的本身，并没有什么引人入胜之处，但它的背景，倒是非常华丽的。由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的朝圣公路，打从这里经过。在每个节期中，熙攘往来的人群，倒把拿因城的地位提高了不少。

旧约和约瑟夫的著作，都没有拿撒勒这个地名。福音书倒常常提到它。今天的恩拿西拉(En-Nazirah)城，正是主耶稣昔日的第二家乡拿撒勒的原址。这城位在一小高原之上，向着东方和东南方，高出地中海 1500 呎。今天，它的人口有一万左右，但在耶稣的时候，大概差得很远。拿撒勒的一般景致，可说是巴勒斯坦最美的。一个人若站村它那环山的高峰上，很可以得着一个广阔的视野，例如：西边的地中海岸，南边的以斯德仑平原，东边的基烈诸山，和北方的黑门山等，都是美妙如画的。正如罗马时代的公路网四通八达那样，今天的拿撒勒，仍然与加利利的公路系统，密切关联。它是通往地中海岸以斯德仑平原的必经之地，也是四方辐凑的枢纽。今天，由拿撒勒往迦拿和加利利海的公路，就是沿着一条联结上加利利，大马色和东方的古旧商路筑成的。主耶稣和门徒们所走的，就是这条路。往耶路撒冷去的朝圣公路，也从拿撒勒经过以斯德仑和耶斯列。可见，这座居于下加利利中心的拿撒勒城，实在吞吐了不少含有社会、商业、宗教，和军事意味的各种运动，决不是地方性的小城。我们可以说，世界每一天都在它的城门口经过。在这里，主耶稣渡过了二十多年的光阴。

拿撒勒既是一个五方杂处的所在，它的居民，也良莠不齐，它的名声，便不是最好的，正如福音书所暗示的那样。⁷⁰ 这明明是一句流行的谚语，不是犹太人对加利利人有优越感的表示，因为说这句话的人，就是一个从迦拿来的加利利人啊。⁷¹ 无论如

何，主耶稣常被称为拿撒勒人而处之泰然，因为，祂原是伯利恒人啊。约瑟和马利亚，以拿撒勒为家，把耶稣和家中的其他儿女养大了。今天的城，夸说它拥有许多传说上的古迹，包括木匠店、会堂、天使报喜讯的教堂、坠落山(Mount of Precipitation)等，可是，没有一个是具有真正价值的。只有马利亚井(Well of Mary)是例外，因为这是城内唯一的水源。

撒冷(Salim)，⁷² 所谓「多水」之地，学术界还没有把它的确址找着。这是与约翰的施浸地哀嫩毗邻的。⁷³ 圣经提到它之时，像以它为尽人皆知的地方那样，我们不晓得它是否在撒马利亚境内，虽然一般人说它与叙加和雅各井很贴近。康托(Conder)认为哀嫩便是今天的艾嫩(Aenon)，在叙加的东北约 8 哩，而撒冷就在雅各井东 2 哩的所在。在这两地之间，有窝地花拉河(Wady Farah)，有泉水由中央高原涌出。可是，这个说法，却与耶柔米所讲的，大有出入，因为他说撒冷是在巴珊之南 8 哩。无论如何，约翰决不会离他最初施浸的地方很远的。

叙加(Sycbar)是那个撒马利亚妇人的家乡，也是主耶稣第一次服侍这个被轻视的民族的所在。一般人都认为今天以巴路山东麓的亚施加(Askar)村，便是昔日的叙加，在雅各井的东北几及 1 哩之遥。这个说法，颇有困难，因为亚施加村有很好的水供，就是从以巴路山的隐泉中涌出的，叫人畜都得着充足的供应。当然，那个妇人很少能是因一时感情作用，跑到雅各井来，或者，要汲取一些「软水」作特别的用途。不过，细察福音书的含义，便知她原是经常来这里而不是特意跑来的。在另一方面，根据麦柯里斯得的说法，亚施加村所留存的古物，没有一样是比阿拉伯时代更古的，可见，它决不是新约时代的地方。现在，有人主张，亚施加之西南一个名叫巴拉他(Balata)古色古香的地方，就是昔日的叙加，也是古代的示剑。耶柔米说，叙加与示剑，实是一

个地方，但是，新约时代的示剑，和耶柔米所讲的示剑，就是今天在巴拉他和雅各井之西 2 哩的那布勒斯(Nablus)。

加利利和比利亚的政治首都提比哩亚(Tiberias)，与主耶稣的传道没有什么关系，虽然约翰福音曾偶然提到它。⁷⁴ 不过，这城的原址，尽人皆知，就是今天的他泊里耶(Tabiriyeh)城，人口约二万，在湖南的西岸。阿拉伯人有巴尔他泊里耶(Bahr Tabiriyeh)的说法，就是提比哩亚海的意思。可见，这个名字，也在阿拉伯语中保存了。新约里面的湖边城邑能够继续留存到今日的，只有这一座，所以是很特出的。伯赛大、迦百农，和伯赛大犹尼亚等，都已毁灭了，惟独提比哩亚留存。约瑟夫说，这城是希律安提帕在以马忤斯温泉的附近建立的。直到如今，这城仍在原址上，而温泉也仍然从南部的诸山涌出。从提比哩亚向东望去，可以看见巴珊高原和浩兰山，就是在约有 8 哩之遥的湖的对岸的。湖边地势，比地中海低 682 呎，气候炎热，所以提比哩亚也成为大众的避寒胜地。城的四周，环境绝美。蔚蓝色的湖水。四面环抱的峦山，和北方山岭逐渐高升以至白雪盖头的黑门山绝顶，都一同衬托出多幅美妙无比的图画。不过，圣经没有提及主耶稣到过提比哩亚的事。这是由于杀害施浸约翰者希律安提帕的敌视态度，也说不定。不过，认施浸约翰在提比哩亚受害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约瑟夫说，约翰是在死海之东希律的冬宫马开如斯(Machaerus)受刑的。⁷⁵

论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的地名

为着完成我们对于巴勒斯坦的地势考察，让我们再把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的其他地名和特别地点，作个扼要的综览。读者请留意下面的一些情节罢。犹太人的国土，称为迦南⁷⁶ 或以色列⁷⁷。罗马人所加的名称巴勒斯坦(Palestina)，是从非利士(Philistines)一字变来的，却从来没有被新约圣经所采用过。⁷⁸ 照希伯来文讲，

迦南是「应许之地」的意思，⁷⁹ 但在使徒行传中，这却指「犹太人之地」而言。⁸⁰ 旧约中的希伯来支派单位，新约只提及亚设、⁸¹ 便雅悯⁸²、犹大、⁸³ 拿弗他利，⁸⁴ 和西布伦。⁸⁵ 约旦河西的三个分区，犹太、撒马利亚，和加利利，倒是反复提及的。以土买一词，只出现过一次。⁸⁶ 在另一方面，马可完全没有提及撒马利亚一地，也没有提过撒马利亚人。希腊罗马化的地区低加坡里，提过三次，但其中各城的名字，从来没有列出。⁸⁷ 以土利亚、特拉可尼、亚比利尼等地区，只见于路加福音。⁸⁸ 俯视耶路撒冷东部汲沦溪的橄榄山，各福音书都有提及。比利亚这个地名，在各福音书中也是没有的。这个地方，马太、马可，和约翰都称为「约旦河外」，而路加则作「约旦河一带地方」。⁸⁹

犹太旷野一词，另在马太见过，但所有的福音书提到旷野的时候，⁹⁰ 都认为这是人尽皆知之地，不再加以描述。也许，下列的经文，就是指犹太的旷野而言：太四 1；可一 4、12-13；路三 2，四 1，七 24；约十一 54。但在使徒行传中，所谓沙漠，是一律指西乃半岛的大沙漠而言。马太和马可都提及革尼撒勒之地；路加却用革尼撒勒湖一词去指加利利海。⁹¹ 只有约翰及叙加和雅各井的事。⁹² 学者们的意见，都认为这个井是主耶稣在世传道期间的一种特征。约翰叙述到雅各的这个遗物时，用过如下的两个词：「水泉」和「蓄水池」。当然，这并不是我们通常称为「蓄水处」的意思，因为它并没有把什么消逝的水，蓄积起来。它位在一块优美平原的中心，就不断地得着整个区域所渗出的水来作补充。这井原有 100 呎深，但因年久游积，到今日只有 80 呎深而已。现在，这井的四周，已有新式的井围，犹如井上面的教堂是近代式的建筑那样。起初，这井原是露天的，与今天在巴勒斯坦可以看见的一些古井样式，例如那些在贝特稣力(Beit Surik)、基撒(Gezer)，和贝特耶宾(Beit Jibrin)的井，没有两样。约翰所记

叙的每一项细目，都可以以雅各井为基点，逐一加以证实，例如：在示剑之东的那块地，传说中的约瑟墓地、圣山基利心、雅各井、叙加，和那等待收割的广大田野等。

最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即施浸约翰完成工作的地方，只在约翰福音中有提及。⁹³ 历代圣经手抄本的编校工作，已经大大地增加了确定它原址的困难，尤其是在编校者增进了一些相同的地名如伯大巴拉(Bethabara)，伯大拉巴(Betharabah)等以后。有人说：「我们应该承认，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是巴大尼亚(Batanea)」，即使巴大尼亚在希腊文是指古代的巴珊而言。施密对这一说，却表示怀疑。很清楚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不是指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而言，因为「约旦河外」一词，乃指约旦东的比利亚地区讲的。这个地方，由犹太的伯大尼起程去，只要两天的工夫，又正如康托所说，由加利利的迦拿去，只有一天的路程。⁹⁴ 有「福德(Ford)之家」之义的伯大巴拉，距迦拿20哩，距犹太的伯大尼60哩，实与一切的条件都适合。传说上的主耶稣在耶利哥对面受浸的地点，也与许多其他可能的地点一样，是无法确定的。若以约翰在犹太的旷野传道为理由，也无法证实甚么东西，因为犹太旷野，包括了约旦河流域耶利哥城以北的许多地方，并且，约翰是在约旦河外的比利亚境内，当然仍在犹太人的国境内啊。

第十二章 注释

- 1 约十一54。
- 2 代下十三19。
- 3 太二1、5-6、8；三16；路二4、15；约七42。
- 4 得一15-19、四13-22。
- 5 路二4、11。
- 6 申三十四3。
- 7 王上十六34。
- 8 王上十七3-5。
- 9 太二十29、五十46；路十30、十八35、十九1。
- 10 约瑟夫，*Antiquities*, XVII, viii, 2, 3.
- 11 太二18；另见耶三十一15。
- 12 撒上十2。
- 13 创三十五19-20。
- 14 太十15及其他。
- 15 创十九17、30、37-38。
- 16 创十三9-12。
- 17 徒八40。
- 18 撒上五1-2。
- 19 徒八26。
- 20 创十19；书十41；士一18、十六1-3等。
- 21 Smith,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Holy Land*, p. 186f.
- 22 徒九36等。
- 23 徒九32、35、38。
- 24 拉二23；尼七37。
- 25 士一31。
- 26 徒二十一7。
- 27 徒八5、9、14。
- 28 徒七16。
- 29 约瑟夫，*Wars*, IV, viii, 1.
- 30 创二十三20，二十五9，三十五27-29，五十13。
- 31 书二十四32。
- 32 约四5。

- 33 约瑟夫, *Antiquities*, XI, viii 4; XIII, fx, 1.
- 34 创三十五 4。
- 35 约三 23。
- 36 徒二十三 31。
- 37 太二十七 57; 可十五 43; 路二十三 51; 约十九 38。
- 38 约十一 18, 另见路十 38。
- 39 路二十四 50-51。
- 40 太二十一 1 等。
- 41 太十一 21; 可六 45, 八 22; 路九 10, 十 13; 约一 44, 十二 21。
- 42 约十二 21。
- 43 约瑟夫, *Wars*, Preface, II, xx, 4, 6.
- 44 同上, III, iii, 1, 2, 3, 5.
- 45 路三 1; 另参约瑟夫, *Antiquities*, XVII, viii, 1.
- 46 路八 26。另见路九 10, 即指希律安提帕辖地的伯赛大的经文。
- 47 可六 30-34。
- 48 可六 45; 约六 17。
- 49 可六 53。
- 50 可八 10-13, 20-27; 另见太十六 5-13。
- 51 约瑟夫, *Wars*, II, ix, 1; III, x, 7.
- 52 约瑟夫, *Antiquities*, XVIII, ii, 1.
- 53 徒八 40 等。
- 54 约瑟夫, *Antiquities*, XV ix, 6.
- 55 太十六 13; 可八 27。
- 56 Smith,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Holy Land*, p. 480f.
- 57 约二 1, 11, 四 46, 二十一 2。
- 58 太十一 21-23; 路十 13-15。
- 59 路二十四 13。
- 60 约瑟夫, *Wars*, VII, vi, 6.
- 61 同上, IV, i, 3.
- 62 同上, II, xx, 4.
- 63 同上, I, xi 2.
- 64 同上, II, v, 1.
- 65 太十五 39; 可八 10。
- 66 可八 11-13。
- 67 可八 22, 27。

- 68 Smith, *The Days of His Flesh*, p. 256.
- 69 路七 11。
- 70 约一 46。
- 71 约二十一 2。
- 72 约三 23, 25-26。
- 73 约四 5。
- 74 约六 20。加利利海一词, 在约六 1 及二十一章, 均作提比哩亚海。
- 75 约瑟夫, *Antiquities*, XVIII, v, 2.
- 76 徒七 11, 十三 19。
- 77 太八 10; 路一 16 等。
- 78 出十五 14; 赛十四 29, 31。
- 79 来十一 9。
- 80 徒十 39。
- 81 路二 36。
- 82 徒十三 21。
- 83 路一 39。这大概只是地理的而不是种族的意义。
- 84 太四 13, 15。
- 85 同上。
- 86 可三 8。
- 87 太四 25; 可五 20; 七 31。另参见本书第九章讨论低加坡里的那几段。
- 88 路三 1。
- 89 路三 3; 另见太三 5。
- 90 太三 1。
- 91 太十四 34; 可六 53; 路五 1。
- 92 约四 5-6; 另见创三十三 18-19。
- 93 约一 28; 另见约十 40。
- 94 约一 29, 35, 43, 十一 3, 6, 17。

第十三章

耶路撒冷

△

△

△

285

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么？（哀二 15）

也许，在圣经的记叙中，关于耶路撒冷城最早的暗指，是当亚伯拉罕把米所波大米诸王打败，将所得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献给撒冷王兼祭司，以致两人在那里相遇的时候。¹六百年后，就是在亚玛拿书信集的时代，这城称为乌路撒冷(Urusalim)。这是埃伯希巴(Ebed-Hepa)的坚垒，用来拚死抵抗外来侵略的。在希伯来人进入和定居于迦南时，这城虽也常在圣经中被提及，但它的重要性，却是在大卫建设它为联合王国之首都之时才开始的。从此，作为大卫之城的耶路撒冷，就成了希伯来人一切思想与活动的中心，并成为和平、公义、美丽、安全和神圣的象征了。在基督教时代中，这城的人口，华丽和声誉，都达到最高峰。不愧是巴勒斯坦政治和宗教的中心。

本书上文已把耶路撒冷的原址及四周，叙述一过，并及它天然上与人工的防御，它成为希伯来人首都的经过，它在所罗门和犹大诸王建设政策下的宏大发展，和它在尼希米领导下的重修，只要把这些讨论，温习一过，便可以对这城的历史，自初建时起到基督教纪元初期止，有个清楚的印象，²因此，本章所叙述的，只以大希律和他的后继人在位时的耶路撒冷为限。

关于这城的地形学，我们的确还有许多未决的困难问题，也许，这些问题，是无法得到人人都满意的解决的了。不过，我们

仍可假定，尼希米所重修的城，与四百年后大希律的首都，是实际上同样广阔的；它的城墙，也建立在古代的城基上，因此，一切论及耶路撒冷和它附近的地形学上的事，在主耶稣和使徒时代中，也要以这个一定的地区的范围，不过，我们要声明，在作这个假定的时候，我们不打算连一些极易引起争辩的地点，如圣墓教堂，戈登的加略，或园中之墓等，也予以赞成或反对的评判，不错，这些问提都是极端重要的，应该予以细心的思考。不过，我们要知道，这些已经彻底毁坏了的地点，既有二千年的废墟重重堆积着，对于它们的任何积极辨认，都是极端困难的。只有等待科学的发掘，过去的历史才容易重见天日。同时，我们也不打算提出任何一种反面的理论来，加以讨论。我们的宗旨，是在本着不偏的精神，把学者们研究的结果和历代学者的观察所得，介绍出来罢了。

大体上，希律时代的耶路撒冷，包括五座主要的山岭，就是座落在城内各处的：东南有俄斐勒山(Hill Ophel)，这是耶路撒冷的原址；³ 西南有锡安山，即约瑟夫称为上城的(Upper City)；⁴ 西北有亚克拉山(Acra)；东北有贝比色他山(Bezetha)；东有摩利亚山(Moriah)，即城中的神圣区域。这些山固然都已划入耶路撒冷的范围，它们的位置，却实际上决定了这城的四面设防情况。这些天然的山岭，加上了坚固的城墙，就使到这城成为山上的堡垒。最初，这城是建在今天童女泉(即基训泉)上的俄斐勒山上的，而居民的唯一水供，也得自这泉。后来，人口增加，城墙随之扩展，就把摩利亚山、锡安山、亚克拉山，和贝比色他山，都包括起来了。再后又有一个时期，城北另有一些地方圈入城里去，不过，这已不是主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城了。城的外围，若照尼希米所重修的城墙去计算，共长三哩半。历代以来，这个地区已经经历过许多巨大的改变，以致城的外貌与它原来的地形

特征，十分难于分辨。历代的淤积，也实际上把各山谷填平了，而各色各种房屋与街道的建筑，也已把旧日耶路撒冷的特征抹煞了。不过，不管这些改变来得怎样大，我们仍然可以藉着细心的观察，把原始的城墙辨认出来，把昔日的深谷找出来，从而把耶稣时代的京城特征，重建出来。我们若按照如下的次序来研究耶路撒冷城，也许是最有帮助的：第一，新约时代的耶路撒冷城墙；第二，圣殿区的圣地；第三，卫城区域；第四，城内的圣迹与城的四周。正如我们对于其他方面的讨论那样，我们首先注重的，是这些背景在圣经中的意义，好叫我们对于那些关于「全地所喜悦的锡安山」的新约经文，有个清楚的印象。

耶路撒冷的城墙

若细察本章附图(第 373 页)所示，便知耶路撒冷城内外一带的一般地形特征是怎样的；图中的粗黑线，表示据城固守的防线形势。城之西、南、东三面既有深谷，易于守卫，只建一墙，便足够了。但城北却欠缺这样的深谷，所以要有强大的设防，才能固守。结果，城北便有三道城墙去抵御从这方面来的袭击。关于这城墙的最早记载，我们是得自约瑟夫的著作。他就是参加了罗马的远征军，因而在主后 70 年眼见耶路撒冷之被围与陷落的。他所记述的，十分详尽，包括各纪念碑和地界的确实地点，各种距离的实际测量，各个防守岗位的实情等。这一些都已经从各方面得着证实了。因此，若要把耶路撒冷准确地重建起来的话，是不能不依靠他的著作的。让我们就追随这个犹太史家的写作吧，因为他所知道的都是直接的，也是可靠的。

现在，请先从城北开始。这里的第一道墙，是由今天的雅法门(Jaffa Gate)沿西南山的悬崖直达泰路普恩谷(Tyropoeon)中部和圣殿区西部的。这城墙的高度，加上这悬崖的深度，使到这人工

筑成的防线，几乎无法可以攻得下。请注意，甚至配备齐全的罗马劲旅，也无法从这方面的任何一点，把城攻破。一个人若由雅法门起程，沿着大卫街缓步下去，直到圣殿区的西部，便知这第一道墙所经过的路程了。实际上，这大卫街的道路(这街应称为苏维卡阿伦Suweikat Allun才对，因为这街绝不靠近大卫城)，是沿着原始的山谷开辟的，而这山谷又是东去与泰路普恩谷相连的。所罗门王首先把这墙建造起来，作为他当日京都的北界。这城墙有二门，一在靠近今天雅法门的地方，一在这门与圣殿之间的中部。这样的一道城墙，是实际上每一个人所可以接受的。

讲到第二道墙，我们坦白说一句，这防线的位置，确是耶路撒冷地形学上的主要难提，也牵连到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的那许多常常引起争辩的问提。在决定这第二道墙的墙址时，我们先假定这墙实际就与尼希米所重建的防御没有两样，决不为过。近日考古发掘工作的结果，也大力支持了这个看法。现在，这第二道墙有两个很确定的要点，正如约瑟夫所叙述的那样，就是真纳门(Gate Gennath)与安东尼城楼(Tower of Antonia)，就是这墙的起点与终点。论到真纳门，约瑟夫只说它是第一道墙的一部分，没有把它界说明白。我们却确实知道，它建在昔日的老门，或说角门(Old or Corner Gate)之上，也就是今天的雅法门。这里也有一座喜比古斯城楼(Tower of Hippicus)。

安东尼城楼，是大希律所建的，建在从前马加比朝的巴里堡垒之上，在圣殿区的西北角。这是耶路撒冷防御工事中最可怕的一个部分。照约瑟夫的见解，这第二道墙起自真纳门，终于安东尼楼，是把耶路撒冷北部的一大块土地，包围起来的，从各方面看，今天的城墙，已把耶路撒冷的北部包围起来，与古代乌西亚、希西家，和玛拿西等王所建筑的防御工事，初无二致。这墙于主前586年为尼布甲尼撒王所毁，却于主前444年为尼希米所

重建。假定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我们就有第三个确定的论点了。这是鱼门(Fish Gate)是作为这第二道墙的界限的。学术界已经确实知道，所谓大马色门(Damascus Gate)连同它的古门基与军略位置，便是尼希米的鱼门。这鱼门位在泰路普恩谷的北端。这谷向南伸去，东有贝比色他山，摩利亚山，与俄斐勒山，西有亚克拉山和锡安山，直到京城南端的西罗亚池那里。这第二道墙由鱼门(大马色门)起，略向西南方去，就沿着亚克拉山的斜坡升起，到达城墙转向东南的地方，就直达雅法门。这第一道和第二道城墙所包括的土地，约有90英亩。城墙的零碎废墟，已在这曲线的许多不同地点中出土了。

在决定耶路撒冷第三道城墙的事上，学术界一向都没有什么进展，直到几年前的时候。原来在今天城墙之北，有庞大的石块出土，犹太探测学会(Jewish Exploration Society)便派人去考查，竟把约瑟夫所叙述的，也是他认为是希律亚基帕一世所建设的堡垒，掘出了其中的大部分。人们在这个发见之前的一个理论是说，主后70年耶路撒冷的外墙与今天的城墙，乃在同一的位置上，而大家都假定说，在这墙与第一道墙或说老墙之间(即由圣殿到雅法门的那道墙)，是有另一道防线的。这理论上的第二道墙，与耶路撒冷地形学上的一个要点，即圣墓教堂，有极大关系。这就是说，这第二道墙是否把这个墓包括在墙的围内，全看学者是接受或拒绝这墓的实存性而定。在这件事上，学术界有三个理论，都是勉强的。其中有两个，不承认圣墓教堂的位置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墙范围之内(因而满足了圣经所说的这地是在城外的条件)。但是，第三个理论，却把这教堂包括在城的本部之内。不过，主张这一说的人，却不承认圣墓教堂的地点为耶稣实际钉十字架和复活的地点。我们认定，我们无需把这些想像中的城墙，逐一的画出来。同时，有些承认约瑟夫之准确性的学者，却坚持这

第二道墙为尼希米所重建的墙，而亚基帕的堡垒，是在更北的地方。施拉麦里尔(Selah Merrill)根据1838年鲁宾逊的著作和1841年的英国探测(English Survey)报告，竟把第三道墙或说亚基帕墙的全程，准确指出。施的报告要在发表后20年，才得到证实，这确是一件非常的事。现在，关于耶路撒冷这一方面的防线究竟如何的问提，可说永远终结了。

很奇妙的一件事是，这墙的位置，与约瑟夫的描述，完全相符，而前人认为过于夸张的庞大石块，经过实际测量，竟全是事实。这样的堡垒，是十分坚固而难于攻陷的。亚基帕不继续下去以竟全功的原因，是怕罗马人怀疑他有作反的企图，这是不难了解的。事实上，这墙永远没有依照原定计划去完成，不过，当犹太人看见罗马的入侵已迫在眉睫时，便在匆忙中把它连结起来了。现在，根据遗迹，以雅法门为起点，跟这墙往西北去，再转向东去，经过西分尼城楼(Tower of Psephinus)，最后，转向南去，在安东尼城楼附近，与圣殿区域的城墙相连。美国考古学会前面出土的大量遗物，表明从前在这里必有一座非常坚固的堡垒，负起保卫北门的责任。本章附图所表明的，是耶稣离世十年后这宏大城墙形势。照约瑟夫所说，那时耶路撒冷城的圆周，有四哩多呢。⁵

现在，请看耶路撒冷城南的设防情况。我们只把一道墙的墙址找出来便够了。关于这墙的某些部分，学者们虽有不同的意见，但若我们假定这墙的墙址与旧约所详细叙述的并由尼希米所重建的一样，也是合理的。⁶上文所讲的某些部分，已由白里施(Bliss)和别的人逐一辨认出来了。读者请打开圣经，看看尼希米的重修工作，特别注意他所提出的某些人所担任的指定工作罢。现在，大家都相信，这墙是这些人重建的，一直留存到主后70年罗马人毁城的时候。

所以，在检视耶路撒冷南部的防线时，让我们从雅法门讲起吧。这里有马利暗尼(Mariamne)、法沙尔(Phasacl)，和喜波古(Hippicus)三大城楼，就是约瑟夫的笔下所叙述得那么辉煌的。⁷大希律的宫殿，也在这里。由此向南去直到贝特苏(Bethso)，城墙非常宏大。贝特苏是锡安山西南角的一座堡垒，尼希米称之为炉楼，今天，已成为戈白得(Gobat)也是难于攻陷的。城墙由贝特苏沿着悬崖略向东南方伸展，直到西罗亚池。这一面的城垒，有如下的三扇城门：谷门、粪厂门、泉门。西罗池和王池，是在城内，这样，在出军围城之时，城内的水供，就得以保存了。这些遗迹，直到今日，仍然可以清楚分辨得出。城墙由西罗亚池起，转向北行，随着俄斐勒山的山势起落，直到圣殿区的东南角。这一段的城墙有四个特出部分，就是，大卫楼、水门、突出楼(Tower Standing Out)和马门。它们的位置，都可以准确地找出。由雅法门到圣殿东南角的这个区域，是希律时代耶路撒冷的南边。这一边的形势，与尼希米时代的形势完全一样，今天，耶路撒冷的南墙，由圣殿往西到锡安山门，是把西南山的大部分和整个俄斐勒山都放在城外的。

圣殿

学者们一致同意，今天的回教堂和石室，就是建立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山顶上。圣经最早提及这地方的经文，说这是摩利亚的一座山，距别是巴有三日的路程。⁸「摩利亚」一词的原意「苦地」，也许是出自亚伯拉罕所负的非使命，可是，一千年后，这山仍然叫做摩利亚山，是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场，又是所罗门殿的所在，这倒是一件饶有意味的事，⁹据我们所知，摩利亚山从来就没有与人民的宗教兴趣脱离关系。由于古人的城邑都有一个圣城或高地，所以，摩利亚山对于耶路撒冷古代的居民也很可

能具有这个用处。¹⁰看它没有任何早期给人居住过的遗迹，就知道这个看法不是空洞的。当然，在近日的世代中，人人都知道，不论犹太人或回教徒，都仍以摩利亚为圣山，满有宗教上的重大意义。犹太人看它为最神圣的地方，因它是耶和华的荣光撤消的所在。回教徒看它为仅次于麦加的圣地，对于激发伊斯兰教徒的宗教热忱，也大有助力。可见，这山是亚伯拉罕一切后裔所要登临的圣山。

摩西论及这个区域的话如下：「耶和華你們的神從你們各支派中選擇何處為立祂名的居所，你們就当往那里去求問。」¹¹所罗门便在这里，把以色列的中央圣殿建立起来。作为耶和華与他们同在和民族光荣的表征。主前 586 年，所罗门所建的这殿，完全给尼布甲尼撒所毁灭，但在主前 516 年，在波斯王大流乌的眷佑下，又给归回的犹太人所重建了。这重建的圣殿，虽远不及所罗门殿那么堂皇华丽，但在举行献殿时，百姓倒是狂欢喜乐满怀感谢的。¹²犹太人不论老幼，凡站在摩利亚山上这块圣地的人，无不深以重新奉献自己去事奉耶和華為念。这个圣所成为犹太宗教生活的中心，历时倒有五百年之久。主前 19 年，大希律为求自己在犹太国中的地位长久而稳固起见，便开始建设那堂皇华美的圣殿。照约瑟夫所讲，希律王所建的圣殿，远比所罗门所建的宏伟，堪称为希腊罗马时代杰作之一。在主耶稣在世之日，这殿的建造工程已经经过了 46 年，却仍在建造中。¹³计算起来，这建筑物实是在主后 64 年落成的，而它的被毁，竟发生在落成之后 6 年。这殿就是主耶稣到过几次的圣所。它的位置，在今天那座「石室」所在的地方。经过了主后 70 年罗马入侵的惨剧，犹太人的分散，并主后 637 年阿拉伯人的来临，这个圣殿区域，可以算得是脱离犹太人的管治了。今天，正统的犹太人，最多只能走到圣殿区西边的哭墙那里，不敢再走近这神圣区域一步。这墙实

在这个民族的祷告之所，因为犹太人就是在这里祈求锡安光荣的复兴的。

据估算，主耶稣在世的圣殿区，实际与今天长方形的区域，没有什么两样。因此，这个区域的面积，有一百五十万方呎，即 35 英亩。这整个区域四面都有城墙围绕着，而以北、东、南三面的，最为坚固而可畏。墙高 35 至 50 呎，但根据华伦(Warren)的考究，这些墙其始都是比现状高出两倍的。一般人相信，西墙的墙基近哭所的地方，有一部分是所罗门的遗作。这的确是古代城堡防御的良好例样，至于它与所罗门有关一说，也决不是徒托空言的。这个地方之南，有一般人认为是大希律所建筑的圣殿区域墙的一截。鲁宾逊在这里发现了一座拱门的遗迹。他认为这是跨过泰路普恩谷往锡安山那边去的天桥的起点。鲁一向都没有把自己的理论，予以证实，但若干年后，华伦确曾发现这拱门的基地，和这天桥的遗迹。圣殿区之南的城墙，有两三处城门的遗迹。今天在东墙的金门(Golden Gate)那里，可以俯瞰汲沦溪和客西马尼园。这也许是从前的东门，就是主耶稣从橄榄山方面胜利进入的所在。北墙有羊门，毕士大池，和安东尼墙城楼。这城楼是大希律所建，特别设防去保护圣墙的。¹⁴主耶稣受审，固然不在这些地方，但保罗的确是在这里向犹太父老为自己伸辩，他也是星夜从安东尼城楼，被解到亚基帕和凯撒利亚去的。¹⁵这城楼的原址，正在圣殿区的西北角。

一个人不论站在这圣城的任何一个地点，都不难把以色列人过去历史的悲喜剧，一幕一幕的浮现出来。假如圣殿区的光辉已经消逝，而它所遭受的大破坏是为世界任何地区所不及的话，先知们和祭司们却敢于在这里宣扬道德上和灵命上的伟大教训，以致万国都受挑战，这样的日子才是以色列的光荣而为万人所没齿难忘的。因此这个圣殿区是与它的一切光荣联系着而永久留存

的。一个固然不能在「不朽」者的上头，写「以迦博」(Ichabod)三个字（译注：撒上四21），也不能对于如下的一句训勉，听而不闻啊：「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¹⁶

卫城区

约瑟夫叙述耶路撒冷城之时，也提到大希律这座宫殿式的建筑物。现在，学术界已经确知，这王宫的原址，是在喜波古、花沙尔，和玛利庵尼等三城楼之南，包括今天的锡安卫城区，和亚美尼亚区的一大部分。这里的面积，据较为保守的估计，总有15英亩之多。关于其中的详情，约瑟夫说：「这些城楼都在城北，王宫却在城内，其堂皇华美处，实非我的笔墨所能形容。城墙高约65呎，在等距离处有城楼为壮观。并且，宫外有茂林，林中有大道，另有运河及水管，又有铜像，水流其间。若要对这些宫室加以详尽的叙述，实不可能，每逢忆及，即觉伤心，盖深痛强盗忍心将如此华宫付之一炬也。」¹⁷当然，关于这样高贵的大厦，一点遗物也没有留存下来了。虽然现在拥犹太人社(Pro-Jewish Society)在这个区域中的考古发掘工作，将来会有一些有价值的发现。不过，根据各方面所已作的考查结果，我们倒有如下几点的结论：

第一，那围绕王宫的城墙，是耶路撒冷防线中最坚固而可畏的一环，尤以在北的有上述三座城楼的一面，最为有力。西部由喜波古到贝特苏的一列城堡，称为宽墙，高据在欣嫩子谷的山崖上，由城基到谷底，深约200呎。王宫所处的位置，也许是全城最可坚守的地方，所以是主后70年罗马人最后攻陷的据点。第二，喜波古，花沙尔和玛利庵尼三城楼，构成了王宫之北的一条难于攻破的防线。它们的主要作用，是防卫王宫。喜波古的楼基，已为学者所认出，花沙尔的原址，也在查勘中，独玛利庵尼的地点，仍然找不着。约瑟夫于大希律的这些建筑物，详予叙

述，细加比较。¹⁸连那在卫城区之北在亚基帕城墙上的色分奴城楼，他也拿来一齐讲，列举各城楼的高度如下：玛利庵尼，98呎；色分奴，127呎；喜波古，145呎；花沙尔，163呎。这些城楼究竟就是以前或今日的什么东西，殊难有一律的辨认的方法。不过，根据1846年英国探测学会(English Ordnance Survey)的测量报告，我们可以说，喜波古就是所谓大卫楼。因此，花沙尔在西，而玛利庵尼就在稍偏东北的地方。可见，它们从前的位置，即在今天雅法门附近的，是完全不同的，尤其鉴于它们使敌人难于从北方和西方就近来所造成的形势。实际上，整个卫城区都已经经过了不少巨大的变化，积聚了不少的废物，也有过各种的建设。不过，变化虽多，若细加考察，也不难把那些是筑墙的大石，那些是北边和西边的城池，那些是罗马时代的堡垒斜堤等，一一辨认出来的。这些城堡特征的说明，请待下文再行提出。

最后，这卫城区，与大希律在位时的一切政治和宗教大事，都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巡抚和官署的更迭，希律王宫的声誉，也许会受到影响，但我们必须记取，约瑟夫的叙述，是表明这些建筑物在主后70年时仍在兴旺中的。我们确知东方博士们是站在这里向希律访问犹太人之王诞生的事。¹⁹也许，主耶稣钉十字架一事的前奏，就是在这里演出，下文就会再讨论到了。当时的希律宫，正如它今天的情形一样，是在京城的核心，其重要性，仅次于圣殿区域而已。

耶路撒冷城中的圣迹

在主耶稣在世之日，虽然人人都承认耶路撒冷是犹太人一切事情的中心，但就祂的服务而言，这京城只在相隔很久的期间才与祂发生重要的关系。新约圣经的记载，都表明主耶稣的活动偏重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加利利，就是希腊罗马文化的解放影响预备了人心，以致传道工作，较易成功的地方。在另一方面，祂虽不

常往耶路撒冷去，但祂每一次往京城去之时，都有祂生活与工作中的大事发生。后来，门徒们想起这些事，不止记得当地的背景，也指出各个不同的地点来，这都是初期的基督徒所耳熟能详的。不过，这不是说，我们因此就可以随便接受今天城内人们所指称的任何圣迹的真实性，即使这些古迹，得着传说的支持，和人们不断的崇敬。根据考查的结果，这些古迹当中确有一些显然不可靠的了。今天，耶路撒冷地形学上的许多问题，和基督教纪元初期的那几个世纪一样，都是令人气结的。当时有许多朝圣者往巴勒斯坦去，要把一些与主耶稣的生活和工作的地点找出来，加以标记。他们热忱有余，但所作的标记，有一些竟纯全是欠缺历史证据的。不幸，近代人也犯着同样的错误。

圣殿

圣殿²⁰在关于耶路撒冷与其附近古迹的热烈讨论中，人人都公认摩利亚山有作为巴勒斯坦主要宗教区域和以色列宗教生活中中心特殊的地位。这是圣城里面的圣地，就是「耶和华选择要立祂名的所在」。圣经最初提及摩利亚山，是在论述亚伯拉罕的时候。但在亚伯拉罕之前，这山已无疑地被乌路撒冷的早期居民视作圣地去使用了。到大卫把它买来之时，这是属于耶布斯人阿珥楠的。后来，便成为所罗门建殿的地点。在整个以色列的沧桑史中，包括大卫和所罗门的伟大时代、王国分裂时代、被掳时代、归回时代、希腊压迫时代，和罗马统治时代，圣殿与其附近，一直是每一个希伯来人心中的首要兴趣。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地点，比它所有的光荣更大，比它所受的耻辱更深。在这里，一个人很容易就可以看出亚伯拉罕的祭坛，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场，所罗门的圣殿，犹太人归回后的圣殿，和大希律的圣殿等，在什么地方，和怎样的情形。

从时间上讲，希律王所建的圣殿，是犹太人在摩利亚山所建的最后建筑物。从宏大与华丽的观点而言，它是超越前人的。从主前19年开始，它便是希律建设工作的主要项目，成为他集中财富，倾力以赴，以求完成的目标。这殿在主耶稣服务期间仍在建造中，直到主后64年才完工，但六年后，便完全毁坏了。基督教纪元初期新约圣经提到犹太人圣殿的一切话，当然都是指大希律所建的这圣殿而言。²¹请读者看一看这些经文，便知其中所描述的关于圣殿的一些细节是什么了。²²有一处论及主耶稣受试探的殿顶，确指什么，虽然无人知晓，但一般人都相信，这话不是指圣殿的崇高讲的，就是指圣殿区之南方和西方的柱廊讲的(译者按：「殿顶」，原著作The Pinnacle of the Temple，中文圣经虽作「殿顶」，但亦有「顶」原文作「翅」的小注)也许，新约几次所提到的所罗门的廊下，是圣殿区东边俯视汲沦溪的所在。²³有人认为这是一道有上盖的柱廊，十分宏伟的。圣殿的美门，在妇女之院和以色列之院的进口处。那个瘸腿的人，就是天天被人抬来，放在这里，乞求进殿的人赍济的。在妇女院里，有献金箱，这也许就是几处经文所提及的「银库」，在以色列之院里，有祭坛，这也是主耶稣所提及的。

记否撒迦利亚看见天使加百列的异象时，他是在圣殿中的祭坛旁行使祭司职份的？这个院子，是祭司们聚集的地方，也是犹太把卖主的价银丢下的所在。婴孩耶稣满了八天就在这里行割礼，这是摩西的律法所规定的，在以色列之院的后面，有圣所。在圣所与至圣所之间，挂着巴比伦的帐，就是圣殿的幔子，那由上到下裂开的幔子。最后，新约圣经多次提及圣殿的华丽，石块之宏大，图案之精美，家具和装饰之丰富。尽管如此，在主耶稣在世之日，污渎圣殿的事，常常发生，因为祂曾两次洁净圣殿，把圣殿里的逐利之徒，通通赶走。这一种褻渎神圣的买卖，实与

新约所提及的犹太人的另一情绪，不大相合，因为犹太人有纪念马加比时代清洁圣殿的修殿节。²⁴ 在另一方面，保罗到耶路撒冷时，因有带领外邦人进入殿里禁区的嫌疑，引起了犹太人的极大反感。这件事，已经因为考古学者在外邦人之院中发现了一块警告牌示而得着证实了。²⁵

西罗亚池

西罗亚池²⁶这个蓄水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希西家的时代。当时，亚述入侵，希西家便设法由基训泉引水到大卫城的西部。²⁷ 基训泉又名姑学(Gusher)，在大卫楼对面的汲沦溪中，就是今天的安西地密里暗(Ain Sitti Miryam)，又名处女泉，藉着一条称为西罗亚隧道的，与西罗池相通的。这隧道在1880年就已有人叙述过，但到1909-1910年，才由柏加(Parker)第一次加以探测。²⁸ 它是在大石中凿成的由泉到池，长约1749呎。按照圣经的记载，这池当然是在耶路撒冷城内。在它的南边，即泰路普恩谷或称阔谷的进口处，学者已发现了第二个蓄水池，即王池。²⁹ 横过这谷的那边，有一道可畏的墙，称西罗亚墙，是特别建造起来去保护这城的水供的。现在，西罗亚池已经不再作为蓄水池之用了，但若把它恢复起来，再由基训引水灌注，仍是一件可以做得到的事。

由于耶路撒冷城没有第二个称为西罗亚的地方，所以主耶稣所论及的西罗亚城楼，必在这里附近，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想。³⁰ 今天那称为西尔环(Silwan)的村子，虽包括了古耶路撒冷东南的一带地方，却是与新约圣经没有任何关连的。

汲沦溪

耶路撒冷城与橄榄山之间的汲沦溪³¹，地势向着死海方面深陷。旧约称它为约沙法谷。³² 按照犹太人和回教徒的传说，末日的审判，会在这里举行。汲沦谷的中部，有一条冬溪，在豪雨季

节，能变成山洪。由于地势下倾极大，水流湍急，所以这一带终年没有湿气留存的。今天，汲沦溪的方向，和从前一样，不过，它的河床，已经东移了35呎，所以，它的外貌也不同了。历代以来所积聚的碎石堆，也把这个地区的外貌改变了。鉴于巴勒斯坦的雨量在冬天最多，所以，当主耶稣和门徒们涉溪而进入橄榄山时，汲沦溪的水很可能是不多的。

橄榄山

新约圣经所多次提及的橄榄山³³，与主耶稣传道的几项大事，有很密切的关系。这就是说，新约在提及弥赛亚的游行，客西马尼园，被卖与被拿，和祂在伯大尼附近升天的事时，都提到这山。³⁴ 主耶稣常常带门徒退到这里来交谈或休息。³⁵ 橄榄山实是一片矮山岭，平均只高出地中海2700呎罢了。北端有司柯柏山(Mt. Scopus)，今天，那新成立的希伯来大学，便建立在那里。中部是橄榄山的本身，居民不多，却有好几间教堂。南部是奥芬司山(Mt. Offense)，俯视着汲沦溪和施尔环村。橄榄山的东麓是逐渐与犹太旷野的乾燥区域接合的。新约圣经所提到的橄榄山上的两个村庄，伯大尼与百法其，都在耶路撒冷城外2哩左右往耶利哥去的那历史性的公路上。

亚革大马，或说窑户的田

在欣嫩子谷和汲沦溪会合点之西南，有希腊东正教圣安努非拉斯修道院(Monastery of St. Onuphrius)建立在窑户之田³⁶的边缘上。修道院之西，有块广场，有许多显然是为埋葬之用的石凿的坟墓和人造的洞穴，其中有一些虽然很古，大多数却是较为近代的，只要看看其上的希腊文碑记，便可知道。学术界大体上都一致同意，认为亚革大马就是这个区域，也许，连修道院的院址也包括在内。窑户之田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加略人犹大的不忠，

因他为着 30 两银子，把主耶稣出卖了。这些出卖无辜者之血的每一块银子，都用来买了这块田，直到今日。这田阿拉伯文称为赫埃坦(Hakk-ed-Dum)，就是血田的意思。

毕士大池

新约提及毕士大池³⁷，只有一次。这段记载的上下文，表明它是贴近一个与羊有关系的地方，但它究竟是羊门、羊市，还是羊的什么，那就无人晓得了。因此，它的地点，是学术界热烈争论的一个课题。现在，最可能的地方，有如下的两个：一是司提反门圣安妮教堂(Church of St. Anne)对面的地下蓄水池；一是圣殿区之南汲沦溪中的基训，即处女泉。但有的时候，也有人以为这是西罗亚池。我们认为这第三说是不成立的，因为当时西罗亚池已经存在，也有它自己的名字，自然没有理由与别的地方混为一谈了。若要把毕士大池辨认出来，它的原址，就必须适合如下的各项条件。第一，它的位置必须够大，才可以把五个廊子，都容纳下来，不管这些廊子的形式怎样。第二，它必须在靠近喂羊，养羊或卖羊的地方。第三，它必须在城外，因为律法不容许那个病人在安息日在城里拿着褥子走动。现在，要找到一个间歇不久就有水动的水泉作为病人及时入水得医治的条件，实在不是必要的，因为，在东方，许多地方的水，都有治病的功能。不过，这段经文却明明说出毕士大池的水，在一定的時候，有不寻常的骚动。

今天，耶路撒冷虽然只有一个这样的水泉，我们却不能武断地说，这就是主耶稣在世时的实情，因为，在别一处地方，也许会有这个情形而为我们所不知道的。无论如何，基训一带地区的外貌，决不是与圣经的条件有最大距离的地方。但这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池子。这里的山势不容许有池子的存在。鲁宾逊是正式以基训为毕士大的第一个人，虽然别的在也早已有过相似的看法，

说得振振有词。³⁸最后，第四世纪以后的传说，却坚持毕士大池在圣殿区之北，城外对着圣殿的羊门之处。请注意，今天，圣安妮教堂附近的希律门，就是人们所知的羊门，这也是一个羊市场的地点，虽然它不是耶路撒冷唯一的羊市场。从前又有人以圣殿区北墙下的贝尔克以色列池(Pool of Birket Israel)为毕士大池，可是，由于圣安妮方面的考古发掘工作，很有进展，于是，这一说就放弃了。现在的怀德神父的(White Fathers)宣称他们已把合乎圣经的毕士大池找到了，并提出种种入信的证据去支持他们的说法。这一说大体上是合情合理而能够成立的。

楼房

耶路撒冷某处的一座楼房³⁹，是主耶稣与门徒们所熟悉的一个地方。当然，马可与路加所提及的楼房，是否就是使徒行传所说的那个楼房，仍然无人知晓。耶柔米在翻译这些经文的时候，加上一个拉丁字 Coenaculum，就是餐厅的意思。使徒行传中的那句话，也许不止有这个意思，因为，它说门徒们都住在楼房里。可是，这楼房的原址何在，一直没有人晓得。今天，所有的朝圣者被带领去的所在，是锡安门外锡安山上的餐厅(Coenaculum)。大卫墓便是在这最后晚餐餐厅之下。把大卫墓放在这里，显然是不对的，因为，作为他葬地的大卫城，原是在圣殿区之南的俄斐勒山上。不错，彼得提及大卫墓之时，它像是一个人所熟知的所在那样，可是，它的地点，从来就没有任何后人能够予以决定。⁴⁰

客西马尼园

对于客西马尼园⁴¹的大体地点，学术界可说是没有不同的意见了。这个名词，是橄榄榨的意思，指耶路撒冷城附近橄榄山的某个部分而言。现在，称为客西马尼的地方，有橄榄山下罗马天

主教的各个园子，也有这个斜坡上截希腊东正教堂的各个园子。这一带都有许多橄榄树。整个区域，都是圣地，虽然主耶稣受苦与被卖的确实地点何在，没有人能够说得出来。不过，不论朝圣者是站在任何一个园子里，他都可以说是离主耶稣受苦的地方不远，我们这样说，是相当准确的。

该亚法的宫室

论到该亚法的宫室⁴²，学者们提过两个地点，都在今日锡安山的锡安门外，非此即彼。不过，这句话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在主耶稣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南部城墙，是沿着欣嫩子谷筑成由贝特苏起以迄西罗亚池的。第一个地点，在锡安山的亚美尼亚修道院里。这一说，由第四世纪以来的传说所支持着。第二个地点，在这修道院稍东的圣母升天会的神父们的地方。这些神父们已有重要的发现，特别是那起自锡安山往西罗亚池去的罗马街，就是由一排石阶所表明的。假如主耶稣的最后晚餐是在这附近举行的话，祂和门徒们便会沿着这些石阶往汲沦溪去了。可是，关于这些古迹的确实性，我们仍然没有确实的证据。

衙门和厄巴大

衙门(Practorium)⁴³是罗马官署的办公厅。衙门究竟在耶路撒冷的什么地方，向来都是一个引起人们多多忆测的问提。其中最有分量的一说，是以安东尼城楼为衙门的所在地。不过，使徒行传说保罗被囚在凯撒利亚希律衙门里的话，似乎暗示说在耶路撒冷也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假如希律在耶路撒冷和凯撒利亚的王宫中，都设有「衙门」的话。无论如何，这个问提也不是很复杂的，因为人们所提过的，不外下面两个可能的地点罢了。

第一个地点，是指大希律在马加比的巴里斯堡垒原址所建造的伟构安东尼城楼而言，这是屹立在圣殿区西北角的建筑物。这

座城楼设备齐全，但希律从来就没有拿来作为自己的官署去用过，只把它交给罗马的司令官去使用，而罗马官兵的职责，在于保护圣殿，维持治安。现存的安东尼的下层建筑，很能帮助我们决定这堡垒的确实地址。有一条铺大石的罗马街道，是由这里通到西边去，或通到今天的大马色门去，或通到另外一条由北到南的大街去的。这罗马街的一部分，保存得很好，还可以在埃西荷母女尼院(Ecce Homo Nunnery)和毗连的鞭撻己身教堂里(Chapel of the Flagellation)看得到。这些罗马遗迹的发现连同安东尼是巡抚官署的假设，就被人用来支持这个观点，说衙门的所在地，要在这附近去找。又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已告解决，便把一条想像中的「悲怆之路」(Via Dolorosa)制造出来，说主耶稣负十字架所经过的路线，是由埃西荷母拱(Ecce Homo Arch)开始，直达今天的圣墓教堂那里，就是人们认为主耶稣钉十字架和复活的所在。可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拱的存在，不会早过罗马哈德安帝(Hadrian)时代，而当时的耶路撒冷，在提多毁城之后50年，已实际上重建一新了。据说，在这条悲怆之路上，有许多个站，而每一个都与主耶稣往各各他路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有关。现在，很清楚的，暂且撇开以安东尼城楼为衙门之说的谬误不谈，要把一座历经沧桑京城中的一条大路，确切地还原起来，实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并且，我们若接受「悲怆之路」的说法，就同时也要默认圣墓教堂的真实性，而这恰又是一个尚待证实的课题呢。

衙门的第二个可能地点，是今天雅法门附近卫城区中希律王宫的某个部分。约瑟夫特别告诉我们说，当罗马巡抚弗罗鲁斯(Florus)于主后66年由凯撒利亚到耶路撒冷来平礼时，「就以王宫为总部；翌日便开庭审问，坐在庭上，也召齐了大祭司，显要，和城内有权势的人来受审。」⁴⁴这句话有几个要点是相当重要的。第一，罗马巡抚的官署，不在耶路撒冷，却在凯撒利亚。

第二，罗马巡抚要到耶路撒冷办公之时，他的办公处不设在安东尼堡垒，却设在大希律所建造的宫殿里。并且，宫殿中有一个称为「衙门」，或「审判厅」(Practorium, or Judgment Hall)的地方，就是公众集会之所。最后，衙门里的一部分家俦，乃是可以搬动的审判官的座位，就是一座约有半身高的，亚兰话称为厄巴大的。给巡抚作公开宣告之用的台。约瑟夫用来叙述弗罗鲁斯审判台的字，与马太用来叙述彼拉多的审判台的字，完全相同，这倒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主耶稣在彼拉多面前受审，就在这里，这也是一件相当确实的事。祂由大希律的王宫，被解到当时访问耶路撒冷的希律安提帕那里，很可能就是被解到那俯视泰路普恩谷的安提帕宫里，⁴⁵ 然后，祂再被解到彼拉多那里，才由卫城押到城外的各各他去。

各各他，或称加略山

在雅法门东北约四分之一哩的那座宏大建筑物圣墓教堂，是耶路撒冷地形学上两个最主要问题的实际表现。这两个问题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和祂复活的所在地各各他，或称加略山⁴⁶，究竟在那里。从所有以圣墓教堂为十字架与坟墓所在地而毫无问题的人看来，这就是基督教界最神圣的一地点。他们引用历代相传的传说来支持他们的见解，认为这就是主耶稣受死和复活的地方。这最早的传说，可以追溯到康士坦丁的母亲纥里拿(Helena)那里。据说，她曾于主后 32 年往耶路撒冷去访问，这才把主受苦的地点确定下来。因此，撇开这个古迹的正确性不谈，圣墓教堂便在基督教界的思想与敬虔中，占有极崇高的地位。千千万万敬虔的对拿撒勒人耶稣表示绝大忠诚的朝圣者，无不把这个地方的任何一寸泥土，视为神圣。当然，敬虔是一件事，我们却不能单凭敬虔去决定一间教堂的真确性，因为，这个问题，是必须根据

学术研究的真凭实据去处理的。笔者却要声明，他对主耶稣受死与复活另有其他之说，既不反对，也不赞成。

不过，一件相当确实的事乃是说，这座圣墓教堂，并不算得是祂在世生活结束之时各大事件发生的所在。在笔者看来，近日在耶路撒冷之北所发现的亚基帕城墙，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各各他决不在圣墓教堂的附近。我们无需把一切正面支持这个看法的理由都罗列出来，也无庸采取一个辩护者的态度去蓄意建立自己的观点。实际上，若要叫这个问题得着满意的解决，有些条件，是不可缺少的而所谓圣墓，竟然无法具备。这里的证据是积聚的，也是坚定不移的。扼要地说一句，圣经的条件是需要一个以髑髅的地方的。根据圣经，教会人士所爱唱的那首伟大的描绘「城墙外远处，一座青山」的圣诗是滑稽的，因为圣经没有提到这样的一个地方。⁴⁷ 不过，这样的话，也不必多提，提了也没有多大意思。最重要的一点乃是，若不根据地形或地势，就不容易谈到一个髑髅或一个脸形的事了。

第二，各各他是一个公众的地方。从福音书的记述看来，钉十字架是一件拿来「示众」的事，它的地点，也许是在一条公路之旁，正如罗马人的通常惯例那样，好叫众人对犯人得罪罗马的严重情形，有个深刻的印象。那些到来观看这可怕景象的群众，必定是毫无困难就能到达刑场的。古利奈人西门被迫去负起主耶稣的十字架之时，正是他在进入耶路撒冷公路的时候啊。第三，圣经的一切记载，都表明耶稣钉十字架是在耶路撒冷城外钉的，这是处理这种死囚的经常办法。⁴⁸ 希伯来书的作者很小心地回忆着说，主耶稣是在城门外受苦的，因此，我们也要追随祂到营外去。马太清楚指出，看守耶稣墓的兵丁，逃入城里去宣讲祂的复活。最后，根据约翰所说的一句切实的话，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离城不远。

根据这些细节看来，圣墓教堂也许能够满足每一个必要的条件，假如它的原址，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话。我们这样说，是公道的。可是，就在这一点上，我们不止没有什么证据，而且，从各方面看来，倒有适得其反的趋势。因为，即使我们撇开城北亚基帕王第三道墙的发现不谈，我们也还有好几个决定这件事的因素要顾及的。第一，今天耶路撒冷北边的城墙，由希律门到雅法门，实际上与尼希米所重修的城堡一样。这个看法是有凭据的，也可从约瑟夫所测量的结果得到证明。⁴⁹因此，这也是耶稣在世时的城北之墙。那圣墓教堂却在尼希米墙之南差不多四分之一哩的地方，这也实际上是今天耶路撒冷城中的基督教区域。第二，第五世纪米地巴地图(Medeba Map)上的耶路撒冷街道图，明指圣墓教堂在城内。主后 70 年耶路撒冷被毁后，不久就重建了。除了城南一带不再把锡安山和俄斐勒山的全部包括起来之外，其余各部分，实际上都是依照旧日的城基重修一过的，而北部城墙的位置，实与尼希米和希律的城墙原址无异。今天的城墙，是在俄国教堂(即前苏联)之内，也常常被认为与理论上的北墙，即不把圣墓教堂包括在内的北墙一样的，实在更能把一个较为满意的解释，提供出来，所以，对于这个特殊问题，更不该有所决定。⁵⁰总而言之，今天，学术界相信，作为主耶稣在世生活与工作的一个确实古迹而言，圣墓教堂是日渐失势的了。

园中墓

虽然在鲁宾逊(Robinson)于 1841 年对园中墓⁵¹ 详加考查之前，人们对这教堂的真确性，已经有了怀疑，他却是根据批评和科学上的理由去驳斥这一说的第一人。现在，人们都觉得，他的话未免过于苛刻的灼烈，但他的结论，实际上都得着证实了。不幸，圣墓教堂既不是一个确实的古迹，人们就要找出另外一个地

方来代替，这可以说是出于人们的宗教天性。因此，大马色门之外「戈登之加略」(Gordon's Calvary)和「园中墓」(Garden Tomb)之说，便兴起了。作为钉十字架的古迹来看，「戈登之加略」只有一个胜过圣墓教堂的优点：它是在耶路撒冷城外。不过，这地方与髑髅相似因而可能是各各他这一说的要点，该有相当的保留，因为这个地方的大路和采石场是起源于近代的。人们所认为所罗门获得建筑材料的古代采石场，是在大路之南，也在耶路撒冷城下伸展得相当远的地方。所以，在决定这个古迹的时候，最好的办法，还是查看各方面的可能性，不是查看各方面的或然性。

「戈登之加略」下的「园中墓」，也不合圣经的条件，因为圣经说，这墓是有一块可以辊开的大石的。麦柯里斯得认为这只是第四世纪左右某基督徒的坟墓。⁵² 作为一个确实的古迹而论，它实在不比圣墓教堂有更优越的条件。老老实实说一句，我们除了知道主耶稣是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钉十字架之外，简直不知道祂在什么地方被钉；除了知道祂受死的地方有个园中墓之外，也不知道祂葬在那里。我们可以相信这个地方是在城北，也许是在大马色门附近，可是，关于这个古迹，我们仍是没有任何证据的。

总之，在结束这个关于希律时代的耶路撒冷的论述时，我们要指明，这一章中的一切讨论，只在说明福音书所叙述的事的时地背景。我们没有意思把这城的许多其他课题，加以论列，虽然我们手头所得的材料，能叫我们把这城的 5000 年历史，相当正确无误地述说出来。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主耶稣和门徒们的当地环境予以说明。笔者希望，这里的结论，对任何人没有什么不公道的地方；即使有与人不同见解之处，也已经把别人的观点考虑到了。我们相信，大家都想把事实找出来，好叫主耶稣的伟大服务，能活现得更清楚。

最后，在任何时候去注视耶路撒冷城，都不免会把它那从悲

剧历史生出来的巨大情感，加以深深的体验。在犹太人看来，它是大君之城、圣城、锡安之女、全地之欢乐。每一个虔诚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于耶路撒冷，都会这样高唱：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

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忘记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

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⁵³

最值得注意的，是耶路撒冷也是主耶稣所十分痛爱的。当祂从橄榄山上凝视这城时，祂为它哭泣。当祂预言到它的未来厄运时，祂满怀忧伤。耶路撒冷是继续不断地在它自己的废墟上，一直重修下去的。今天，它仍然屹立在那里，作为世界上的永恒之城，也作为新耶路撒冷的预表。这新耶路撒冷，是一切时代完成的记号。所以，耶路撒冷要有光射出来，照耀全世界，而新时代的先锋，也要从它那里把万国的福音带出来，这一切，都是合乎时宜的啊。

第十三章 注释

- 1 创十四 17-20；另参来七 1-2。
- 2 见第七章南部战役中论亚摩利联盟的一段，又第八章论南国的一节。
- 3 乌路撒冷，耶路撒冷古名之一，比耶比斯(Jebus)更古，在主前 1400 年的亚玛拿书信集中，乌路撒冷这个名字已经出现了。假如「撒冷」便是「耶路撒冷」的话，那么，它在主前 2000 年的亚伯拉罕时代就已存在了。主前 30 年时穴居人的居留地叫什么名字，还没有人知晓。
- 4 约瑟夫以「上城」为大卫的卫城，是错的。因他以为卫城是在俄斐勒山而不在锡安山。见所著：Wars, V, iv, 1, V, iz, 2.
- 5 同上，V, iv, 3.
- 6 尼二 12-13, 32。
- 7 Josephus, Wars, V, iv, 3, 4.
- 8 创二十二 2、4。
- 9 代下三 1。
- 10 创十四 17 及以下。
- 11 申十二 5。
- 12 拉三 19，六 16。
- 13 Josephus, Antiquities, XV, xi, 1-7; Wars, V, v 1-7.
- 14 同上，XV, xi, 4, XVIII, vi, 3.;另 Wars, V, v, 8.
- 15 徒二十一 37 及以下，二十三 32-33。
- 16 出三 5。
- 17 Josephus, Wars, V, iv, 4.
- 18 同上，V, iv, 3.
- 19 太二 1、7。
- 20 路二 46 等。
- 21 太四 5，二十一 12-23，二十三 35，二十四 1、20 5、51；可十二 41，十三 1 及以下；路二 22、41-42、46，四 9，十一 51，二十一 5；徒三 2 等。
- 22 Josephus, Wars, V, v, 1-7; Antiquities, XV, xi, 5.
- 23 约十 23；徒三 11，五 12。
- 24 约十 22。
- 25 徒二十一 27-30。麦柯里斯得所作的这块希腊文告示的翻译大意如下：栏内重地，墙围圣所，一切外人，严禁进入，违者处死，咎由自取，其各凛遵，以免干究。见所著：A Century of Excavation in Palestine, p. 311.
- 26 约九 7、11。
- 27 代下三十三 2-4、30。

- 28 现在在伊斯坦堡的国立博物院中。
- 29 尼二14；王下二十五4。
- 30 路十三4。
- 31 约十八1。
- 32 珥三2、12、14。
- 33 太二十六30；可十一1，十三9，十四26；路十九26、37；约十八1。
- 34 太二十一1，二十四3；路二十二36-41；徒一12。
- 35 路二十二6；约十八2。
- 36 太二十七7；徒一19；另参见亚十一12-13。
- 37 约五2。
- 38 Macalister, *A Century of Excavation in Palestine*, pp. 137-142; Duncan, *The Accuracy of Old Testament*, pp. 115-123。
- 39 可十四15；路二十二12；徒一13。
- 40 徒二29。
- 41 太二十六36；可十四32，十六4。
- 42 太二十六3；可十四53-54等。
- 43 太二十七19、27；可十五16；约十八33、十九13；徒二十三35。
- 44 Josephus, *Wars*, II, xiv, 8.
- 45 路二十三7。
- 46 太二十七33；可十五22；路二十三33；约十九17、20；来十三12。
- 47 Macalister, *A Century of Excavation in Palestine*, pp. 91-94.
- 48 徒七58。
- 49 Josephus, *Wars*, V, iv-viii. 另见 Merrill, *Ancient Jerusalem*, Ch. XYV.
- 50 Merrill, *Ancient Jerusalem*, pp. 291-307.
- 51 太二十八11；约十九41。
- 52 Macalister, *A Century of Excavation in Palestine*, p. 89f.
- 53 诗一三七5-6。

第十四章

小亚细亚——进入欧洲的桥梁

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赛三十三17）

小亚细亚对圣经世界的其他地方，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它是一条把几个大陆联结起来的堤道。在这半岛的顶端，欧亚两洲的海岸线几乎相接了，来往世界各处的天然隘的，都在这里。东方和西方的一切关系，也无可避免地集中在这个区域里。它既位置在万国的十字路口中，它的一切展望和接触便都是世界性的。保罗扩大的传道活动，竟在旧世界的前哨站特罗亚开其端，这原是最适宜不过的。在这个欧洲与亚洲相遇的地方，保罗在晚上得着异象，看见一个人站在他面前求他到欧洲去帮助他们。¹ 保罗和同伴们对这个扩大视野的异象的答覆，实与他们迟早要把福音传遍地中海各地的计划，完全相配。从这一点看来，小亚细亚很可说是世界历史的一个伟大转折点。有人说，保罗过小亚细亚到特罗亚，又由特罗亚到马其顿的属灵进展，实在可以算得是对亚历山大军事战役的一个回敬。这一位以色列教师这样的精警解释，实在值得欣赏。² 我们很可以相信，这两个战胜者的步骤，几乎在一个洲界消失地方相合了，因为，在这里，旧秩序都让步给新秩序了。因此，我们要把圣经背景中的这个重要地区，加以如下的思考：第一，小亚细亚的地理特征；第二，东方和西方的关联；第三，保罗对各大城邑的接触；第四，启示录书中的小亚细亚。

地理特征

小亚细亚一地，北至赫勒斯邦特(Hellespont)和黑海，南界地中海盆地，全阔区度，平均约 340 哩。它西有爱琴海(Aegean Sea)，东边有险峻的亚美尼亚陶鲁斯山脉。根据一个粗略的估计，整个面积约有 20 万万哩，相当于美国纽约、宾夕凡尼亚、马利兰、新泽西，和西弗琴尼亚等新英伦各州面积的总和。现在，这整个区域，加上在欧洲方面的伊斯坦堡(Istanbul)和特拉西(Thrace)，是今天土耳其共和国的国土，以安哥拉为首都。今日土耳其的政治中心，距离古代赫梯人的要塞波加兹刻伊(Boghaz-Koi)只 80 哩罢了，这是一件有趣的事。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小亚细亚在赫梯时代或罗马时代的人口状况。不过，根据当时城邑之多，和农工商业在罗马政府鼓励及保护下的发达情况，小亚细亚的居民，必比今天的数目，超出很多，这是可以推想得到的。鉴于使徒行传所说的保罗由东到西，由南到北，在各处所见的稠密人口与繁盛市镇说出，这个估计，到底是相当保守的。各色各种的人民，各方各处的语言，都可以在罗马时代各城镇的市场中看到和听到。

若说这个五方杂处的地方，以中部和西部最为重要，实不为过。这两个部分，就是由南方的大数到北方黑海南岸的锡诺佩(Sinope)这一条线以西的地方。但若以中部和西部而言，那濒爱琴海的一段，由于它自古前 1500 年以至今日的不断的重要性，乃是这整个区域的中心。在希腊罗马时代中，亚历山大帝所散布的希腊文明，可说是在这个地段里，开了灿烂的花朵。古代世界七大奇观当中，竟有三样是在这个地区里的(这就是哈里卡拿苏 Halicarnassus 的灵庙 Mausoleum，罗底岛亚波罗神的巨像，和以弗所城内亚底米神庙)。若再加上其他许多名胜古迹，那么，爱琴海岸在文化上的成就，便更有可观了。不过，第一世纪时，这中

部和西部都是高度发达的，因为罗马帝国最优美的城市生活，很可以在这里找到。只要稍为打开新约圣经一看，便会发现这里有数目惊人的地方，对早期的基督教的活动，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例如：彼西底的安提阿、特罗亚、以弗所、亚朔、米利都、帕大喇、罗底岛、每拉、歌罗西、别迦摩、推雅推喇、撒狄、士每拿、路司得、特庇、非拉铁非、老底嘉、别加、雅提喇、以哥念，和大数等。加上小亚细亚的其他重要城邑，广大的省区和乡村等，都是希腊罗马文化所培养出来的。这些兴旺城乡所产生的一切接触，使到整个小亚细亚都能与四方的邻区，发生密切而重要的关系。

小亚细亚的一些地理特征，非常有趣。不论你从任何方面进入，它都有崇山峻岭像是挡着你的视线似的。这一点，尤以南部和东部为显著，但在西部和北部也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西北两部的山岭，常有一些突现的隘口，叫你可以进入广阔的平原，像在西西里或意大利南部的情形那样。爱琴海西岸的卡里亚(Caria)、吕底亚(Lydia)和每西亚(Mysia)等省，特别是米利都、以弗所、撒狄、推雅推喇、别迦摩，和特罗亚等地的附近，山势内移 20 哩至 100 哩，造成许多肥沃的盘地。在赫勒斯邦特、马尔马拉海(Sea of Marmora)和波斯普鲁斯(Bosporus)一带沿岸，可耕地的面积较大。黑海沿岸，地形线粗劣，高山重叠。在地中海这边，情势更为显著，只有旁非利亚以别加为中心和基利家以大数为中心两个美丽平原是例外。在大数区中，各山岭距离海岸的平均距离是 35 哩。在别加区中，这个距离却是少得多的。

撇开这些例外不谈，整个沿海地方，都布满了陶鲁斯山脉的高山，每当夕阳西坠时，形成美妙的景致。陶鲁斯山脉，是小亚细亚的主要山脉，由爱琴海一直延展到米所波大米的北部，风景绝佳。它的高度，徘徊于 7000 至 10000 呎之间。陶鲁斯山脉之

北，还有两列平行山脉，即布尔加山和亚拉山(Bulgar and Ala)，它们的主峰，也有差不多的高度。凯撒利亚附近的亚几山(Mt. Argeus)，高出海面 13100 呎以上，这是小亚细亚的最高山峰了。在另一方面，一个人一旦进入小亚细亚内地，就知这一切重叠的山岭，背景深厚。不论你从那一方面进入内地，都会感到那明显的地势升高的变化，其平均高度，竟高出地中海 3000 呎。地势的高升，大体上是缓进的，但有些地方，却是突出的，艰苦的。换一句话说，整个小亚细亚的内地，乃是一座庞大的台地，具有种种不同的地形特征，如旷地、田野、高原、肥美谷地等。甚至在今天，若能在这些台地上有适当的蓄水设备，大量的土地，便可以变成田，因为小亚细亚是没有大河流入海的，内地只有很有限的雨雪降落罢了。山溪大部分都在燥热的高原上消失了，否则也流入一些孤独的湖泊中，很快被蒸发完毕。有些地方，例如以哥念之北的图斯咸水湖(Tuz Salt Lake)附近，辽阔的土地都是积水的，高出地中海三千一百呎。在天旱之时，湖水全乾。但在雨季中，湖面就相当广阔。不过，通常各湖的长度是这样：图斯湖，60 哩；卡利里湖，30 哩；埃格的尔湖，30 哩；凡湖，80 哩。

正如上文所说，小亚细亚的水道，不论从大小或功能方面看来，都没有什么重要性。所有的河流的，都是不能通航到内地去的。大部分流入海中的水，都是从高山的海那一面的山坡来的。在另一方面，这些溪水的两旁，有许多美丽的谷地和低地，给许多繁盛的城邑，供应了养生的必需品。例如，在黑海区中，有里古河(Lycus)和哈里河(Halys)。都发源于亚美尼亚山，而在松姆荫和西诺布两城的附近流入黑海。哈里河全长 520 哩，是小亚细亚本部最大的河了。圣卡利亚河(Sangarius)流经古代戈地堡(Gordium)和今日的安哥拉附近，在波斯普鲁斯之东注入黑海。马西斯都河(Macestus)、陵打古斯河(Rhyndacus)和格兰尼斯河

(Granicus)，都经由弗吕家低原，流入马尔马拉海。这三条河中，以格兰尼斯河为最重要。主前 334 年亚历山大大胜大流士，便是在这里。

爱琴海方面，没有什么大河注入，虽然西海岸这里，也有一些小溪。在贺姆斯河(Hermus)河口。有士每拿城(Smyrna)，这是爱琴海岸名邑之一。新约时代小亚细亚最大城市以弗所，位在凯斯特河(Cayster)的下流近海处。由于这城的码头仍在原处，便知这河由以弗所到海的一段是可以通航的。东方和西方的古代通路，打从基利家隘口，由美安朵(Meander)谷地经过。印都河(Indus)流经卡里亚省(Caria Prov.)，在罗底岛面对入爱琴海。小亚细亚的南岸，有五条重要河流。别加和亚大利附近的凯斯特鲁河(Kestrus)，发源于陶鲁斯山，流入地中海。进入内地的一条陆路，便是沿着这条河去的。西流基这个重要海口，位在加里卡纳河河口。加里卡纳河流域，由西流基平原开始，也有一条路，通过陶鲁斯山，到达特庇和路司得附近。西得纳河(Cydnus)发源于陶鲁斯山，带着沉淀物，充实了大数一带的肥美平原。在保罗时代，西得纳河由大数到海边长约 12 哩的那一段，是通航的。长 280 哩的沙鲁士河(Sarus)，在流经那重要的交通站亚丹那(Adana)以后，便注入大数东南的亚力山得大海湾(Bay of Aezandretta)，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沙鲁士之东约 10 哩，另有一条平行的派蓝母河(Pyramus)，流经亚忒努山麓的伊苏(Issus)平原而入海。这是亚历山大第二次克胜波斯军的地方。最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发源于小亚细亚东部的山岭中，经由米所波大米平原，流入波斯湾。幼发拉底河，起自亚美尼亚陶鲁斯山北麓，全长 1780 哩。底格里斯河起自陶鲁斯山的南麓，全长 1060 哩。这两河在下游合成阿拉伯河，流入波斯湾；若由迦勒底的吾珥算起，则长约 125 哩。

东方与西方的关联

不过，在小亚细亚旅行，不是靠水道，不像埃及那样的，到处都有「大帆船」的景致。这里的交通，全靠那四通八达的公路网。这些公路都是改良过的，也是设防的，在罗马时代，功能最大，因此，成为扩展基督教所必需的物质条件之一。这公路网的每一项进展，都有一段人力胜过天然障碍而达成目标的佳话。不过，小亚细亚公路网的原始计划，并不是罗马人起始的，因为在罗马人还没有到来之前几千年，这些公路和隘口当中的一部分早已存在了。例如，自古以来，米所波大米北部起一条大路，起自迦基米施或阿勒坡，横过亚马奴山和陶鲁斯山，到达波加兹刻伊，就是一条很重要的交通线。这路经过马拉施(Marash)、该亚利亚、波加兹刻伊，直达黑海区域。此外，北部还有一条公路，起自尼尼微，到了马来施亚，就在凯撒利亚附近，与前一条路接合了。

在这些进入内地的公路中，最有历史意味的，是那奇险的基利家隘口(Cilician Gates)。隘口的南端，是进入陶鲁斯山的离大数不过40哩，差不多可以望得见。由大数和亚丹那往内地去，这隘口是主要的过道。无数的人，已经为着旅行，商业和战争上的必要，打从这些隘口通过了。早期的赫梯人，从加帕多家涌入这个著名的隘口，就在幼发拉的河与奥伦得河之间的沃土上，建立国家，一方面抵抗了巴比伦和亚述的进攻，一方面也制止了埃及的侵略。巴比伦和亚述许多次的战役，都是透过这个隘口的。而波斯经过这个隘口，去横行整个小亚细亚。亚历山大大帝从戈地堡(Gordium)起程，经过这里，在埃苏平原上，与波斯决战。罗马的军队，也经过这个基利家隘口，在中东一带，为罗马帝国的东土，把法律与秩序的基础打好，把它坚守和治理得很妥善。罗马人是很有筑路天才的，这个隘口经过他们大家修理后，就成

为东西交通的重要孔道。拥有东方财富的商队，不断地从这里经过，往内地去。阿拉伯人和十字军人，在他们东征西讨的狂热中，也没有忽视它的重要性。近代的铁路工程师要敷设安那多里安国际快车的轨道由柏林经过康士但丁堡、安哥拉、亚丹那而直达米所波大米的腹地时，也不能找出一条比经过这里更好的路线。最后，保罗也是从故乡大数经过这个隘口，往老底嘉平原的各大城邑去宣讲福音的。

罗马帝国里的一条著名大路，是通往东方去的那「古道」。现在且由中东方面倒看过来看罢。这路起自巴比伦，经过阿勒坡，叙利亚的安提阿、阿丹那、大数、基利家隘口、特庇、路司得、以哥念、彼西底的安提阿、喜拉坡里斯、歌罗西、老底嘉、以弗所、士每拿，而达到亚洲西端的特罗亚。由彼西底的安提阿经过非拉铁非、撒狄、推雅推喇、别迦摩而达特罗亚，是这条干线的支路，路程较短。这条东方之路由撒摩特拉方面的海道横过爱琴海以后，就给欧那纯路(Egnatian Way)接上去，由尼亚坡里直达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所经过的地方，是腓立比、暗妃坡里、亚波罗尼亚，和帖撒罗尼迦、比拉、以利哩古，和地拉金(Dyrrachium)最后的一段，即亚比安道(Appian Way)，在意大利东南岸，由白令底士堡(Brindisium)，直达罗马。这些公路，可说是罗马人工程技巧的最佳例证，它们的遗迹都表现了当日工程的优美处。这些公路之开辟，都是必要的，一方面可以维持国内的接触，一方面可以把辽阔的国境，藉着方便的交通，联结起来。因此，罗马人认定他们的公路网为国防要务，否则，这么庞大的疆域，便难于统一与维持了。在某个意义上，这一切的工作，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事先的准备，因为基督教运动的先驱，差不多都来往于这些公路上，把福音传到最遥远的地区，而这些公路，又都是由罗马的驻外军队所保护的。可见，在旧秩序与新秩序之

间，有一种重要的联系。读者请看保罗布道旅程图：一是叙利亚安提阿附近的罗马公路图，一是由尼亚坡里至腓立比的罗马公路图，这些都是东方通路和欧那纯大道的一部分。

保罗所接触过的重要城邑

若把使徒行传中的小亚细亚城邑作个地理上的考察，便知保罗的传道旅程与这些陆路交通线，是大致相同的。例如，他第一次的行程，³起自叙利亚的安提阿，以至重要海口西流基。这个濒海城邑，在奥伦特河河口之北 5 哩。距安提阿约 21 哩。巴拿巴，扫罗和马可，在西流基上船，往西南 70 哩外的居比路岛去，先在撒拉米上岸，就穿过全省，到达首邑帕弗。居比路岛虽有长约 400 哩的海岸线，却与地中海东岸许多地方维持了商业上和政治上的关系，也不与小亚细亚各大城市脱节的。因此，保罗一行人便经过吕西亚海，到西北 180 哩外的亚大利和旁非利亚来，继而进入西北 12 哩的内地城别加去了。别加一带，有来自彼西底高原的卡斯得鲁河的灌溉，土地肥沃，民丰物阜，可以实际自给。在政治上，它是旁非利亚省的省城，是小亚细亚这一边人所共知的都会。这里有一座罗马戏园的遗迹，据估计，有可容 13000 多人的座位。华丽的浴池，有上盖的街道、运动场、庙宇，和希腊罗马式城市的其他特征，都表明这是一座人口稠密的大城。在这整个区域的背景中，到处有陶鲁山的高峰和峻岭。

由别加平原进入内地，有两条路。第一条，即西北线，由卡斯鲁河流域上去，在老底嘉附近，与东方古道接合，然后经过米安特低原，到以弗所和其他爱琴海沿岸各城市，或由老底嘉经过非拉铁非、撒狄、别迦摩、而达特罗亚。第二条，即东北线，是保罗和巴拿巴所行过的，却由别加越过陶鲁斯山，到达彼西底的安提阿。这里有四通八达的公路网，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安提阿

是西流古朝的统治者所建立的，但它的基础，也许要上溯到弗吕家的古代历史中，它是弗吕家这一片土地军事、政治，和商业中心，地位重要。自被亚历山大征服后，陆续定居在这里的，有希腊人、弗吕家人，和犹太人。从犹太人也有许多定居在这里事实看来，就知安提阿是地点适中，交通便利的。任何一个商业展望受限制的地方，都不会有犹太人聚居的，路司得和特庇的情形，就是如此。

使徒由彼西底的安提阿起程，只要跟着那条东方大商路走，就可以很快的经过以哥念、路司得，和特庇三个城市，以哥念就是今天的冈尼亚(Konia)，位在一片地势略高的平原中，土地肥沃，风景绝佳，不啻是小亚细亚内地的一个重镇。它也是一座边城，在弗吕家的东南境，离吕高尼边界只有几哩罢了。这里有许多犹太人，表明它是一个商埠，这个地位，是它一直维持到近代的。在另一方面，以哥念西南 18 哩的路司得和以哥念东南 45 哩的特庇，因为都在陶鲁斯山麓，地方性气味较重，就比不上以哥念或安提阿那么重要了。根据使徒行传，路司得和特庇两城都属于吕高尼，也都在那横贯基利家隘口的帝国大路上。奥古士督(Augustus)曾将路司得改为罗马殖民地，有保护罗马利益和维持律法与秩序的重大责任。路司得的原址，在今天雪来(Serai)村附近的一座山上，初于 1820 年为李基(Leake)所发现，后来才给施图勒(Sterrett)所找出的一块石刻证实了。在罗马的治下，这城成为一个军事和文化中心，虽然它仍然保存着若干本上的语言和风习，正如新约所记述的那样。⁴特庇在吕高尼高原的东南端，是一座相当重要的边城，有军事上的地位，虽然比不上路司得、以哥念，和彼西底的安提阿那么优越。圣经没有提及特庇有犹太人的会堂。这也许是说，这座边城在商业上，远不及邻近其他各城那么重要。保罗的同胞没有几个在这里，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他

在特庇没有受到迫害，而他在这里的服侍，却显然是成功的。保罗在特庇时，虽离自己的故乡大数不过 125 哩，他却并没有打从东边的道路，回叙利亚的安提阿去，却从旧路，经过吕高尼、彼西底、旁非利亚等地，回奥伦特的首邑去。

他第二次的行程就不同了。⁵那是由叙利亚的安提阿沿着那著名的陆路，到达小亚细西北他端的罗特亚中途经过大数、基利家隘口、特庇、路司得、以哥念，和彼西底的安提阿等地。安提阿位在小亚细亚内地商业、社会、政治，和军事等利益的十字路口中，从安提阿往北行的公路，大部分跟哈里河和山加里河的湾曲水道。经过上加拉太的繁盛区域，而分别达到本都(Pontus)和庇推尼的各大城镇。这一带是古今兵家必争之地，与金角(Golden Horn)区遥遥相望。由这金角区再过去不远，便是使徒所还没有到过的欧洲了。假如保罗在这条北方大路上有什么企图的话，他就会跟无数的东方旅行者和商人一样，走上这条由米所波大米北部直通赫勒斯邦特的大路。不过，圣经的记载却说，保罗决意要在小亚细亚西部的首都以弗所作工。但他因为受到圣灵的禁制，不得在亚细亚境内传道，便向西北去，经过弗吕家和加拉太两地，来到每西亚。既到这里，他们本可以进入东北的庇推尼去的，但后来这个意思也放弃了。圣灵既然一再拦阻他所想要走的路，他便沿着每西亚边缘的大路跑，直到爱琴海边的特罗亚。

这些地方的边界究竟怎样划分，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意见，由于边界常因地方志和民族志的理由而移动，我们便实际上没有办法能把保罗到特罗亚来的路程划出来。圣灵虽禁止他在亚细亚传道，却没有禁止他从亚细亚经过。因此，假如所谓弗吕家、加拉太一带只不过是一种地理上的描述，犹如安格(Angus)所说，在主前 25 年时，包括了弗吕家、吕哥尼、伊叟里亚(Isauria)西部彼西底至旁非利亚边境一带的话，那么，使徒行传所记的一段，也

许不会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除非有人对于所谓加拉太争辩的特殊理论，要加以维护。无论如何，保罗一行是尽可能跟当日的罗马国道走的。由彼西底的安提阿往特罗亚去的主要路线，是沿那旧路经过弗吕家和加拉太，而到达非拉铁非、撒狄，和推雅推喇一带的。也许，他们就是在这一带地方的时候，有往庇推尼去的念头。他们在这件事上既然又受到禁制，便沿着每西亚的边境，往特罗亚去了。古代的特罗亚，位在爱琴海与赫勒斯邦特汇合处的海角上。

主前十二世纪盛极一时的伟大特罗亚废墟，是在距离今天卡拉希沙力村(Karahis-sarlik)不远的地方。三十年前，由舒里曼(Schliemann)主持发掘，结果惊人。这一带是希腊与特罗亚在特罗亚城外作战十年的战场。在特罗亚之南 5 哩，古代吕底亚王建立了另一座特罗亚城，也已由舒里曼发掘出来了。另外，在城南 12 哩田尼都岛对面的地方，有第三座同名的城。这个才是新约时代的特罗亚，是一座可以把当时当地的一切商业、政治，和社会潮流，一览无遗的大城。欧洲和亚洲生活的横断片，陆续不断地表现在它的街道上。它的海事，极为繁忙，有许多定期开航的船只。由特罗亚起程往尼亚坡里和马其顿去，两天就到，只在撒摩特喇岛过一夜就行了。保罗一行就是在欧洲的这个门槛上，听见马其顿的呼声的。正如后来的事所表明的那样，保罗的回应，包括了一个更大的区域，不止牵涉到这地的首府腓立比，也影响到暗妃坡里、亚波罗尼亚，和帖撒罗尼迦、庇哩亚、雅典、哥林多，和坚革哩。后来，使徒由坚革哩起航，到以弗所，又由以弗所，到巴勒斯坦海岸的凯撒利亚，向教会问了安，便由陆路回叙利亚的安提阿去了。

保罗的第三次出外传道，⁶并没有什么特别关于公路旅行的问题，因为他由叙利亚的安提阿起程，经过了基利家隘口、路司

得，和以哥念，便到达彼西底的安提阿。从这里往以弗所，有两条路：其一是经由老底嘉和米安特流域的那一条；其二是经由非拉铁非和凯斯特流域以达爱琴海的那条陆上古道。从各方面看来，他所走的，是后一路。保罗在以弗所的大礼以后，便经由士每拿、别迦摩、亚大米田、特罗亚、到尼亚坡里的大路，进入马其顿。他由希腊和马其顿回来之时，再一次经由特罗亚、亚朔、米利都、基阿、撒摩、米利都、哥士、罗底，和帕大喇等大陆和小亚细亚海岛方面的许多地方，才上耶路撒冷。

最后，保罗往罗马去之时，⁷ 只在几个小地点，与小亚细亚略事接触而已。他们一行，由凯撒利亚上船，先经古西顿城，然后渡过基利家海(亚历山特力打湾)和旁非利亚海(吕西亚海)，来到小亚细亚。到了每拉这个埃及叙利亚沿岸船只中途停泊站之后，⁸ 便转到一艘由亚历山大开来往意大利去的粮船去。⁹ 由每拉西往的正常航线，经过革尼土，直驶罗马。但因遇着逆风，船便驶向西南革哩底岛的佳澳，平安到达，但因要到非尼基去过冬，便碰着十四日夜在地中海飘荡的苦难，直到船到了米利大。使徒换过一艘由亚力山太开来的船，才经由西西里的叙拉古、美先拿海峡的利基翁、拿不勒斯的部丢利，和亚比乌，到达首都罗马。

启示录中的各教会

现在，我们要讲到小亚细亚与新约圣经最后的关系了，这是约翰从拔摩岛所发出来的信息所见到的。¹⁰ 亚细亚省的七个教会，即以弗所、士每拿、别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铁非，和老底嘉，都在以弗所附近，而约翰见异象的所在拔摩岛，距以弗所不过 70 哩。让我把以弗所留后讨论，先将这些重要地点逐一详加论列如下。

约翰的放逐地拔摩岛，是在小亚细亚米利都之西约 50 哩。

和以弗所之西南约 70 哩的海中。这虽是希腊群岛数百海岛最小的一个，它与主所爱的门徒的关系，却已经提高了它的令誉到光荣的地步了。全岛不过是一块大石，草木不生，这是它的地理特征。爱琴海的海涛，不断地冲击着它。不过，有一次，作者却看见爱琴海绝对平静，毫无漪涟，竟像一面玻璃那样。但不论海的动静如何，这海岛总是与大陆分离的，以致这一位被流放的囚人，要想望到「海也不再有了」主日的来临，虽然约翰被囚在这荒岛的时期究竟是在尼禄时代还是在多米田时代仍无定论，关于他被囚的地点和与他同囚犯人的卑污，总是没有问题的了。这个地区，长 10 哩，宽 6 哩，是罗马人用来禁锢囚犯的。今天，全岛的人口倒有 4000 人。

士每拿是小亚细亚今天最有吸力的城市之一。由于它常常有地震、火灾、水灾等祸害，它就是地中海东岸「不幸」之城。不过，士每拿已具有 3000 年的光荣历史，今天也达到最大发展的时代了。它那 35 万的人口，使它成为小亚细亚最大的城市。它位在一个美丽海湾的一端，自古以来，一直享有海事方面的优势，与地中海东岸一带，贸易频繁。士每拿又是近东从事于世界贸易口岸之一。在另一方面，它在内陆贸易的交连线上，也占有令人钦羡的领导地位。所有公路，都以这座作为东方门户的城为枢纽。

不过，士每拿虽然自己宣称是小亚细亚的「第一城」，别迦摩和以弗所两名城，都未必甘愿屈居第二或第三的。但在时间上讲，它有悠久的历史，也常在长进中，它的确可以当之无愧。「大战」以前，这城有满街满巷的勤劳希腊人。他们在这异国之城中，很有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成就。但因希腊和土耳其要交换外国人口，希腊这个小国，却无法照料到她在国外的百姓。世界大战之火，把城中的主要商业区都烧毁了，但重建过的士每

拿，反比以前更为壮观。启示录的书信里，就有一些暗指这城沧桑的话，讲到它的苦难、声誉，和财富。在这个都会里的犹太人，数目既多，经济力也强。他们都与说毁谤话和撒但一会的事有关。并且，在这物质极度繁荣，思想混杂，又充满希腊气息的城中，早期的基督徒们，显然是无时不处在守势中的，虽然依照可靠的遗传所说，坡旅甲在城里竞技场之死(主后 155 年)，很足以表现他们对主耶稣而不是对该撒的忠诚呢。

别迦摩位在士每拿与特罗亚之间的内地公路上。圣经虽然没有明文说到保罗到过这个地方，他从弗吕家加拉太区域往爱琴海去之时，却很可能从它的边境经过。别迦摩与以弗所和士每拿争取小亚细亚的首席地位。它在主前 283 至 133 年时做过一个王国的首都，拥有每西亚、吕底亚、加利亚、弗吕家，和旁非利亚等省，所以，它的自大，不是毫无根据的。在基督教纪元初期它很可能是亚细亚的首府，在历代贤君的治理下，成为东方最美城市之一。它显然是一座希腊式的城。在东方准备基督教来临的一批辉煌城市里，它是其中之一。现在，大家都承认，在艺术、雕刻，和宗教的创新中，别迦摩远比撒狄和以弗所为优越。讲到宗教创新的事，别迦摩在崇拜医药之神埃士格鲁柏士的事上，是特出的提倡者，在皇帝崇拜的事上，它又是承认该撒为神的第一个地方。在第一世纪时，这一种宗教上与政治上的敬拜，实是基督教的最大敌对力量。

推雅推喇是亚细亚名城之一。它最初在新约圣经出现，是在使徒行传如下的一句话中：「有一个卖紫色布疋的妇女，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喇城的人。」当时，保罗正在腓立比遇见她，她就邀请保罗一行到自己家里去了。¹¹ 这一位高贵的女商人，当然不是推雅推喇献给古代世界最微小的礼物。不过，路加对当时各城情形的准确报导，竟与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推雅推喇在染布业上

的领导地位那么相符，确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此外，在青铜工业和工艺上，这城的居民也确有特长。推雅推喇位在东方与西方的干路上，军事地位重要，所以又是设防周密的，这是它太平生活之外的另一面。

撒狄是七个教会当中唯一的有这样的话论及它的教会：「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句话，现在已完全实现了，虽然它那代表多年文化进步的巨大遗迹，仍在特慕勒山(Tmolus)的斜坡上像是四面向你注目那样。选择建城地址的人，对于它的未来发展，实有先见之明。由士每拿往古撒狄去的路上，要经过小亚细亚西部最美丽的低原，特别是那弯弯曲曲的柏多勒河流域。撒狄城就是一部分在山麓，一部分在谷地建立的。由于这城处在重要的交通要冲上，它很早就已名闻遐迩，万商云集，货畅如流，财富之大，有亚细亚第一之称。它距以弗所约 70 哩，在亚底米神的崇拜上，是以弗所的劲敌。

老底嘉¹² 在米安特阿和丽卡河的上游，距以弗所约 100 哩，是小亚细亚的一座名城。老底嘉是四通八达的，因而在小亚细亚的内地中，具有特殊优越的地位。它的东南，有来自别加的在陶鲁斯山麓的山路；东面有直透吕高尼平原和基利家隘口，并经由大数、安提阿、阿勒坡以达米所波大米的大路；西有地临爱琴海的以弗所，而西北则有非拉铁非、撒狄，等在同一军路和商路上的许多名城。由于这些关系，老底嘉可说是财源广进的。不过，这城却常常夸言能够自给自足，因它拥有这个区域上的工业。这一项自夸的满足，可在特别写给老底嘉教会的信中见到。老底嘉的附近，另有希拉坡立¹³ 和歌罗西¹⁴ 两名城，但它们的发展，始终受着老底嘉的控制，这三座城都在丽卡河的美丽流域内，而丽卡河是发源于弗吕家山和注入米安特河的。新约只提过希拉坡立一次，它位在老底嘉之北 5 哩往非拉铁非的公路上。据早期的传

说，这城是腓力和他女儿中的两个作工的地方。罗马斯多亚学派(Roman Stoics)的特出领袖伊比忒都(Epictetus)和巴比亚(Papias，主后 70-130 年)，都诞生于此。歌罗西却在老底嘉的东南 6 哩由东方往爱琴海去的公路上。这城是因圣经记述阿尼西母、腓利门、以巴弗、亚基布等人而享盛名。¹⁵ 很清楚的，以巴弗是在这里广传福音的人。¹⁶ 保罗在歌罗西人书中，却说自己从未到过他们那里。¹⁷

最后，老底嘉西北 45 哩的非拉铁非，位在坎马古河(Comagus)流域的中心，旁有马安尼高原的小丘。向西北流的坎马古河连同各支流，给撒狄、推雅推喇、士每拿等城供给了美丽的城址。非拉铁非有小亚细亚的「小雅典」之称，这称号表明它在其他希腊化的城市中，负有极重要的文化使命。它在第一、第二世纪时，繁盛达到极点，直到第七世纪时，才变为拜占庭(Byzantine)式的城市。今天的小镇亚拉施赫(Ala-Shehir)，便是在古非拉铁非的原址上建立的。这七个教会，除了士每拿和非拉铁非以外，到今天已经没有什么留存的了，而这两个教会，却是在约翰的书信中得着特别赞赏的，这倒是一件饶有意味的事。

在结束这一章论及小亚细亚和它在新约中的地理背景时，我们无需特别提出也知道这是一章很概略的讨论。我们的宗旨，不过是把保罗和约翰作工地点的背景，说明一下。当然，约翰是巴勒斯坦人，根据传说，他与小亚细亚的关系，只集中在以弗所和拔摩岛。但保罗就不同了。他出生在基利家的大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亚细亚人。有人以为他既是这个地方的人，他在小亚细亚的一切传道工作，可能是出于他的爱乡热诚，就是出于他要对自己乡人传福音的责任感。若是这样，基利家这一省便应该福音遍传，教会十分发达才对。可是，基利家在保罗的工作果效中，是最模糊的一个地方。基利家既没有任何特出的教会，保罗也没

有任何书信写给大数人。事实如此，就必定是另有解释的了。原来，他在小亚细亚内地和爱琴海边各大城市的英勇工作，根本是以圣灵的引导和圣灵光照的伟大眼光为依据的。使徒保罗的宗旨，显然是以大城市为传道的对象。他要先从这些文化、政治，和商业的中心下手，好叫福音能从这些大城市流传到遥远的四乡。他希望主的道因此能得着四方的响应。¹⁸ 他的希望，不是没有根据，也不是没有实现的。因此，这个地方的地理背景，至少也给我们部分地解释了保罗在小亚细亚的工作。这个半岛，既是进入欧洲的桥梁，又是过到东方的门户，占有很重要和很有吸力的军事地位。所以，保罗一行，在圣灵引导下，由小亚细亚西进，继续神国扩展的伟大事工了。

第十四章 注释

- 1 徒十六 8-9。
- 2 Abrahams, *Campaigns in Palestine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p. 6.
- 3 徒十三 1-14、28。
- 4 徒十四 11。
- 5 徒十五 36 至十八 22。
- 6 徒十八 23，十九 1 至二十一 17。
- 7 徒二十七 1 至二十八 16。
- 8 徒二十七 2。
- 9 徒二十七 6、38。
- 10 启一 9 至三 22。
- 11 徒十六 14-15。
- 12 西二 1，四 13。
- 13 西二 1，四 13。
- 14 西四 13。
- 15 西四 9、12；门 1-2。
- 16 西一 7。
- 17 西二 1。
- 18 帖前一 8。

第十五章

希腊罗马时代的大城

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徒十六 12）

希腊罗马世界政治经济背景的最大决定因素，是全帝国中位在要冲的一批具着代表性的城市，都有高度发展的生活。公道说一句，自从城邦的观念特别从希腊人在雅典、斯巴达，和底比斯发展出来以后，各大城市间，就有一种健全的竞赛，要在市政设计和改良的每一方面争胜。不错，城邦这个东西，原是苏米尔人和非利士人的具体成就，比起希腊人来，早了好几千百年，不过，它们最高的成就，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希腊城邦，尤其是雅典的成就，这是无人可以否认的事实。真的，由于雅典市政建设上的辉煌成绩，它早已成为罗马、亚历山大、叙利亚的安提阿、以弗所等大城市的标准了。不错，以罗马和亚历山大而论，它们的城市生活，也许比雅典为优越，不过，从它们所效法的模范看来，一切的光荣，还是要属于原始的模范城雅典。在某个意义上讲，人类所共享的最高文化成果，实产自雅典，而这样的雅典，也仍然存在于人间，只不过是集中于一个固定地点罢了。

亚历山大大帝，在希腊化的世界中，是把城市的理想加以促进的人。不过，不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以雅典为宏大城市的标准。他所亲自建立的城市，不下有 70 个之多，都建在军事要冲上。去完成他那国际联邦的计划。他的后继人，尤其是西流古 (Seleucidae) 与多利买，不止把他的城市发展计划，发扬光大，还在他那远大眼光所创立的许多城市之外，增加不少他们自己所建

立和爱护的城市。结果，在基督教纪元初期，整个罗马世界，已布满了这样的城市，成为各地方的领导力量，在有些地区中，这些城市的势力，竟足以影响到国家大事呢。所以，若对准这些城市作工，便等于在它们领导下的整个区域里传福音了。例如，在保罗的传道旅程上，撇开他有没有一个切实的传道计划这个问题不谈，他就是这样大刀阔斧地向大城市下工夫的，所以我们不必怪责他故意选择这些大城市而不到乡村去，或怪责他自以为是大数和耶路撒冷出身的人就不肯往小地方去。他所选择的据点，都是以战略上的理由为根据的。我们相信他这样的选择，是出于圣灵的引导。所以，不论他到那里去，那总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城市，足以影响到附近一带的地方的。换言之，这些大城市都被他化为遍传福音的根据地了。

这样的城市，可说所在多有，俯拾即是。但为保持圣经背景的兴趣起见，我们且选出如下的十个城市来，作为它们有助于基督教运动进展的说明：亚历山太、大数、彼得拉、叙利亚的安提阿、以弗所、腓立比、帖撒罗尼迦、雅典、哥林多，及罗马。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大城市，实足以代表下列散布得很广的地理区域：埃及、阿拉伯的彼得拉、叙利亚、小亚细亚、马其顿、希腊，和意大利。从社会、政治、商业，和宗教方面说来，它们都已把整个地中海周围的地方影响到了。真的，这些大城市的进步，便是地中海盆地文化的发展。并且，只要我们细心考察，便知这些城市，除了亚历山太和彼得拉留待下文讨论以外，都可说是保罗所活动过的城市，因为它们与这位传道给外邦人的伟大使徒，有那么密切的关系。当然，这也就是我们所根本感到兴趣的一件事。可是它们与保罗的传道工作有那么密切关系的事实，另外又引起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城市之入选，毕竟是何所依据。假如保罗的意思是透过城市的接受福音从而使到该城市附近的广大

区域也接受福音的话，那么，从那些经文可以把这一点看出来呢？这个问提，显然是不难回答的，因为这些城市与其附近广大区域的密切关系，是事实俱在，也是尽人皆知的。兹总括论列如下：

第一，这些城市之重要性，在于它们的政治地位。上述的每一个城市，都毫无例外地是附近四围区域的行政中心。以亚历山太、彼得拉、叙利亚的安提阿、大数、以弗所、哥林多等而言，它们事实上就是一省的省会。罗马最特出是帝国的首都，当然不在话下了。在另一方面，腓立比是一方的首府，帖撒罗尼迦是马其顿第二区的都会，而雅典、阿的卡的首府，更在许多方面，居于优越的地位。罗马人的权利，公民权的尊严，法律与秩序之维持等，都可以在这些城市中看到。撇开一些例外不谈，保罗在这些城市中的经验，例如在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哥林多，和以弗所等，都很清楚地反映了罗马律法与风尚的实际运行。一想起保罗在这些城市中与罗马地方官和省级官的多方接触，就更觉了然。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其他宗教，都先要在这些大城市中得着法律上的地位，这也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第二，这一批城市，可以说都是基督教纪元初期文化背景的最优越的代表。每一个城市都是当地社会组织的最高表现。这个时代最高的市政理想，都在它们当中实现了。古代伟大哲学家所流传的思想，也在这些城市中有最旺盛的长进。帝国东部的雅典、亚历山太，和大数，在教育事业上，尤为优越；它们的大学，是名闻全世界的；慕名而来入学的学生，来自最远的地区。基督教的真理与信息，受到希腊罗马世界最锐利的检讨，而在这样的检讨中，基督教必须证明自己不特不与当时最高尚的生活相外，反而相成，这都是无可避免的事。并且，如果基督教要证明自己是一种普世性宗教的话，就必须把读书人与非读书人，受过

教育的人和未受教育的人，寻常人和知识份子，都收在自己的怀抱里，一律看待。它把这些大城市中的诸色人等都吸引过来，争取过来，和保有下去的能力，乃是它有才能与恩惠的最后证明。

第三，从商业的观点看来，这些城市都有它们的重要性，不错，雅典与腓立比的商业活动，比不上其他的城市，但这也是一种相对的说法罢了。即使腓立比是一座驻防城它也位在到东方去的贸易大道埃纳逊路的附近，而雅典世界有名的彼拉攸商港(Piraeus)。这些城市的商业利益，在水陆双方都有很大的关系。亚历山太是一个商港，财源茂盛达三大洲；彼得拉是一座山中堡垒，却也以陆路贸易见长。叙利亚的安提阿、大数，和罗马，都在内陆，虽有水路可通，却限于小舟，它们的港口，也都在15哩外的地方。不过，安提阿乃是东方与西方之间最重要的一个联络站；大数把守着基利家隘口，而罗马又是一切水陆交通线的终点。以弗所在整个小亚细亚中，特别在商队的来往关系上，是一个中心。帖撒罗尼迦位在一个海湾的顶上，一面是爱琴海的沿岸，一面可由埃纳逊路直达罗马。最后，在哥林多湾上的哥林多，是亚得里亚海的贸易中心，在陆路方面，又是比罗般尼撒(Peloponnesus)希腊，和马其顿的要冲。

第四，这些城市的宗教兴趣，非常浓厚。希腊罗马世界的全部著名神坛，由亚历山太的伊西斯(Isis)与奥西里斯(Osiris)到安提阿的巴古斯(Bacchus)与大芬尼(Daphne)，以弗所的亚底米(Artemis)，雅典的雅典娜(Athena)和罗马的万神殿(Pantheon)，可说应有尽有。到处都弥漫着这些神秘宗教和皇帝崇拜的邪曲气氛。彼得拉、以弗所、罗马，和雅典等地宗教生活的物质表现，极其惊人。基督教被传入这样的环境中，是经过深思熟虑，而特具信心的，这些似是而非的崇拜，既无助，又无望，迟早总要把人类的心田让给那伟大的传道者去作工的，因为唯有祂才能合理

地答复人类心情与生活的每一种正当的呼声。要向这些异教的堡垒进攻当然是信心的一种极大冒险，但是，基督教的胜利，适足以证明它的合理处。

最后，这一批城市中的每一个，因地处中央而与附城区域息息相关，就能向四方发出力量，去影响整个区域的社会秩序。这此附城乡镇之倚仗城市，犹如子女之靠赖父母一样，以城市为它们一切市政理想与活动的泉源。在这件事上，有一个巨大无比的因素。新闻很快就从城市跑到四乡。市民和乡民，无不挤满街道上和市场，「将新闻说说听听。」¹每一天的重要新闻，都由这些中心，散布到四乡去。若果一个城市接受福音，它的后果，是十分远大的。这是一种酵，要影响附城区域的。这是福音的自然运行，也是传福音所要自然希冀的事。这事在帖撒罗尼迦正常地实现过，²在别的地方有同样的成功，自不足怪。

所以，在我们论及这些城市的当儿，我们不要以保罗和别的传道人为无所谓的寄居者，由一处逃到另一处。假如他们对根深蒂固的异教的攻击是出于一种狂热而结果似是枉然的话，他们实在不是没有方法和希望的。假如基督教要得着胜利的话，就要把最强的敌人打败，而这些敌人，都在城市里。假如基督教需要辩护的话，它最能干的辩护士也必然是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那里来的，而这些人大多数都住在城市里。假如基督教是要寻找拯救那些最下贱的人的话，他们也都是生活在挤拥的城市里。假如福音的钟声要向遥远的四乡发出去的话，罗马帝国这些政治与商业的中心，便是当然的出发点了。让我们本着这个说法，对于这些城市，作个综览，主要是叙述它们的地理位置，显著特征，和重要性。我们的次序是先论亚历山太，以后才按照保罗的传道旅程，论述其余各大城市。

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在自己势力所及之处，一共建立了70个城市，其中以埃及的亚历山大最为重要。亚历山大初建于主前331年，位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西北角，做了进入欧、亚、非三洲的门户。虽然亚历山大没有亲眼看见这城设防计划之完成，也没有看见这城的生活如何达到世无其匹的优美境地，他对这通都大邑的先见异象，却已光荣地实现了。亚历山大很快就居于尼罗河王国的领导地位，成为全埃及文化、商业、宗教，和政治方面的公认中心。它声誉之隆，与时俱进，尤其在希腊化时代的初期，它是世界公认的第一城市。不过，后来，由于罗马城的崛起与发展，亚历山大才在罗马帝国中屈居第二。

埃及拉吉朝(Lagid Dynasty)的多利买苏图(Ptolemy Soter)雄才大略，经营亚历山大一连串的公共工程，成绩辉煌。他对城市设计之周密，各大街道之齐整美观，实有不可磨灭的功勋。据估计，城内干线之长，超过4哩，全城围以城墙，其圆周达14哩。作为学术研究机构博物院，也是苏图建立的。这个博物院，「很快成为世界学术研究的中心，代替了雅典的地位。从许多方面看来，它实在很有近代规模宏大的大学意味。」³ 教职员和学生，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集中在这里，受王室的眷顾，致力于智识的追求，塞拉皮斯庙(Serapis Temple)之建立，尤为特色，廊柱成千，中藏手抄本约十万卷。图书馆总馆，规模更大，专事收集古代名著。在它的极盛时期，手抄本数达65万卷，包括了文字学、宗教、哲学、天文学、医学、数学等各方面的文艺和科学。这所宏伟的图书馆，一直流传到主前46年凯撒来到之时，才被火所毁。不久重建，藏书也重新添置，连同安东尼(Mark Antony)从小亚细亚别迦摩所劫来的20万卷也一起放在里面。

据说，主后391年，有一群狂热的基督徒，为要消灭异教崇

拜，把这个塞拉皮斯图书馆毁坏了。到主后641年埃及受回教徒入侵时，一群在哈里发奥马尔领导下的回教徒，甚且把它焚毁。这两次破坏的虔诚，可以先后媲美。多利买苏图虽是美化亚历山大城的主要人物，他的后继人，倒也无一不以增进埃及这个首府的建设为乐。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非拉铁弗(Philadelphus)。他在附近的法答斯岛(Pharos)建立一座400呎高的大灯塔。这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在另一方面，多利买的非拉铁弗对后世有比这灯塔更重大的贡献，因他主持了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希腊文翻译，即《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 Version)的工作。

《七十士译本》的印行，是世界奇事之一。这件大事就是在非拉铁弗在位时代(主前285-247年)在亚历山大完成的。这个，显然是犹太人散布到亚历山大的一个结果，因为当时的亚历山大，已经成为犹太人在埃及生活的主要中心，也是犹太人在世界上的第二名城了。在这里，他们有基础稳固的商业，住在指定的区域内，受自己的族长和议会所管治，守自己的律法，从事于自己的宗教、文化、政治和经济活动，不受限制。罗马帝国境内的犹太人在亚历山大城的优越地位，是在别个地方所找不着的。但犹太人在亚历山大城所得的优厚待遇，也没有使他们与外邦势力隔绝。他们是不断地受到外邦世界的文化所威胁着的。有的时候，他们不得已要随从外邦，适应环境，尤其是在语言文字上，虽然这样的改变或适应，原则上仍是出于个人的自愿。但犹太人采用当时世界通用的希腊语文，实属必要，否则便无法在商场上与人作任何有效的竞争。他们既已在短期内变成一种从事于商业的民族，便得放弃希伯来话或亚兰语，而采用国际普通话。结果，希伯来语文对这些分散的犹太人而言，竟成死物。

这些分散了的犹太人，不久便要求把希伯来文的圣经，译成他们所懂得的文字，这是这种演变最重要的一面，也是《七十士

译本》的背景。在亚历山太的历史中，这希腊文译本的发行，可说是宗教方面的一件大事。它不止成为亚历山太犹太人的希腊文圣经，也成为全体散布在西方的犹太人的圣经。它也是初期希伯来基督徒唯一的圣经，只要看一看保罗和新约圣经的其他作者引用其经文之多，便可知道。后来，虽然犹太人还是放弃了《七十士译本》，否认基督徒根据它来证明耶稣便是犹太人的弥赛亚的说法，这个译本，仍然是把基督教引入希腊罗马世界中的最大导引力量。在这件事上，它所成就的使命是伟大的。

可是，亚历山太在新约的记载中，大体上却十分稀少。真的，一个这样特出的名城，为什么在基督教传布的记载中没有什么地位，确是一件煞费思量的事。例如：圣经只在说到两艘往罗马去的粮船之时，提及亚历山太。⁴当然，这些经文一方面证实这城的远洋航业，一方面也证实埃及是罗马世界的粮仓。埃及是什么时候都有粮的。⁵使徒行传说亚波罗是亚历山太的犹太人，这也许暗指着这大城的文化生活而言；也许，这个年青的亚历山太人，既有学问，又有口才，很可能是从那里的大学出身的。⁶圣经第三处提到亚历山太的地方，讲到耶路撒冷建有犹太人的一个会堂，常有亚历山太的犹太人和别的人在那里出入。⁷根据埃及的各种关系，亚历山太很可能与另外两节经文有关系。第一是论及五旬节的。第二是记载罗马官长怀疑保罗是埃及人的。⁸我们不晓得使徒保罗有没有到过埃及，或是否与亚历山太的布道事工有关。罗马人书有一句话，也许是以说明使徒保罗不往埃及去作工的原因，是他不愿意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⁹不过，圣经虽很少提及亚历山太与初期教会的关系，亚历山太的重要性，从来就没有受人怀疑过。对于马可在亚历山太传道的传说，我们虽还没有积极的记载，后世的教师与传道人却常把亚历山太放在基督界的

前线，有很多这样的证据，其中尤以亚历山太的革利免(Clement)和俄利根(Origen)为最有名。他们在面临异教攻击与内部分化的危机中，为基督教作了合理而坚强的辩护，功不可没。他们在第二、三世纪时为基督教打了许多才智的胜仗。他们的著作，大部分以创见和解说为主。

大数

基利家的首府大数，距地中海约 12 哩，地处西得纳河(Cydnus)的东西两岸，土壤肥沃，风景优美。大数和附城一带的土地成份，都是西得纳河，扫鲁河(Sarus)和派拉木河(Pyramus)从陶鲁斯山脉带来的冲积平原。不过，这三条水都是不大的，只可航行小舟。罗马史家蒲鲁他克(Plutarch)叙述过埃及女王克留巴他(Cleopatra)由地中海往大数去游历的事。¹⁰这个，虽也表明这城有航海方面的关系，这些关系，却没有什麼重要性，因为这城是不近海的。在另一方面，这城的陆路交通，倒是第一流的。大数是进入基利家隘口的门户，这是由于它的天然地位所使然。这个隘口，在城北 35 哩的地方。东方与西方互通的大路，就从其中经过。

这个要冲有这个城市的建立，原是一件无可避免的事，而这句话，也给我们所晓得的关于大数的一切所证实了。这是近东的古城之一。有人以为这就是旧约中的他施(Tarshish)，可是这话的本身，不一定就说这城有一段远古的历史。¹¹不过，根据已往的记载，就知这城也无法避免历代赫得人、巴比伦人、埃及人、亚述人、波斯人和希腊人所带来给它的浩劫。但它经历了一切的沧桑，仍能存在，到希腊罗马时代，且达到发展的高峰，不论在富裕上或学术思想上，都堪与雅典、安提阿，和亚历山太媲美，而成为一方的通都。直到今天，它仍是一个有 30000 人口的繁荣都城。

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Juvenal)论及大数的历史时，说出这城

的得名是由于伯格素(Pegasus)的羽翼掉在那里的故事，¹²这倒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但是，撇开这个神话上的关系不谈，大数乃是因它的名人扫罗而名闻天下直到今日的。记得保罗在耶路撒冷被吕西亚嫌疑为一个埃及人时，他满怀激动地伸诉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数，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¹³他这话所给人的印象，是他深以生为大数人并以大数为祖家而自豪。在这件事上，他是很对的。大数是一间宏伟大学的所在地，其中有最优秀的教师，讲解斯多亚派哲学和其他学问的奥义。

根据施塔拉保(Strabo)的说法，大数人在知识的追求上，有个特点，就是「学生都是本地人，没有什么外人；而这些本地人也不是长久留本地的，他们出外去完成学业，很少回来的。」¹⁴这个，在使徒保罗的身上，倒是事实。从保罗书信中，我们深知他十分熟悉当日流行的学派和思想；我们也很可以推想得到，他常常运用他在大数大学所受的高等教育在他的工作上。假如他确曾进过这所大学的话，他对斯多亚多亚哲学的暗指，便有一个解释了。据说，这一派的哲学，是「希腊文化最特出和最有力的智力表现。」¹⁵不过，撇开保罗是否靠赖斯多亚派或任何学派的哲学不谈，他对这些东西的暗指，也足以表现他的才艺了。无论如何，保罗对大数的关系，已把他放在希腊罗马化东方的中心。从这个环境出来的他，是一个希腊化时代的犹太人，又是罗马的一个公民。他所有的是亚历山大大帝所提倡和遗传下来的大同思想，就能对犹太人和希腊人完成他对基督教所负的真实使命。

彼得拉

作为罗马世界一个驻防城看来，彼得拉在阿拉伯彼得拉亚所处的军事地位，实与马其顿的腓立比和吕高尼的路司得相同。它是一座边城，负有维持罗马太平和宣传罗马文化的双重责任。一

看这圣城的地理位置，便知它的重要性多么宏大了。它位在西珥山岭的中心。在耶路撒冷东南 100 哩左右，实际上是孤立而难于攻下的。它的名称，是石城或山上堡垒的意思，可是这城的性质怎样了。旧约圣经好几次提及彼得拉时，其中的上下文总是暗示出力量与安全的意思。¹⁶不错，它在古代世界的最大重要性，是从它与以东人的关系来的，因为以东人会毅然决然地拒绝摩西和以色列人在往迦南去的路上，从他们的境内通过。¹⁷后来，由阿卡巴湾和以拉往希伯仑和耶路撒冷的旅程上，它成为一般人所公认的中站。所有往加底斯·巴尼亚绿洲、书珥旷野、西方的尼罗河王国、东方的阿拉伯腓力斯(Arabia Feliz)、阿拉伯地索他(Arabia Deserta)、大马色，和巴尔米拉(Palmyra)等地去的商队，都打从它那像是操人命运的深谷中经过。骑着单峰驼从各处来的商人，都要在彼得拉的闸口纳税，来获取过路权而免去受贝都因人袭击的危险。结果，彼得拉在这商路要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的公民，兴旺发达，它的内库，满贮金银，它的财富，又是雄视一方的。

然而彼得拉的初期历史如何，没有什么人知得清楚。我们所晓得的，是它的原始居民为荷来人(Horites)或称穴居人，后由许多种的闪族人所承继，其中包括以东人，¹⁸和后来的那巴田人(Nabateans)。他们最初出现在主前668-626年间，当亚述的亚述那斯保(Ashurbanipal)在大马色附近的浩兰区域击败他们的时候。从各方面看来，当南国(犹大国)被掳之时，以东人便从南方涌上来，把那巴田人和那些集中在彼得拉城的人挤出去。他们的第一个王，名叫亚里达(Aretas)，势力遍及全区，远达阿拉伯地索他和外约旦一带。他是在主前第二世纪中叶在位的，这就与马加比朝在巴勒斯坦的奋斗有关了。罗马的庞贝(Pompey)于主前 63 年向东方进军时，给他进贡的，就是这个王。从这个时候开始，希腊罗马的势力，便透过彼得拉，在整个区域展开。它的许多纪念

碑，都是关乎这个时代的。其中有一些，十分宏伟，不止带有浓厚的希腊和罗马色彩，也满有埃及和阿拉伯的作风。在另一方面，我们都要指出，这种希腊罗马的优势，固然彼得拉风行一时，这城所处的孤立地位，倒叫它可以实际独立。大数上，它是忠于罗马的体制的，因此它也得着罗马殖民地的地位。在图拉真(Trajan)在位时，阿拉伯彼得拉亚设为一省，以彼得拉城为省会。在这个布置下，这城的兴旺，盛极一时。但是，500年后这城却被丢弃了。1812年的一项惊人消息之一，是彼得拉被布赫达(Burkhardt)所重新发现了。

我们对彼得拉之所以特感兴味，第一是由于圣经切实提到亚哩达王¹⁹的首都就在以东人的古代堡垒中。保罗提到亚哩达王手下的提督管治大马色。²⁰亚哩达王的在位时期，由主前9年到主后40年，是实际上与主耶稣同时的。另外有兴趣的一点，却与保罗事迹的纪年有关。大马色的钱币，由统治者授权发行的，在加利古勒(Caligula, 37-41 A. D.)和革老丢(Claudius, 41-54 A. D.)在位时，都没有出现过。它们最后的出现，是在主后33-34年间，提比留(Tiberius)做皇帝的时候。主后34年至40年，大马色是在亚哩达的统治下。可见，保罗逃离大马色的事，是在这个时期中发生的。第二，扫罗在阿拉伯一个没有指名的地方避难，为期约有三年，这件事，引起了不少的臆测。他是否逃到彼得拉去？²¹根据一个古旧的传说，这个未来的对外邦人传道的使徒，就是在彼得拉这个地方把他的新信息和新使命予以深思熟虑的。不过，这王的提督既要追捕他，他又怎会逃到这王的京都去？不错，在加拉太书中，保罗再提到阿拉伯的事，但这一次，他的意思是清楚地指西乃半岛的西乃山或何烈山而言的。最后，五旬节时，彼得拉的基督徒是否就算在阿拉伯人之内，也是一个待决的问题。²²

叙利亚的安提阿

西流古朝统治者的瑰丽首府，位在叙利亚北部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地区。城上高耸入云的，是那作为天然屏障的西尔派斯山(Silpius)，而流过城中心的，是美丽的奥伦特河(Orcotes)。它是几个特出的希腊化大城之一，但它的始源与发展，并不是出于亚历山大大帝，虽然他在伊撒斯(Issus)大战之后，曾在这里停留，在犹皮得神的祭坛上献祭。安提阿是主前301年西流古尼卡多(Seleucus Nicator)所建立去纪念他的父亲安提阿古(Antiochus)的。叙利亚的列王有意建它为首都去与多利买的亚历山太媲美。安提阿虽然从来也比不上埃及的首府亚历山太，它在希腊罗马的世界中，仍算得是第三大城，这是事实。它的伟大，可从它在政治、商业、文化，和宗教等各方面的特殊重要性看出。

政治上，它是整个叙利亚的首都。这个行政中心的辖区，有一个时期，包括全部中东和近东在内。这个，是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发生的。当时，他帝国的东部，由部将多利买和西流古瓜分了。前者以亚历山太为首都，后者则以安提阿为发号施令的所在。西流古朝的统治者，不惜重资，把它修饰一过，使它成为他们傲视一方的首府。从各方面看来，以安提阿古以比凡尼斯(Antiochus Epiphanes)给它的建设为最多。他一手建立了不少的庙宇、桥梁、廊柱、公园等，使它成为最华丽的城市之一。以比凡尼斯又把安提阿的南部和西部，大加扩展，以致它与城西5哩穆迹昭著的大斐尼丛林(Grove of Daphne)接境。到罗马人接管了西流古在东方的领土以后，罗马人，尤其是庞贝，就再进一步，把它美化起来。在主前63年庞贝与该撒犹流(Julius Caesar)的斗争中，庞贝竟以相当程度的独立为条件去交换这城给他的军事援助。在另一方面，该撒也嘉奖他们对庞贝的不忠诚，便在主前48年法沙勒之战(Battle of Pharsalus)以后，大事建造该撒大会

堂、戏园、竞赛场，和其他公共场所。后来，提比留又把城南的城墙扩展出去。安提阿的城墙，周围约 14 哩，人口约几十万。它虽常遭地震之灾，却由于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屡次筹得公私款项，予以重建，每重建一次，就比前更为壮观。

在商业上，安提阿又是东方的一个主要贸易中心。它与罗马的公路系统有联络，东通米所波大米与东方，西达地中海沿岸各地。直到今天，这些路基的一部分，仍然可以看得见，而现代的工程师，也利用了不少 2000 年前罗马人所造下的路基呢。各地的商队，继续使用自古以来的商路，到安提阿来贸易。城西 21 哩的西流基，是安提阿的港口，是因与首都有关而繁荣的。²³最后，由于这些商业上的重大利益，大量的犹太人就涌进安提阿来谋生。根据约瑟夫的说法，他们「有与当地居民即马其顿人和希腊人相同的权利，而这些权利，是继续到今日的。」²⁴

但是，这城的最大重要性，倒是从文化方面获致的。在实施东方希腊化的政策上，它是一个主要的势力中心。它那以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为主的人口，对于希腊文化的推行，自有充分的同情。这就是说，他们都主张人们在宗教、市政，和思想方式上，要有物质的表现。在这件事上，安提阿显著的成功，决不在东方的任何希腊化城市之下。马加比的斗争，就是对准安提阿的这个特殊的文化活动而发的。后来，在罗马时代，安提阿在整个地中海世界中仍极有势力，虽然它的着重点，偏在坏的和腐败的方面。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说奥伦特河已经把提伯尔河(Tiber)泛滥起来了，因为大斐尼丛林和它那可耻的豪游，羡煞了整个罗马世界。但是，「这城却称为『黄金的安提阿』，在财富和人口上，仅逊于罗马和亚历山太，虽然它在政治、哲学和艺术上，并不后人。诸色人等，都在城内相遇，而东方的各种崇拜，却是透过希腊的各种豪华仪式而混在一起的。」²⁵这就是我们想要论列的新约时代的安提阿背景。

安提阿决不像亚历山太：它在新约的城市中，是很特出的一个。当然，它之所以特出，全得自对外邦人遍传福音的关系上。²⁶它很早就成为基督教活动的一个主要中心。同时，基督教也是在这里给人以最深的印象。使徒行传一再提到它，而每一次提及它之时，它总是与基督教运动的某一方面有关连的。圣经第一次提及它之时，是提到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即耶路撒冷教会所选立的七位中之一位的时候。²⁷那些分散的基督徒，从腓尼基和居比路到安提阿来，单单对犹太人传道；²⁸后来，内中的居比路人和古利奈人，也向希利尼人讲道。²⁹巴拿巴从耶路撒冷来到这里，要完成一个重要的使命，继而与保罗一同留下，最后，就从这里出发，从事于第一次的传道战役。³⁰安提阿又是保罗第二次和第三次传道战役的出发点，掀动了罗马世界许多广大的地区。

撇开路加和提阿非罗与安提阿有关的传说不谈，这城在以后的世代中，是充满着宗教气氛的。在这里，教父的学校(Patristic School)也相当发达。它对解释圣经的根本立场，是历史的和文法的。它所选定的工作范围是为真理作辩护的(Contra mundum)。最后，据估计，在第三至第六世纪之间，一共有过三十次的教会大会，都在安提阿举行，可见这城在基督教的思潮与领导上，是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了。

以弗所

虽然小亚细亚西部好几个毗邻的城市都与以弗所争取一般的领导权，吕底亚的这个都会，对于维护自己的重要性，大概是不感困难的。在新约时代，它是亚细亚省的都会。这城在什么时候变成小亚细亚的一个行政中心，取代了别迦摩的地位，学术界言人人殊，从主后 41 年革老丢开始临朝之时起到第二世纪止，各家有各家的见解。无论如何，它是一个政治中心，是小亚细亚的一座大城。在另一方面，撇开它的政治重要性不谈，以弗所从很

早的时候起，就已满有商业上和宗教上的兴趣。这也许是它最有重大关系的两方面。

以弗所位在米安特和卡斯特两谷地的汇合，以致所有开向爱琴海去的公路，都在它的本身或附近经过。这样的天然位置，把它变成一个公开市场，举凡本土和外地的货物，都有买卖。无穷的单峰峰驼商队，在它附近的低原和平原上移动。所有的公路，都以以弗所为最终目的地，从东西交通的干线讲，更是如此。在另一方面，因它离爱瑟海只有 3 哩，它的海运和海外贸易，也相当重要。由于欠缺远洋航行的海港设备，以弗所人把卡斯特河变为可以航行小船的河道。在这古城之前的沼泽地带中，古代码头的遗迹仍然可以找得到。市区码头的基石和庙宇区域到卡斯特河去的古代运河遗迹，也很容易看得出。载运旅客和货物的大船，凡是以以弗所为目的地的，都开到 30 哩南的海港米利都为止。以弗所和米利都之间的公路，是罗马人建筑的。米利都本身当然是一个重要城市，在以弗所兴起之前早已被认为是小亚细亚西部的重镇，但在罗马时代，它的地位却逐渐低落，而次于以弗所。在新约圣经中，这种关系，特别可以在保罗与以弗所教会长老的话别会中清楚看到。³¹

不过，造成以弗所在小亚细亚都城中之优越地位的，主要还是它的宗教事业。它「看守大亚底米的庙，和从丢斯那里落下来的像。」³²现在，这里已经是一片荒地了，真不容易叫人想像得出从前以弗所的圣地有那么一座宏大的，作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庙宇！亚历山大诞生的那一天晚上，以弗所的亚底米神庙就给火烧毁了。但整个小亚细亚和别的地方的人，立即捐出大宗款项，把它重建起来，充分表现了当时多采多姿的建筑艺术。这重建的庙，在整个新约时代都留存着。它位在城东北一哩半的平原上，有大理石所铺成的路与城相通。这条宏大的街道，由以弗

所的南门出口，平均宽约 35 呎。使徒保罗在城里住了那么久，对于由以弗所往这庙去的宗教进行，自然是熟悉的。由于这庙和神像与亚底米神的密切关系，保罗讲道所影响到的银器制造业，便不止制造神庙，也制造神像了。以弗所的钱币，有些是有神庙和神像同时铸在其上的。制造这些东西的原料，大概是金和银两种。

虽然以弗所的考古发掘工作，已进行了多年，这古城的废墟，幸仍没有受到多大的扰乱，因此，把旧日的以弗所予以准确的重建，是一件很可能的事。上文提过，亚底米神庙，在城之东北，由神庙的大理石街道向城中来，先要经过南门(或称麦尼西门 Magnesian Gate)，这城门相当宏大，有两个进口，一是给马匹和马车通过的，一是给行人通过的。由这门到戏园去的街道，究竟怎样，我们无法知晓，但从各方面估计，那是柱廊式的。两旁有希腊罗马式的石像遗迹，都是众神、女神、统治者、或「未识之神」的像。全城有城墙，周围约 7 哩。以弗所虽是一个第一流的异教之城，在基督教纪元初期，却是领导基督教活动的一个显著中心，初有保罗、亚居拉、百基拉、亚波罗、提摩太等动人的工作，后有主所爱的那个门徒以身殉道的事。

腓立比

根据新约的记载，腓立比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这话的意思有两个：一指它是罗马的边区驻防城，二指它是罗马的殖民地而不是罗马的一个行政中心。马其顿省分为四个行政区。暗妃坡里和帖撒罗尼迦是第一区和第二区的行政中心。腓立比是在第一区中的。不过，暗妃坡里虽是第一区的首府，却比不上腓立比那么重要。这是因为腓立比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罗马帝国国防中的一个扼要据点，而它那殖民地的地位，又使它成为罗马式的生活与思想的一个高贵代表。

从地理上讲，腓立比是一座内陆城镇，南距爱琴海的那波利港(今称卡维拉 Cavalla)约11哩，其间有连绵小山相隔。腓立比之南4哩有埃纳逊大路，大路的支线，直通腓立比，这就保持了腓立比那以那波利为中心的海运利益。可见，常人称腓立比城位在埃纳逊大路上。腓立比水源充足，土地肥沃，其经济展望是稳定的。此外，金矿银矿，随地都有。而罗马在这殖民地所消费的财物，也颇有可观。但是，实际上，腓立比乃是一座边防重镇，以防御蛮族入侵和维护罗马帝国边境的安宁为主要任务。犹太人没有几个愿意住在这样的军事气氛中。因此，那里的少数犹太人就没有建立会堂了，主要的祷告地方，是在河边，就是保罗一行向一群妇女讲道的所在。³³ 只要到这里一游，便会深感新约圣经的记述，十分准确。

最后，从一个殖民地的立场看来。这城可说是罗马生活与思想的一个尊贵代表。凡有罗马殖民地地位的城市，都是行使罗马公民权的所在(腓立比的居民，大部分是已有公民权的罗马兵)，也有责任把首都罗马城的生活方式，尽可能地搬到殖民地来的。现在。这城都已完全荒废了。在这一片荒废中。我们实在无法决定腓立比作为一个希腊罗马式的城市，到底到了什么程度，不过，随处可见的遗迹，也很有暗示性。当然，这城是有城墙的，这是边防重镇的首要条件。它的政府，纯全是罗马式的政府。县长对各种囚犯，有管治的全权。腓立比是使徒时代新约圣经中的重要城市之一。但在保罗之前，这城在罗马政事中的军略地位，早已显著，因为布鲁特斯(Brutus)、卡苏(Cassius)和屋大维(Octavius)与安东尼之间的殊死斗争，是在主前42年的腓立比之战结束的。真的，就是因为当时的腓立比人对屋大维(后称该撒亚古士督)有了好感，屋大维才把这城的地位提到很高的。

帖撒罗尼迦

我们沿着埃纳逊路经过暗妃坡里和亚波罗尼亚，就来到帖撒罗尼迦，这是马其顿的商业中心，在腓立比的西南85哩。这城在水陆两方面的商业关系，使它成为第一流的高镇。而它那作为马其顿首府的政治地位，也使它成为全省的行政中心，帖撒罗尼迦是一个万商云集的都会，水陆交通便利，货运无远弗届。圣经说，保罗一行这一班惊天动地的人物，在他们的世界使命中，终于到了帖撒罗尼迦。这是一段很有意味的经文。但在保罗一行到达之前，数以千计的犹太人早已在这里站稳了脚根。因为他们具有特殊的商业判断力，要在繁盛的城市中定居下来的。他们这一群向西方分散的犹太人，选了帖撒罗尼迦，实是选择得准确不过的。他们在这里成家立业，人口既多，财富又厚。便在帖撒罗尼迦的政事上，成为左右大局的一个因素，直到今天。犹太人在撒罗尼迦(Salonica)的势力，由于他们具有这些特征，仍然是人所共知和共尊的。

古代帖撒罗尼迦的原址，与今天的帖撒罗尼迦城没有两样，就是在多米克湾(Thermaic Gulf)上。看它那废墟之大，便知它人口稠密，设防稳固。今天，这城的人口在二十万以上，堪与地中海其他港口媲美。在世界大战期内，它是进入整个巴尔干区域的主要港口。在罗马时代，它已有同样重要的战略地位。新约圣经中的帖撒罗尼迦，是一个不小的城，忠于该撒，居民很容易受宗教的偏见所激动。³⁴ 从各方面看来，这种忠诚，第一是出于帖撒罗尼迦在罗马帝国行政系统上所处的一区之首的地位，第二是出于它那繁盛的商业关系，由于它是埃纳逊路由爱琴海到亚得里亚海的中站，它就认为自己不止要对罗马负责，也要获得罗马的眷顾与好感。并且，它又是镇守一方的罗马总督的驻驿地。这城享

受「自由市」或自治邦的地位，拥有自己的官长和议会。³⁵若从保罗的事件加以评判，我们很可以说，那些官员显然是要来公行事的，虽然他们已因群众的骚动而大感困惑，他们也决心要给保罗一行以法律上的保护。³⁶无论如何，这里的程序，与腓立比的很不一样。这是严格的军事管理与柔和的民法程序不同的地方。

假如我们相信保罗进入希腊罗马世界这些大城市是出于神的指引的话，那么，他致帖撒罗尼迦人书中的这句话，便具有一番新意义了：「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³⁷在马其顿境内，没有其他城市在传扬福音的事上，比帖撒罗尼迦更为有效。福音的信息，很快就从这里传开了。真的，只要你是在帖撒罗尼迦，你就会感觉到整个马其顿在社会、商业、政治，和宗教方面的跳动。这个城的归主，自应视为恩典和应许的一大胜利啊！

雅典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事件发生之后，立刻往庇哩亚去，更由庇哩亚到了雅典。这是亚的卡(Attica)和希腊的首府，在帖撒罗尼迦之南 200 哩。³⁸保罗往雅典去的原因怎样，我们不知道，但他的来到，实是他同异教势力和文化堡垒进攻的一个高潮。亚理斯多芬(Aristophanes)说得好：「这是我们的雅典，是最光荣而最羨煞人的城市。」在某个意义上，雅典是世界大城之一；它对人类文化的丰富贡献，是举世无匹的。实际上，近代世界仍然感到自己没有追得上比里克理斯时代和以后雅典所表现的完备才智。雅典在马拉松(Marathon, 490 B.C.)和撒拉米(Salamis, 480 B.C.)两次战胜波斯后，希腊的文化，才盛极一时而光芒万丈，这是值得记取的一件事。不过，远在这件事发生之前，雅典已是一个重

要城市了。雅典最后的王柯达拉斯(Codrus)在位之末年，刚好是撒母耳为以色列人拣选第一个王的时候。在另一方面，在撒母耳和扫罗之前 1000 年。在亚伯兰正要离开米所波大米的吾珥而往应许之地去之时，雅典的卫城之上，早已有人聚族而居，在其下的平原中，也早已有了一些村落了。从那个时候直到如今，雅典的卫城，一直都是雅典人生活的中心点。它居高临下，是一座天然的堡垒，也是危险来临之时的避难所。直到十七世纪土耳其与威尼斯斗争时，土耳其人还要利用这座山丘为军事根据地，可见它的重要性了。

不过，雅典卫城的重要性，与其说是出于军事上的关系，毋宁说是基于宗教上的理由。古代雅典城中的一切公共建筑物之建立，都是与希腊人的众神有关系的。在另一方面，希腊百神庙固然也建在这城中，唯独雅典娜(Athena)女神才是保护这城的神，这城也由她得名，而崇拜她的中心地点，就在称为雅典娜山的卫城上。在这里，历代的天灾人祸，已把最完全建筑和雕刻的最优样品，予以无情的摧毁了。不过，剩下的残迹，仍然足以证实「属于希腊的光荣」这句谚语是正确的。雅典卫城的圣地的入口处，是向西的。那堂皇华丽的伯罗比拉亚(Propylaea of Mnecicles)门楼，是崇拜者和献祭者必经之道，价值连城。雅典娜女神的铜像，高 66 呎，建在这门楼的后面。据说，这是斐地亚(Phidias)用马拉松之战的青铜战利品铸成的。神像之后，有伊力地堡庙(Erechtheum)。这是雅典娜女神和波色敦(Poseidon)海神的庙，大概是卫城上最古的神庙了。卡里亚梯斯拱门上的大理石雕刻，特具神韵，是希腊雕刻艺术杰作。俯视卫城入口处的小型雅典娜胜利神庙，也是属于这一类的伟构，是主前 440 年用大理石建成的。这庙的重建，比任何其他古迹都来得完备，能令人赞赏不置。不过，最伟大的一座，是巴地嫩神殿(Parthenon)。这不只代

表了希腊艺术天才的绝大胜利，也是世界上最美的一座建筑物。它雄据在卫城的最顶点，高出海平线 500 呎以上。它全用便得力 (Pentelic) 的大理石造成，其装饰之华丽，世无其匹。它从开始到完成，费时 10 年，是纪念雅典最辉煌的时代，即伯理克理斯 (Pericles) 时代的。这是古代的一大奇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雅典娜神像，这像是木造的，用象牙和黄金包裹着，高 42 呎半，值美金 75 万元。这神殿在保罗访问雅典时，仍然保存得很完备，直到主后 1687 年才给炮火烧毁了。

卫城之下，还有许特出的建筑物作保罗的时代，做了雅典城的点缀品。城南的狄奥尼斯露天戏园，可容观众一万六千人。亚理斯多芬 (Aristophanes)、欧理比提斯 (Euripides) 和苏福克理斯 (Sophocles) 等人的著名悲剧和喜剧，都在这里上演。往西不远处，有埃斯裘拉比神庙，其后又有可容 5000 人的诗乐馆 (Odeum of Herodes Atticus)。在城西北的平原中，有宙斯 (Zeus) 神庙，是古代世界的第八奇观。附近有一所费美金 80 万元照原式完全重新恢复过来的竞技场，可容观众 6 万人。这是亚历山太的一个希腊人给他自己祖国的一种贡献。1906 年的奥林匹克运动大会便在这里举行。卫城之北，有风楼 (Tower of the Winds)，直到现在，还没有失去那迷人的力量，其西有底苏 (Theseus) 神庙。这是希腊古迹中保存得最完整的一个。罗马时代的广场 (市场)，在这庙与风楼之间。保罗所到过的阿哥拉区域 (Agora)，在广场之北。这是雅典人闲谈时事的地方，也是保罗与以彼古罗派和斯多亚派的哲学碰头的所在。后来，雅典人把他带到卫城之西的亚略巴古 (Areopagus) 去。保罗在这里向雅典人陈说时，外邦的偶像崇拜景象，尽入眼帘。保罗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³⁹ 这是爱好光华的雅典人所不能了解的。在雅典人看来，一切的神明都与人手所刻的金、银、石

等脱不了关系。⁴⁰ 根据雅典人的宗教，我们大可以相信，他们认他们的神只为欠缺一切的，所以要供奉一切以表敬虔。

最后，保罗大概是经由雅典与比拉攸 (Piraeus) 之间的大路，退出雅典的。比拉攸是雅典的主要海口，在雅典城的西南 5 哩。在特密士多克里 (Themistocles) 在位时，这大路两旁有相距 250 呎的城墙护卫着。今天，这遗迹乃可看见。大路两旁，有一系列的神像，其中有「未识之神」的神坛，这真是希腊的作风。据说，雅典的宗教纪念物，为数有 3 万之多。但是，除了极少数人以外，雅典对于「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祂」的神⁴¹ 却不留地位，难怪保罗满怀伤痛地离开雅典，一去不回了。

哥林多

由雅典到哥林多，不论水路或陆路，都不过 50 哩左右。保罗从雅典去哥林多，是由陆路还是由水路，无人知晓。若取水路，便要由比拉攸往哥林多的海口坚革哩，若取陆路，就要经过那以神秘崇拜派著名的依流西斯 (Eleusis)。无论如何，他总得横过那土腰，就是现在有哥林多运河通过的。其实，在保罗到来之前，该撒早已有在这里开凿运河的计划，而在保罗抵达之时，尼禄帝也有完成这个计划的拟议。不过，这个计划，直到近代才宣告完成罢了。这运河是在 1893 年落成的。长约 4 哩，费去 1200 万美元。这运河确是工程上的一项伟大成就。但以运河来打通爱琴海与亚得里亚海的交通，也足以表明作为商业和文化中心的哥林多，很有军事上的重要地位。这城一方面位在东方和西方的水陆交通中心，一方面又是比罗奔尼撒 (Peloponnesus) 半岛与希腊北部。它有两个主要海口，一是爱琴海这边的坚革哩，一是海湾那边的利支堡 (Lechaeum)。可见它的海事利益是相当重要的。

哥林多古城，大概是由一种与腓尼基人有关系的民族所建立

的。城址在风景绝佳与土地肥沃的平原中。这平原由卫城的斜坡伸展到哥林多湾，长约 4 哩，而哥林多就在两者之中央。城墙的圆周约有 5 哩，但若连同海边的防御也计算在内的话，便共长 13 哩了。在罗马时代，人口约有 10 万，所以也算得是个大城。卫城高出海面 1886 呎。在近代，它的历史是与土耳其人和威尼斯人的命运连在一起的。其上有亚福罗底德神庙(Aphrodite)，这是哥林多人所迷恋的崇拜。由于近代考古发掘的成果，我们已大可以把这个都会重建出来，也可以分辨得出亚波罗神庙、戏园、市区、街道、店舖，犹太人的会堂等在什么地方了，哥林多的考古发掘工作是成效卓著的。

在希腊人的早期历史中，哥林多的地位常与斯巴达与雅典的斗争，连在一起。在天朗气清之日，从哥林多的卫城北望，可以望得见雅典的卫城。在古代，哥林多可以说没有一天不在注视着雅典的卫城。主前 404 年斯巴达最后把雅典攻陷时，斯巴达的主要支持力量，是来自哥林多。但哥林多自己所处的景况，也是危险的。这城先后被亚历山大大帝和罗马人所征服，最后竟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城。主前 146 年，曾背叛罗马一次，罗马人便把这城全行摧毁，把它的居民尽数搬走，直到该撒犹流时才把它重建起来。此后，它又成为比罗奔尼撒的通都和亚该亚省的省会。这就是保罗之时的哥林多，迦流的驻驿所，也是保罗、亚基拉、百居拉、亚波罗等人工作著有成绩的所在。所以，它是早期基督教运动的一个重要中心。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东部得着法律上的地位，就是迦流在哥林多的决定所达成的。在这个彻底希腊罗马化的坚强据点里，基督教的实际方面，就在当日的哲学、宗教，和道德背景中，经过了一种严格的试验。从哥林多前后书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它所得着的强而有力的证明。

罗马

该撒之城罗马，比雅典、亚历山太、安提阿等都大，的确不愧为罗马帝国的首都。实际上，罗马是古今大城之一。它虽处在罗马世界的西部，都与最遥远的地区保持了密切的接触，也是帝国一切政治、社会、文化、军事、商业，和宗教的中心。罗马城有七座著名的山环绕着，其中的广场(Forum)，乃是帝国宏大国土的行政枢纽，政令所及，远达地中海沿岸各处，中东与近东的一切古国、欧洲、不列颠，和东北非洲的内陆。罗马帝国幅员之广，不下于亚历山大的帝国，但在财富、人口，和行政效率上，却较为优越。对于保罗，这个宏大的政治体系，实是神之国的一种挑战。我们这样猜测，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保罗的终极思想，是包括了整个世界，不管任何帝国在任何时候的情形怎样，因为基督教的信息，是以地之四极为念的。不过，罗马帝国的首都，从他作工之始，就给他以极大的吸引。他每逢想到他们到外邦世界去传道的事时，无时不以罗马为这个使命的最高峰。⁴²假如他有这种思想的话，他也是很对的，因为征服了罗马，便是把基督教建立在当日世界最显著的文化和政治中心里了。因此，保罗为什么切望要到罗马去，为什么他的行程受了阻隔便是一件惆怅的事，都是不难了解的了。

罗马的起源，仍然是一个谜。人们虽认它为世界古城之一，但若与耶路撒冷、底比斯、孟斐斯、巴比伦、大马色等比起来，它却是属于后起中的一个，一个在神话上以主前 753 年为建城之始的城，比起早它 2800 年就已达到文化高峰的吾珥来，当然会觉得瞠乎其后。不过，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要小觑罗马的古远，乃是要强调它发展之迅速。从各方面看来，罗马所处的地理位置，实是它之所以有那么惊人进展的有力因素。它所处的平原，雨水充足，离海 12 哩，不受来自海洋的侵袭，而内地的农产

品，又很足以支持一个相当数量的人口。那么史性的提伯尔河(Tiber)，畅流其间。在古代，这河也有一段路是可以通航的。丛集在这个区域的，有如下的七个小山：魁(Quirinal)、伊(Esquiline)、维(Viminal)、柏(Palatine)、迦(Capitoline)、开(Caelian)和亚(Aventine)，其中以迦和柏最为主要，因为罗马的广场在它们中间，而这广场，乃是异教光华表现得最迷人的所在。宏大的宫殿、庙宇、凯旋门、戏园、露天剧场、公共浴池、祭坛、石像、廊柱、纪念碑、公园等，都可以在这里见到。

罗马的扩展，与时俱进，于是城郊区域，都在皇族或贵族的眷顾下，并入市区，而大规模的马戏场和大会场(Circus Maximus and the Colosseum)等，也跟着建立起来了。辉煌的纪念碑，散布全城，最能表现罗马在第一世纪时宗教生活的庙宇和神坛，也随处可见。这样大规模的市容建设，是在该撒奥古士督的时代初步完成的。他说，他所承受的，只是一座砖城，但他所遗留给后世的，却是一座石城了。这城在主后64年被毁和重建后，较前更为富丽堂皇。在保罗到来之时，它的人口已超过100万，后来且达到150万（其中有80万是奴隶）。起初，罗马城的城墙仅以那「七座山」所包括的地区为限。但后来城市发展的结果，这范围以外的许多地方都成为罗马城的一部分了。

由主后215年至270年奥理良(Aurelian)在位时，罗马实际上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但在防御工事要建筑起来去抵挡蛮族入侵时，城墙的圆周竟长达12哩。这个，比起14哩的亚历山太或叙利亚的安提阿来，自然是不及的。罗马附近的地形，决定了筑城的最大限度，以致其中的居民，不得不挤在一块有限的区域内。因此，罗马的街道，通常不是大路式的，不像安提阿或亚历山太的那样。罗马因为人口拥挤，社会中的优秀份子，便有许多人在郊区建筑华丽别墅。无论如何，罗马在各方面都比当日世界的任

何大城为优越，因为它既是首都，又是各大城市的模范。

除了耶路撒冷以外，罗马在新约背景中的重大地位，是其他任何城市所比不上的。⁴³ 在根本上，一个是基督教信仰的产生地，一个却是这信仰的传播站。这句话的意思说，耶路撒冷只站在基督教起始初期的门槛中，罗马却铺平了它遍传世界的大路，因为它很有意义地准备了满足时候之来临。假如太平世界是主耶稣在犹太国降生的特征，那么，法律与秩序在罗马帝国内的维持与盛行，便是使到祂的使徒们在帝国境内能够来往自如的环境了。这个新生的基督教得以在一个较为安全与有效的环境中运行，乃是罗马所预备的。基督教之所以有一个那么长足的进展，罗马的这一种秩序实是其中的一大因素。公平审判的法庭，是罗马所设置的；四通八达和建筑优良的大路，把最遥远的地区与首都连结起来而以罗马的广场(Forum)为中心。罗马的军队，维持了任何一处边境的秩序，而罗马的官员，又表现了最有效率的行政。此外，罗马的主要贡献，也许是在于希腊文化的保存与改进。不错。从异教的观点看来，基督教的初期环境是希腊罗马化的，但罗马在这些文化背景中所表现的，却大部分是希腊生活与思想之重演。在另一方面，罗马虽不算得是一个产生者，却是人类文化与社会进步的一个保存者，否则它决不会对于世界有那么大的贡献。

基督教就是在地中海沿岸的这个宏大比武场中，获致了它的最大胜利。它的战果，包括了罗马帝国的全部。罗马城的本身，虽不常被新约圣经所提及，但从福音书到使徒书信，它的一股巨大力量，从该撒奥古士督的旨意到革老丢上谕，是随时可见的，因为前者把约瑟和马利亚带到伯利恒，而后者是把亚居拉和百基拉逐出罗马。甚至主所爱的使徒约翰，也是因为受不到皇上的恩宠才被放逐到拔摩岛去的。真的，罗马的权势，实是站在基督教

一切活动的十字路口中。这个，在以该撒为神和认耶稣为神的斗争，在皇帝崇拜与基督教的斗争中，尤为突出。在士每拿的竞技场上活活焚毙的坡旅甲(Polycarp)，乃是至死也认耶稣为主的。但在尼禄和多米田时代的迫害中，千千万万的忠实信徒已经先他而殉道了。根据传说，西门彼得是在罗马倒钉十字架死的，虽然我们并没有彼得到过罗马的记载；可是，保罗的确是罗马殉道的。他已经守住了当守的道，也打了那美好的胜仗了。⁴⁴基督徒通常被诬与主后64年罗马城的大火有关；斗兽场上6万人的狂呼，反映了基督徒们如何从容就义；各大公路常常看见钉十字架和送葬行列的出现。当日的基督徒是在社会所不齿和不容的人，他们那600哩长的墓洞，就是他们至死忠心的无言见证。他们「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炼，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⁴⁵但在这一切的苦难中，他们都因着十字架的象征而喜乐，因为他们虽死犹生。关于圣徒们在该撒之城里的胜利故事，以后的世代，自会缕说出来，但这些早期基督徒们的英勇奋斗，在当日罗马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是同时和不断地发生的。基督徒与权力和君王搏斗时，是胜利的，但是，永久和平的完成，还是留待日后的世代去记述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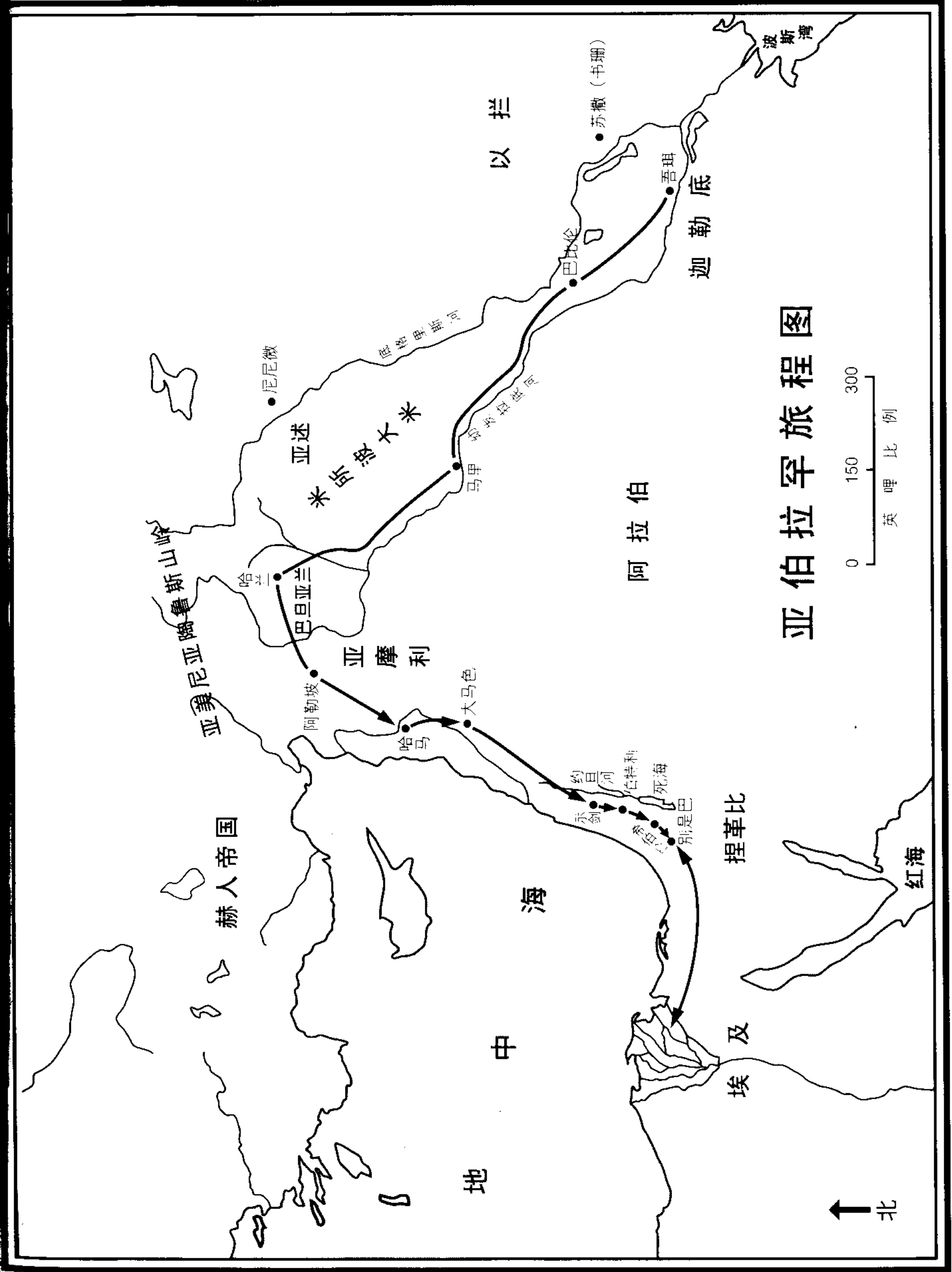
第十五章 注释

- 1 徒十七21。
- 2 帖前一8；另见罗一8。
- 3 Knight, *Nile and Jordan*, p. 412.
- 4 徒二十七6、二十八11。
- 5 创四十二1-2。
- 6 徒十八24。
- 7 徒六9。
- 8 徒二10、二十一38。
- 9 罗十五20。
- 10 *Antony*, XXVI.
- 11 拿一3；另见 Cobern, *The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p. 542
- 12 *Juvnal*, III, 118.
- 13 徒二十一39。
- 14 *Josephus, Antiquities*, XII, iii, 1.
- 15 Bentwich, *Hellenism*, p. 71.
- 16 王上十四7；代下二十五12；赛十六1、四十二11；耶四十九19；俄三。
- 17 民二十18。
- 18 申二12。
- 19 *Robinson, The Sarcophagus of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p. 379; Compare also 2 *Maccabees* 5:8.
- 20 代下十一32。
- 21 加一17。
- 22 徒二11。
- 23 徒十三4。
- 24 *Josephus, Antiquities*, XII, iii, 1.
- 25 Cobern, *The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p. 540.
- 26 徒十三1-3。
- 27 徒六5。
- 28 徒十一19。
- 29 徒十一20。
- 30 徒十一22、25。
- 31 徒二十15、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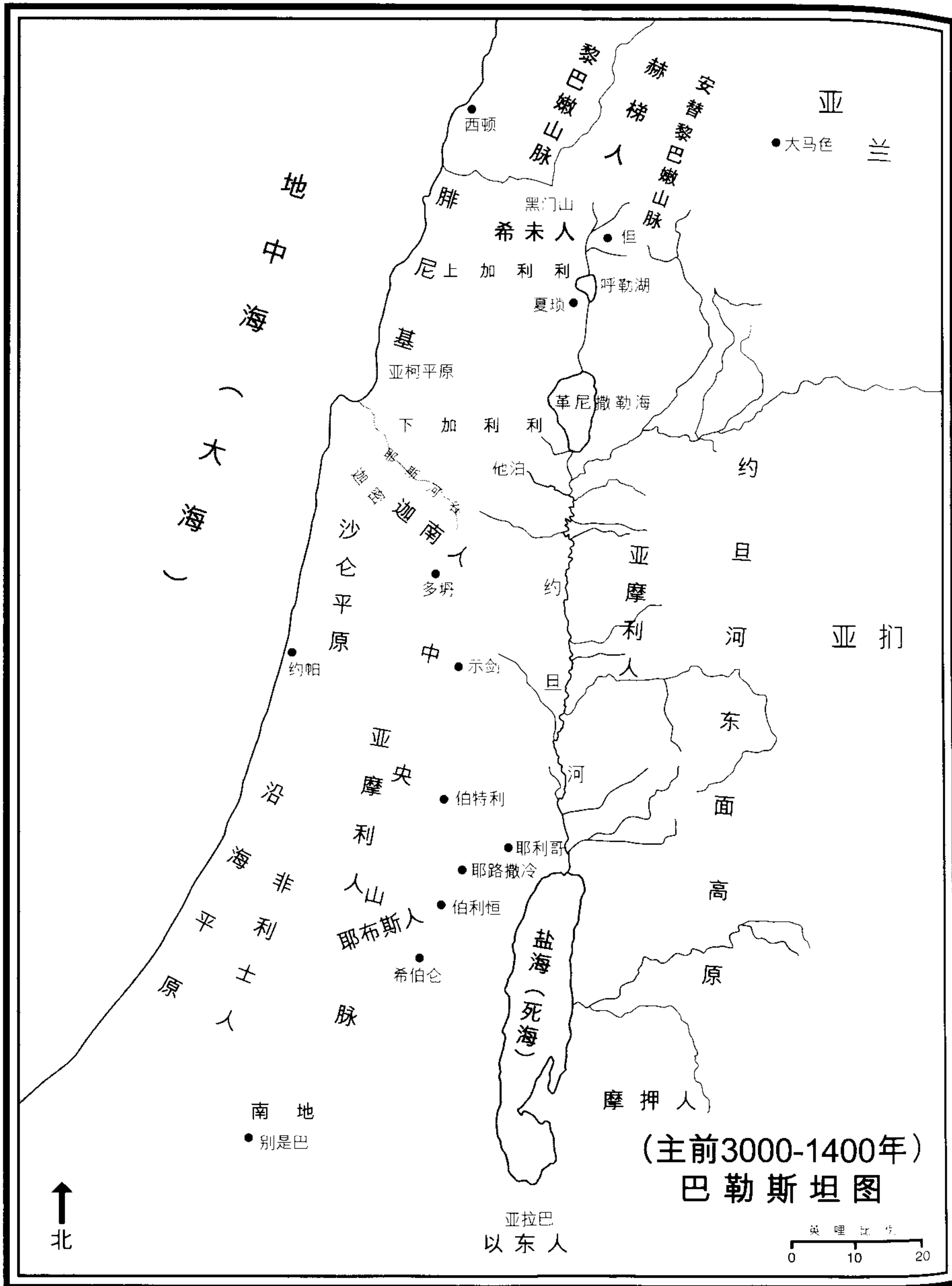
圣经背景

- △
- △
- △ 32 徒十九 35。
- △ 33 徒十六 30。
- △ 34 徒十七 7-8。
- △ 35 徒十七 6。
- 358 36 徒十七 9。
- 37 帖前一 8；另见罗一 8。
- 38 徒十七 10 及以下。
- 39 徒十七 25。
- 40 徒十七 29。
- 41 徒十七 28。
- 42 罗一 13 及以下。
- 43 徒二 10、十八 2、十九 21、二十三 11、二十八 16；罗一 7；提后一 17。
- 44 提后四 6 及以下。
- 45 来十 35-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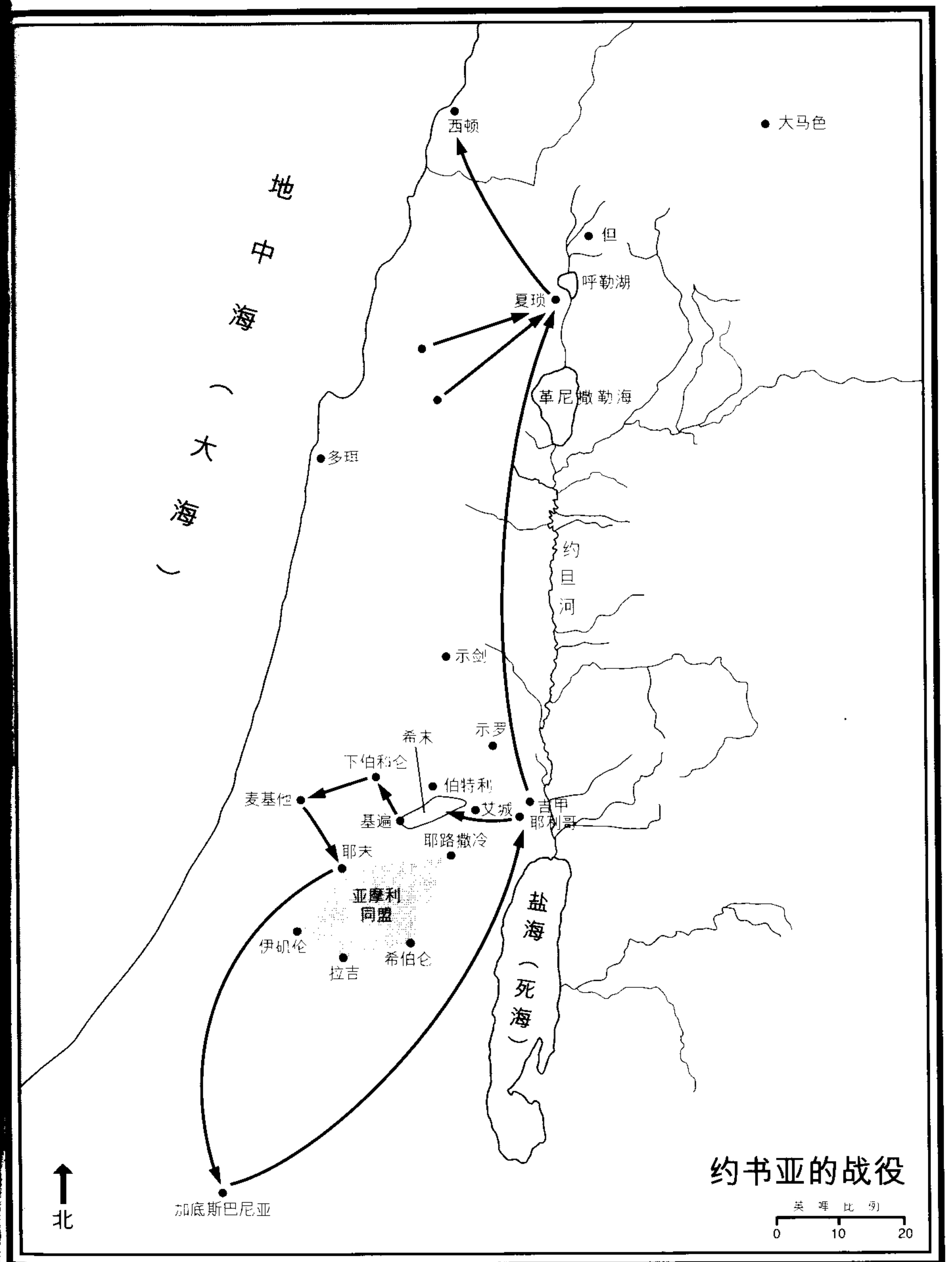
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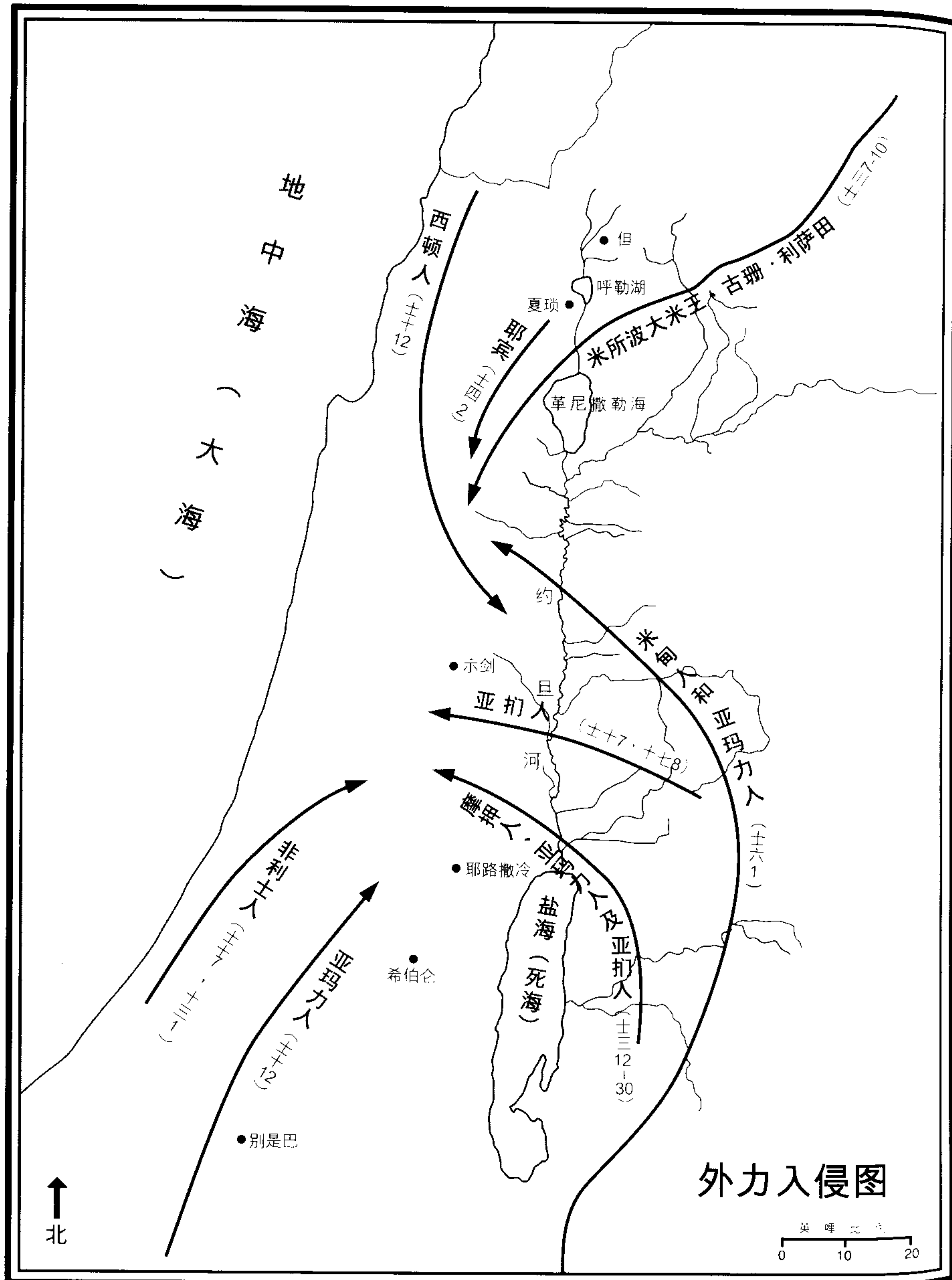
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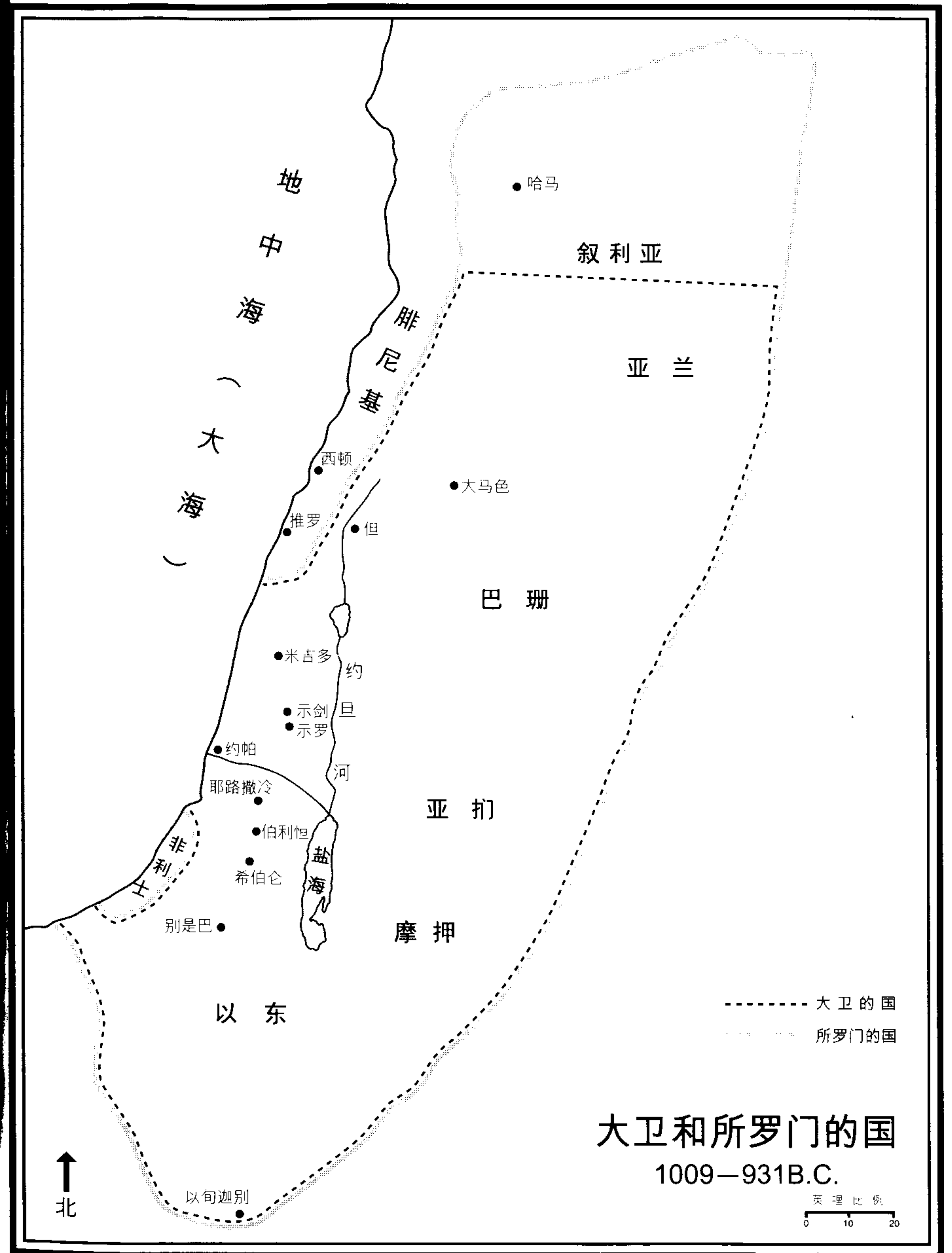
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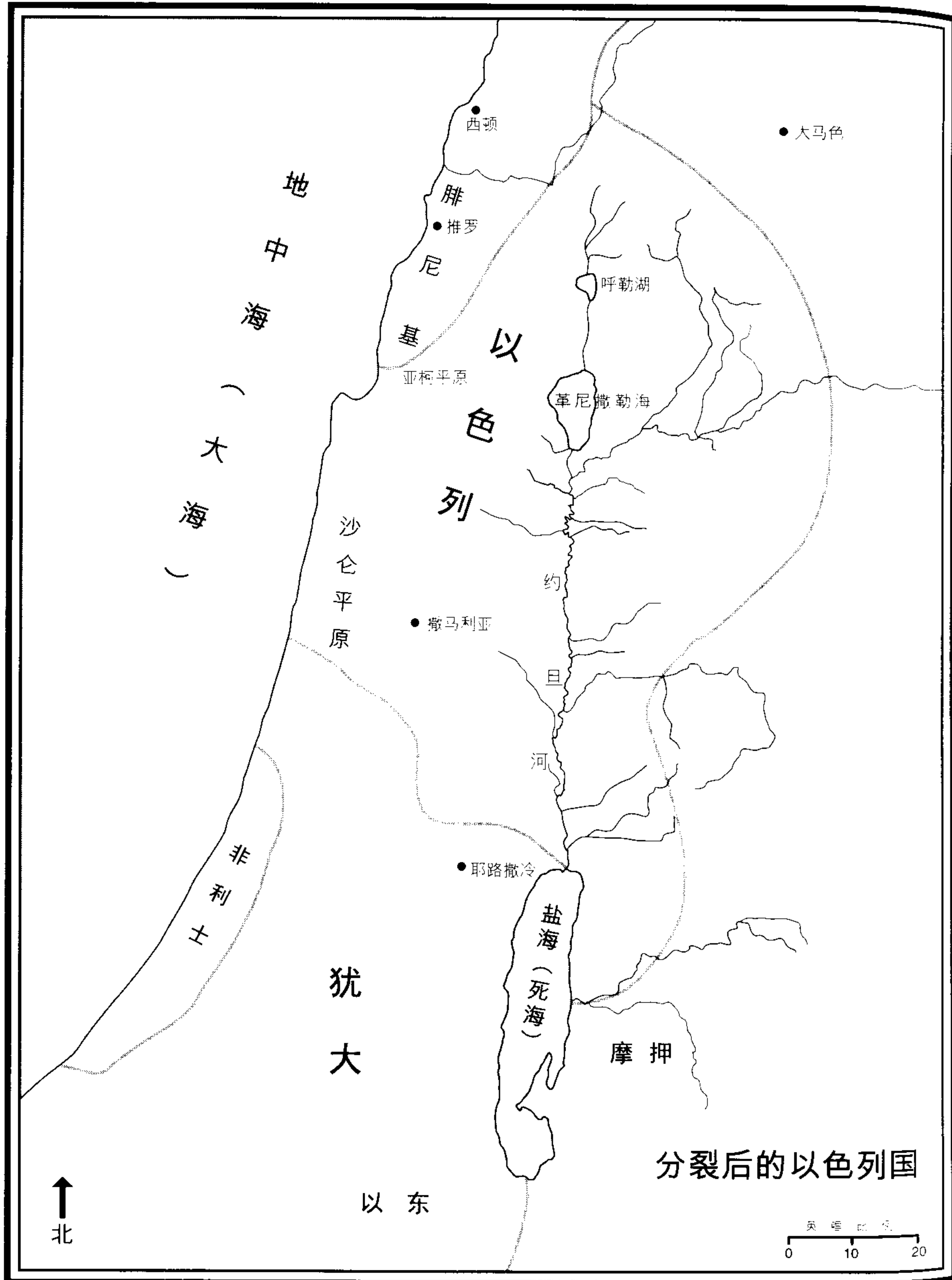
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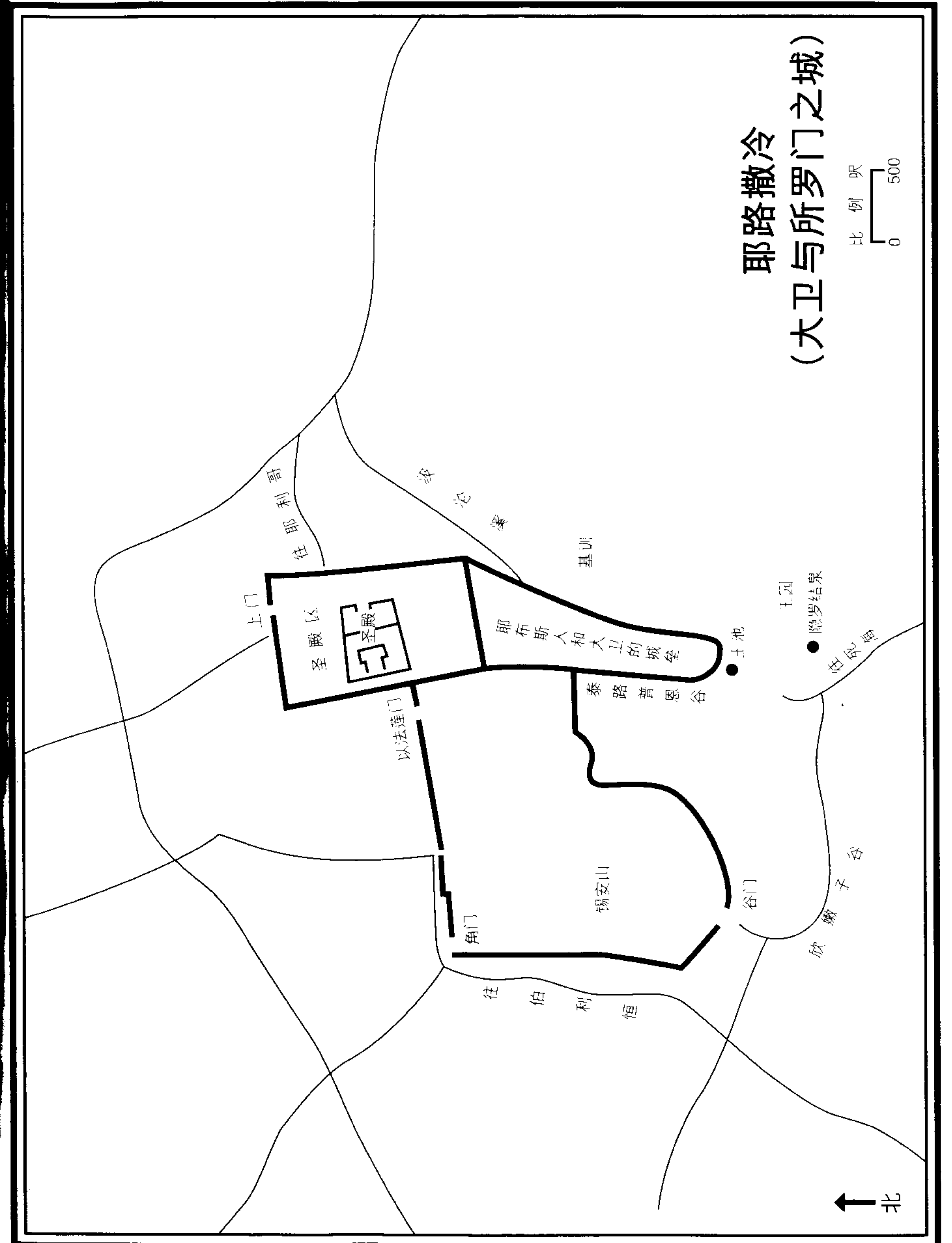
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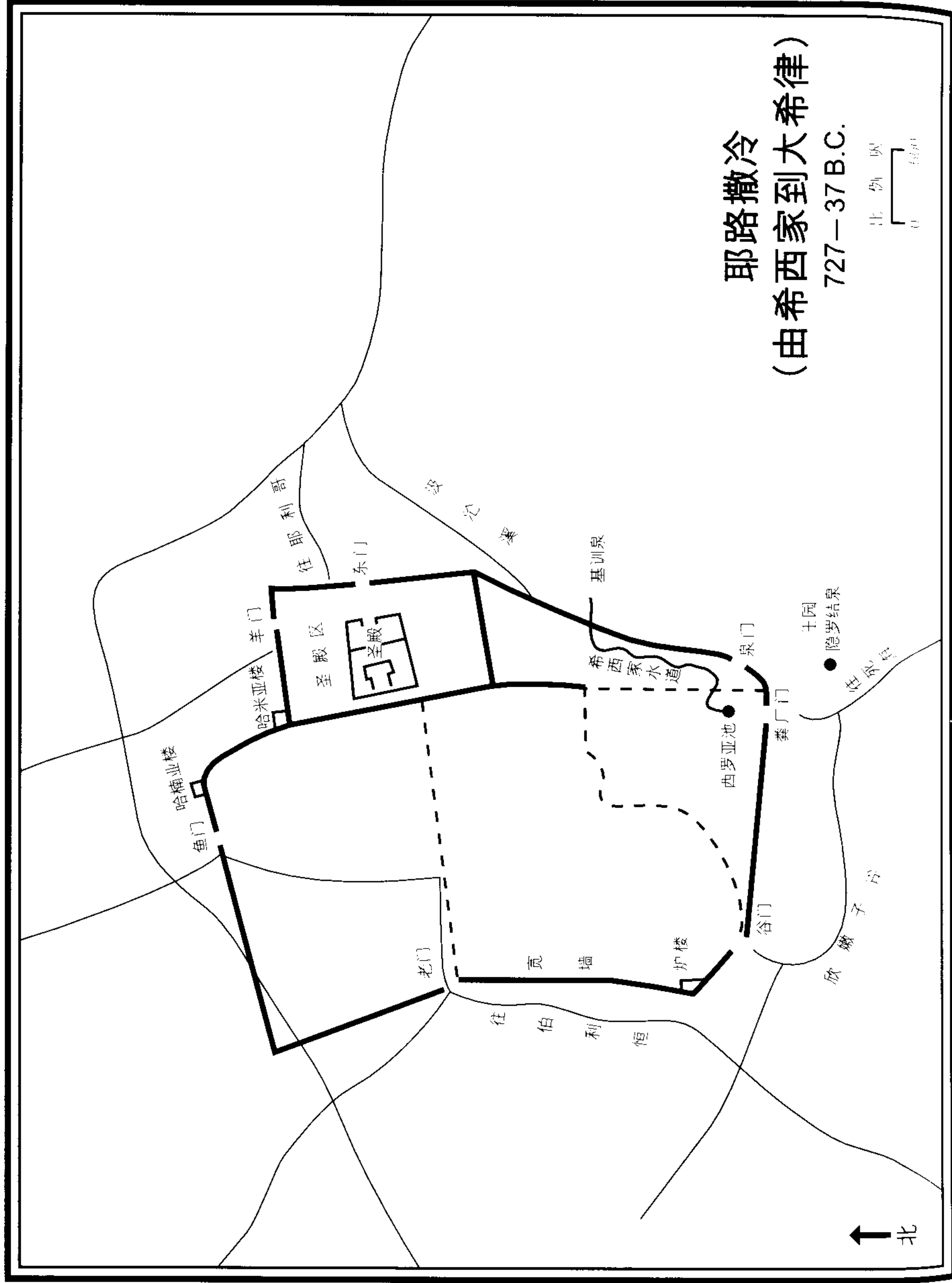
图八



图九



图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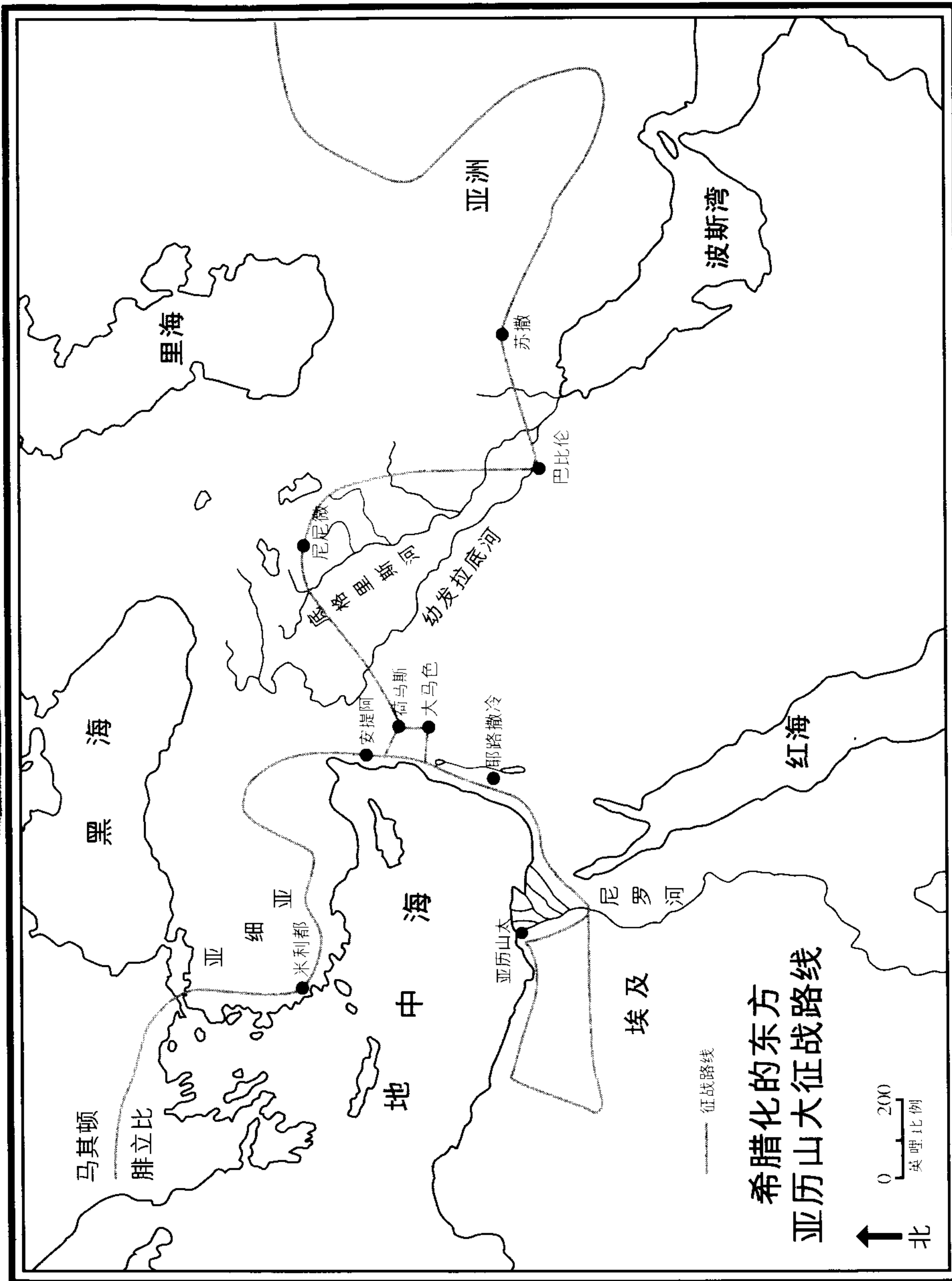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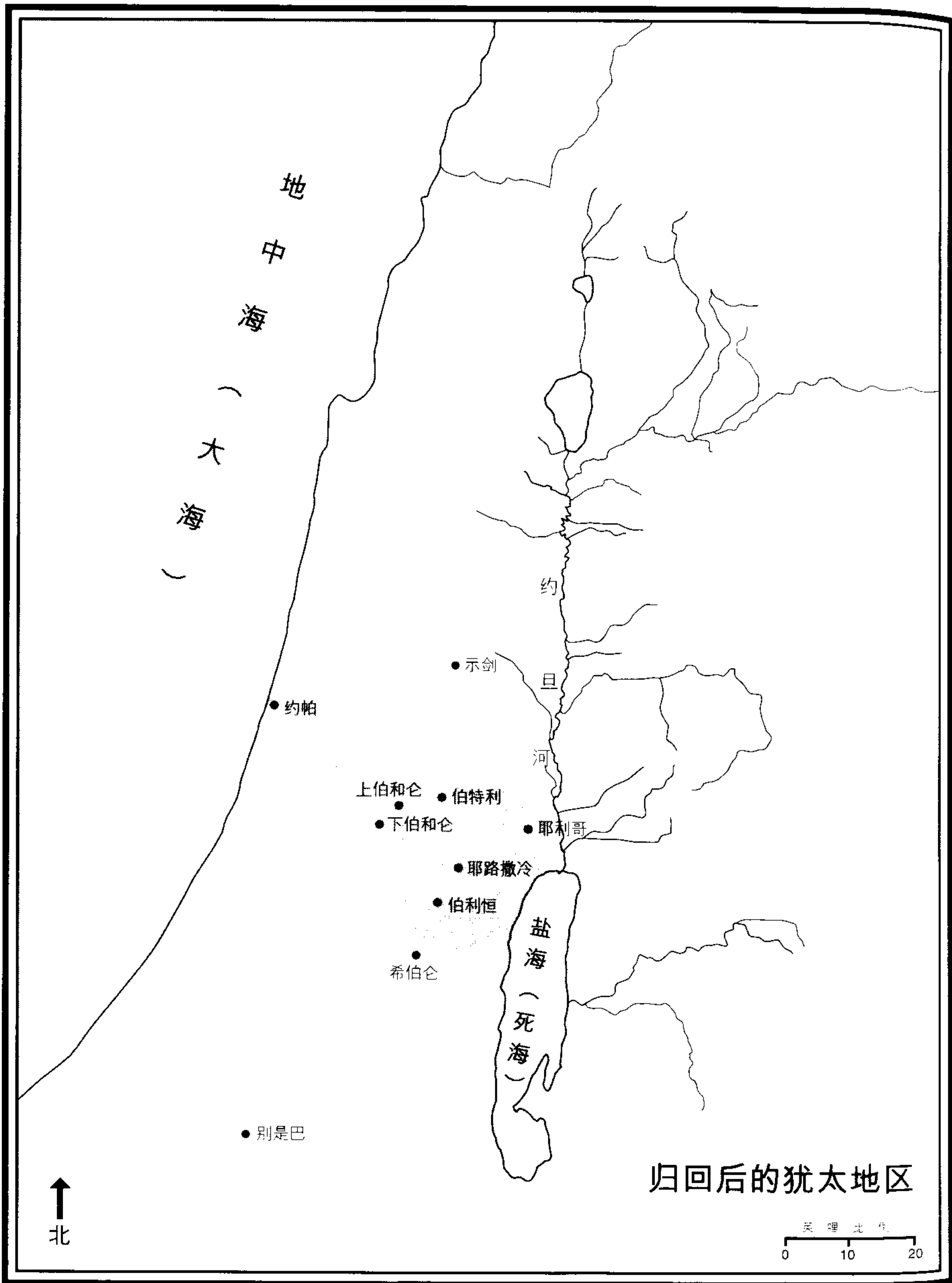


图十一



图十二

图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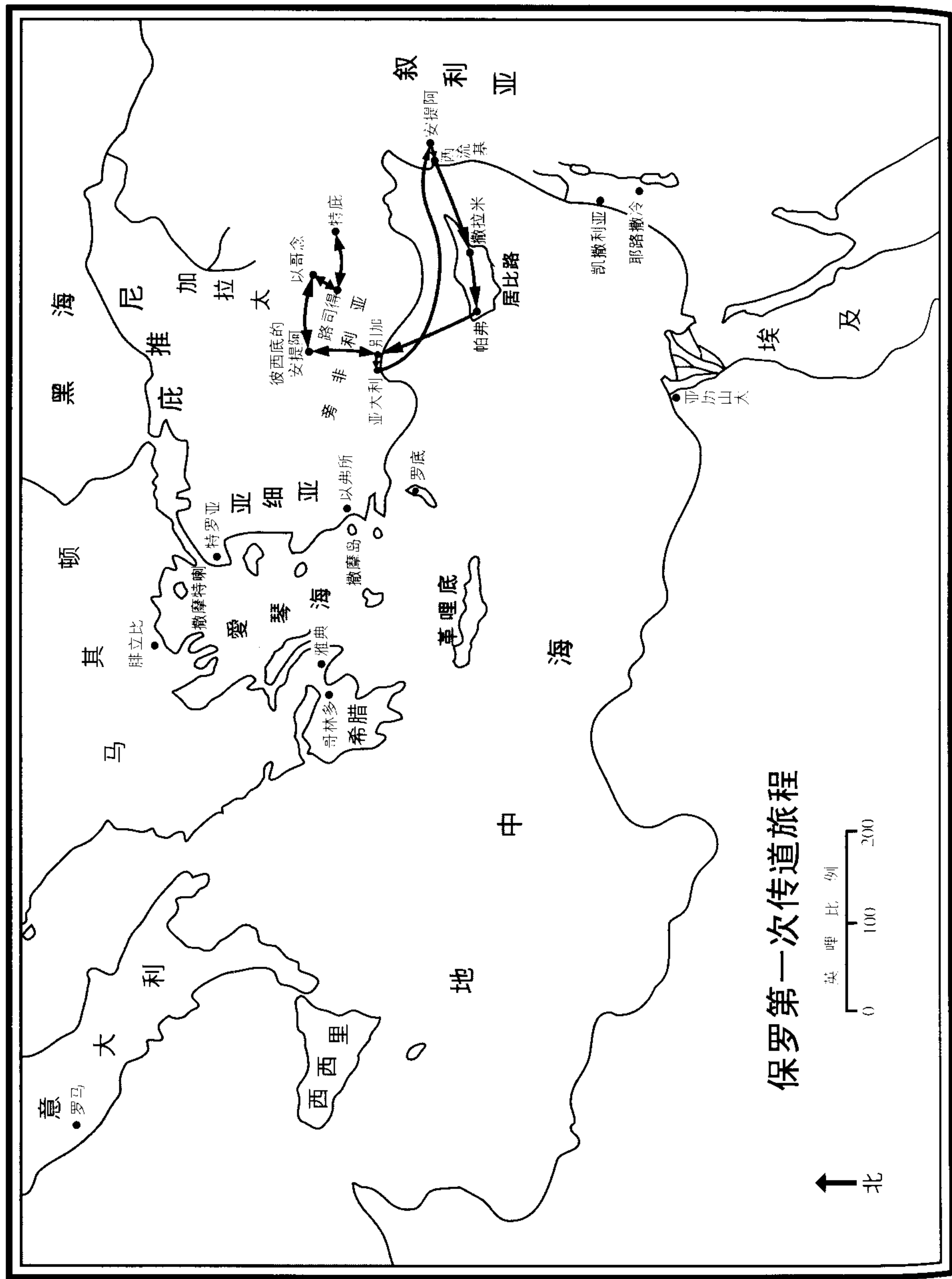


370

371

图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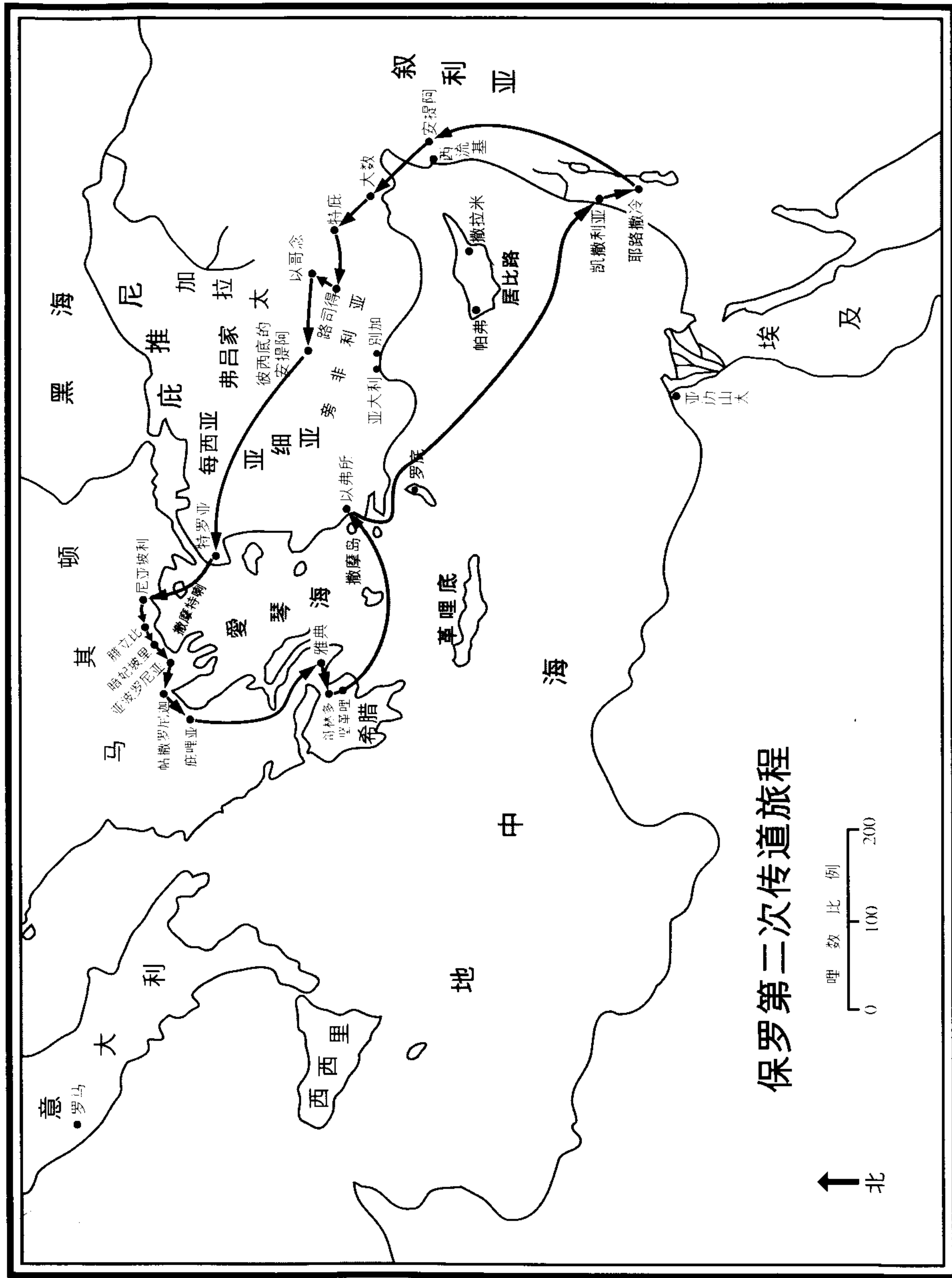
图十七



保罗第一次传道旅程

英里比例 0 100 200

北 ↑



保罗第二次传道旅程

英里比例 0 100 200

北 ↑

